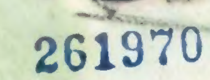



## 智取皇冠（鐵拐俠盜傳奇故事）馬雲・著

價値連城的皇冠原是國寶之一，竟引起收藏家的垂涎，一場驚心動魄的爭奪戰在歐洲一個古國的首部展開。




$2.50

957

**編後話** 「**智取皇冠**」是今期刋出的巨型鐵拐俠盜故事，這是一篇鬥智場面此起彼伏，連環相扣，打鬥激烈，動作火爆的精彩小說，內容描述某國一頂鑲滿了珠寶鑽石的皇冠，一直以來都鎖在守衛森嚴的保險庫內，本來是絕不可能有失，但……三俠為了深究整個事件眞相，窮盡心思，不遺餘力，終於揭露了一個令你匪夷所思的秘密

**　　**　　**

驚魂六記故事之「**黑蜥蜴**」今期情節發展至高潮沸點，內容驚心奪魄，恐怖駭人，血淋淋的場面令你不忍卒睹，陰森森的氣氛使你摒息靜氣，愛好閱讀恐怖刺激、緊張詭異小說的讀者們先睹為快。

**　　**　　**

青年作家溫涼玉與孫玉鑫今期均有佳作發表，「**劍氣長江**」為一部充滿俠義為懷，除惡務盡氣氛的正宗武俠小說，故事中肯，不宜错過。「**石頭**」的題材新穎脫俗，別創風格，筆者把書中人物性格特點描寫得淋漓盡致，栩栩如生，活然紙上……。

下期巨型小說精選武俠作家名宿伴霞樓主的新作——「**原野游龍**」，敬希屆時及早購閱，謝謝！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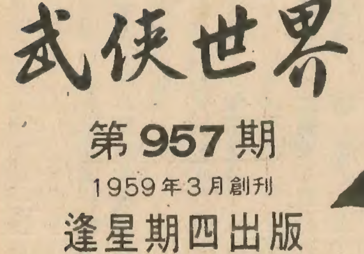
| | |
|---|---|
|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60.00 |
| 一年港幣$ | 118.00 |
|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68.00 |
| 一年港幣$ | 134.00 |
|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82.00 |
| 一年港幣$ | 160.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第95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盧令・圖

# 智取皇冠

## 奇謀妙計 化整爲零

這個故事發生在一個東方小國。

小國的人口只有一千萬左右，而且大部份是愚昧無知的。

他們大部份信奉一種宗教，我們姑且稱之爲「摩囉教」吧。

摩囉教顧名思義是來自摩囉國。

摩囉國地廣人亦多，因而亦可以勉强稱得上「大國」；然而在經濟方面卻是絕對落後的，因此顯得十分之窮困。

摩囉國的人民一向十分迷信，這正是國窮民困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個國家是否富强，直接間接受到多方面的影響。例如政體、資源、民族習性等等。

資源缺乏是無可奈何的事，例如阿拉伯國家的國土之下蘊藏有大量石油，這是他們的先天條件好。然而他們的政制並不見得好，於是仍有貧富不勻的現象出現。國民並不見得個個活在幸福愉快的生活中，只製造了少數財閥而已。

這個世界上有許多種不同的政制，有所謂君主立憲、民主政體、共產政體以及社會主義政體等等，眞是數之不盡。

究竟那一種政制比較好？這是永無結論的辯論課題。總之，站在個人立場上，那一種政制令我們生活得身心愉快，就謂之好。

大致上說來，每一種政制有好亦有壞，問題在乎施政的人。例如目前世界上有兩個知名的君主立憲政制的國家，三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勝國，以前殖民地遍佈全球，是個老帝國，也一直以來被人雖稱爲「大國」。但是，事實上這老帝國欠債纍纍，連皇室也在鬧窮。國內國外，一片隱憂；幣值亦一貶再跌。國民經濟自然一落千丈，何「大」之有？

相反，另一個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戰敗國的命運如何？不問可知。

然而人家卻在短短二三十年間，由頹垣敗瓦中掙扎起來，重建家園，從託管國手中爭取自主獨立，進而搖身一變，變成了當今世界上一等經濟强國。這簡直就是一項奇蹟。

值得注意的就是：上述兩個家都同樣有個象徵式的皇室，奉行的同樣是君主立憲制。究竟分別在何處？

前者的皇室人員風頭之勁，擧世爲之側目。今天皇上出巡，明日公主偕同駙馬環遊世界，後天又是什麼皇親國戚的消費活動；偏偏此等消費用的是公帑，但所作所爲卻是與國事無關的私人渡假、散心性質的勞民傷財活動。

後者的皇室人員表面上具有無上權威，但很少見到他們活動。

即使有，也是民衆自發性的，向皇上祝福。

由此可以證明一點，政制並無太大的關係，主要還是看看施政者的做法。以及民族的自覺性是否有進取心。

一個民族假如過份自大狂，而施政者又不懂得加以善誘，日漸落後自是理所當然的事。

正如前者所述的「大國」，那老帝國的國民一如「破落戶」的子孫們，至今仍沉醉於回憶中——他們一直回憶着十八世紀時代「祖先」的「威水史」，竟然以「二世祖」自居，懶惰成性——動輒罷工。

罷工本來是一種維護勞工權益的行動，但太過份就會直接損害了國民經濟；施政者不懂得矯正，還讓現行法例加以縱容，結果只有自食其果。

據說，該老帝國的工人罷工，政府有救濟金派發。僱主讓步加薪之後不久，工人故態復萌，又再「照辦煮碗」。

沒有生產，如何有收入？沒有收入，如何增長國民經濟？

於是引致通貨膨脹。

貨幣既然貶值，工人們的開支又覺短絀，惟有再向資方要求加薪。

「羊毛出自羊身上」，工人要加，廠方只有把貨價提高，國外買家比較之下，認爲不化算，惟有光顧別的國家。

如此這般的，惡性循環，正是上述老帝國的致命傷。

相反，回頭看看那個戰敗小國吧。人家同樣也是君主立憲。但是，民族的自覺性極高。

戰敗之後，痛定思痛，於是處處力求改進。難得託管國也能大大方方的力加扶植。

做老闆的，自動自覺地爲工人謀福利，每隔若干時日，即讓工人公費旅遊。據說，目前香港最多的遊客，即該國工人。信不信由你。

人心肉做，工人受感動，自然拚命工作，處處力謀改善，加緊生產。如此這般，得益的表面是老闆，實則是整個國家。

因此時至今日，這個小國的產品——尤其是電器產品，已是擧世知名，雄霸全球市場。

這是奇蹟，而且絕對是人造的奇蹟，並無僥倖可言。

不過，本故事所述的小王國，並非這個「後起之秀」的經濟强國，而是位於偏僻山區的，幾乎不爲世人注意。以下我們姑且稱之謂「小王國」吧。

儘管它是那麼的細小，但基於弱肉强食的大自然原則，它還是受到它的隣國——摩囉國的垂涎。

這個勉强稱得上爲「大國」的摩囉國，對小王國無時無刻不在虎視眈眈，務求將它「吞」之而後快。

本故事就發生在未被併吞之前，那是若干年以前的事。

那時候，這個小王國還是個表面看來十分「獨立、自主」的國家。其實由那時起，摩囉國派進去的特務人員實際已控制了它的一切。

小王國的老王已經駕崩，儲君費倫德順理成章應該掌握政權才是。

但是，在這個迷信的國家，一切都要相信「神的主意」，因此在未「擇吉」之前，他仍未正式成爲該小國的國王。

對該國一般無知的平民來說，這是十分「合理」的事。

但是熟悉內情的人卻心裏有數，那是身爲「强隣」的摩囉國派來的特務，必須趁此機會，從中加以控制。

特務須要趁住這段眞空時間，控制宮廷，以及佈下一些重要的傀儡，作爲他日實際的執政者。甚至有人忖測：特務可能由這時候開始，已對小王國的儲君費倫德進行恫嚇，或者軟硬兼施的說服工作。

在習慣上，宮廷中的大事，例必有問於大法師。

大法師是該國最大一間摩囉教寺院的主持。他用的是占卜術。

大法師具有無上權威，他自然受到擧國上下的尊敬；除非要就完全不相信這種宗教。

那一天，位於皇宮附近的這間全國最大的摩囉教寺院之內，香火並不鼎盛，但仍有不少善男信女進來求神問卜。

突然之間，大法師的禪房之內來了數名不速之客。

這班身份不明的人，巧妙地騙過寺院中的僧侶，進入後堂來。

在通常一般情況下，要見大法師必須經過僧侶的通傳。至於大法師肯不肯接見，還是另外一回事。這班不速之客可能就是不耐煩左等右候，所以才會有此一着。

進來的總共是五個人，從他們的行動

可以看得出，他們十分之機靈，似及富有組織性。

首先進來的三個人分別以手槍、短劍指嚇住大法師和他的助手；殿後二人則在禪房門後，往外小心監視。

大法師年過六十，滿頭白髮斑斑，但他的助手杜曼只有二十七八歲左右，很年青。

大法師態度冷靜地問：「請問各位是什麼人？」

「不要問我們的來歷，儘管回答我一些問題，否則大家都沒有意思。」爲首一個只有三十餘歲，顯然是這班人的首領。

那首領面對大法師說話，另兩人則分別要脅住大法師和他的助手；至於那二名「哨兵」則站在禪房門後，向外邊虎視眈眈。

毫無疑問，這班人是有備而來的。

他們的目的何在？大法師和助手都不明白，但他們有刀有槍，分明不是善良之輩，有些甚至不似本國人。

大法師問：「你們到底須要什麼？」

「只要你回答我一件事。」爲首一個好像是外國人。

「什麼事？」

「國王何時正式加冕？」

「還未知道。」

「但到頭來你一定知道的，是不？」

「是的，照神的意思行事。」

「所謂『神的意思』，其實就是你個人的意思。」

「不！你誤會了！我在神前占卜，絕非空口講白話。」

「但是，此中仍可作弊！是嗎？」

「你們究竟想怎的？」大法師有些生氣了，「你們可以侮辱我，但不可以侮辱神。」

「算了，我們是無神論者，不要教訓我們好嗎？」那首領又說：「現在我正式向你要求，大約明天或後天，費倫德就會到這兒來，他將要你擇下一個吉日良辰，以便他進行加冕儀式。」

「嗯……」大法師驚奇地怔了一怔！

然後又與他助手交換了一個眼色。

事實上，宮廷大臣已秘密通知了大法師，國王費倫德將于後天到這兒來。但這是一項秘密，這班人如何會知道？

即使在這間寺院之內，也只有大法師和他的助手知道此事。較低級的僧侶們，至今仍然一無所知。也許明天之後他們會知道亦未可料，因爲明天宮廷的保安人員將會進來檢查安全措施；那是每一次國王前來參神的例行公事。

那首領又說：「不管那一天才是良辰吉日，正確的加冕日期，由我告訴你，然後你循例膜拜，向國王說出那日期。」

「這怎麼可以？」

「爲什麼不可以？你是大法師，所有的人都要相信你。」

「但我怎可以違背神的意思？」

「假如我現在用刀鋒刺進你的心臟這個部位。」那首領很認眞地，用刀尖指住大法師的胸前心臟部位！又說：「你以爲神的力量，能令你刀槍不入麼？法師。」

大法師呆了一呆。

他和助手都可以看得出，這班人都目露兇光，充滿了殺機。

大法師心裏明白：目前除了答允他們的要求之外，別無抉擇。

但他仍然希望能查出這班人的眞正企圖。

因此大法師問道：「然則，你們訂下了何時何日？」

「二月十四日早上八時三十五分。」

那首領由口袋內摸出一張預先寫好了的字條，很謹愼地，向大法師宣讀。

大法師屈指一算，苦笑搖頭：「那是一個天色灰暗的日子，並非理想的良辰吉日。先生。」

「儘管天色灰暗，照計亦無大碍。國王在皇宮之內進行儀式，又不是在露天廣場之上。」

「但這將違背了神的主意。」

「我早說得清楚，大法師，神並無能力可以保護你的生命。這點相信閣下也會心中有數。但是，相反，假如你與我們合作，你不但仍舊可以獲得各方面的敬重，還可以獲得一筆可觀的報酬。」

然後，一包珠寶放在法師面前。看來最少也值上幾萬美元。

大法師不禁怔了一怔。問道：「你們究竟是何方神聖？到底意欲何爲？」

「我不會告訴你太多，因爲知道越多秘密的人，他的處境會越加危險。這道理你一定明白吧。」那人又說：「不過，我們既然須要你的幫忙，也不妨讓你知道此事的後果。同時我不妨向你保證一下，無論此事發展成怎樣，國王和皇后都一定安全，生命絕不會受到威脅。至於其他事情，你根本無須知道。」

「我沒有抉擇之餘地？」

「沒有。」

「好吧！那麼，你們要怎樣就怎樣，我已無話可說了。」

「你肯合作嗎？」

「既然你說沒有選擇之餘地，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大法師邊說邊將那包珠寶收下了。

那人亦將字條交到了大法師手上，再三說道：「別弄錯，字條上已寫得十分明白。」

大法師點點頭，接過了字條。

× × ×

就是闖進皇宮寺院的那五個人，他們以遊客的身份，在街上遊蕩。

就像一般遊客一樣，攝影機似乎是不可缺少的東西。但他們拍照的對象是十分有系統的。

他們由皇宮寺院以至宮廷所在地的一段路上，拍下了不少照片。

這五人之中，最少有兩個是本地人。兩個本地人不斷指示着其他三個人，告訴他們何處不可拍照，何處是須要避忌的。此外還指示着一些途徑。

在外人看來，這一切根本就十分正常。因爲導遊們通常也這樣對待外來遊客；沒有人想到他們另有企圖。

於是他們可以不必顧忌，順利完成了必要的準備步驟。

回到酒店，他們開始冲晒。

身爲導遊的二個本地人，在他們自繪的市區地圖上，再三分析、指示。



沒有人知道這班人的眞正企圖何在，只知道一定有事發生；而且肯定不是一件尋常的事，而是「大件事」。

除了兩個本地人之外，爲首一人是美國人，但却會講多種語言。更加由於他本人是個歐亞混血兒，所以不知底蘊的人，很難確定他的身份和國籍等等。

這傢伙只有二十餘歲，三十未到的年紀，但爲人沉着。處處顯出是個領導方面的人才。

在酒店的註册，他叫賀洛，來自美國，身份是遊客。

另外兩個，一個是印度人吉里。另一個叫梵迪的，是歐洲人！

賀洛很留心聽取二個本地人的講解。

不久，歐洲人梵迪由洗手間出來了，手上有一叠還未十分乾得透的照片。

照片是在洗手間冲印出來的，那是他們的臨時黑房。

照片攤放在桌上，讓大家都可以在燈光之下清楚見到。

二名本地人將照片依次排列；那次序是顯示出由宮廷至寺院的路途。

二名本地人因熟悉當地環境，一一講解。其他人在旁，小心聆聽。

賀洛忽然回頭問吉里：「那個星相家可靠麼？」

吉里笑了笑：「我敢說一句，他比大法師還要厲害得多。」

梵迪担心地插咀：「萬一到時候沒有雨落，怎麼辦呢？」

賀洛會心一笑：「我們另有把握，你儘管放心等分賍好了。」

室內五個人都交換着眼色，會心地發出了微笑。

各人在默默中碰杯對飲，然後又開始研究一些市區街道的藍圖。

× × ×

到首都最大一間寺院去參神，是皇室人員認爲十分隆重的事。

尤其是今天這一次，許多人都知道國王並非來此參神那麼簡單。

寺院中人亦早已得到通知，今天是個十分不平凡的大日子。

國王要大法師在今天之內，擇出一個良辰吉日，以便加冕。

摩囉國派來監視的特務們，由特務頭子查拉星率領下，一早已在這間寺院內外佈防。

查拉星心裏也明白，這位國王實際上早已被他們操縱，他並無實權，如果有人要暗殺他，那眞是寃枉。但查拉星必須防止其他事情發生。

大法師早已心裏有數。

自從賀洛那班人來之後，大法師就一直在默默地想。

他想着應否就範，還是暗中告訴皇室人員？

兩者之中，他只可能選擇其一。

萬一告密，他必須考慮到幾件事：第一，必須交出那包珠寶。以示清白。

第二，他必須想到隨時會被人行刺，犧牲生命的可能性。

在這麼樣一個落後的小國之內，侈望警方保護，不如求諸於自己吧。

第三，他也了解到當前的形勢，摩囉國特務居時會糾纏着他，追查到底。然而他並不知道賀洛等人的來頭。

最後，大法師還是聽從了他弟子杜曼的忠告，將錯就錯，將二月十四日上午八時三十分作爲良辰吉日，交給皇宮人員。

大法師一向得到皇室人員的尊重，自然不會引起任何懷疑。

加冕大典在該國傳統上，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儀式；假如一切順利，即象徵國泰民安，國運昌盛的意思。所以舉國上下，均極之重視。

當大法師把日子揀好了之後，皇宮裏的大臣便依例向全國子民宣佈。

另一方面，各國國王，總統等元首，也紛紛接到了請柬。

小王國雖則小，但在傳統上仍然算是一個「國家」，所以國王加冕，也等於該國一件大事。在禮儀上，各國元首即使不能親自出席觀禮，也必須派出特使前往參加。

因此，預料由二月初旬開始，這個東方小王國的首都，就會開始熱鬧起來。屆時各國元首及重要人物，勢必紛紛雲集於此。

若依據傳統禮節，各國總統未必個個前來參加，但那些有君主制度存在的國家，他們的皇室人員肯定會出席。

無論他們是政府元首，還是皇室人員，對一個國家來說，他們也是重要人物。

因此，巴黎的國際特警總部此時亦已接獲消息，準備屆時調派一批人員前往現場監視！

利那間，這個小國首都頓是忙碌！人們紛紛爲加冕大典而籌備。

皇室人員爲典禮而設計，保安人員爲各國首要人物的安全而大舉動員。

商人們都希望趁此機會，做多一些生意，因爲到時全國各地湧來觀禮的人一定多起來。

至於摩囉國的特務們，自然要加緊戒備，尤其是監視皇室人員。

相反，焦點所在的國王費倫德，對此事却處之泰然。因爲目前他已是該國國王，加冕與否，那只不過是儀式而已。

何況，加冕不但勞民傷財，也帶有幾分虛僞的成份。

也許只有費倫德等少數人才明白，他們名目上是精神偶像，實則有如傀儡。幕後眞正主政者，却是摩囉國。

換句話說，「加冕大典」這種儀式，只不過是像演戲一樣，演給世人看的；讓該國國人以及世界民主人仕，還以爲該小國仍屬於擁有「自主權」的國家，並未受外人困擾。

費倫德儘管心裏不高興，也是無可奈何。他和他的妻子一樣，都不喜歡這種傀儡式的生活。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呢？

皇后施莉亞是個溫婉嫻淑的女子，她深明大義，不斷鼓勵丈夫設法爭取獨立自主；無奈先王在傳統上過份依靠隣國，才會種下了今天這惡果。

費倫德亦無時無刻不在力圖掙扎，可惜宮廷內外，特務奸細林立，要闖出重圍，眞的是談何容易？甚至稍有不愼，便會自身難保。

爲此，費倫德這個有名無實的國王，

只有靜待時機。

國王和皇后不但在宮外的行動受到限制，即使在宮廷之內，也受到特務的監視。尤其是收藏該國國寶的「百寶宮」，他們早已不准接近。

百寶宮相當於藏寶庫，小王國歷代以來的國寶均珍藏於此。裏面有着無數的奇珍異寶，即使國王加冕時所佩戴的權杖與皇冠，也一直收藏於百寶宮之內。

據說，那頂鑲滿了珠寶的皇冠，價值難以用金錢作衡量。

單單是正中一枚巨鑽，一直以來就被視爲該國國寶。何況除了該巨鑽之外，還有其他珠寶翡翠呢。因此眞正稱得上無價寶的，就是這頂皇冠！

國王也知道在他加冕那天，是他唯一接觸那頂皇冠的「合法機會」。

但是，當那慶典的時刻一過，那皇冠又會被送返百寶宮去。

也許未必就是送回百寶宮那麼簡單，摩囉國的特務可能將它悄悄運回他們自己的國家，亦大有可能。

因此，國王透過宮廷內的內務大臣，向摩囉國的特務首腦查拉星表示，希望從百寶宮內取出那頂皇冠試戴。

因爲國王從來未戴過那頂皇冠，爲了避免在加冕盛典中出洋相，「試戴」原是十分合理的要求。否則，皇冠太闊或太窄，都會在衆目睽睽之下，現出醜態。

但是，國王認爲「十分合乎情理的」要求，竟遭拒絕。

查拉星的理由就是：大典之期未到，何必過份緊張？

其實查拉星的顧慮也是有理由的，因爲那頂皇冠既是無價寶，如何能輕易讓它離開百寶宮？

當然，皇冠到頭來還是要離開百寶宮一次的，那是在加冕大典舉行的當日。然而那是無可奈何的事啊。

因爲屆時舉世要人將齊集於此，在衆目睽睽之下。那頂皇冠自然要出現在衆人之前，絕不可能用其他東西代替。

但在大典舉行之前，查拉星實在不想爲此而過份担心。

國王聽了內務大臣的回音，心裏萬二分不高興。

皇后看見這情形，也替國王不值，無奈現實環境如此，他也無可奈何。

× × ×

「我們第一步計劃已經成功了！」梵廸歡天喜地的，由外面回來了。

這時候，賀洛正由洗手間出來，鬍子上的肥皂泡沫還未抹去。

賀洛一手仍然執住鬚刨，一手接過梵廸帶回來的報紙：「是不是皇室方面終於宣佈了良辰吉日那回事？」

「是的。」梵廸說，「正如我們事先訂下的完全一樣。」

「是的，」梵廸說，「正如我們事先訂下的完全一樣。」

「好極了，」賀洛顯然已看見了報紙上那一行奪目的標題，「現在，我們必須立刻開始進行第二步計劃，以及通知海雀二號。」

「好吧，讓我去辦！」梵廸又問：「電文應該怎麼樣寫？」

「我早已擬好了，」賀洛從口袋中摸出了一張字條。

梵廸攤開字條，上面寫着：「報價頗中肯，可依訂單來貨。」

這是表面看來十分正常的商業電報，但梵廸却明白字條上所寫的意思，大概是通知他們的同黨：一切計劃順利，可以進行下一步了。

梵廸去打電報。

不久，二名本地人和一名印度人也回到了房間裏來，他們先後向賀洛報告今天的成就。

藍圖攤放在桌子之上，三個人分別對賀洛解釋今天的工作程序。

賀洛很小心地聆聽着，最後亦表示滿意。

賀洛化裝成一名摩囉國的人，打扮就與吉里差不多，然後與二名本地人一齊出發到皇家寺院去。

大法師也認不出他是前一陣子到來威脅過他的人，直至聽到了他的聲音，才如夢初覺。

大法師怔了一怔：「你們又來了。」

賀洛輕輕一笑道：「是的，我們一則前來拜候閣下，二則還求你帮個忙。」

「我不是已依照你的吩咐去做了麼？」大法師心裏也明白，對方來意不善：尤其是看見賀洛那一身打扮，顯然是爲了掩人耳目。

但賀洛却一派正經地說：「大法師，很感謝你上次的帮忙，但今次要你帮的事情，更爲重要，我們須要派一些人進來，更可以說是帮你的忙，因爲我的人將有一段時間代替你的人。」

「你們到底攪什麼鬼的？」大法師盯實賀洛，「究竟目的何在？」

賀洛帶來的人已像上一次一樣，在外面小心地監視，根本沒有人可以接近這間禪房。

禪房之內，只有賀洛和大法師二人面面相對。

賀洛慢條斯理地說：「好吧，趁住現在，讓我把這次的計劃，告訴你，這一次，我們計劃奪取那頂加冕用的皇冠。」

「你瘋了，」大法師沉聲叫了起來：「你胃口眞大，但你可知道那是我們的國寶？」

「國寶又怎麼樣？」賀洛輕輕一笑：「大法師，你一定明白當今的形勢，這個小王國，遲早也是屬於摩囉國的，那麼，這一切所謂國寶，亦必屬於他們的囊中之物。」

「無論如何，這是瘋狂的。」大法師說：「若你不改變計劃，我惟有報警。」

「報警？哈哈……」賀洛笑了起來：「你對他們怎樣交代？是不是先將你受賄賂開始，說到我們的奪寶計劃？」

「嗯——」大法師果然又頓住了。

「我不妨坦白對你說，此事一經傳了出去，你的崇高地位便會受到影响，此後將沒有人尊敬你。」賀洛又從口袋中摸出一幀照片，交給大法師：「這是給你留念的。」

大法師看清楚，登時又呆了一陣。

那是大法師上次與賀洛首次「會面」時的情形，照片自然是偷拍的，因此，只



可以見到賀洛的背部，而大法師却影得清清楚楚。

大法師也明白對方使用的間諜手法，氣得把照片撕毀了。

賀洛仍然在笑。

他說：「我有微粒底片，你要一百幀一千幀，我都可以送上。」

大法師生氣地說：「你們究竟是什麼人？」

「國際發財集團。」賀洛坦然說，「目的只不過想發財。」

「你們的想頭太大了，這將損害我國聲譽。」大法師道。

賀洛笑了笑：「相信閣下也不否認兩項事實，第一，這是一個小國，一直不爲世人所關注。」

「第二，貴國主權實際早已落入摩囉國手中，他們的特務已遍佈這個國家，尤其是宮廷內外。」

「這雖然是事實，但是，當這件事發生了之後，將會有些什麼後果？」

「你問得好，這件事發生了之後，將會有些什麼後果？第一，引起國際間的注意，第二，摩囉國的特務勢必追究。」

「你知道就好了。」

「引起國際間的注意是一件好事，對嗎？」

「但引起特務們的追究，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你放心好了，只要引起國際間的注意，保證特務們不敢，也沒有機會難爲你們。」

「爲什麼？我不明白。」

「你可知道世界上有一個秘密的國際保安組嗎？」

「嗯——」大法師搖搖頭。

「那組織就叫做國際特警隊。」

「他們與此事何關？」

「只要世界上那一處地方有大件事發生，他們的人勢必及時趕到。」賀洛又說：「此事一定引起他們的注意，只要他們插手，摩囉國的特務們，就會無所施其技，你也可以放心了。」

大法師還是担心地問：「你要我讓你換人，難道你想在這兒下手？」

「是的。」

「那麼，我們的責任更大了。」

「我可以做到此事完全與你無關。」

「首先是揀了一個不吉利的日子，然後又再發生這麼樣一件大事，試問國人對我的看法會怎麼樣？」

「我們已爲你舖好了後路。」賀洛由口袋中取出了一個厚皮紙袋，交給大法師，道：「裏面有你的機票以及證件。」

「什麼？你教我逃亡外國？」

「是的，大法師，老實告訴你吧，這個國家已經沒有希望了，你們的仇人是誰？摩囉國，因此，當國際特警隊插手此事後，摩囉國特務一定不敢公然加害你們，你便可以乘機逃走。到了安全地區之後，你可以公開宣佈，你們一直受到特務的控制，所以才會揀上了那個不吉利的日子。如此一來，你還是受到國人敬重的一位法師，老實說，你到外國之後，有名氣自然有財路，總好過呆在這裏吧。」

大法師不作聲。

事實上，眼前的形勢令他進退維谷！

大法師打開那個厚皮紙袋，裏面有他的證件，甚至還附貼有他的照片，另一份則是他助手的。

此外還有兩張機票，大概是供他帶同一名心腹助手同行的。

他心裏萬二分驚奇，對方可以弄到證件，一點也不奇怪。但是，爲什麼可以找到他的照片？

賀洛道：「我來了不少時候，爲了避免引起別人的懷疑，我要走了。至於其他事情，往後我們再連絡吧。但你不必爲此而過份担心，我們對整件事，早已有了一套十分完整的計劃。現在你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草擬好一份聲明，將一切罪狀放到摩囉國特務的身上。以免逃到國外時，無言對記者。」

賀洛說完，笑笑就走。

他們的同伴們這時亦已在寺院各處環視了一遍，用間諜相機偷拍了好些照片。

大法師事後對他的助手們談及此事時，忍不住問道：「那頂皇冠到底值多少錢呢？」

「那是無價寶。」他的助手說。

「據我所知，它也是我國的國寶，」大法師說，「因此，我們不能讓它落在外國人的手中。」

「外國人？」助手杜曼說：「摩囉國也是外國人，老實說吧，以其落入他們手中，我倒願意帮那班匪徒一把。」

「你的意思是——」

「他們也許說得對，我們已無抉擇之餘地。」助手嘆氣道：「那些照片如果落入警方或保安人員手中，只怕我們就是想逃，也逃不了呢！」

「我們現在究竟應該怎樣做？」

「見一步，行一步！」

× × ×

呂偉良，林愛莉與阿生等東方三俠，正在美國羅省旅行。

巴黎總部的范梅力副特警總監，一個長途電話掛到酒店房間內裏來，阿生正由早晨的夢境中驚醒過來。

「你有一項新任務，」范梅力在電話中親口對阿生說：「你必須要到小王國去一次。」

「小王國？」阿生從床上跳起來，「那豈不是剛好在地球的另一面？」

「是的，東方的小王國，二月十四日，那兒將有一項盛典，各國元首將到那個小國家去，參加一項加冕盛典。」

「我一個人去？」

「不，照往常一樣，你們三個人一齊去，就扮作遊客一樣，但是，我們總部另外還會派人去，屆時，他們自然會與你們會合。」

「是不是意味着，會有事發生？」

「很難說，不過，可以坦白的告訴你，至今爲止，還沒有什麼特別情報，但是，因爲屆時各國皇室人員，元首級的人物等等，將往該國首都參加該項大典，所以我們必須多派一些人去，你們反正也是旅行，就麻煩你們去一次吧！」

阿生自然無話可說，因爲對方是他的上司，剛才已說得非常客氣了。假如范梅力只以命令的口吻主使他，阿生也是無可

奈何的！

於是，阿生惟有轉告他師父呂偉艮。

×　×　×

二月份，對小王國的任何一個人來說，都是一個大日子。

小王國的一千萬人口，都希望他們的國王正式加冕之後，有新的貢獻。

二月十四日還未到，首都已開始熱鬧起來。

各國元首，皇室人員等，也開始湧到這個小王國來，即使他們的領袖不能親自到來，派出的代表也是十分够份量的。

因此，小王國首都的保安工作，也越來越顯得嚴密！

尤其是摩囉國派來的特務們，他們萬二分的關注那些外國元首的安全問題，因此，他們經常與那些外國元首的保鏢們保持接觸。

相反，國王與皇宮中人的安全，特務們反而不會太緊張。

道理很簡單，國王的安全，在御林軍之內，已有不少摩囉國特務收買的奸細，他們早已負起了監視之責。

但是，各國元首們的處境可不同了。目前世界各地的恐怖份子非常活躍，萬一有人乘機作反，傷及任何一國元首，將令摩囉國無法交代，因爲許多國家早就知道摩囉國是負責「保護」小王國的大國，該國的保安工作，自然亦要由他們負起來。

至於小王國的皇室之內，自然也忙個不了。

國王表面上因爲他即將加冕而高興，但是，只有皇后和少數親信才最清楚，他並不開心。

傀儡的生活處處受到限制，國王想到未來的命運，就難以展顏。

皇后儘管時加安慰，親信們仍不時可以聽到國王的嘆息！

忽然間有人要求見國王。

來人是大法師的助手，但內宮的親信只讓他見到皇后。

皇后問過了原委，也驚呆了半晌。

但想了一會兒之後，還是有些半信半疑。

她沒有斥責杜曼，因爲她知道他是大法師最親信的助手。

她只對杜曼說：「這件事最好不要傳出去，我要與國王商量一下！」

杜曼已完成了傳達消息的任務，他以爲皇室方面已有了預防之計，也就走了。

×　×　×

大日子終於來臨。

摩囉國特務們，連日以來，在各大酒店，賓館以及使館等處，加强戒備，保護外賓。

直到二月十三日那天晚上，才看見有數名特務到寺院外面，因爲天亮後，就是加冕大典，他們必須保證典禮能够順利進行。

但是，有個人影一閃，令到一名敏感異常的特務人員立即拔出手槍來。

另一名特務人員過來問：「發生了什麼事？」

「我似乎見到一個人影，」持槍的第一名特務人員說着，跑到寺院的橫門去。

但是，在電筒的光圈下，他們發覺那兒的門已經鎖上了。

再照射牆頭之上，一切如常，並無異狀。

「可能你眼花，根本沒有人。」另一名特務說着，也順手推推那扇橫門。

門在裏面落了栓，推不開，他們更加放心了。

繞住寺院巡視了一周，各人亦準備收隊歸去。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一輛小房車匆匆開到，令到所有在場的特務們都呆住了一陣！

在場的摩囉國特務都知道，那輛小房車是他們的頭頭查拉星的座駕車，以他們國家如此窮困，能擁有一輛小房車，已經不錯了。

查拉星還未落車，各人已湧到了汽車一旁！

查拉星推開車門，對他們說：「有沒有發現什麼特殊情形？」

「沒有，」負責帶隊前來這兒執行任務的人爭先說道。

他所以要爭先說話，是担心有人會提及那個人影，以查拉星的性格如此多疑，假如有人提及什麼黑影，他可能要追究到底。

查拉星在黑暗的環境底下，根本見不到各人的表情。

他只說道：「我剛收到一個消息，明天可能有事情發生。」

查拉星這話有如一枚炸彈，令到在場的人耳畔响起了一聲巨响似的。

有人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消息來源沒有指出那是怎麼一回事。但這條綫的消息，一向可靠。」查拉星跳下車去，示意手下們：「跟我入去查問一下，派人到四周小心地巡視一遍。」

寺院的門一個洞開，但這些日子以來，首都治安不好，所以傳統上的習慣也得改變了。

查拉星拍門之後很久，才有人出來開門。

是大法師最親信的助手杜曼。

「什麼事？」杜曼揉着惺忪睡眼，很不高興地問來人。

「這裏有事嗎？」查拉星問。

「有事？」杜曼摸摸後腦，「這是什麼時候了？」

「午夜。」

「我的天啊，天還未亮，怎麼可能會有事？」

「天亮後難道就有事？」

「當然，怎麼這樣大件事你也不知道，加冕大典八時半左右進行，大約六時左右，這兒就開始忙碌起來啦。先生，你到底有何貴幹？我們須要好好地休息，去應付明天的大事，萬一有什麼差錯，大法師責怪的不會是你啊。」

查拉星知道會錯了意，有點不好意思地，道歉了一聲，走了。

他臨行時只對杜曼說：「有事立即通知我們吧，我會派人在寺外當值，直至天亮以後。」

「好吧，有事我會通知你們的。」杜曼和另一名僧侶將大門關上了。



查拉星不會怪他，到底他們都是信奉同一宗教的信徒。

同時查拉星身爲特務首腦，自然也十分明瞭天亮前後，儀式進行的秩序。

假如不是受到世界性的能源危機影响，這間寺院由今天入黑之後開始，就應該通宵達旦的，燈光大明，直至天亮。

但是，現在必須在晨早天亮之前一小時左右——即四時半左右，才亮燈。

然後，到天亮之後熄燈，寺內的人也開始忙個不了，進行各種籌備工作。

寺院內的誦經儀式大約五時左右進行，看熱鬧的人羣，預料會在天亮之後湧到寺院正門前面的廣場來。

來自世界各地的元首們，預先於八時十五分到達觀禮台。

儀式亦隨即於八時二十分左右開始進行，價值連城的皇冠，必須準時在八時三十五分正，放到國王的頭上——那是加冕儀式的最高潮。

根據傳統習慣，國王戴上了皇冠之後才能眞眞正正的，成爲該國國王。

然後，國王將由大法師引領，進入寺院內參拜，完成一項祈禱儀式。

是項儀式完成後，國王立即退出寺院，在前面的廣場上接受羣衆的祝福和歡呼。最後才登上一輛金色的馬車。

馬車由八匹駿馬牽引，皇室儀仗隊則在前面負責開路。

皇室人員在鼓樂聲中，由預定路綫，返回皇宮去！

當國王進入皇宮之後，在大殿之上接受羣衆朝拜及祈禱。

最後，國王將接見來自各國的皇室人員及元首們，進行禮貌上的酬酢。

至此，整個秩序亦已宣告完成。

但是，各國元首以及皇室人員將分別逗留至第二至第三日，才先後離開首都。

因此，假如一切正常的話，這個國家的人民應由今晚開始，就會進入狂歡狀態才對。

然而，目前的情況根本就不大正常，即使是一般平民百姓，也知道他們也逐漸失去了自主的權利，一切受制於人。

國王加冕，也只不過是儀式上的事，他們都明白，國王加冕之後，不可能有什麼奇蹟產生，所以對這慶典也就不太熱烈了。

回頭再說查拉星，他親自巡視過寺院四周之後，吩咐手下們小心監視，由現在開始，任何人出入這兒，也要受到檢查和盤問。

假如他們早些進行是項措施，形勢自然可能會改觀。

畢竟這是個落後國家，一切安全措施自不可能向一般先進大國看齊。

就在這班特務到寺院之前不久，一批神秘人物已進入寺院之內。

那班神秘人物是由賀洛指揮的，自然也得到大法師和助手的合作，因此，在他們進入了寺院之後，大法師便指示他們進入一間禪房之內躲藏。

大法師和助手杜曼固然沒有被迫的成份，但私心底下仍在爲自己打算。

不過無論如何，他們不希望危害到國王和皇后的生命安全，因此，他們除了暗中向宮廷告密之外，還得到賀洛的保證：以不傷害國王和皇后的安全爲原則。

賀洛等人進入寺院之後，立即在指定的禪房之內，做好一切準備工作。

大法師也明白這樣做的後果，無奈形勢比人强，如果他不合作，他同樣是非走不可。

唯一不同的就是，如果他不合作，他便可能名譽掃地！

從此之後，將得不到國人的尊崇，因爲賀洛可能將那些偸拍到的「受賄照片」公諸於世。

假如這兩者任由他選擇的話，他自然選擇合作的途徑。

剛才摩囉國的特務威脅他們，更加令到大法師非合作不可。

可以想像得到的事實，就是，明天以後，特務會再到這兒來。

當下一次他們再來找大法師的時候，大法師和助手勢必變成階下之囚。

因此，大法師一邊下令寺中各人爲加冕的事展開準備工作，另一方面，私下裏却替自己的逃亡，作好了準備。

現在，就只等待天明的來臨。

×　×　×

天亮了。

寺院裏裏外外，一片熱鬧。

首都的天色並不好，懂得天文氣象的人，早已預測得到，今天的天氣將是一片灰暗的。

但是，大法師的解釋也很有理由，他肯定屆時必有天雨。

雨水是「風調雨順」的象徵！

大法師一向受國人的敬重，在這大日子裏，自然沒有理由去懷疑他。

各國貴賓已開始到達寺院外面的觀禮台上，羣衆將附近一帶街道擠得密密麻麻的。

首都的警察傾巢而出。

摩囉國的特務們，已將寺院四周秘密監視，但對僧院之內，似乎不大注意。也許是太過信任大法師和院內的僧侶們。

國際特警們主要還是注意各國元首們的安全。因此觀禮台四周，盡是他們的人，包括阿生在內。

呂林夫婦二人也在貴賓席上，與阿生和特警人員保持連絡。

表面看來，一切如常，看來並無特殊的現象，但眼前這種天氣，的確令人心境黯然。

三俠相信其他來賓的心境也跟他們一樣，一點也不見得開朗。

然而羣衆的心情並非如此，他們之中，越是知道「國事」或者其他內幕最少的，便越加開心。相反，知道較多的，那種興奮的心情自然冲淡了。

至於國王和皇后的心情又如何？除了他們自己之外，根本沒有人知道。

一輛金色的馬車，由皇宮駛出來。

羣衆沿途歡呼！

國王那呆木的表情，配合着手部的揮動，許多人都可以隔住車窗見得到。

皇后也沒有笑容，他們的面色彷彿要與今日的天色看齊。

摩囉國派來的特務們，夾在人羣之中，沿途小心監視。

時間將近八時十五分，天色越來越顯得昏暗起來。

人們於是開始担心，一場大雷雨，將要來臨！

但是久居此地的人，却都知道，這個地區的天氣，不會有什麼大雷雨的，洒一場「洗禮式」的喜雨，却大有可能。

因此，站在路旁等看熱鬧的人，都不帶雨傘或雨衣。

他們只以期待的心情，希望一睹國王和皇后的風采！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他們默默地，爲他們的國王祝福！

馬車由八匹駿馬牽引，開始進入寺院前面的廣場範圍之內。

一陣熱鬧的掌聲，來自觀禮台上——他們都是來自各國的貴賓。

一陣陣的歡呼之聲，則來自該國羣衆。有些人甚至流下了熱淚！

國王和皇后勉强擠出了笑容，他們迫於無奈，因爲他們不想在外國的元首面前，把場面弄得尷尬。那是有辱國體的。

在樂聲中，他們雙雙步下了馬車。

一張又長又厚的深紅色地毡，一直伸展至寺院之內。

大法師率領衆僧侶，排列於寺院門前的兩旁恭候着。

國王含笑揮手，他甚至想流淚，因爲他內心委實是太感動了！

但是他畢竟是受過教養的，此時此地，無論心情如何，總也不能流淚！

他明白到自己的地位，他是一國之君，他的一舉一動都是足以代表整個國家。

儘管有人認爲他過份懦弱，但他一向檢點自己的行藏。

就像現在走在地毡之上，他還是一步步的，緩慢地、有節奏地走。

他知道他的國民一直注視着他，即使一舉一動，也絕不敢苟且。

貴賓席上的嘉賓們，除了大部份爲了國與國之間的禮節之外，有不少人却懷着另一種觀光的心情而臨；他們都希望見到那頂鑲滿了稀有珠寶的皇冠。

但是，這種心情沒有人敢宣諸於口，只能在私底下竊竊私議。

有人說，單單是皇冠中央那顆巨鑽，已經是稀世之寶；它的價值難以用金錢估計。鑽石的價值這麼高，大概是由於它的硬度以及存在的數量不多，此外就是由於它的閃耀、晶瑩、以及可以永遠留存於世間。

鑽石的重量是以克拉計算。每公分等於五克拉。

但是一枚鑽石與另一枚鑽石的重量相等，未必就等於他們兩者之間的價值相同。主要的分別，還是在乎它本身的質素。例如它的色澤、凈度以及車工等等。

據說，那頂皇冠上的巨鑽，其「凈度」就達到了「全美」的境界。「色澤」更是罕見的水晶白色——達到了「無瑕境界」的純白色。

至於它的重量，據說足有一百五十克拉，大約有吋半丁方那麼高大。

當然，這顆巨鑽並不算得是「舉世無雙」的。世界比它要著名的「皇室珠寶」還多着。但以這麼一個小國，而擁有一件如此貴重的國寶，算是少見。何況除了中央鑲着的一顆巨鑽之外，還有着其他巨大的珍珠以及翡翠、寶石等物呢！

因此，它的受到注目，並不意外。

三俠也聽人說過那頂皇冠，但他們並不爲了「一開眼界」而來。在他們這三個人來說，比這更加貴重的珠寶鑽石，他們都見過了。

他們只希望典禮順利完成，眼看各國元首安然無恙地歸去。

風，將貴賓席上的巨大帳篷吹得搖曳作响！

雨，快要來臨了！

但是，沒有人知道，比風雨更令人意外的事情即將發生。

寺院之內，大法師的心情也變得十分緊張。

衆僧侶合十誦經之際，儀式已宣告開始！

國王偕同皇后，在神前俯首參拜，彷彿對身邊的事物一無所知。

僧侶羣中，有人眉來眼去，互遞眼色！但旁人並未加以注意，除了大法師和他的助手之外！

那頂價值連城的皇冠，已經在特務的護衛之下，運到了寺院之內。手持機槍的特務人員，仍在外邊隱蔽處小心戒備。

這是個好日子，儘管特務們心情緊張，也不敢過份張揚。因爲現場上採訪的記者們有不少是來自歐美的國際性通訊社。

只須引起他們的注意，轉眼間電訊就會傳遍了全世界，人盡皆知。

因此，槍手們只能隱藏在看不見的地方，而且保持在「神聖不可侵犯」的寺院範圍之外。

警方的力量只屬於表面性的，穿制服的警員只在各處站崗。寺院四週，滿見崗哨。

實際上負起保安責任的，只是摩囉國特務以及國際特警們。他們分別在寺外進行最嚴密的監視。

加冕的時辰到了！

寺院內的鐘鼓之聲响了起來！

人們的歡呼聲本來是象徵着「好的開始」，但沒有人會相信這竟然是「不幸的開始」。

開始下雨了！

天上烏雲密佈，彷彿爲這位可憐的國王憤然表示不平和飲泣！

大法師向皇冠作法，誦經，然後準於八時三十五分，將那頂皇冠加到國王的頭上！

這刹那應該屬於「紀念性」的時刻，豈料就在這時候，驀地「轟隆」一聲！

天上電光一閃，地上彷彿發生了一聲强烈的地震，登時地慘天愁——整間寺院都在搖動之中。

寺院內外，一片混亂！

外面的人羣在呼喊聲中爭相走避，寺院之內的僧侶們也亂作一團！

他們紛紛往外衝出去，但仍然有不少人留在屋內，他們都是僞裝的僧侶們。

這班僞裝的僧侶們，都是賀洛的人。

這班人的態度十分冷靜。他們都表現得極之有默契；有人從袈裟之內取出一些不同的物件來，有些是雀鳥似的動物，有



些是手榴彈似的東西。

有人動手奪寶——他們的目標分明就是那頂皇冠。

皇冠已加在國王的頭上，御林軍立刻進行護駕！但是，對方有備而來。在混戰中，御林軍處於下風，紛紛被擊倒！

皇冠迅速落在幾個人手上；那幾個人受到另一班人的護衛。

負責拱衛的人紛紛將「手榴彈」擲出室外，那是一些烟幕彈。

一時之間，外面一片昏天黑地，烟霧瀰漫！

沒有外人能衝入去，因爲大殿的門已關上了！

賀洛的人奪了皇冠之後，紛紛退到寺院後面的一間禪房。

這裏早已有人接應！

幾個熟練的人，將皇冠的珠寶拆了下來，放到了一些雀鳥的脚部去！

那些雀鳥是白鴿！

那白鴿的脚部都事先紮了一個小小的布袋。

珠寶玉石以及翡翠等，一經拆下放進了那些小布袋之後，白鴿就迅速由窗口放走！

如是者一隻又一隻的放出，足有數十隻之多。

這些白鴿紛紛凌空飛去！每隻的脚部都有僅僅一件的珠寶，絕對不會多過一件，最大的一隻信鴿，負責把那顆巨鑽帶走了！

那班僞裝的僧侶們，紛紛脫下了袈裟現出了本來的面目。

他們混雜在驚惶的人羣之中，衝出寺外！

整個過程，就有如一次軍事演習一樣，一切顯然異常順利。

寺外的人，根本不知道寺內發生了一件大事！

## 天神怒吼　國王被劫

風已靜，雨亦停！

烏雲從天邊散去！一切都在這刹那之間，回復了平靜！

彷彿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但看見現場上的人們忙碌的情形，就意味着剛才不但發生過許多事情，而且還是大件事！

寺院中顯然有死傷，所以可以見到十字車來回奔走於街道之上。

軍隊奉命封鎖各主要街道，防有人乘機暴亂。

國際特警隊和皇室御林軍，迅速將一班觀禮的元首以及國王皇后等，護衛着離開了觀場，返回皇宮去！

沒有一個人能够眞正澈底了解到這是什麼一回事！

大多數小王國國民，都只知道「神在發怒」，否則怎麼會在這日子裏弄得昏天黑地的，彷彿世界末日！

西方貴賓們比較「科學的想法」，就是寺院遭遇了一次「雷劈」——那是閃電行雷中發生的大自然現象。

只有國際特警隊感覺得事不尋常，尤其是阿生他們。

阿生混亂中打點各隊員，將各國元首護送離開了現場之後，立即進行一項調查；他將一名副隊長帶在身邊，朝寺院那邊走去！

這位名目上是「副隊長」的歐洲人，叫海克廉。

海克廉是由巴黎總部直接調派來的，協助正隊長麥法蘭指揮這隊「海外行動隊」，負責保護各國元首的安全。

麥法蘭已跟大部份的隊員，護送着各國元首返回皇宮去了。

海克廉和二名隊員，被阿生留下來。他們都知道阿生這個中國人的來頭，他絕非一般隊員，而是身份比較特殊的巡迴大使的特別隊員。

他可以不受任何人指揮，只須向巴黎總部的范梅力特警副總監負責。

當時阿生已與呂林二人在混亂中失散！但阿生不會爲呂林二人的安全担心。

阿生知道他們同是機智過人的江湖人物，什麼驚險的大場面沒有見過？

剛才的混亂，大部份由於愚昧無知的迷信教徒們造成。

此等教徒以爲觸怒了老天爺，於是天神大發雷霆！就此爭相走避起來！造成了混亂的場面而已。

假如當時不是大風大雨，假如當時不是雷聲大作，也許不會出現這種場面。

因此，阿生不相信呂林二人也如此無知，嚇得四處奔走而受傷。他們也許身不由主地，被羣衆擠向另一角而已。

阿生帶了三名國際特警，來到了寺院大門——那兒應該是正門吧！那兒已由數名武裝警員守衛，數名摩囉國特務，正忙於指揮。

阿生示意海克廉上前，向一名警官出示他的身份證明。

警官正在檢閱證件，一名特務已跑了過來查問何事。

阿生他們顯然還未知道這個國家已實際上受到了摩囉國的控制，所以對這位特務的出現，也有些驚奇起來！

特務並不表示他的身份，只對阿生他們說：「你們不能入內！」

阿生忍不住問：「裏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對不起，我們不能告訴你。」特務故作神秘地說。

海克廉忍不住道：「我必須重申一次，我們是國際特警，由巴黎總部派到這兒來保護各國來此觀禮的元首。這裏既然發生了事，我們……」

「我也不妨告訴你，這間寺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地方。你們外國人，豈可隨便亂闖？」那特務理直氣壯地說。

「好吧！」阿生無可奈何地說：「我們不必進去，但是，你可否告訴我，裏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可以。」那特務說：「這間寺院被雷劈！我們正在進行調查。」

「雷劈？」阿生和海克廉交換了一個眼色，「這有什麼秘密？爲什麼不可以讓我們入內？也許我們還可以帮帮你呢！」

「對不起此乃本國內政。」特務說。

「本國內政？」阿生打量了那特務一番，「請問閣下是何國人？」

特務順口答道：「摩囉國。」

阿生忍不住笑了：「如果我沒有弄錯，這兒似乎是東方小王國。」

「嗯——」特務面色十分難看，因爲他無法自圓其說。

就在這時候，有個人從一輛小房車上走下來；他正是查拉星——摩囉國派來這兒的特務頭子。

特務和查拉星耳語一番。

查拉星過來跟阿生們招呼。阿生自然認得這個人。

當阿生他們抵達這小國首都時，曾與保安人員開過聯席會議，商量如何保護各國元首的安全問題。

每一次開會時，這個查拉星均出席。根據保安首長說，他是該國的「安全顧問」云。

查拉星是很有禮貌地對阿生說：「如果你們有興趣，我們自然歡迎。現在就請與我一齊進去吧！」

阿生和海克廉等人，至此才眞正看出查拉星此人的「權力」。剛才連那位警官亦無法作主，現在他只須一句話，就把這四名特警帶了入去，根本不必請示別人。

阿生等人入到寺院之內，發覺裏面一片混亂；尤其是後院一帶，彷彿發生了一場大戰似的，又好像被「敵機」投彈「炸」中了。

僧侶們都被軍警集中在大殿之上，加以監視。

阿生忍不住問：「這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查拉星道：「至今我們仍在調查，但有兩三件事已明顯地發生。第一，這裏曾遭雷電擊中。第二，有人乘機侵犯皇上。第三，小王國的國寶在混亂中失去了！」

「什麼？這個國家的國寶失掉了？」

阿生意外地吃了一驚！

同來的其他三名特警，也互相瞪住！他們的目光之中，充滿了疑問。

查拉星道：「在不侵犯主權的原則下，歡迎你們國際特警加入調查。」

「可否讓我們知道一下事發的經過？」阿生立刻對此事引起興趣。

查拉星道：「我們也不大清楚事情發生的眞正經過情形，只知道事後發覺皇上受驚，皇冠突然不見了，我們才知道事態嚴重！」

各人邊說邊在寺院之內巡視；這時其他特務正在各處偵查。

阿生彷彿嗅到一些氣味，不禁問道：「是否有人施放了烟幕彈？」

一名在現場負責調查的人員說：「是的，我們檢獲一些彈殼，的確是烟幕彈，是美國軍方的物資，最少有十枚以上。」

阿生喃喃自語道：「奇怪！爲什麼要放烟幕彈？當時情形已經够亂，根本沒有人理會到這裏面。」

查拉星道：「是的，當時的確很混亂，但是，如果沒有烟幕彈的掩護，可能有更多御林軍衝入屋內護駕。」

另一名特務說：「但有了烟幕彈的掩護，情形可不同了，外面的人不能入內，他們可以安然進行奪取皇冠的計劃。」

事實上，當時的確如此，有人看見寺院被雷劈，以爲觸怒了天神，爭相走避還恐不及，那裏還敢闖進去護駕？

即使守衛在外的御林軍之中有此勇氣，結果也被來歷不明的烟霧嚇退。

當時賀洛的人就是憑這種濃烈的烟霧掩護，然後才可以安然撤退。

等到烟消霧散時，他們的計劃亦已經完成了。

阿生問道：「封鎖了機場等處麼？」

查拉星道：「已經通知了他們！」

查拉星所指的「他們」，大概包括了各處關卡的人；剛才他一度離開現場，就是爲了護送各國貴賓暫時返回皇宮，以及吩咐下去，各單位目前要做的事。

查拉星又帶領阿生等人入到大殿，那兒最少有數十名僧侶，被武裝軍警們集中在一起，用槍械指嚇。

阿生問查拉星：「已經檢查過他們了麼？」

查拉星以此去問一名警官。因爲他也是剛剛趕來的，根本不知道這邊的情形。

「都搜查過了，什麼也搜不到。」那警官以請示的口吻對查拉星道：「不如放了他們吧！我看此事根本與他們無關。」

「你敢担保與他們無關嗎？」查拉星反問那位警官。

「嗯——」警官呆住了，不敢再作聲。

查拉星命令着：「把他們逐個隔離問口供，將大法師帶來見我！」

那警官道：「大法師和杜曼已經不見了，我們正四處找他們呢。」

「什麼？大法師失踪？」查拉星恍然大悟：「好傢伙，原來是他的詭計！」

阿生不知內裏，連忙問道：「什麼詭計？」

查拉里道：「他先揀了這個不吉利的日子作加冕日期。然後設計奪寶。」

「他有同黨麼？」副隊長海克廉問。

查拉星還來不及答話，那邊已有人傳聲過來：「有，他的同黨給我們剛剛找到了，就在這裏！」

各人的視綫一齊轉移過去！

首先感到無限吃驚的是阿生，然後才是海克廉他們！

被數名便衣特務抓住的人並非別人，正是呂林夫婦二人。

爲首一名特務還出示了一頂皇冠：「我們已經人贜並獲！」

阿生的這一驚眞的非同小可！

海克廉過去招呼呂林二人。

查拉星大大感到意外：「你們是同一夥的？」

阿生知道查拉星不會認識呂林二人，因爲他們沒有參加過會議。雙方根本未見過面。

海克廉道：「這兩位是我們的朋友，絕對不會是什麼刧匪。」

「你的朋友？」查拉星不大相信地，怔了一怔！

當然查拉星根本不知道「東方三俠」的來頭，更不知道出現在他眼前的這三個人，原來就是東方三俠。

阿生非常留意那頂「金冠」——因爲上面根本再找不到一顆珍珠或者鑽石，所以只見一頂金冠而已；那些原來鑲上了珠珠寶玉石的地方，都是空着的。

換句話說那只是一個「空框」而已！

呂偉良苦笑道：「現在我可以說話了嗎？長官。」



查拉星很權威地說：「既然你是他們的朋友，你就說吧！」

阿生心裏想：這眞的是一個落後的國家。聽查拉星剛才的說話，難道這二名「疑匪」假如不是我們的朋友，根本就連說話的機會也沒有麼？這簡直是豈有此理！

呂偉良於是解釋道：「剛才我們在直覺上，覺得這件事很奇怪，所以匆匆趕來看個究竟；由於前門堆滿了人，所以我們到後門一帶看看。我妻子在矮叢中發現了這個——」

呂偉良指指那個空框框的金冠。

阿生當然明白呂林二人的爲人，他們並不單只爲了好奇，而是爲了向一切罪惡存心挑戰。

就是憑住那一份敏感，呂林二人的反應十分之迅速，所以事發後，他們立即作出多方面的假設，其中一項假設就是可能有人奪寶。因此他們才會立即離開了貴賓席，趕往現場。

根據呂偉良的解釋，他們的預測並非單靠「預感」。

事前呂林二人曾跟一些當地人仕閒聊過，那是陰雲密佈之際，當時他們担心剎那間會下大雨。甚至會行雷閃電。

但是，根據當地人仕說，首都的天氣很少會行雷閃電。記憶中，那位當地人一生之中，從未見過雷電交加的情景。

呂偉良對這說法一點也不覺得驚奇，因爲地方性的氣候，往往具有傳統性。例如北歐長年寒冷，南洋一帶經常炎熱；世界上也有些地方長年下雨，有些地方從不下雨——即如沙漠地帶。

因此，呂偉良當時絕對相信那人的話。但轉眼之間，情形却大變！

寺院那邊在雷聲大作之後，還冒出一股股的濃烟！

當時那位當地人仕也感到十分驚奇，可惜他是個迷信的信徒，看見這情形還以爲是老天爺生氣，急忙跪地祈禱，口中唸唸有詞。

呂偉良想問他一些什麼也不可以，只有偕同妻子林愛莉，趕到後面去查看。

被雷轟的地方，正是寺院後座，那後面已有一幅圍牆倒了下來！此外，主要建築物上層的一角「飛簷」，也被劈去了！

但是，這仍然不可能造成一股股的濃烟，除非裏面火燭！

但是，呂林二人看不見有火警的現場證據，只見後面的草地上有些奇怪的儀器，此外又發現了一些電綫。

夫婦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追查到現場四週去，性子頗急的林愛莉，發現了一處矮叢中金光閃爍，原來那是一頂金冠，於是將它拾了過來，讓呂偉良看。

夫婦二人正在研究此事的可能性，一組特務人員就過來將他們拘捕。

呂林二人將過程約略對各人說了，查拉星半信半疑。

阿生和海克廉自然信到十足，他們爲了調解此事，忙叫人去通知隊長麥法蘭。

另一方面，又帶人到後面去。

呂林二人指出他們發現金冠的地方，那兒附近發現的電綫與儀器，依舊在着。

阿生一邊蹲下細心檢查，一邊道：「這不是天災，而是一項有計劃的陰謀。」

查拉星怔了一怔：「陰謀？甚麼陰謀啊？」

阿生道：「奪寶陰謀，肯定是有人爲了取到皇冠上的珠寶，不惜使用一切手段，達到奪寶的目的。」

查拉星也意味到了不尋常，叫人在四週戒備，不准閒雜人等，接近現場。

這名摩囉國的特務首腦，開始相信了阿生他們的經驗和智慧，所以逐漸不去懷疑呂林夫婦二人，而一直追隨住阿生他們，在現場展開研究。

阿生和海克廉雖然份屬同事，但這却是第一次合作。

他在一具控制器的旁邊蹲着，試探地問：「這是甚麼東西？」

海克廉幾乎毫不考慮，就回答道：「這是控制爆炸的裝置。」

但是阿生却不以爲然：「爲甚麼我們嗅不到火藥的氣味？」

「嗯——」海克廉怔了一怔：「難道他們另有用途？」

「肯定是有的。」阿生一邊向那邊屋角走過去，一邊說道。

各人也追隨過去。

呂偉良心裏早已有了答案，他是個老江湖，這些日子以來，還有甚麼古靈精怪的事情沒有見過呢？

但是，呂偉良跟其他人一樣，亦步亦趨的，跟隨住阿生，一言不發。

呂偉良知道阿生也逐漸長大了，他目前已經是一個受人尊敬的特警人才，巴黎總部甚至視他如至寶。

在事實的表現方面，阿生有許多的時候比起呂偉良來還要突出。

正是長江後浪推前浪，青出於藍勝於藍，人總會老的，當老了之後，就難免會退化了。

呂偉良三十多歲，已不算年青，而阿生正是年青力壯之際，一切表現逐漸勝他一籌，照計也不算得是意外。

因此，呂偉良保持緘默，目的除了讓阿生有獨立見解和表現之外，還要看看彼此的想法是否也是一樣。

阿生追踪那條電綫，左看右摸，查察了一會兒之後就說：「我以爲這是一種科學儀器，並非我們想像中的引爆器。」

海克廉道：「引爆器也算得上是一種很科學化的儀器啊。」

「但是，這並非引爆炸藥的，所以我們嗅不到炸藥的氣味。」阿生又說：「照我估計，這是引致行雷閃電的東西。」

阿生此言一出，不但令到身爲同事的海克廉大表驚奇，就是身爲特務頭子的查拉星也震驚不已。

他不大相信地說：「行雷閃電怎麼可能是人爲的？」

阿生說：「科學一日千里，以前被認爲不可能的事，現在都變成可能了。」

此時麥法蘭和首都的軍警首長，也都來了。

查拉星跟他們招呼過後，引領他們到現場仔細觀察。

那是電綫深藏入地的屋角，電綫的另一端則接通到控制器的儀器上，那是一處矮林的後面，若非小心觀察，很難發現那

兒有一條電綫沿住地上的草坪透出。

那是一條與草同色的綠色電綫。

阿生當住各人面前，繼續發表他的見解：那是一種最新的科學儀器，靈感可能來自拍攝電影的片場。

儀器接通了電流之後，一經按鈕，可以製造一次閃電——這是荷里活片場電工們的最早期「發明」。

但現在經過改革後，電流竟然接通到「避雷針」上面去。

因此，透過儀器的誘發，天空上的游離電子，便會透過屋頂上的避雷針，帶到屋裏來，發生相反作用。

換句話說：避雷針原本是爲了「避開雷劈」而設，但現在經儀器的誘發，便會產生剛剛相反的作用——明明是不會行雷閃電的，也會利用惡劣的天氣製造一次「雷電交加」的場面。

這就是阿生對那具儀器的實際作用所作的分析。

各人聽了阿生的分析之後，有人半信包疑，也有人信到十足。

於是有人要求阿生試一次那個儀器，如果眞能再一次「行雷閃電」，他們就再無懷疑。

但是，阿生坦然說：目前這儀器已失去了該種功用。

主要是埋在地上的一具「導電器」，已在雷擊時被毀。

但是阿生說：只要修理好那巧妙的東西，肯定可以來一次「人造雷電」。

至此，查拉星和首都的軍警首長們，又開始生疑。

當他們發覺大法師和助手杜曼等失踪之後，還以爲這件事是他們做的，但現在聽阿生這麼說，他們却難以相信他們師徒二人有此力量。

到底這是一個較爲落後的國家，大法師和助手到那兒去弄來這套科學化的東西？難怪他們感到可疑了。

擾攘半晌，現場上的初步調查，總算暫告一段落。

根據各方面的印象，事發經過大致是：有人事前佈下了這一個「局」——利用導電儀器，配合着當時的惡劣天氣，製造這一次「人造的雷擊」，其目的是有人要「趁火打刼」——趁住混亂中，將皇冠奪去。

但是，爲甚麼他們只要珠寶，不要這黃金鑄成的框框？

道理十分簡單，就是：易於收藏和携帶。

由已經發現的跡象去忖測，對方的來頭可眞不小。

阿生與特警組人員甚至憑他們的經驗假定：這是一個有組織的國際犯罪集團。

他們不但有組織，而且十分科學化，否則不會有這麼先進的儀器帶到這落後的國家來。

阿生等人的意見，立刻得到首都保安首長們的反應，派人趕往機場和車站，以防止匪徒逃離首都往外國。

另一方面，加緊派人注意各大旅店的外國人。

至於摩囉國的特務們，則紛紛出動，到各大寺院中搜索大法師和他杜曼助手的下落。

根據特務們的想法，大法師甚得信徒們的敬仰，他和他的助手可能來不及逃出首都，也許至今仍然躲在各寺院之中。

特務們懷疑大法師，並非因爲他們突然之間失了踪，而是由於他揀了這個不祥的日子，懷疑他可能是故意的。

因此，首都的風雨雖然逐漸靜止下來，但在人們的心目中，彷彿另一場更大的無形風暴，就快要來臨！

× × ×

夜深人靜。

小王國的首都，人民的生活十分樸素，他們沒有夜生活。

入黑之後，大部份的人都睡了，只有那些來自國外的遊客。

尤其是西方遊客們，仍留戀在各大旅店的酒吧中喝酒。

呂偉良等三俠不是嗜酒的人，但是這時候他們也留在酒吧裏，跟特警人員們，討論着當日發生的怪事。

他們不知道大法師的背景，但從表面看來，他們可能與外國人勾結。

阿生等人這時候已逐漸了解到這小國的特殊環境，最少也知道他們受到隣近大國的控制，而日間他們見過了的查拉星，就是摩囉國派來的特務頭子之一。

不過，國際特警隊並不理會摩囉國與小王國之間的事，他們要理的是失去了的皇冠上那一批珠寶玉石。

除非他們沒有人派到這首都來，現在不但有一支「海外派遣隊」在現場，還有着與特警組織有密切關係的東方三俠在現場上，如此這般仍然被人有機可乘，無論對特警隊或者東方三俠來說，都是一件十分丟臉的事。

因此，三俠和特警隊的主要成員——包括正副隊長和助手等，就留在酒吧之內，低談淺酌，希望想出一個辦法來，偵破這件奇案。

麥法蘭甚至緊握拳頭低叫：「假如讓他們逍遙法外，我們也沒有面目回去見總部的人，那班傢伙分明是存心要我們難堪，否則不會當着各國元首的面前，做出這件事來。」

阿生道：「這時候生氣也沒有用，大家還是心平氣靜地談談，仔細分析一下，老實說，我對這件事有太多不明白的地方，例如，大法師怎麼會預知當日會天氣惡劣？」

呂偉良道：「這也沒有甚麼奇怪，世界各國未試爆核子彈之前，這地球上的天氣不但正常，而且有周期性，正如中國的節令一樣，何時有風，何時多雨，數千年以來，幾乎每一個有經驗的農民就是完成的天文台和科學官，他們都能預測天氣，而且準確性高到令人難以置信。」

林愛莉道：「這個小國遠離各核子大國，所以天氣可能一直正常，因此，大法師的預測準確，實在不足爲奇。」

「但是，他們如何能逃出這個國家？」阿生說：「贓物乃小國之寶，相信要找買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麥法蘭道：「目前所有的珠寶已脫離那頂金冠，化整爲零之後，相信再也沒有人知道它原來是這個國家的國寶。」



海克廉道：「這件事一定有衆多的人牽涉其中，只要找到大法師，相信大可以一網打盡。」

「問題是：要找到大法師，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非首都各大寺院切實合作。」阿生說：「據我所知，這裏的人對大法師視作精神領袖，萬一有人存心維護他，相信要找他們就難了。」

呂偉良也說：「是的，聽說查拉星手段殘酷，我現在倒有些担心他會難爲那些僧侶們。」

「現在我們究竟應該從何處着手調查？」海克廉問。

阿生道：「先要聽聽查拉星那方面的消息，他們已加緊派人追查大法師的下落，假如他們沒有消息，我們才動腦筋，照計大法師和他的助手才是最重要的綫索，只要找到他們，一定可以知道一些來龍去脈。」

這時候，酒店的酒吧部之內突然來了一個不速之客，他是查拉星。

查拉星毫不客氣地，在衆人之間的一個座位上坐了下來。

他說：「各位對那宗驚人的案子，有甚麼高見？」

阿生直率地說：「等你消息。」

查拉星道：「我的手下們已全力展開搜索，但至今仍無消息。」

阿生道：「你是地頭虫，如果你也沒有消息，我們更難有綫索。」

「聽說在座各位屢破奇案，這一次，一定要煩各位帮個忙。」查拉星很少這麼客氣的。

阿生望望各位，然後半開玩笑地，對查拉星道：「你不會怪我們越權吧？」

「怎麼會？」查拉星說：「那失去的東西，是這個國家的國寶，如果無法找回，後果難以想像。因此，我們必須依賴各位的努力。」

麥法蘭隊長說道：「老實說吧，我們十分樂意帮你一把，但我們亦須要各種方便。」

「你須要甚麼儘管開聲好了。」查拉星道：「我也不怕坦白對各位誇口講一句，首都各有關機構，只要我出句聲，到處都可以給我幾分薄面。」

阿生問道：「也包括國王的皇宮在內麼？」

「是的。」查拉星毫不考慮地說。「我目前是這個國家的顧問，到處都可以行得通！」

「好極了。」阿生道：「明天，我就要你帶我到宮中去一次。」

「去那兒幹嗎？」查拉星出奇地問。

「到時再告訴你吧。」阿生故作神秘地說：「只要你行得通。」

「那麼，明天我開車到酒店來接你。」查拉星說。

各人又在交換眼色，但這一次，他們是對阿生的要求感到意外。

又來了一名不速之客。

那是一名摩囉國特務，他是查拉星的手下。

那特務匆匆而來，走到查拉星的身邊，耳語了一番。

各人正感驚奇，查拉星已站了起來：「各位，你們須要的人，終於給我們找到了。」

各人又是一呆。

查拉星道：「來吧，讓我們大家一齊去看看。」

於是各人一齊離開了酒吧。

門外分別停了二輛車子，一輛是查拉星的小房車，另一輛是小型客貨二用車，是剛才那特務開到這兒來的。

阿生和麥法蘭二人坐到查拉星的小房車裏去，其他人則坐上了另一輛。

查拉星一邊開車，一邊說道：「根據我們的綫人說，大法師一名助手杜曼，可能躲在一個住宅單位之內，大法師亦可能在其中。」

阿生問他：「那可是一間寺院？」

「不，不是寺院。」查拉星道：「我的手下說，那是一間民房，丟空了很久，但有人見過杜曼進入該處，目前我們已將那兒包圍。」

阿生問道：「爲甚麼他們不逃離首都呢？」

「可能來不及。」查拉星說：「我們在事發後，及時派人到機場和火車站去，這一着足以令他們意料不到。」

阿生差些兒就笑了起來，假如這是稍爲先進的城市，只消一個電話，機場和碼頭，車站和海關就會執行任務，還何必派人去？

但現在看查拉星的神氣，彷彿做了一件極之了不起的事似的，其實，這一切不但是例行手續，而且是必然要做的步驟之一，怎麼又會「意料不到」。

總之，從種種印象中，阿生總覺得，這是一個未上軌道的國家。

也許就是因爲它太落後之故，所以才會被國際犯罪集團看中了。

車子在一條黑暗的街道上停了下來。

阿生發覺這兒靜得有如墳場，而且伸手不見五指。

換句話說：這兒連街燈也沒有。

那麼，先後有二輛汽車突然停下來，相信多多少少亦會驚動了屋內的人，大法師他們會不會聞風先遁？

呂偉良等人也從另一輛車子上下來。

有幾個人影走過來，向查拉星報告：

他們奉命一直在此把守，未見有人出來。

也就是說：人仍留在屋內。

查拉星覺得他們做得好，於是再親自調派人手，將那所屋子團團包圍。

這兒的屋宇並不如許多大都市一樣，密密麻麻，也很少高樓大厦，就像眼前這一間，只有一層高，左隣右里也不多。

因此，查拉星的手下們，要封鎖這裏，眞是易如反掌的事。

儘管形勢對他們如此有利，他們仍握槍在手，然後逐步推進。

阿生和麥法蘭等人，心理上雖然也在戒備，但看看以查拉星爲首的特務們，個個有槍在手，相信大法師和他的助手如果眞的在裏面的話，已經插翼難飛，所以他們只是亦步亦趨的，跟了入去。

門關上了。

查拉星在手電筒的照耀下，輕輕用手推門，但無法推得開。

查拉星向一名助手遞了一個眼色，示

意他將那度門撞開。

但是，阿生及時制止了他。

查拉星很快就明白阿生的意思，因爲阿生已彎下腰來。

呂偉艮非常有默契，他早知道阿生想做一些甚麼，因此他從一名特務手中，接過了一支手電筒，替阿生照明。

各人盡可能避免發出聲音，以免驚動了屋子裏的人。

阿生很快已得手。

門應手而開。

各人一聲吆喝，幾支強光手電筒一齊投射入內，然後一湧而入。

但是，槍管的指嚇下，光圈的投射下，裏面鴉雀無聲，絕無反應，也見不到半個人影。

不過，他們並不失望，門既是由內反鎖，裏面自然不可能沒有人，也許躲在房間裏而已。

麥法蘭等人分持手電筒往各處搜索，特務們則持着手槍，從旁戒備。

突然有人低沉地驚叫了一聲：「咦！你們快過來看看吧。」

這聲音太不平凡，任何人聽了，也會感到事不尋常。

各人擠到了一處房門口，幾支強光手電筒的光柱匯會之下，大家都可以見到一個人——那人動也不動的，躺在地上。

有經驗的人不難看得出，他死了。

那是一個男人，很年輕，只有二十餘歲，三十未到。

他身上穿上了平民的衣服，但沾染了許多可怖的血漬。

查拉星首先入內，繞到另一邊，用電筒再看清楚死者的面目。

「他是大法師的助手——杜曼。」查拉星揚聲對站在門旁的人說。

但據阿生他們所知，大法師和助手杜曼，都是穿袈裟的僧侶。

不過，他們既是逃亡，杜曼可能經過一些簡單的化裝，甚至戴上了假髮亦未可料。

其他特務們這時亦已亮起了燈，在屋內各處展開搜索。

杜曼既然在此，大法師也應該跟他在一起才對啊。

因此，搜索人員相信大法師也可能在屋內，只是暫時未被發現而已。

然而，他們是被誰所殺？

阿生蹲到杜曼的屍體旁邊，發覺死者是被手槍射殺的。

杜曼的頭部和胸部，最少中了兩槍。

阿生是個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他憑經驗，根本不必將死者驗屍，也可以看得出那是一支配上了滅聲筒的手槍。

兇槍配上了滅聲筒，這件事的確不簡單。

屋子四週都找過了，各人都找不到大法師的影子。

於是一個可能性立刻被在場的人假設，就是大法師殺死了杜曼。

因爲他們是一起被人發覺失踪的，現在一個死了，另一個不知所踪，作出這種忖測，自然有大條的道理。

何況除此之外，還有「爲了獨吞所有的贓物」或者「分贓不勻」等等。都可能變成了殺人的藉口。

至此，在各人的形象下，那位受人尊敬的大法師，由貪婪、無恥而演變成可怖、殘暴。

但是，阿生却另有一個見解。

他說：「兇手未必是大法師。」

爲甚麼阿生會獨持異議？

阿生所持的道理就是：大法師不可能如此殘酷，同時他也不會有一支配上了滅聲筒的手槍。因爲他是個出家人。

然而其他人亦有其他人的理由，他們認爲手槍是由一些「外國同黨」供應的。

但無論如何，這是一條十分寶貴的綫索，不論杜曼是被誰人所殺，總之他被證實死去了，而且時間僅有數小時而已。

阿生甚至說：假如特務們一發現他的踪跡，立即採取行動，將他拘捕，也許還可以救回杜曼這一條性命。

照初步估計，杜曼是黃昏時份，被人由窗口突如其來地開槍射殺的。

那窗口對正後街一幢二層高的樓宇天台，假如槍手偷上那對面的天台，瞄準開槍，憑着居高臨下的優勢，十拿九穩。

同時，守候在屋子四周的特務們，甚至不會發覺此事。因爲對方所用的手槍是一支配上了滅聲筒的手槍。

然則，查拉星這一班手下，分明給兇手看不起，有意在他們面前逞兇。

查拉星聽了阿生的分析之後，呱呱大叫，氣得半死，但又不能否認這是事實。

事情發展至此，似乎又開始露出了一些眉目來。

那就是：可能由於軍警及時採取的封鎖行動，令到匪帮來不及撤出這首都。

也就是說：他們仍然在市區之內躲藏着。

「他們」之中，自然包括了大法師在內。

於是一次空前大規模的搜索行動，就在當晚展開。

× × ×

搜索的對象，主要是針對外國人，因此，各旅店便無可避免。

這是出自阿生的主意，阿生覺得這麼先進的儀器，一定是外國人帶入來的。

阿生又假定一個國際性犯罪集團，來到了首都之後，找着大法師和他的助手杜曼，密謀奪寶，但事後又因爲逃不出首都，於是實行「殺人滅口」。

想到了這裏，阿生不禁嚇呆一陣。

既是殺人滅口，會不會還有其他曾被利用過的人被殺？

所有招待外賓的旅店均受到騷擾，自然有不少人埋怨。

但是，有份參加搜查和問話的國際特警隊却沒有理會這一切，他們一方面搜索外國遊客的行李，看看有沒有皇冠上拆下來的珠寶玉石。

另一方面，特警隊又查問這些外國遊客到這兒來的目的。

這班外國人大部份回答都是爲了觀光，以及參觀國王的加冕盛典。

只有少部份是爲了營商而來。

另外還有幾個是過境性質。

化費了一晚時間，似乎毫無所獲。

查拉星不免有些埋怨，因爲這份責任



必須由他去承担。

但是特警隊也有特警隊的理由，他們一方面不肯輕輕放走刦匪和兇手，另一方面又要講究一下法理。換句話說，他們不能在毫無贓證的情況底下，將遊客拘禁。

× × ×

翌日一早，查拉星親自開車接阿生他們。

阿生要去的地方是皇宮，目的是看看收藏皇冠的地方。

查拉星儘管對國際特警隊有所不滿，也不得不承認對方的辦案經驗比起他們這班人要優勝得多。尤其是東方三俠的大名，身爲東方人的他，多多少少也總聽到了一些。

查拉星一邊開車，一邊將宮中的情況告訴了阿生他們。

查拉星說：「皇宮分許多個部份，百寶宮就是收藏皇冠等寶物之所在地。」

「那麼，一定是守衛森嚴了？」阿生問。

「那當然咯，尤其是我接手宮中的保安責任之後，那兒比起國王和皇后的寢宮守衛得更爲嚴密得多。」

車子開進了皇宮的範圍，那兒門口有傳統式的古裝武士站崗。

就像白金漢宮的御林軍一樣，那只是「中看不中用」的儀仗隊而已。

阿生等人隱隱約約可以見到那邊有些烏亮亮的東西，擱在堡壘式建築物的窗口之上，毫無疑問的，那是一些機關槍的槍管。

也就是說：門口入口處的象徵式古裝武士，並非眞正守衛着這裏的武裝實力，眞正的實力隱蔽在堡壘的窗口之內。

他們通過入口處，並未被守衛截停，甚至還有人向這車子行禮。

到底查拉星這也算是「外國人」的人爲甚麼會獲得如此尊重？以前阿生他們也許會不大明白，但現在却明白了。

因爲昨日已有人將這個小王國的處境，對三俠他們說過了。

果然，現在那班守衛見到了查拉星的車子，已經「肅然起敬」！不但沒有人截停他們問話，還有人向他們行禮。

這在查拉星這種人來說，也許覺得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

但是在阿生等三俠的心目中，反而有着另外一番感受。

假如這是一個先進的國家，假如這車子同樣享受「特權」可以自由通過這兒「禁區」，情形一定會有些不同。

不同之處就是，守衛們儘管明知這是「特權階級」的汽車，但必須截停，然後查驗一下證件，以及看看車子內，是否眞的坐了受他們敬重的原來的主人。

因爲這畢竟是禁區，萬一車子是偽裝的，車內的人也是偽裝的，那又如何？

由此可見，這到底還是一個十分落後的國家。只有落後的小國，才會對這種可大可小的保安制度一知半解。

不管三俠怎麼想，開着汽車，風馳電掣而過的查拉星，從未將速度減慢，他似乎存心要在三俠的面前逞一下威風。

也沒有人截停他們，車子就可以順順利利的開入了皇宮。

皇宮的範圍很大，呂偉艮他們坐在這小汽車裏面，彷彿在機場上走動一樣，若非查拉星負責開車，相信他們也不知何去何從？

經過一陣風馳電掣之後，車子終於停下來了。

查拉星說：「這兒就是百寶宮。」

各人在查拉星的示意下，落了車。

這是一間富有東方傳統色彩的古代建築物，三俠被引領入內。

但他們只到了「外宮」。「內宮」不但守衛森嚴，也顯然經過了一番改建。

「內宮」改建得有如保險庫。這裏儘管見不到有電眼，但却可以見到一些重武器。

查拉星偕同三俠站在「內宮」的前面，距離警戒綫尚有一段距離。

查拉星道：「皇冠是由我親自押運的，一切時間，方式等等，事前一概保密；不怕坦白告訴你三位，即使是皇上，也不知道。」

阿生問：「皇冠一直保存在這裏？」

「是的，裏面是皇宮中的藏寶庫，皇室一切寶物，全都收藏於此。」

「我的意思是：皇冠是否一直收藏着？有沒有被移動過——那是指加冕典禮之前。」

「沒有，從未被人移動過。」

「你說得似乎太肯定了吧？」阿生故意說：「這是皇室的寶物啊！」

「皇室的寶物又怎麼樣？老實對你說，皇室中人根本也不可以隨便入內。」

「包括國王在內？」

「是的，包括國王與皇后在內。」

「那麼，誰才可以有權入內？」

「我——」查拉星隨即又改口道：「當然，我是保安官員，我雖然可以隨便入內，但是，若非必要我絕不會入內。現在事過情遷才不怕對你說，昨天上午一時半加冕，我也只在上午八時前來過一次，然後由我親自將皇冠押送到寺院去，以備加冕之用。」

阿生問：「中途有沒有任何意外事情發生過？」

「沒有。」

「除了你之外，還有誰？」

「嗯——」查拉星怔了一怔，隨即見他面色一沉。

呂林二人看見查拉星極不高興，也覺得阿生未免過份。

像查拉星這種人，他怎麼可以被人當作囚犯一樣盤問。

阿生是個不折不扣的鬼靈精，他當然不會無的放矢。

他很機智，當他發覺查拉星的面色不對時，立即又陪着笑臉，道：「你不要誤會，我不會担心你是匪帮的人，因爲你既然可以隨時入內，何必在衆目睽睽之下做出這種事情來？我的意思只是要知道整個運送過程，以及所經過的途徑等等，以便作出種種可能性以及假想。」

查拉星果然又被阿生說服，面色比較好看了一些。

他說：「等會兒我可以開車示範一次，讓你知道當時的情形，此外我還不妨告訴你一件事，就是加冕之前，曾發生過一

是事——國王要試戴那頂皇冠，但被我拒絕了。」

阿生怔了怔：「爲什麼你要拒絕？」

「因爲皇冠是國寶，每次離開這裏，都無可避免地發生了被刦的危險，儘管在皇宮之內，也怕會生意外。」

「但是國王的要求是相當合理的。」

「後來我想出了一個折衷的辦法，就是將國王的頭部尺碼，帶到藏寶庫來，比擬一下，看看皇冠是否合適。結果是非常合適。於是我回覆了國王，叫他放心，屆時一定不會叫他出洋相。」

阿生心裏想，這實在是太過豈有此理的事，怎麼可以不讓國王入藏寶庫，反而身爲外國人的查拉星却可以隨時入內？

但是，阿生沒有說出來。

稍留片刻，阿生等人又重新登上了查拉星的汽車。

查拉星把車子由皇宮開出之前，趁住車子在宮內走動的時候，告訴三俠宮中的形勢，例如那兒是國王的寢宮，那兒是會客的地方等等。

車子離開了皇宮之後，查拉星沿住一條大街，直駛皇家寺院。

他對阿生他們說：「這就是昨天我押運皇冠時的路綫，當時前後還有二輛汽車護送，汽車之內，都有神槍手在內。」

車子一直開進了寺院中去，查拉星又做了一次示範。

阿生一直在看，在想！

這時候，寺院之內，仍未回復正常，警方人員仍在這裏各處展開偵查。

一些僧侶據說已被軍警帶走。

阿生了解查拉星押運皇冠的過程後，又進入寺院之內各處作了一次實地觀察。

一名警官在查拉星的示意之下，說出匪徒奪取皇冠前後的經過——那是憑現場上的人口述的。

據說，當時有一批僞裝的僧侶直接參加了奪取皇冠的行動。

那批僞裝僧侶穿上了由寺院供應的袈裟，所以才能夠輕易瞞過了在塲戒備的御林軍云。

寺院中可以作主的人就是大法師，和他的助手杜曼，但現在那兩個關鍵性的人物，一個死了，一個失踪。

因此，一切事情也只能够聽其他僧侶的口述，此外就只有現塲的觀察了。

事情發生了之後，阿生也在這裏看過了一次，但當時主要還是着眼於「被雷電劈過的」後院部份。

現在三俠有機會仔細地觀察每一個地方——包括曾被懷疑利用作爲「根據地」的一間禪房。

裏面仍然留下了一批袈裟，據說這就是當時那班匪徒僞裝僧侶時所穿着的，事後他們撤退到這兒來，脫下這些僞裝，才安然逃去。

呂偉良等三俠在裏面一邊小心地觀察，一邊向負責查案的人追問。

後來，三個人到了禪房外面，呂偉良就忍不住問阿生：「如果你是刦匪，假定你已經得手了，你還會浪費時間退回禪房裏面麼？」

阿生恍然大悟地怔了一怔。

然後又喃喃自語地說：「對了，如果是我，我一定不會浪費時間，至於脫去那些僞裝——」

「對了。」林愛莉也彷彿想起了一些甚麼，拍腿叫了起來，「至於脫去身上的僞裝，大可以在逃走時，一邊逃，一邊脫，何必退回禪房？」

呂偉良道：「退回禪房的目的，看來只有一個，就是：將皇冠化整爲零，但是，這還不是最重要的理由。」

「不錯。」阿生道．「因爲袈裟可以一邊逃一邊脫，那麼，皇冠也可以一邊逃亡時，一邊將它上面的珠寶撬出，然後隨手把空框框的金冠，順手扔往任何一處不爲人注意的地方即可，又何必一定要退回禪房之內。」

林愛莉接口道：「可能因爲工具就在這裏面。」

「不，我以爲可能另外還有原因。」呂偉良說．「讓我們重返那間禪房看看好嗎？」

於是三俠又折返那裏去。

那禪房之內，仍有警方的人，在查拉星的示意下，他們只好讓過一旁，讓三俠在房中各處再小心地觀察。

## 法師被殺　舉國震驚

儘管這是一個藉藉無名的小國，但是由於首都是一處名勝的必經之地，所以，每天一來一往的旅客，爲數仍多。

麥法蘭隊長爲了追查一些可疑人物，特地到機場去，檢查昨今兩天離開首都的旅客。

另一方面，海克廉副隊長，亦陪同軍警們，到市區內外的寺院去，搜尋大法師的下落。

根據他們的想法，市區外有不少大小寺院，院內的僧侶們，對大法師十分敬重，因此他們可能悄悄將法師收藏起來。

軍警的搜查隊伍所以邀同特警隊人員同去，無非希望借重他們的經驗，但是，麥法蘭隊長却不這樣想。

他所以容許副隊長海克廉帶了一部份隊員去寺院找尋大法師，是有另外一種作用，並非只爲了協助當地軍警那麼簡單。

麥法蘭因爲大法師的助手無故被殺，担心大法師遇上了同一命運，所以示意海克廉等人，必須小心監視。

在這種小國之內，一切不人道的事情，都會有可能發生，何況在麥法蘭的直覺上，已覺得這件事絕不簡單。

海克廉也明白麥法蘭的用心，他和他的隊員們，名目上是協助搜查，實則從旁監視一切，希望還可以順便找到一些意外的綫索。

就在車隊離開市區，準備前往近郊一間頗偏僻的寺院搜索時，突然在郊區的公路旁邊不遠處，發現了一輛汽車。

在這落後國家的公路之上，車輛並不多見，交通自然也絕不繁忙。

那輛車子十分陳舊，假如不是一名警員眼銳，可能被各人錯過了。

那車子停在一處矮林旁邊，彷彿失事撞向那處道旁一樣。

車隊本來不必經那條路，只須駛經一條凹凸不平的分岔小徑，便可抵達那近郊



頗爲偏僻的一間寺院。

但是由於這一意外發現，令到車隊不得不臨時改道。

車隊開往公路一旁，各人先後跳下車來。

一名警官和海克廉二人最先接近那輛汽車。

汽車表面看來，並無異狀，那就像一輛被人棄置於此的舊車。

但是，當海克廉走近車窗俯視之後，登時又嚇得一跳。

裏面有個人。

那人死了！

他動也不動一下，自然是死了，何況胸前還有一灘血呢。

那是一個年紀頗大的人，鬢髮均已斑白。他橫臥在後排座椅之上，雙足很不自然地，放在座椅之前的墊上。

看情形，他已死去了多時，最少那灘血已經乾涸了。

海克廉問身邊的警官：「他可就是我們要找的人？」

警官點點頭。

其他人也來了。

車門打開，讓更多的人可以見到車廂之內的那個死者。

其他人之中，也有不少人肯定那死者正是大法師。

小國之內，不少信徒都見過這位老人家，所以這班軍警很易就認出了他。

又一個被殺，爲甚麼？可能又是爲了滅口呢？

雖然各人都感到吃驚，但最少不必化費時間和氣力去找了。

軍警的車輛之上，並沒有無綫電通訊的設備，因此他們惟有派人開車回市區，通知偵探們前來調查。

另一方面，他們也得設法通知查拉星和麥法蘭等人。

×　×　×

呂偉良等三俠在皇家寺院的一間禪房之內，幾乎甚麼也找不到。

那些一件件的袈裟早巳存在，自然不是他們發現的。

他們要找的，是一些有用的綫索。但在這房間之內，他們感到失望。

查拉星覺得這結果他們早就該想到了才對，因爲如果這裏面有甚麼綫索的話，警方的偵探們早巳發現了。

突然之間阿生「咦」的叫了一聲。

他仰首窗間，不知道發現了甚麼，只見他迅速躍過了窗框，跳了出去。

窗外就是露天的草坪。

阿生仰望窗框之上，然後又開始攀了上去。

呂偉良也仰首問道：「可是一些雀鳥遺下的便液？」

「是的。」阿生答了下來：「是白鴿的，我們的假想有了根據。」

查拉星有點一頭霧水，他無法明白呂偉良的用意。

阿生一躍而下，道：「他們把珠寶偷運出去的方式既新奇又特別，還好我們死心不息，否則很易錯過。」

查拉星道：「老實說，我不大明白你們二位的意思呢。」

林愛莉向他解釋道：「我們一直在想：匪徒何故要以這間禪房爲根據地？」

「爲了更衣啊！」查拉星說。

「不。」阿生道：「你們的人不是拷問過一些僧侶麼，他們前一晚巳潛入這裏，何必更衣？」

「但事後仍須把袈裟除去的。」查拉星說。

阿生道：「如果你和我是匪徒，你肯浪費這間麼？」

呂偉良道：「他們須要這地方，一則是爲了將皇冠化整爲零——把上面的珠寶逐一撬下，然後，將一顆顆的珍珠，鑽石等，交給一些鴿子帶走，所以他們必須利用這兒，以方便做手脚。」

「你們究竟怎麼想？」查拉星的常識顯得十分淺薄，「鴿子？鴿子怎麼可以帮他們的忙呢？我的天！」

呂偉良道：「你可知道，有一種信鴿，不但可以帶信，還會認路嗎？」

「哦——」查拉星惘然地，點點頭，但三俠看他的神情，仍然半信半疑。

阿生說：「不管怎麼樣，這才是最有用的綫索。快設法查出誰家是養鴿子的人家？」

查拉星爲難地眉頭一皺：「這個地方，養鴿子的人可多着呢。」

「鴿子之中，有些只供食用，有些是信鴿。」阿生道：「現在我們只要注意那些養有信鴿的養鴿人家就够了。」

查拉星這才把助手召來，叫他們照阿生的吩咐，派人去查。

阿生又說：「這一發現相當重要，我們最少明白了一件事——要找『人贓並獲』的事實，根本就不可能。」

林愛莉也說：「是的，他們巳把贓物交給鴿子帶走了。」

呂偉良道：「現在我倒担心，他們未有把巢穴設在市區。」

阿生還未開口，查拉星巳爭先問道：「到底那些鴿子，可以飛多遠？」

呂偉良道：「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紀錄，有些信鴿的持續力十分驚人，可以飛到千多哩以外。」

查拉星伸了一下舌頭：「那麼，他們可能巳到了另外一個地方去了。」

「是的，我也這麼担心着。」呂偉良又說：「同時，機場，車站等處的任何精密搜查，相信也沒有用。」

查拉星也同意：「是的，他們大可以隻身逃離首都。」

「然後安然回到目的地接收贓物。」

阿生接續說：「這辦法的確稱得上天衣無縫，即使當時你們守候在寺院之外，用最精密的儀器檢查每一個由此逃出去的人，也肯定完全無發現。」

查拉星嘆了一口氣。

他把助手召來，叫他們通知機場和車站等處的海關，加緊注意一些可能携有鴿子的出境旅客。

只要見到此等旅客，立即留住他們。

但三俠肯定他們不會蠢到這個地步，因爲他們懂得利用鴿子，自然不可能將牠們一併帶在身邊。

查拉星最後也攀上窗框去，看看那些鴿子飛走時偶然遺下的糞便，那些東西正

附在窗框的上端。

三俠的假設自然也只屬忖測，但亦須有事實根據。事後他們就在禪房外面不遠處，找到一些鴿籠，裏面還遺下了飼料。

鴿子亦屬家禽之一，若非三俠「大胆假設」，根本也沒有人會去理會那些鴿籠，即如在鄉間一些農舍裏，經常可以見到鴿籠一樣，又怎麼會惹人注目？

另一個旁證，就是那頂經呂林二人檢回的金冠——當時金冠已是空框框的，所有珠寶玉石等均已不見了。

爲甚麼空框框的金冠會扔在屋後？現在也總算有了答案。

答案就是：因爲皇冠根本就在寺院之內化整爲零。

×　×　×

三俠和查拉星等人，此時亦已接獲消息，知道大法師亦告遇害。

各人趕往現場，警方的偵探已先他們一步趕到該處。

根據初步估計，大法師也同樣是被槍殺的。

他的心臟部位中槍，那是致命傷。

阿生和一些有經驗的國際特警都不難看得出，又是死於滅聲手槍之下！

死狀與杜曼一樣，會不會是同一個兇手的所爲呢？值得研究。

於是二者之間體內的彈頭，便成了十分重要的綫索。它可以證明是否同一支手槍發射。

此外，在這個國度之內，汽車並不多見，屬於私人的，更加是罕有。因此，儎住死者的汽車，也是一條可貴的綫索。

但是，根據一名在場的警方人員說：這是一輛出租汽車。

首都只有二間出租汽車公司，租車的對象清一色是外國遊客。

認出那車子的，是一名負責警方交通事務的警官。

根據他說：這是屬於「紅藍汽車公司」的出租汽車。他認得那個紅藍相間的特殊標誌。

大法師死於車中，未必就表示這是他租用的汽車。有可能是別人租來，將他儎走的。

但是，無論如何，這是一條十分珍貴的綫索。

只要查出租車人是誰，相信兇手也逃不了多遠。

因此，阿生十分急於要知道租車的人是誰，要求那名警官以第一時間帶他去追查。

在查拉星的示意下，那位警官不敢怠慢，帶了阿生返回市區去！

×　×　×

另一方面，大法師遇害的消息，迅速傳遍了整個首都。

大法師是個受敎徒們敬重的人，他的死，足以引致衆多敎徒的注意。

他的死，亦足以令到擧國爲之震驚。

國王在宮廷之內也知道了此事，他難過得差些兒哭了起來。

不久之前，他的加冕禮典，還是由大法師主持的，想不到他竟死了。

誰殺死他？

一定是外國人，因爲本國人都信奉同一種宗教，只要信奉該種宗教的人，也會同意大法師的地位極之崇高，又怎麼會殺他？

國王把這件事轉告皇后。

皇后彷彿麻木了，她只是怔了一怔，幾乎沒有任何表示。

這些日子以來，皇后每每如此。

高興的時候，也僅止於苦笑一下，受驚的時候，也只是輕輕一怔。

國王明白到她原本不是這樣的人，她認識國王的時候，還是個純眞的少女。

、那是若干年以前，國王被先王送到A國接受西方教育。

A國是個先進國家，皇后施莉亞不知怎的，竟然愛上了這異國青年費倫德，直至到發覺對方是東方一個小國的儲君時，雙方已深墮愛河。

施莉亞是A國人，但在這民主國家中，並無階級之分，因此，她的一切行動，絕未受到干擾。

等到他們學成了，大使館也只是按照一般習慣，爲他們辦妥了出入境手續，讓他們一同返回小王國去，以至成婚爲止。

先王死後，這個小王國逐漸被隣國統治，國王的地位，幾乎變了象徵式的。

施莉亞皇后儘管不開心，但却盡了妻子的義務，不時替國王開解，讓他知道自己畢竟還是個一國之君，甚至有時還鼓勵他到國外旅遊。

國王也明白目前的處境，所以經常怔怔地獨自沉思。有時他甚至對他妻子的話，也聽不到。

皇后越來越麻木，對一切喜怒，反應越來也越冷淡了。

她心裏想些什麼？國王也不清楚。

就像現在一樣，大法師之死足以令到擧國震驚，但她却如此冷淡。

國王與皇后是由戀愛開始的，他們並不因爲彼此的國籍不同，地位階級不同而有所改變；至今他們仍然相愛。

然而現實的環境，却令他們這份多姿多采的愛情，冲得淡淡的。

國王看見皇后反應如此麻木，也忍不住輕輕地在嘆氣。

「我知道難爲了你！」國王抱歉地說，「我時常在想，究竟我是否適宜做一個國王？也許我太儒弱，事實我是不適宜。假如我有個兄弟的話，我會讓他登上這個位置。但是，我父王只有一個兒子，那就是我！」

「算了，何必再提？」皇后說，「我從不後悔我會愛上你。」

「但是，施莉亞，我看得出，你並不開心！」

「我不否認，因爲這個世界已經不屬於我和你。親愛的，我們走吧！」

「走？走去那裏？」

「放棄這個國家，反正我們已無法控制它，它遲早是摩囉人的世界，又何必留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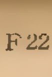
「你要我遺棄我的子民？」

「別唱高調了，他們也像我一樣，根本生活得並不快樂。」

「正因爲這樣，所以我才要跟他們在一起，接受現實。」

「但是，這日子如此挨下去？說句開





罪的話，你並不像國王。」

「我也知道，但只要留下去，我們才有機會，假如走了，就等於承認失敗！」

「我寧願承認失敗，也不想再這樣子下去！」

「我不會怪你的，因爲，你不是本國人。」

「那又有什麼分別？」

「假如你是本國人，你就不會這樣說了，正因爲這個不是你的國家，所以你才會這樣說！」

「你完全誤解了我的意思，我叫你走，完全爲了你，因爲我是你妻子，我的義務就是要讓你快快樂樂。」

「是的，假如我跟你一齊走，我你二人都會很快樂。但是，他們呢？他們是我的子民，我豈可爲了個人的快樂而離開他們？」

「嗯——」皇后無法再說下去，只能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她知道宮中也有摩囉國特務收買的奸細。假如一不小心，可能被人出賣。

她不會就此罷休，遲早她也得想辦法說服國王，因爲她過不慣這種生活。

當初她爲了愛情，後來知道費倫德是個儲君之後，又開始充滿了夢想。

但是，皇后的生活並非如她夢想中那般快樂。最少眼前已經不是那麼一回事。

他們不能像一般平民百姓一樣到宮外隨便走；他們必須依照「皇宮規矩」。

但是現在還須要多一重顧慮，就是特務們的横加干預。

車廂之內，赫然發現了大法師的屍體。

到底他們算是什麼？

有時連他們自己也難以解答。

總之在皇后這方面的感覺就是：既不似皇后，更不似享有特權的皇室人員。

他們夫婦間的愛情生活彷彿褪了色，更談不上什麼羅曼蒂克了。

皇后曾提及加冕與皇冠的事，特務的權力竟然可以阻止國王去試戴皇冠，這是令人十分難堪，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

現在連皇冠亦告失去了。

國王等待着降臨的時刻終於降臨了——那就是戴上皇冠的時刻。可惜只是十分短暫的。任何人對此情形也會感到啼笑皆非。

不祥的日子，不祥的選擇，所以才會發生一連串不祥的事情——這也是小王國每一個國民私心底下的想法。

每一個人都認爲一切歸咎於「擇吉」的錯誤。

換句話說：假如大法師不是擇錯了「艮辰吉日」，這些事情根本就不會發生。

自然沒有人知道這件事的幕後情形，選擇這「不祥」的日子，根本不是大法師的主意；他只是在「被迫」情況下，作出此項選擇的。

因此，開始有人責怪大法師，也有人認爲「此乃技術上的錯誤」。

一個不愼的選擇，竟然會引致如此嚴重的後果：死了兩個人，以及國王被刦！還有，以後還將會有一些什麼不幸的事情發生？

看趨勢是肯定會有的。

於是，已經够迷信的人，至此更加迷信。

他們都開始相信這是小王國「不幸的開始」。

甚至國王本人亦有此感受。

究竟以後還會發生一些什麼事？

每個人都感到忐忑不安。

偏偏又沒有人知道如何去防範。

小王國之內，人心惶惶，頓然之間，充滿了一片愁雲。

大法師和助手死得不明不白，國王在加冕中被刦，皇冠被破壞……

以後還會有些什麼可怕的事發生？即使沒有，單單是上面這些就够了——够令每一個小王國國民都爲之心寒。

國王下令全國哀悼，警方宣佈全力緝兇，這些都只不過是儀式上的做法。

小王國的人都希望早日找到兇手，找回他們的「國寶」——皇冠。

其實希望找到兇手，尋回皇冠的，又何止他們？

還有國際特警隊人員以及東方三俠他們。甚至他們比起小王國的人更加焦急。

例如阿生，他就作了種種假設。

他私底下曾對呂偉艮表示：奪寶者，可能是查拉星。

雖然說，查拉星是摩囉國派駐小王國的特務頭子，他要得到皇冠，乃易如反掌的事，因爲他可以自由出入藏寶庫——百寶宮。

但是阿生強調一個事實，就是：查拉星是爲了個人的利益去奪寶。

假如那皇冠一直保存在百寶宮中，它遲早也是摩囉國的囊中之物。因爲這個「

大國」實際上已控制了小王國。

又假如皇冠萬一由百寶宮失去，後果又將會如何？

毫無疑問，責任盡歸查拉星，因爲只有他才有權進入百寶宮。

因此，如果查拉星是要得到皇冠，而又想推卸責任的話，他決不會悄悄地將皇冠由百寶宮偷去。那監守自盜的所爲，很易被人知道。

但是現在，情形就不同了。

在衆目睽睽之下，皇冠被刦！這證明「完全與查拉星無關」。

要怪嗎？只可以怪大法師「揀錯了日子」，要怪嗎？只可以怪御林軍「保護不周」。

所以也難怪阿生「以小人之心」去忖測。

阿生又對呂林二人說：「假如是查拉星做的，他表現出犯罪的天才，最少他已完成了兩個重要的步驟。」

「什麼步驟？」林愛莉問。

阿生分析着說：「第一，殺人滅口。第二，推卸應負的責任！」

「是的。」呂偉艮也說：「這件事肯定有人被收買，警方已找到僞造的證件。但是結果：持有僞證件的大法師和他助手杜曼，都無法逃離這小國。」

「僞證件可能只屬緩兵之計。」阿生說，「有人爲了收買大法師，要令他和他助手上當，只有要出這一招。」

林愛莉問：「那麼，大法師何故會就範？他應該預測得到此事的後果。」

阿生道：「權力與金錢的壓力，都足以令他們就範。大法師一定也知道查拉星有這種生殺大權，對方要他們做什麼，他們豈敢違抗？」

「但是，你也查過了，租車的人並非大法師或者杜曼。」林愛莉說，「而是一個外國遊客。」

是的，阿生已和一名警官到「紅藍汽車公司」查過了。

根據出租汽車公司的紀錄，那車子是三日前，租給一個名叫「梵廸」的歐洲遊客。

但是，翌日梵廸即報失。

根據梵廸說：「車子是停在一處路邊，相信被人偷走了。」

照規矩，梵廸的保證金被充公。

但租車公司說：那五百元美金的保證金，不足以抵償車價。雖然那車子稍後可能會被尋回。但那是後事了。

目前梵廸已離開了首都。

照計既然他已「報失」，責任亦完，因爲他只是一名遊客。

租車業務在發展旅遊事業的大城市，十分之發達。

尤其是美國，他們的租車業務，可以說發展到了巔峯。幾乎每一個大小城市，均可以租到你心愛的汽車。

當你再不須要汽車的時候，又可以在任何一處地方放棄它；而不必一定回到原來租車的市鎭交車。租車公司自會派人取回來。

但這是一個相當落後的國家。假如這不是首都，假如這不是遊客必經之路，可能連汽車也租不到一輛。

遊客交五百元美元的按金，似乎太多。其實這只是準備汽車被毀時的必要賠償費而已。最大的賠償應該來自保險公司。

阿生當時陪同一名警官到「紅藍公司」查問過租車的事。

現在只待那位警官通知有關方面，去追查梵廸的下落。看看梵廸下一站將到何處旅遊。

但阿生却被林愛莉剛才那一句話提醒了。

他不禁喃喃地問：「如果我是遊客，我甘心白白損失五百元美金麼？」

「不甘心又如何？」林愛莉說，「車子畢竟已被偷！」

「等一等！」阿生做了一個「停止」的手勢，制止林愛莉說下去。

阿生彷彿又想起了什麼似的，他顯然要全力去回憶。因此他才會制止林愛莉說話。

有些人尋思須要一個寧靜的環境，尤其是須要全力回憶之際。

阿生終於又怔怔地說：「這可能就是金蟬脫殼之計。他肯放棄五百元保證金，又匆匆離去……對了，爲什麼我老早想不到這點？」

呂偉艮一直也在想。

他一直默不作聲，現在終於也忍不住了。

「梵廸確是一個可疑的人物。」呂偉艮說，「他可能先行佈局，僞裝汽車報失，目的是推卸責任。但亦可能是眞的，總之那汽車已被人利用。」

阿生道：「我現在再去找那位警官談談。」

於是三個人又匆匆離開了那間酒店。

× × ×

警官將一份報告放在枱面之上，對阿生說：「梵廸是法國人，他是二月十五日晨早離開首都的，也就是皇冠被刦的第二天。」

「目的地呢？」阿生問。

他看不懂那報告書上的文字，所以只有直接去問警官。

「哈里市。」

「乘飛機麼？」

「是的，根據出境紀錄，梵廸是乘飛機飛往哈里。」

「有同行者麼？」

「有個叫賀洛的美國人。」

「同件？」

「相信是同件。」

「相信？」阿生怔了一怔：「這話怎麼說？警官先生，我不明白。」

「是這樣的：他們住在同一間酒店，入住與離去的時間一樣。根據出境旅客紀錄，他們也是同一班機離去。」

「賀洛是什麼人？」

「登記是：旅遊，觀光。」

「一個美國人，一個法國人，看來是互不關連。但許多國際性犯罪集團之內，高手林立，他們也可能是同夥。」

「這份是——」警官又翻出了另一份「口供紀錄」。

根據警官說：這是二月十四日——也就是加冕當晚，警方追查各外國旅客時，在酒店記下來的口供紙。



但阿生同樣看不懂。

阿生只有問：「他們怎麼說？」

「這份是梵廸的。」警官道，「當時他說，加冕事件發生時，他在外賓觀禮台上，但下雨之後，他匆匆避返酒店。」

「有人見過他麼？」

「酒店的侍者無法肯定。」

「這是什麼意思？」

「當日大部份的人湧到寺院廣場去觀看加冕儀式，酒店裏只有少數侍者當值。侍者說，那段時間，他們正留意收聽電台的轉播。」

警官的口中所講的「電台」，是指廣播電台，並非電視台。

小王國的首都至今還沒有電視台的設立。

警官又說道：「轉播儀式的進行，令到當値的侍者分了心。因此，他們無法肯定，到底當時是否有人進出？他們不敢確實說。」

「另一個人的口供如何？」

「賀洛表示，他自始至終被本國的奇風異俗吸引住，所以，他在雨中也沒有逃避，直至發生了事，他仍雜在人羣中。」

「你們以爲如何？」

「口供下面，是我們的意見。負責問口供的人說：賀洛態度誠懇，並無可疑之處。」

「所謂誠懇，大概是：他太沉迷那次的儀式，是個忠實的觀衆。」阿生說，「但我以爲此人最可疑。」

「何以見得？」

「他可能一直在現場指揮。」

警官一怔：「你說，他是罪案的主謀人？」

「越聰明的人，越表現得冷靜，絕難露出馬脚，這才是首領人才。」阿生又說：「雖然至今仍無進一步證據，但是，假如是我，我也會說一直留在人羣中。」

警官想了想，也同意阿生的說法：「對了，留在人羣中，的確是最佳藉口。至少在混亂中，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阿生點點頭。

呂偉艮一直讓阿生作主，他在旁不作聲。現在他終於忍不住了。

呂偉艮插咀問：「還有其他人的口供紀錄麼？」

「有。」警官道，「最少有百多份。當晚，每個外國旅客均要錄下口供。」

「其他的有可疑麼？」

「沒有。事實上，我們找不到一個是可疑的。」警官道，「這個只是因租車才受調查。但他已經離去了。」

阿生沒有再說什麼，只取去了那二份口供的副本。

他要去找麥法蘭隊長。

× × ×

麥法蘭忙了一天，正在一間酒店的酒吧與副手海克廉喝酒。

阿生在他身邊坐下來，道：「今天的調查，有什麼結果？」

「我忽然想不理了。」麥法蘭道。

「你不是開玩笑吧？」阿生怔了一怔，回頭望實他。

「不！眞的。」他——麥法蘭一派正經地，呷了一口酒。

「爲什麼？」

「這件事十分棘手，這兒一切太過落後。」麥法蘭說。

「我們正在開始，你不該打退堂鼓。」阿生接着又問：「是否總部的命令？」

「不！總部沒有叫我們不理，也沒有叫我們去理。」

「那麼，你似乎太快認輸了。」

「我並非認輸。」

「你不是認輸，應該堅持下去。」

「但是，朋友，你可知道這落後的地區，警方竟然連查指紋的設備也沒有？」麥法蘭苦笑一下，「如果你到過機場，你更加不想查下去。」

「爲什麼？」

「一切太簡陋。要不要我帶你到機場去看看。」

「你說好了，不必看。」

「那兒沒有磁性測驗器，對一切來往旅客，十分寬容。假如有人帶槍在身，我敢保證他們也查不出。」

「這是個落後國家，你也說過了。一切都十分簡陋，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但我們特警隊的立場，絕不能不理！」

「要理你自己去理吧！」麥法蘭呷了最後一口酒，「我決定要走。」

「總部知道麼？」

「別用總部來嚇我！」麥法蘭忽然變得不高興。

「你是總部派來的——」

「但我也說過了，總部未叫我插手去理這件事。」

「好吧！你不要發怒，你要走就走。」阿生又問海克廉：「你呢？」

海克廉苦笑聳肩：「如果隊長一定要走，我也沒有辦法。」

「如果我求你留下呢？」阿生說。

海克廉難爲地望望麥法蘭：「但是，我們是一道兒來的。」

「假如總部有命令叫你留下助我一臂之力，你願意麼？」阿生又問。

「嗯？」海克廉沉思着。

他左右爲難地看看阿生，又看看他的上司——麥法蘭。

阿生沒有等他回答，就說：「只要你不反對，我立刻就與總部連絡。」

海克廉還是不作一聲。

麥法蘭有些生氣地，離開了酒吧，獨自登樓去了。

海克廉也想走，但被阿生一把抓住：「請你留步！」

海克廉幾乎不敢直視阿生。

阿生又說：「朋友，你加入特警隊服務了多少時間？」

「快五年了。」海克廉毫不考慮地回答。

「有宣誓過嗎？」

「當然有。」

「那麼，你一定知道我們的宗旨是什麼，請告訴我？」

「反罪惡，反暴力，維護正義與和平。」海克廉道。

「好極了，感謝你還記得我們的宗旨。」阿生又說：「眼前就有一件罪惡的事情已經發生，你爲什麼畏縮？」

「我並非畏縮，只是……」海克廉吶

吶地說：「只是我……我不想令我上司難堪？」

阿生開始有些生氣地說：「你上司？你上司對特警的眞正意義根本一無所知，老實告訴你，我並不怕他難堪，而且會令他難堪——就在我與巴黎方面通過了長途電話，相反他就開始感到慚愧與難堪！等着瞧吧？嘿！」

「你別生氣！」海克廉做好做歹地說：「也許他有他的苦衷？」

「他有什麼苦衷？假如一個人存心做一件事，一切藉口都可以不理。這兒落後，這兒設備差，根本也不是藉口，只要我們用心去做，什麼也管不了。」

「是的，也許你說得有理，算我服了你，我決定留下來了。」

「就算你自願留下來，我也要通知總部一聲！」阿生站立起來，走出了酒吧外面。

海克廉也跟了出去。

阿生又說：「我要到電報局去一次。你也去嗎？」

海克廉道：「好吧，我就陪你去一次。」

這是一個相當落後的國家，假如這是先進國家，長途電話可以在各大酒店或住宅，直接撥過去，但是這兒就要到電報局去？

這裏要打長途電話固然痲煩，就是私人電話也少得可憐。

私人電話幾乎只有酒店才可以找到，至於路邊電話亭，根本就沒有。

一個國家是否發達，的確須要具備多方面的條件，電訊便是其中之一。

美國交通發達人盡皆知，至於電訊設備更加是首屈一指！

打開地圖看看，就不難發覺美國的版圖眞不少，然而他們的電話不但四通八達，更加可以稱得上方便無比。

以前彷彿也在其他的鐵枴俠盜故事裏介紹過了，在美國打電話，城市與城市之間，固然方便，就是州與州之間，亦無困難，而且完全不必勞動接綫生，甚至打到外國去的「越洋電話」，也可以安坐家中撥出。他日賬單寄來之後，自然會有人跟你計數。

此外美國國內的無綫電話設備，更加先進得很，在汽車裏使用無綫電話已覺得先進，他們甚至可以在飛機，遊艇上，供應兩個人以上的電話服務。

什麼是「兩個人以上的電話服務」？

原來美國一些「董事級」的商業大亨，他們的飛機，遊艇之上，都有無綫電話設備。

他們假如須要開會，只須通知一聲電話公司？不管各大董事當時在什麼地方，電話公司都可以在最短促的時間之內，利用最優良的電話設備，通知齊各董事，來一次「空中會議」。

此等「空中會議」，主要就是透過了無綫電話的擴音系統，讓各大董事們，互相交談，經常兩者之間相距在一千幾百里以外。

當然，美國是個資本主義世界，一切服務都是講錢的。然而這一類「神話式」的服務，也實在方便得難以形容。

雖然化費一些錢，但這類服務又豈是金錢可以衡量的！

試想：假如某大公司有四大董事，他們各散東西，但爲了開一次會，而又沒有上述這種「電話服務」的話，所浪費的金錢和時間，又如何計算？

因此，儘管這世界上仍有不少人詛咒着資本主義，但是，假如冷靜地把他的優點與這落後地區比較一下，自然會感慨良多？

回頭再說阿生走進電報局，搭通了一個長途電話到巴黎去？

電話接到總部後，找到了范梅力副總監。

電話未接通之前，阿生本來打算向范梅力投訴一番。

但是，阿生可能受到他師父呂偉良的影响，加上這些日子以來，人也長得成熟了，「得饒人處且饒人」，他最後也只要求借人——從麥法蘭名下借來海克廉和他的二名助手，至於麥法蘭的事，他一概不提。

國際特警組織的總部之內，事務繁多，范梅力只知道麥法蘭帶領一隊海外派遣隊到該偏僻地區保護各國觀禮的元首。

現在各個元首既已先後散去，情理上麥法蘭當然可以走了。

如今阿生說要借人，范梅力自然亦批准。

范梅力是統管國際特警組織所有海外事務的。不久之後，他的秘書便搭了長途電話到麥法蘭居住的酒店去、將借人的通知，轉達麥法蘭。

麥法蘭接獲范梅力的長途電話，對方既是上司，這就是命令，他還有什麼話可說？

於是，他只好讓海克廉與其他二名特警人員留下。至於他和其他特警隊隊員，則準備明日先飛哈里市，再轉機飛返巴黎總部報到。

不知怎的，麥法蘭接過了范梅力的長途電話之後，心裏有些慚愧。

他畢竟是個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隊較高級的人員，他了解特警隊的任務是什麼，但他說過的話卻無法收回。

海克廉和二名特警隊員，自從正式「借給」阿生之後，就一直出去了。

麥法蘭越想越不是味道，也越想越覺得慚愧。

最後，他也帶了一名助手，匆匆離開酒店。

他去找好一些人，包括當地的警官。還有就是查拉星。

沒有人知道他想怎樣，只知道他問了很多。

× × ×

查拉星對一連串的偵查行動表現得非常之熱心，令阿生的信心爲之動搖起來。

阿生本來覺得此人最可疑，假如他與一些外國人密謀奪取了皇冠上的珠寶。

但是，查拉星現在對這件事顯得萬二分的焦急。比起阿生還更焦急。

阿生正想去找查拉星，想不到對方反而先帶人到酒店來找阿生。

他交給阿生一份名單的副本。

那是一份養鴿人家的名單，由首都的



警方和查拉星的手下搜集得來。

查拉星很坦白地對阿生說：「我很懷疑你的忖測，也就是說，我不大相信有人利用白鴿進行是次的行動。但是，我萬二分希望你協助找出匪帮，尋回皇冠。」

阿生接過了名單，上面竟寫得密密痲痲的，果然首都裏有不少養鴿子的人。

阿生向查拉星：「那一家養有信鴿的，有沒有列明？」

「沒有。」查拉星道：「連養鴿人他們自己也分不出那一種是信鴿。」

「好吧！」阿生把名單收下，又說：「如果我必要時，須要一些人帮手，可以借一些人給我調動麼？」

「當然可以。」查拉星道：「因爲你是帮我忙的，有什麼要求，你可以盡量提出來，我會盡可能滿足你。」

阿生看不出他有半點虛僞。

於是阿生說：「我現在就須要你的帮忙，先將這份名單分區。」

阿生要查拉星協助，將手上的名單，分出區份來，然後派一些人手協助他，分頭訪問名單上的養鴿人家。

阿生相信他自己的判斷，最初所持的道理只是現場上留下的一些可疑綫索，後來當三俠再訪問皇家寺院時，那些鴿籠還是空的。阿生的信心也就更加堅强起來。

一班僧侶曾遭查拉星手下的特警查問，但問不出結果。

後來阿生問他們關於那些鴿籠，他們直言寺內向來不養鴿。

至此，阿生幾乎已絕對肯定下來，匪帮一定是利用了信鴿作爲奪寶計劃的運輸工具。

阿生覺得這是一條不可錯過的綫索，因此他立即開始設計訪問的步驟。

他知道自己人手不足，連同三俠在內，他們也只六個「自己人」。

除了三俠他們之外，就是海克廉與二名特警。

查拉星雖然答允借人，但阿生却又不敢過份信賴他們。

因此，在查拉星的協助下，阿生將那份名單分爲「六個區份」。

每一個區份，由他們六個人之中，其中一個負責率領。

如此一來，每一個小組，都有一個「自己人」直接負責，那樣就算查拉星的人不可靠，也不要緊了。

一切決定下來之後，阿生便跟查拉星約好，然後他才到隣房去找呂林二人。

呂偉良不反對阿生的做法，但他提醒阿生，那些鑽石珠寶，一定早已收藏起來了。

「如果是你，你也會這樣做。」呂偉良說：「鴿子不會說話，找不到贓物，只怕一切努力都會白費。」

「然則，你有什麼更好的辦法？」阿生有些洩氣！

但另一方面，他又表現出他的決心，他說：「師父，老實說，這件事如果沒有結果，我不會離開這國家。」

「我明白，」呂偉良說：「每做一件事必須有決心，你不走，我們也會留下來陪你。但這兒一切設備實在太落後。」

「是的，麥法蘭也這樣埋怨過。」

「是的，他剛來過。」

「他來過。」

「他來辭行。」

「他幾時走？」

「明天。」呂偉良又說：「他向你道歉，因他不能留下來帮你。」

「算了吧？」

「但是很奇怪。」

「有什麼奇怪？」

「他對鴿子的常識，很有興趣。」呂偉良道，「他問了很多，我盡我所知，答了他。」

阿生道：「可能只是基於好奇，他這種人根本不該做特警。」

「算了，別再理會他，反正人家已經道了歉。」呂偉良又說：「我有個新的想法。」

「是關於那方面的？」

「外國人的！」

「賀洛和梵廸他們？」

「是的！」

「假如他們有嫌疑，我們可能變成了失敗者。」

「爲什麼？難道你不懷疑他們？」

「目前我只假設刧匪和贓物仍在這個國家的領土之內，萬一他們才是眞正的刧匪，我們可能要追到外國去，而且，失敗的成份甚大。」

呂偉良道：「問題只在乎：合理與否？有沒有這可能？萬一他們眞的是刧匪，我們仍可以追踪到外國去！」

說話的一直只是師徒二人。

至於林愛莉，她正在那邊面對住一疊照片——警方在案發現場拍下來備案的照片副本。

其中有些是那批科學儀器的。阿生曾認定那是足以導電的系統，有人利用它製造「人造的雷電」。

那批照片是他們從警方那兒討來的，阿生都看過了。

現在林愛莉似乎很專心研究照片上的一些事物。

她對師徒二人的談話內容，彷彿全無反應。

直至到阿生走到她身邊，她仍然一無所覺地，俯視着那些照片。

阿生一邊與他師父交談，一邊也很留心那些擲在几子上的照片。

林愛莉忽然仰起頭來，瞪住師徒二人：「爲什麼這一次，我們會如此大意？」

此語一出，登時把師徒二人嚇呆了。

林愛莉的意思，好像是：他們做錯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或者錯過了一次絕好的機會似的！

林愛莉抓起一些照片，道：「我以爲我們早就應該問：這些照片上的新式儀器，產自何國？如何入口？」

阿生也說：「是的，如果知道它的產地和物主，自然事半功倍。」

呂偉良却說：「這兒的海關很隨便，我担心他們不報關。」

「我以爲我們仍然不妨去查一查。」林愛莉又說，「這批東西的物主，未必敢賭運氣，也就是說，如果不報關，被查出可能會充公，萬一充公，他們的計劃不就完蛋了。」

「嗯——」呂偉艮想了想，也對阿生說：「這的確值得翻查一下。」

阿生道：「要去查海關的紀錄，相信又得驚動查拉星！」

林愛莉道：「是的，他是最具權勢的特務，找他吧？」

阿生道：「他剛由我房中走了，明天，我們約好見面。」

「我不想等到明天。」林愛莉又說：「我們可以自己進行麼？」

呂偉艮道：「不要魯莽，我不想節外生枝。還是依正式手續去找查拉星，這樣做對我們有好處。第一，試試他是否有誠意，第二，最少也可以知一些虛實。」

阿生道：「他似乎很樂意帮我！」

「你不是一度懷疑過查拉星麼？」呂偉艮說。

「是的，但他却依我吩咐，派人逐家逐戶去查誰人養鴿。」阿生說。

呂偉艮笑道：「假如你是他，而且又是主謀人的話，你也會耍耍花招。」

林愛莉也說：「是的，如果我是他，我一定設法造成你印象上的錯覺，令你浪費時間和精力去其他方面。」

「不錯啊！」呂偉艮說：「壓根兒那些贓物一定不會在那份名單之上，假如這是查拉星領導的人做的，他也不致會把藏贓的地點坦然地寫了上去？」

「是的！」阿生道：「但是，假如那不是他做的，這名單就有用了。」

「所以，你的計劃仍可進行。」呂偉艮又說：「反正他已答允借人給你。」

林愛莉道：「但明天，我贊成你進行我的計劃。」

「你有什麼計劃？」阿生問。

林愛莉道：「我們先分配海克廉等人會合查拉星的手下，分頭去訪問名單上的養鴿人家，但主要在觀察，最少我們的人注重觀察，讓查拉星的人去搜索。」

呂偉艮道：「但只分三組，分別由海克廉和他的二名助手率領，不是分六組。因爲我們明天要到海關去？」

林愛莉又說：「海克廉他們受過訓練，應該可以憑觀察，分出一些虛實。另一方面，我們要求查拉星帶我們到海關去，翻查一下入境紀錄。」

阿生不是個主觀過强的人，他知道呂林二人在經驗方面可能勝他一籌，所以，呂林二人的話，阿生一定聽從。

呂偉艮是阿生師父，阿生有今日，也全是他的功勞。

林愛莉過去一向活躍於江湖之上，自然也不會故意讓阿生失敗。

阿生一向信賴他們，所以這一次也不會例外。

但他們不會就此等到明天，他們先與警方連絡，目的是爲了討取那二名外國人的一些出入境日期的紀錄。以及當晚盤問和搜查的經過。

根據一位警官對阿生說：賀洛與梵廸二人不但同一日離開了首都，也在同一日由哈里市來到這裏。

搜查行李的紀錄，自然是沒有可疑之處。

至於證件方面，他們的護照分別由美、法、二國領事簽證入境。

總之，表面上根本就看不出有什麼可疑之處。

但是，阿生還是將那些紀錄的副本，帶返酒店去研究。

當然，那是經過英文翻譯的副本。

## 幕後主腦　若隱若現

在查拉星的引導下，他們三人終於進入了機場海關的辦事處。

三俠此行的目的，是爲了查明一些人入境紀錄，那是關乎賀洛和梵廸的！

任何機場，每天出入境的紀錄都會保存一個時期。這兒亦不會例外。

阿生他們已從警方的檔案中，知道了二人的入境日期。

那是二月三日。

也就是說：賀洛和梵廸他們，已來了首都十一二天。

爲了參觀這加冕儀式，在這落後的首都逗留這麼久？

三俠懷疑梵廸，最初只因爲他是租車的人，但一查之下，似乎越來越多疑點，所以呂林二人才主動要查下去？

海關的主管，對查拉星也十分敬重，所以有他在着，他們這班人十分合作。

翻出了二月三日的舊紀錄，三俠分別查閱梵廸和賀洛的行李報關紀錄。

梵廸的行李很少，似無可疑之處。

但賀洛的名下，竟有一大件報稱「攝影器材」的！

再看看二月十五日的「出境紀錄」，三俠立即恍然大悟！

在二月十五日的「出境紀錄」中，並沒有那一大件行李。

根據報關紙上登記，那件行李重達百多磅。

什麼「攝影儀器」這麼重？

爲什麼他們離去時，沒有將這批東西也一併帶走？

呂偉艮把他們的想法，轉知了查拉星。他們相信，在這個地方，只要有查拉星插手的事，才可以順利進行。

但是阿生就不以爲然，因爲他懷疑查拉星可能是幕後人，讓他知得太多，只怕他陽奉陰違，反爲不美。

不過呂偉艮也有呂偉艮的想法，他一方面要利用對方的權勢，另一方面也要靜心觀察，萬一查拉星的確存心破壞，那麼，正好說明了阿生的想法對了！

因此，呂偉艮並不担心這些。

呂偉艮對查拉星表示，他們急於要查幾件事：第一，市區是否有攝影器材的商店，第二，有沒有大的照相館？

對於上述二個問題，查拉星立即就可以回答。

他說：「冲晒店有幾間，大照相館根本就沒有。」

呂偉艮於是又提出了第三個問題：「有沒有人可能須要一批攝影器材，例如走私，或其他用途。」

「這兒何必走私？這裏的關稅很低。」查拉星道：「所有途經此地的探險隊伍，也是明來明往，沒有人要避忌什麼？」

呂偉艮想了想，說道：「那麼，我想你告訴我，你認識廸梵和賀洛這二個外國人麼？」



查拉星搖搖頭：「一點也不認識！」

「除了他們之外，其他外國人呢？」呂偉艮又問：「有跟他們打交道麼？」

「很少。」查拉星很認眞地回憶。「可以說：沒有！」

這時候，林愛莉和阿生亦已看過了其他一些紀錄。

他們分別輕輕向呂偉艮搖頭示意，表示並無新的發現。

呂偉艮心中有數，對查拉星表示，這兒的調查暫告完結。

不知怎的，查拉星忽然表示他有事？

這本來沒有什麼可疑之處，查拉星是不能親自送三俠回酒店。

但是，較早時爲什麼查拉星還未提過他有事？

三俠儘管感到可疑，然而並沒有表露出來？

因爲他們的身邊，也有着查拉星的心腹，從中監視着他們。

三俠若無其事地，讓查拉星的手下，開車送他們返回酒店去。

回到酒店之後，呂偉艮就說：「毫無疑問，賀洛是個問題人物，我想與美國大使連絡一下……咦！阿生呢？」

這時候呂林二人才發覺，阿生並未跟他們一齊入來。

林愛莉道：「也許他返回自己的房間去休息了。」

「但是，他明知我們還有事商量的。」呂偉艮這邊已取過了床頭几上的內綫電話聽筒。「接綫生麼，請接二〇七。」

二〇七號房，就在隔隣，阿生獨自住在那裏。

但是，電話沒有反應。

接綫生回答道：「對不起，二〇七的住客還未回來！」

電話掛斷了。

呂林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

他們的動作幾乎一致：雙雙撲到了窗前去，俯視街中。

原來他們的想法往往一致：阿生爲什麼不跟他們一起？

相信他一定又是有所行動。

剛才是查拉星一名手下開車送他們回來。

他們落車之後，呂林二人邊談邊登上了梯階，並未注意到阿生。

因爲他們以爲阿生一定會跟上來，所以始終未有回頭張望。

現在他們由窗口俯視街上，那輛車子也只是剛剛開走。

但是，呂林二人都見不到車中的人，所以無法知道阿生是否在內。

不過有一點令他們覺得奇怪的就是：他們已離開了車子好一會兒，爲什麼車子現在才開走？

三俠所以一直表現得有默契，是由於他們彼此互相了解。

呂林二人知道阿生的性格，照今天事情的發展，他可能又在施什麼詭計。

主要還是由於查拉星突然改變了主意，阿生覺得他可疑。

阿生如果要追查查拉星什麼，他必然會先行跟踪查拉星的助手。

因此，呂林二人相信阿生此時可能已在那剛剛開走的汽車中。

呂偉艮既然已來不及制止，只好做他自己的事了。

他叫接綫生把電話接到海克廉那方面去。

他在電話中告訴海克廉：「有辦法在美國大使方面查一個人麼？」

「誰？」海克廉問。

「美國人賀洛。」

「我明白了，你要查賀洛和廸梵二人的底子，是不？」

「正是。」呂偉艮道，「假如也能從法國大使館方面查到梵廸的話，那就更好了。」

「這件事交給我吧，我會盡快給你答覆。」海克廉道。

「謝謝你。」呂偉艮把電話掛斷了。

× × ×

阿生究竟去了那裏？

呂偉艮沒有猜錯，他果然就在那輛車子之內。但車中人却一無所知。

阿生是個鬼靈精。他一向古靈精怪——說得動聽點，應該是機智敏銳！而且，他很會利用機會——突如其來的機會。

就在車子停在酒店門前的時候，呂林二人和阿生對司機表示了謝意之後，先後落車。

那司機也是一名特務，他是查拉星的助手，叫里尼。

里尼正想開車，阿生忽然叫住他：「沒有事情辦吧？落車喝一杯如何？」

「不！」里尼很有禮貌地笑了笑，「謝謝你，我還要向查拉星先生報到呢！」

「你還要見上司？」

「是的。」

「那麼，我不阻你了。」

阿生本來想轉頭便召來街車，暗裏跟踪里尼。

阿生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看看查拉星爲什麼忽然離開他們？

在想像中，查拉星離開他們，必然有事。而且是突發的。

但是，阿生剛注意酒店門上玻璃的反映時，情況又有所改變。

阿生故意若無其事地步入酒店，但他很留意玻璃門上的反映。看看那車子是否已開走。然則，他立即就回到路邊，因爲那兒道旁剛好停了一輛街車。

但是，當他注意那車子時，車門忽然被人推開了。

里尼落車。

阿生本能地回過頭來。

里尼含笑走過來，對阿生表示他要借用酒店的洗手間——原來要小解。

阿生心裏大喜，但表面上却若無其事地，陪里尼入內。

阿生指示里尼由走廊過去，就可以見到洗手間了。

其實里尼早已知道。

阿生佯作登樓。

就當里尼轉進走廊時，阿生已迅速飛奔到門外去！

阿生佯作觀察汽車輪胎和行李箱，然後在沒人注意時，攢進了行李箱去，自己

反鎖在裏面。

不久，他感覺得到，有人將車子開走；那當然是里尼。

車子已相當陳舊，所以行李箱也銹蝕斑斑，破洞處處。這對阿生來說，是唯一的好處，最少不必令他在裏面窒息。

但是，由於車子太舊，走起路來，像跳舞一樣，把裏面的阿生，弄得渾身不舒服。

還好不久之後，車子終於又停下來。

阿生不敢出去。

他聽到一陣步聲，但是里尼似乎沒有落車去！反而有人走過來。

有人問：「他們呢？」

「巳返回酒店去了。」

後者是里尼的聲音，阿生自然認得。但問話的人是誰？

阿生似乎未聽過這聲音，也不敢探首出行李箱之外探望。

「查拉星呢？」

「他突然離去，似乎很重視那三個中國人發現的綫索。」

「他們發現了什麼？」

「他們肯定了賀洛和梵廸二人有問題。」里尼道。

「他們要怎樣？」

「我只知道，他們懷疑在海關登記爲攝影器材的行李的下落。」

「他們是否巳猜到了？」

「很難說，我看遲早也會查出。」

「查拉星是不是約了你？」

「是的，他要我送完三個中國人返酒店之後，向他報到。」

「你去吧！有消息隨時通知我。」

「我明白了。」這是里尼的聲音，「我不能留得太久，以免查拉星生疑。」

「好吧，你開車！」那人很輕鬆地，用手拍拍車頂。

車子又開走了。

阿生聽得清楚，但一點也見不到。

他不知道那人是誰。聽他的語氣，顯然收買了里尼。

然則，里尼表面是查拉星的助手，實際身份又是什麼？

阿生百思不得其解。

他一直不敢妄動。

直到車子再次停下來，里尼才離開了這車子。

阿生聽到四周靜寂無人，這才悄悄推開車箱的掩蓋。

外面是室內——似乎是車房，但四處可見雜物堆陳。

里尼不見了。

四周圍都沒有人。

阿生先找一堆雜物躲一陣，再悄悄竄向了走廊那邊。

走廊彎彎曲曲，阿生更要加倍小心，因爲隨時可能有人突如其來。

「……這就是了！」

「放在這裏吧！」

聲音由一間房內傳出。立即引起阿生的注意，他隨即躲向一角。

「果然有頭腦！」這是查拉星的聲音，「他們所懷疑的『攝影器材』，正是這些。里尼，你在路上，聽他們說過些什麼嗎？」

「沒有聽到什麼。」里尼道，「但那年青的邀我喝酒，我拒絕了。後來就開車回到這兒來。」

「好極，現在我們總算有了一點眉目。」查拉星又問一個人：「我要的人，召來了沒有？」

「召來了。」有人回答：「就在隣房，等你命令！」

阿生聽到了步聲。

他立即閃向隱蔽的一角。

但是，裏面的人並未走出來。

步聲反而移得更遠！可能「隣房」就在裏面，另外有門貫通，因此，查拉星根本不必出來。

阿生正待轉到另一扇房門外面竊聽，忽然又聽到裏面有人悄悄撥電話盤的攪動聲。

「快快通知主人。」這是里尼的聲音。聲音顯得低沉而又急促：「有可能出事了，查拉星可能派出殺手！」

阿生轉到了另一間房房門之前面，又聽到有人在裏面說：「……你明天就出發，那邊我們有人接應你！」

說話的，是查拉星。

阿生一直認得他的聲音，但另一個人是誰？阿生無法知道。

阿生顯然爲了偷聽里尼講電話，來遲了一步，所以聽不到到底查拉星派這個人去做一些什麼。

但在談話的語氣中，大概不會是本市，可能到外地去。

「還有什麼吩咐嗎？」

「沒有了，你的證件，我稍後叫人送過來，你先回去準備一下。記住，我們要找個生口，盡可能不要殺死他們。」

「我明白了。」

「你走吧！」

步聲在裏面移動！

阿生急忙退後，躲過一角。

門開了！

房內有人出來！

阿生悄悄偷眼望過去，是個摩囉人，身裁頗高大。

×　×　×

阿生回到酒店裏。

他將情形告訴了呂林二人。

呂偉良束眉道：「這件事究竟是怎麼攪的？」

林愛莉道：「表面看來複雜，其實，我以爲十分簡單。」

阿生不作聲，目的是先聽聽二人的意見。

林愛莉道：「這件事不難明白，但先要了解這小國的目前形勢。小王國有個國王，但早巳失勢，目前受制於摩囉國，該國派了一個查拉星在此，監視一切，當然，他有許多手下，都是特務，他們監視國王，以及一切保安機構，實則查拉星是個太上皇。」

「愛莉姐說對了，」阿生說：「但是，里尼爲什麼出賣查拉星？」

「里尼雖然也是摩囉國的人，同時也是查拉星的手下一名特務，但是人各有志，他也許不大同情他的上司。」林愛莉又說，「又或者，里尼爲了貪錢，以致被人收買。」



「你猜里尼被誰收買？」

「自然是反對查拉里的人，但未必是國王，可能是民間一個秘密組織，例如，有人看不慣自己的國家被人變相統治，密謀造反！里尼只是被收買的其中一人。」

「我同意你的分析。那麼，查拉星又派人往何處？」

「嗯——」

林愛莉正在沉思，呂偉良就說：「最大的可能是去哈里市。」

「找賀洛？」阿生嚇得一跳！

呂偉良道：「是的，可能查拉星也深信我們的判斷是正確的，所以，他們要先我們一步，把賀洛和梵廸他們找到。」

「那就糟了！」阿生急得直頓足，「我們豈不是大有『來遲一步』之嘆？」

這時候，電話响了起來。

呂偉良過去接聽，是海克廉的。

「我巳查過了，賀洛不是什麼好東西，」海克廉在電話中說，「美國大使館說，這傢伙在美國有過犯案紀錄。」

「梵廸呢？」

「他比較好些，最少法國人沒有說他什麼壞話。據說，他是遊客。」

「謝謝你。」

「還有什麼吩咐？」

「別客氣，豈敢吩咐？」呂偉良忽然又問：「你可知道，麥法蘭隊長等人，這時候大約到了何處？」

「應該到了哈里市。」

「有什麼辦法可以跟他連絡？」

「哈里市我們特警隊有個秘密辦事處，如果他們到該處報到，很易就可以找到他們。」

「那麼，你最好立刻過來一下。」

「什麼事？」

「我們必須立刻找到麥法蘭他們。」

「有事發生。」

「是的。」

「好吧！我現在就過來。」

電話掛斷了。

阿生自然聽得清楚。

他對呂偉良的反應如此敏捷，十分佩服。

是的，現在最好的辦法，並非立即趕往哈里市。因爲由這兒去哈里市，每天早上才有一班機飛出，那必須等到明天。

呂偉良想得好主意，他記起麥法蘭必經哈里市轉機。

海克廉來了。

呂偉良約略把目前的形勢分析一下：他們必須及時把那個可疑的美國人賀洛找到，因爲明天，查拉星可能也派人去！

呂偉良表示，爲了搶先查拉里一步，只有依靠正在哈里市等轉機的麥法蘭。

呂偉良也明白，未必說得服麥法蘭。

但是他也想過了，如果無法說得服麥法蘭，那只有求那邊的特警辦事處的人帮忙。

最後一着才是：驚動巴黎總部。

相信只要范梅力下達命令，沒有什麼事情辦不到的。

然而，呂偉良是個老江湖，他不會出到這「最後一着」！

他希望盡可能說服麥法蘭。

於是他們又要到電報局去，只有那兒才可以打長途電話到哈里市。

×　×　×

這是查拉星的一處秘密總部。

總部內有車房，也有許多房間，自然也有電話的設備。

就在其中一房間之內，有個人正在打電話。他，正是里尼。

里尼是查拉星一名主要助手，但阿生却在無意中發覺他被人出賣。

現在這裏面什麼人也沒有，只留下里尼，所以，他可以放心打電話了。

「克斯麼？」

「是的，怎麼了里尼。」

「查拉星派人到哈里市去。」

「什麼時候？」

「明天一早。」

「爲了那事？」

「是的，他相信中國人的忖測不會錯，他要及時找到賀洛。」

「好吧，讓我告訴主人。」

「我巳經查到了，他派去的人叫做卡沙。」

「卡沙？」

「是的，身裁頗高大。」里尼又說，「是摩囉人。」

「謝謝你，我明白了。」

電話掛斷了。

里尼正待轉身出房，登時却嚇得呆若木鷄！

也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後面有人站着，里尼一無所覺！

他不是別人，正是查拉星。

查拉星十分生氣地，瞪住他！

里尼明知無法倖免，立刻就想發難，但是，當他發覺查拉星手中的一支手槍時，他便再次木然不動！

「好傢伙！」查拉星冷冷地問：「他是誰，說吧！」

里尼吶吶地，說不下去！

「你不說，立刻會死，假如說得坦白呢，也許你還有個機會生存。」

「我不知道，只知他要消息。」

「什麼消息？」

「這裏的。」

「他收買你？」

「是的，我只爲了錢！」

「你告訴他一些什麼？」

「一些無關重要的。」

「胡說！」查拉星咆哮道，「還想騙我？我剛才巳聽得清楚。」

「嗯……」

「來人！」查拉星吆喝一聲，門後又閃出了二名大漢！

「紮起他！」查拉星命令着！

剎那間，里尼變成了階下囚。

他被人倒吊起來，頭着地，脚朝天。

查拉星拉了一把椅子過來，坐在他面前，慢慢地問：「你有大把時間，到底你說不說？」

里尼感到十分難受，他是查拉星的助手，自然明白他的爲人和手段。

里尼道：「把我放下吧，我會照實說的！」

「你先照實說了，我再放你，」查拉星又說，「你一定知道，我不喜歡討價還價的。」

「那人叫克斯。」

「誰的跑腿？」

「皇后的。」

「我沒有猜錯，」查拉星問：「他們到底要些什麼？」

「要知道我們怎麼樣處理失去皇冠的事。」里尼道。

「你怎麼向他們提供？」

「我只說，你派人到哈里市去！」

「你怎麼知道？」

「我今天無意中聽到的。」

「你都說了？」

「是的。」

「還說過一些什麼？」

「沒有了。」里尼道：「我以爲此事無關重要才告訴他！」

「好一個無關重要！嘿！」查拉星又說，「你當然知道如何可以找到克斯。」

「嗯——我只知他電話。」

「放下你，你立刻找他出來！」

「我……我不知道他肯不肯。」

「他不肯，你也完了！」

查拉星示意二名大漢，把繩子放下！里尼滿面通紅，那是血液倒流向頭部的緣故。

即使現在躺在地上，他仍有暈眩的感覺！

查拉星卻催促他站起來。一名大漢以手槍指住他，另一名，解開了他雙手的繩子。

「撥電話給克斯，說你有十分重要的情報。」查拉星把電話聽筒遞了過來。

「他未必相信。」里尼道。

「但是，你只要把戲演得好，包保他信你的話。」

「好吧！我試試。」

「別耍花樣！」查拉星做了一個手勢，「你除非不想生存下去！」

「如果我能騙到他出來……」

「我可以原諒你。」

「眞的？」

「眞的。」查拉星道：「約他到紅磚廣場來，就說你從我處找到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件，必須親手交給他。」

「好吧！」

里尼沒有選擇之餘地，只好撥了一個電話給克斯。

「克斯。」里尼說，「我找到了一些文件，我想你一定很有興趣。」

「什麼文件？」克斯在那邊問。

「我也看不清楚，但肯定十分重要。」里尼道，「我到紅磚廣場等你，你最好在十分鐘之內到那兒去吧！聽清楚了，我不能久候，否則可能引起他們的懷疑，明白嗎？」

電話掛斷了。

查拉星走過去拍拍他的肩膊：「你有種！」

里尼並不因此而感到受寵若驚。他既然是查拉星的助手，自然明白這特務頭子的性格，更知道他對付叛徒的一貫手段。

里尼强作冷靜地說：「電話已經打通了，現在可以放了我吧？」

「放了你？」查拉星冷然一笑，「我怎麼知道克斯會不會來？」

「你剛才不是聽我說過了嗎？那個電話一定能令他出來。」里尼又說，「你們只要到紅磚廣場去，就可以找到他。」

「我要你一齊去！」查拉星道，「對於這種事情，相信你心裏一定明白，我比你要有經驗，對了吧？」

「是的。」里尼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既然你仍然懷疑我，我們就一道兒去吧！」

事實上，里尼並無選擇的權利，一切惟有讓查拉星作主。

查拉星早已示意助手去佈置，然後親自押住里尼到外面去，登上一輛汽車。

查拉星要里尼坐在司機位之上，一名槍手坐在他身旁，伏下來，以手槍抵住里尼的腰部。

至於查拉星本人，則坐在後排座位之上，帶了一支手提機槍。

另外一輛汽車則儎住一批全副武裝的特務，開往紅磚廣場附近佈防。

時間是晚上。

紅磚廣場四周，一片昏暗，只有天邊一些星星之光，顯得冷落異常。

里尼開車到廣場來，將車頭燈熄了。

不久，有個人影出現，慢慢地步向廣場，接近里尼的車子。

那人態度猶疑，左張右望，終於走到了車旁來了。

「文件呢？」那人彎腰望向車窗之內，里尼果然坐在裏面。

車裏很黑，但那人仍然可以發覺，那旁邊還有着另外一個人。

他立即戒備！

可惜太遲了。與此同時，他的胸前被一支槍管抵住，那是一支手提機槍的槍管，他甚至看不清楚這支手提機槍在誰的手中。

他只隱約見到後座有個人，那人正在狠狠地警告他：「別亂動，否則你的胸膛會變蜂巢！」

他不敢動，因爲他隨時會死於亂槍之下。

車門打開，更多的人，更多的槍，前前後後的將他包圍住。

「你就叫克斯？」說話的人正是查拉星，「你的同黨呢？」

「我沒有同黨。」孤掌難明的人說。

「我還以爲你有三頭六臂，早知你只得一個人，我就不會浪費這麼多的人力。」查拉星把手提機槍交給身旁一名助手。然後又從他的手中取過了一支電筒，照射住眼前的人。「你很面善，我在什麼地方見過你？」

克斯不作聲，里尼也不作聲。他們都是被俘擄的人，那表情有如鬥敗的公鷄。

克斯含怒地瞪住里尼：「你不該出賣我！」

里尼喊冤地說：「是我一時不小心，被他們發覺了。我是被迫的。」

查拉星示意手下將二人分開，推上不同的二輛車子帶走。

沿途上，克斯一直被查拉星苦苦迫問：他的主人到底是誰？

克斯默然無語。

查拉星也沒有再問。他拚命地回憶，希望能想起在何處見過此人。

假如能想起他的來龍去脈，最少也省



點功夫。

× × ×

三俠在海克廉的協助下，終於與麥法蘭聯絡上了。

麥法蘭到達哈里市之後，果然向當地的國際特警辦事處報到。

令阿生頗感意外的就是：麥法蘭在長途電話中向他道歉。

阿生說：過去的事不要提了，反正「錯有錯着」，他正急於要個靠得住的人，能及時在哈里市採取行動。否則別人就會棋先一着。

阿生告訴麥法蘭：他必須及時在哈里市找到一個美國人賀洛，以及一個法國人梵迪。因爲他們可能與盜寶案有關。

麥法蘭樂意接受是項任務，因爲他覺得這是「份內的事」。

時間只是午夜。

查拉星派去的人要天亮之後才可以起程，照時間計算，他們一定可以搶先一步；問題只是不知道賀洛等人會不會已離開哈里市而已。

阿生最後只在電話中對麥法蘭說：「萬一賀洛等人已離開了哈里市，我們仍然不能放過他。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麥法蘭在電話中說：「我已經非常明白了。其實在前來哈里市途中，我已一直想着賀洛他們。坦白說，我對這件事還是非常關心的，但我對他們的偵探設備如此落後，感到生氣。」

「算了，過去的事別再提了。」阿生說，「由現在開始，我們要把握勝利的時機。」

這兩名不同國籍的特警人員，在長途電話中說了一句「再見」之後，便將電話掛斷，各人於是乘車離開電報局。

海克廉曾帶人去訪問過一些養鴿人家，這是出自阿生的主意。阿生肯定這件案與一隊信鴿有關。但是，海克廉的調查，幾乎全無所獲，因此，海克廉也認爲這一次的行動，未免浪費時間。

阿生因爲一方面急於要跟哈里市方面連絡，另一方面又跟踪查拉星的助手里尼，所以一直未有機會詳細問及海克廉這項調查的詳情。

現在阿生知道麥法蘭答允在哈里市方面追查賀洛等人，心裏大石放下了，這才記起他交給海克廉的任務。

海克廉把當日執行任務的經過，說了一次，最後又補充道：「我覺得調查過的養鴿人家，並無可疑之處，而且我發覺大部份是飼養供肉食用的，養信鴿的人根本沒有。」

阿生也聽得出，海克廉語調之中帶有埋怨的成份；他正要解釋這次行動的意義時，有人打歪插嘴道：「請等一等，我想起了一件事，可不知道有沒有用！」

說話的人是另一名特警隊隊員，他是海克廉的助手肯尼。

肯尼回憶着說：「今天我負責帶領的一組調查人員，是到郊區一帶農莊去的，那兒有許多農戶養鴿子，但正如海克廉副隊長說，都是養食用的肉鴿，只有一家例外。」

他的說話立即引起阿生的注意，問道：「你的意思是：他們養信鴿？」

「不，這一戶農家，養的也是肉鴿，但是，我在檢查一列鴿籠時，却有一隻信鴿——僅得一隻，而且受了傷。」

「受了傷？」

「是的，正因爲牠受了傷，當時我並不太注意牠。但憑我所知，牠確是一隻信鴿，這點可不知道對我們有沒有用呢？」

阿生問：「你當時有沒有查問那隻鴿子爲什麼受傷？」

「有。而且我還問他們，爲什麼這隻鴿子與別不同？他們說，信鴿對他們沒有什麼用處，只是孩子養來玩的，最近受了傷是由於孩子讓牠的脚綁了太重的物件，以至摔傷了。」

「嗯，那農戶在何處？」

「北面市郊。」

「你還認得如何去麼？」

「認得。」

「那麼，明天一早帶我去一次吧。」

「好的。」開車的是肯尼，因此他問阿生：「我們現在要到何處去？」

較早時，阿生已告訴了呂林二人，他去電報局打過了長途電話之後，將會到一個地方去；那是他偷偷去過的地方。

阿生曾躲在里尼的汽車後面行李箱中，去過查拉星的秘密特務機關，現在阿生就是要再到那兒去。

他們當晚總共租來了二輛汽車，一輛由海克廉的另一名助手駕駛，已儎住呂林二人返回酒店休息去了；這一輛也儎了三個人，就是阿生，海克廉和他的助手肯尼他們。

關於查拉星是要派人到哈里市去的消息，也是阿生在那處秘密特務機關偷聽到的，現在他帶同海克廉等人前去，目的是爲了要從那特務機關中窺探得更多秘密。

阿生是個極富正義感的人，他一方面不值查拉星一個「外國特務頭子」的身份，在這小國之內橫行霸道，甚至連國王與皇后也不放在眼內。

另一方面，阿生實在也很懷疑查拉星這個傢伙。

他估計這是午夜時份，照計那特務機關之內，可能沒有人辦公，即使有人駐守，相信也睡去了多時。因此，他希望偷入去搜索一下，假如從那兒找出一些有用的證據固然好，否則，也從中收集一些摩囉國特務的資料，帶返巴黎總部，向范梅力報告。

阿生憑記憶，令肯尼把車子開到一間車房外面——這正是他悄悄來過了的摩囉國特務機關一個秘密辦事處。

汽車熄了燈，三個人悄悄落車，在黑暗中接近的目地。

車房之外，又黑又靜。但是，裏面却有燈光由窗口透出。

阿生向海克廉和肯尼二人打了一個手勢，三人先後繞到後面去。

後面更靜，也更加黑暗。

圍牆上佈有鐵蒺藜。後門鎖上了，但見不到有人守衛。這也難怪，因爲表面上，沒有人知道它是個特務的秘密機關，只以爲是一間民營的車房而已。不過阿生因爲暗裏跟踪過里尼來過這裏，所以才會知道其中的秘密，外人可能絕不知情。

阿生運用熟練的開鎖技藝，轉眼間已

靜悄悄地，將後門開啓。三人先後入內。

門後是一條通道，通道兩旁是一堆堆的廢鐵和汽車舊輪胎。

他們就藉住那些輪胎的掩護，迫近了其中一個窗口外面。

裏面有人——查拉星和他的助手們均在其中。另外還有一個阿生所熟悉的人，他就是里尼。此人原本是查拉星的司機兼助手。但此刻他顯然是階下囚。

他被人綑綁在一把椅子之上，滿頭滿身盡是水漬，有如落湯鷄一樣。

阿生他們可能來遲了，查拉星已一再用刑迫供，現在他已覺得有些討厭，因此阿生只可以聽到他說：「你剛才所講的，我還要慢慢印證，如果我發覺你說謊，明天你就會跟克斯一齊，被倒吊起來，至死爲止！」

說完，他悻悻然帶了其他人一齊離開了那間房，留下里尼一個人在那裏。

熄了燈，鎖上了門，室內只隱約傳出了里尼的陣陣呻吟之聲！

阿生看看其他窗口，見不到燈光。

但屋子的另一邊，傳來了重重的關門聲，可能表示查拉星他們已經離去。

阿生由窗口攀爬入去，低聲招呼着里尼。

里尼像發夢一樣，被阿生解開了繩索，他顯然知道對方是阿生。

「謝謝你，我還有個同伴在隣房。」里尼低聲對阿生說。

二人由窗口原路爬出，海克廉和助手接應他們。

各人正要由後門進入主要建築物，突然有人由裏面出來。

「我們一齊巡視過後門，然後就去睡吧，今天實在太倦了。」其中一人說。

說着，二人立即朝後門那邊走去——那是圍牆上的後門，將這後院與外間分隔開來。

阿生猛然想起後門未鎖回，只是虛掩，那是爲了方便他們離去。但如果讓他們發現，一定會有問題，於是阿生立刻向海克廉他們示意。

連同里尼在內，他們四個人分爲兩組，分別向二名守衞襲擊！

由於事出突然，他們又有默契，所以對方猝不及防，輕易被擊暈。

四個人合力將他們綑綁，塞嘴。

在里尼的引領下，他們進了內後門，發覺屋內已無第三名守衞，他們輕易把克斯救了出來。五個人悄悄由後門離去！

阿生將克斯和里尼帶上車之後，就向他們表明：特警隊在這裏並無特權，甚至無力與查拉星對抗。但是，假如他們能坦然將一切實情供出，也許他會想出個辦法帮他們的忙亦未可料。

克斯和里尼都是當地人，自然明白當前的形勢；他們也相信國際特警隊。因此，克斯坦然承認，他是宮廷內一名御林軍，但那只是表面上的職位而已，實則他向皇后負責。

原來皇后不値摩囉國特務的所爲，但又担心查拉星的特務對他們不利，所以秘密組織了一個反特務機構，由克斯等一班「親皇派」秘密主持其事。里尼雖是摩囉國一名特務，但亦不値查拉星等人的所爲，所以被克斯收買，成爲一名臥底人物。

可惜他到底缺乏經驗，結果還是要栽在查拉星的手上。若非阿生他們及時將他們救出，後果實在難以想像。

阿生他們較早時亦已聽過關於這小國的悲劇性故事，現在他們雖然也表示同情，可惜愛莫能助。

不過阿生表示，假如他們要離開這國家，特警隊可以想辦法。

但是，克斯却說：這是他們的國家，他們不會離開。目前身份既已敗露，只有隱藏起來，伺機而動，堅決要和查拉星他們鬥爭到底！

最後，克斯又要求阿生他們，他日返回巴黎後，設法將該國實情轉達聯合國，希望利用國際間的政治壓力令到摩囉國不要對他們太過欺人太甚！

阿生自然是答應了！

克斯與里尼只要求阿生他們將二人送到一處路口，二人即下車，匆匆消失於黑暗中。

阿生他們想不到會有這種發展，他們那晚雖然未搜索過特務機關中的文件檔案，但從克斯和里尼口中却知得更多內幕，最少他們已知道該國皇后正率領一股勢力，對抗查拉星的「外國勢力」！

不知是否受到此事的影响，阿生他們對查拉星這班人的印象也越來越壞了。

× × ×

翌日，阿生他們來到郊區一間農莊。

這兒就是肯尼口中的可疑地點，那隻受傷的信鴿，正受到農夫一家人的呵護。

阿生覺得這隻信鴿十分壯健，就是一條腿有傷痕，那是被繩子和不明物件弄傷的，看來非常脗合調查報告中所稱的「孩子玩物」，「因好奇而將牠弄傷」。

阿生爲人機智，他看得出這家人的態度閃縮，顯然有所顧忌。因此，他揀了一個機會，把那名唯一的孩子——十二歲的男童，拉過一旁，然後進行旁敲側擊的，極具技巧的盤問。

那村童終於被阿生發現了破綻：這信鴿並非他們這家人飼養的。

童言無欺，他承認這是「自來鴿」。那是二月十四日早上的事，這鴿子在飛行途中，突然作緊急降落，跌在農莊鴿籠之上。

當時農婦正在料理其他自養鴿，見到那突然從天而降的信鴿脚上有個小包裹，鴿身盡濕，便將信鴿救起來！

後來，他們發覺那信鴿足上的小包裹之內，竟有數顆鑽石，一家人以爲「天降財神」，大喜過望。因而對受了傷的信鴿視如至寶，悉心照料。至此，阿生心裏已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知道此事既不能說服農莊中人，亦不能驚動警方和查拉星的特務。因此，阿生靈機一觸，立刻向他的同事們示意。

剎那間，這班特警隊人員變成了「強盜」，分別將農莊中人制服，然後大事搜索，就像一班大盜一樣，但他們絕非爲了發財，他們只希望找回那幾顆寶石。

果然，那村童並未說謊，寶石共是五枚，那個小布袋仍在。上面有繩子封口，隨時可以拉緊扯開。這就是綁在信鴿腿上的東西了。



阿生目的已達，叫人將傷勢已逐漸復原的鴿子一併帶走。

農莊裏一家人除了「自來鴿」和牠帶來的寶石之外，並無損失，但那些東西根本就不是他們的。

× × ×

麥法蘭隊長由哈里市撥來了一個長途電話，他告訴阿生：賀洛等人已經失踪，至今爲止，他們根本無法找到賀洛他們。

但在哈里市機場海關的入境名單中，可以找到賀洛和迪梵等人的入境紀錄，就是沒有出境的紀錄。

也就是說：他們若非偷渡出境，即躲藏起來，或用僞證件離去——即改名換姓，用假證件騙過了海關。

阿生聽了這消息，並不失望，他只要求麥法蘭在哈里市特警辦事處等他消息。

這應該是二月十九日了。

那鴿子的傷勢已痊癒。

阿生把查拉星約來。

查拉星顯然還不知道阿生他們曾秘密跟他們作對，因此他仍對阿生十分客氣。

阿生坦白對查拉星表示：他有九分把握，可以把皇冠上的珠寶找回，但附帶的條件就是：找回的珠寶須要悉數重新鑲回皇冠之上，然後在小王國國王的同意下，重新成爲小王國之寶，摩囉國不准染指或過問。

另一方面，阿生要求供應一架直升機，同時特警隊有權處理落網的犯人。

查拉星因爲對方乃國際特警，假如他拒絕，便顯得「無私顯見私」！因此，他除了答應之外，別無抉擇之餘地。

由摩囉國軍方借來一架直升機，準備升空之前，海克廉已在廣場上把那隻受過傷的信鴿放好；直升機升空之後，海克廉便將鴿子放出。

阿生就在直升機之上，沿途監視和追踪那隻復原的信鴿。

而海克廉和他的助手，呂林二人和查拉星他們，則坐在一輛配備有無綫通訊設備的軍車之內，陸空之間，保持連系！

阿生在直升機之內，一直用望遠鏡小心視察，注視着那信鴿的一舉一動！彼此間，彷彿演出了「空中追踪」。

阿生發覺那鴿子不但飛得快，也飛得遠；轉眼間已北飛數十里。

一計時速，竟達百多里以上，可見厲害！假如這架不是軍用直升機，恐怕阿生他們未必追得上這信鴿，到頭來便等於白費功夫。

飛行了一個多小時，根據同機的機師說，這已是摩囉國與小王國之間的邊區。

信鴿開始下降！

那是一個農莊。

直升機一邊通知地面的軍車，一邊朝農莊隣近的空地下降。

這是摩囉國國境，這架又是摩囉國空軍的直升機，一切自然不成問題。

在軍車未到達之前，阿生他們已跳落飛機，機上的空軍人員則包圍農莊。

那信鴿已不再受傷，脚上又沒有東西附上，所以不可能「中途迫降」。

阿生與空軍人員迫近那農莊時，農莊中人似乎仍無所覺。

有些人正圍住那隻信鴿，其中一人捉住鴿子，顯然想找些什麼。

阿生認得那個捉住鴿子的人，他，正是賀洛。梵迪則在旁，此外最少還有六名大漢。

他們已發覺了阿生他們，於是回過頭來。

阿生笑了笑，問賀洛：「是不是找這些？這裏有五枚鑽石，你們似乎令這隻信鴿負担太重了。朋友。」

賀洛突然拔槍指嚇阿生，冷冷地說：「你太多事了，怎麼會找到這兒來？」

阿生冷靜地回答：「是你們留下的綫索，你不該讓牠負担太重，以至在雨中吃力太甚，非中途迫降不可。我醫治好牠，牠感恩圖報，帶我來找你們。」

「是的，我們的人之中有一個笨蛋，他不依吩咐去做。」賀洛說：「我本來吩咐他們，每鴿限帶一枚，不論是大小鑽石或其他珠寶，也不得多帶，否則可能負荷過重，但有個傻瓜，因鴿子太小，不足分配，最後五枚寶石竟同時附在一隻信鴿的脚上，以致出事，想不到你把牠找到，還送回這五枚……」

賀洛正要過來，突然响起一聲槍聲！與阿生同來的空軍槍手們突然發難，擊中賀洛握槍的手。

手槍墮地，其他人不敢再動！

空軍人員紛紛由隱蔽處衝出，但阿生叫他們不可再傷及其他人，只將各人監管起來！

趁住查拉星等人未到，阿生問賀洛等人他們的後台老闆是誰？

賀洛反要求阿生，假如特警隊保證他們離開這裏，他才將眞相說出。

阿生說：「我可以保證你離開這國家，但不能保證你不受到法律制裁！」

「只要不將我們交給小王國或摩囉國，相信在其他民主國家，我們的作爲會得到諒解。」賀洛於是道出了眞相……

原來主使他們盜寶的並非別人，正是小王國皇后施莉亞。

施莉亞不甘長期受摩囉國特務監視，派人到外國請來這班職業刧匪，聲明「三七分賬」，皇后七成，匪帮則佔三成——這已是十分可觀的數目。

皇后還有許多計劃，目的是盡一切辦法，將宮中的名貴珠寶得到手，運到外國儲存起來，一旦有機可乘，即與國王雙雙逃亡到外國，不再做傀儡云。

阿生聽了這故事，自然深信不疑，因爲他已從克斯的口中知道一切。

可惜他只可以將賀洛等人帶走，因爲不久之後，查拉星等人已趕到。他們從農莊中搜出了皇冠上所失去的珠寶，一枚也沒有少到。情形亦一如阿生所料。

珠寶最後自然依照諾言，交還給小王國之王，但那百寶宮他還是「可望不可及」。主權仍在查拉星之手。

阿生等一班特警人員不知自己有沒有做錯，但最少自該事件之後，現在聯合國也開始注意到摩囉國侵犯別國內政的事。

然而，知道了又如何？

這個世界上有不少國家也同樣侵犯別國內政，欺凌弱小國家；同時，他們也是聯合國會員國之一。那又怎樣呢？

（全文完）

兩期完俠情故事

孫玉鑫·文
盧 令·圖

# 石頭（上）

## 如此硬石頭 這般單公子

「朝天鍋」大酒樓，出名就在「朝天鍋」上。

「朝天鍋」名符其實，鍋口朝天。

其實天下的鍋，包括皇帝大老倌的玉鍋，討飯乞丐的破砂鍋，還沒見到那個鍋口朝地下的。

「朝天鍋」特殊的地方，是一口大圓鍋，分成相等的扇面形的一格格小鍋，扇面形的「紫銅格子」，是活的，由鍋口正中鑄好的通烟通風筒上，套放下去，深沒大圓鍋中，但小格子上端，却正平於大鍋。

用最簡單的話解釋，朝天鍋就是分成許多格子的一口大火鍋，只不過那些格子可以活動罷了。

火鍋燒木炭，朝天鍋燒的是小孩手腕般粗的松枝。

朝天鍋是秋深冬令春還淺的上下時節，供吃客涮肉或其他菜蔬用的。

火鍋是屬於「獨享物」，一個人，或三朋五友，或妻子兒女，或相好愛人，叫只火鍋來吃。

所以吃火鍋，不用担心外人會把筷子伸進來，因爲這是屬於「獨享物」。

獨享物，不管是那一種獨享物，自然就「貴」！

生意人的排行是排在倒數第一——士農工商。

委屈了，實在是委屈了生意人的天才和本領。

生意人不祇是算盤精，學問更不含乎，既然發明了火鍋這種「獨享物」，就一心計算着在「獨享物」方面多撈兩文，所以又發明了「鍋底」這個名詞。

「鍋底」等於「人口稅」，這個「口」字，是名符其實指的「口腹之慾」的「口」，所以有一隻口就算一隻口，大小不論童叟無欺。

「朝天鍋」便宜在沒有「人口稅」。

「朝天鍋」方便在老少大小坤道老道誰也不必認識誰，坐下就吃。

所以吃的人特別多。

「朝天鍋」大酒樓，雖說是因爲有了這口「朝天鍋」才得名，但是吃「朝天鍋」太便宜，並沒給「朝天鍋」大酒樓賺多少銀子，賺銀子的是火鍋。

吃「朝天鍋」的人，動作神態全差不了多少。

所以「石頭」在這羣人當中，並不顯眼。

石頭道地姓石，硬的像塊石頭，像塊連鐵也能碰扁了的石頭。

曾經有人告訴他，該另外起個响亮名字，像「石震天」，「石大海」什麼的，叫起來鎮人。

石頭一翻眼，他說人有名字，不是爲自己，是方便別人容易記的，石頭最容易記，叫石頭最好。

果然，凡是曾經知道他叫石頭的人，誰也沒忘記過他的名字。

石頭今天只要了一大盤白菜，一大盤豆腐，一大海碗酒，不見半點葷腥。

專管這口「朝天鍋」的二馬糊，忍不住問石頭說：「不來盤牛的？」

「不要。」石頭把半盤豆腐推到屬於他的那格子裏，回答着二馬糊。



「一盤羊？」

「不要。」

「一盤雜碎？」

「不要。」

「今天的腰子好，來盤怎麼樣？」

「不要。」

「吃素？」二馬糊不馬糊，說了刺話。

「今天沒銀子。」石頭生硬的回答。

「一盤牛，一盤羊，一盤雜碎多拼肚子，一盤腰花外加一盤糖蒜。」剛剛一屁股坐在石頭旁邊的客人，這樣招呼着二馬糊。

二馬糊精神來了，是，是，是，是的脆聲應着，然後用一隻手掌就托到這位客人面前。

才要放置案上，這位客人竟然向石頭一指道：「是他吃的！」

二馬糊一楞，這位客人，已扔出十兩一錠的雪白銀子，道：「剩下的銀子，存櫃，他隨時吃，隨時折算，吃光了這十兩銀子，我會再來。」

「是是。」二馬糊應着聲：「您哪，您老用點什麼？」

「我吃過了。」

等到二馬糊把盤子一只只放在石頭面前的時候，這位客人已經走沒了影子。

「怪人！」二馬糊嘮叨着。

「不怪。」一位常客，「朝天鍋」的老主顧，開着「大成當」的富老板說：「他一向是這樣的，只要誰有困難被他碰上，他準管。」

「富老板，你可是說，他就是『助人快樂』的單公子？」二馬糊不馬糊，現在又可以證明這是事實。

「當然。」富老板吃下一塊牛心時，回答着。

二馬糊再看石頭，心裏想，這小子福氣，今天又準定能吃個十分飽，喝個十分醉了。

× × ×

喝了個十成醉的石頭，硬逼着二馬糊把單公子留下來的十兩銀子，餘數找清給他。

他說的好，銀子是留給他石頭的，他石頭今後未必會再來照顧「朝天鍋」，不找回餘數來豈不變成天底下少有的笨豬。

身上多了九兩九錢二分銀子的石頭，儘管醉到十成，仍是挺着胸脯和西北風一爭短長。

儘管細沙粒兒像小刀子一樣，在他臉上刮個沒完，他連眉頭全沒皺過，「錢是英雄膽」，別小瞧這九兩九錢二分銀子，現在他不論走到什麼地方，只要那個地方的物件，不貴過九兩九錢二分銀子，他石頭就是大爺，花錢的大爺，花錢的大爺一向是坐上席，所以石頭現在就坐在「黑馬賭坊」的上席位子上。

別看石頭醉有十成，眼睛可還認得出那張骨牌是「大天」，那一張又是「小五」。

只要還能認清牌點子，就能賭，只要能賭，他石頭雙目灼灼，精神百倍。

他坐在「天門」，第一眼就看到兩條搖幌着的大腿，大腿藏在幾乎是透明的絲襪裏面，石頭嚥下一口饞水，說了醉話：「他娘的，簡直想叫我心裏癢嘛。」

他又稍稍仰仰頭，因爲大腿是從樓欄杆上半蕩下來的，於是他看到了「助人快樂」的單公子。

單公子正對着他微笑，那兩條大腿的大部份，正好也偎抱在單公子懷中。

他又嚥下一口口水，嘟囔着「他娘的」，猛在身上掏一把，押了，九兩九錢二分銀子。

「小牌九」，一翻兩瞪眼。

推莊的是何麻子，黑馬賭場的第一高手，有手法，只是你抓不到，有手法也就成了沒手法啦。

「骰子」咕嚕的滾出個「五」來。

「末門」已經有人喊了：五在手，莊家「蹩十」頭裏走。

何麻子笑笑，左手抓自己那方牌，右手去檢骰子。

「慢！」十成醉的石頭，輕拍牌案，指着骰子說「看仔細何麻子，是『七』！」

何麻子是聞聲注目，是個「七」，一個骰子是四紅點，沒動，還是四紅點，另外那個骰子，弄不大懂的硬是成了黑斜「三」，三加四是七，小孩子也知道。

何麻子一呆，石頭催上了：「再不分牌，我石頭可自己動手嘍！」

何麻子看着石頭，陰譎的一笑，把第一方牌推給了石頭。

石頭似乎懶的去摸那兩張牌，醉眼緊盯着何麻子的兩隻手，何麻子一抬頭，心裏一凜，略以沉思，只用右手拇，食，中三個手指頭，把他的牌翻轉過來。

九點，够大了，雜五配板櫈四，長九點能殺通。

果然，初門殺了三道，末門也遭一掃光。天門的牌還沒動，何麻子笑了笑道：「石老弟，翻牌嘍。」

「勞個駕吧。」石頭眞懶的可以。

何麻子淡淡地笑着，代石頭翻過牌來，九點，雜五配么蛾，同樣的九點，板櫈輸給了么蛾。

所以石頭面前的銀子，變成十九兩八錢四分。

何麻子推第二方，石頭的銀子沒動，冲着何麻子一笑說：「我只押三把，有把握把贏，我算過了，那時就有七十九兩六分銀子！」

何麻子冷笑着，哼了一聲，要骰下擲子。

「不慌何麻子。」石頭道：「我說話一定算話，你那兩隻大袖子如果肯幫幫忙，我是贏了就走，上樓，下面賺的上面用，這叫『羊毛出在羊身上』，怎麼樣？」

何麻子變了臉色，咬緊了牙，偶抬頭，臉變的眞叫快，樂嘻嘻的好慈祥，向石頭點着頭道：「成，君子成人之美，崔青兒和白麗兒，在上面正乾的發慌，不過石老弟，就算你眞硬的像塊石頭，我不信你上去再下來，還能乾硬的。」

一語數關，誰全聽的出來，所以大家笑成一片。

石頭笑的更歡，指着你何麻子道：「眞這樣，要還能剩下銀子，準請你喝『二道水』，也好瞧你何老大出來以後，把麻子磨光！」

大家更笑的像發了瘋，何麻子的臉却又紅又漲。

贏！石頭眞的把銀子湊成了七十九兩三錢六分。

走！石頭也眞的站起來就走。

上樓！他眞的上了樓。

樓上不是沒有賭，是賭大的，賭的不是銀子，是金子。

有時候不祇金子，房子，地，大閨女，整座生意，全能賭。

樓上的賭，在前樓，後樓一大廳，那是吃食地方，要什麼有什麼，只要你已經賭過了，不論輸還是贏，全免費的供給，你要能吃，全吃下肚裏都行，可不興帶走。

大廳五丈四方，眞叫大廳。

大廳四面全另有門，一共八道門。

每道門推開來，全是三間房，正中客廳，右邊臥房，左面是沐浴的地方，講究，講究到了家。

每道門裏，全 位千嬌百媚的女主人，女主人只要看中你，會陪你沐浴，陪你嬉笑，然

後陪你到你什麼全不想幹了爲止。

女主人有價，身價，身價不同。

何瘋子說的白麗兒，多年前才五分銀子，然後節節高，到二兩，五兩，十兩一整錠，到現在的兩錠半，二十五兩銀子。

崔青兒一出道就貴些，五分加倍，要一兩，然後逢五一跳，如今是要三十兩銀子整。

別少看有了價的女主人，這價是開給她們能看中的人，並不是張三李四王二瘋子全行，如果看不中你，或是看錯了看上個中看不太中吃的，就許媚眼兒變成牛眼，嬌頷兒代作鬼臉，一脚踢你個八丈六尺遠。

不過白麗兒，崔青兒，可還不是黑馬賭坊後樓最值價最標緻的，她們倆也不是對誰全敢挑檢的。

如說對單公子，她倆就只有像小可憐似的奉承，甚至長枕大被，也得婉轉承歡。

天生一物就有一物來制，單公子就不敢像對崔青兒和白麗兒那樣，來對黑妞。

黑妞，才是最標緻的一個！

黑妞，才是最值價的一個？

黑妞，直到現在，包括單公子在內，還沒接受任何人開出的價錢。

黑妞的三間房，包括黑馬賭坊的大老板在內，都沒被讓進去過。

只有一個男人，曾經進過黑妞的三間房，石頭！

就因爲這個道理，崔青兒人在單公子懷裏，兩條大腿直沖着石頭蕩。

就因爲這個，白麗兒推開她本已看中的人，現在大敞門斜倚在門旁，媚眼兒水汪汪的直盯着正往樓上來的石頭。

石頭來了，仍然是十成醉。

走到單公子面前停了，醉眼打量着單公子，笑了。

單公子也笑着，鬆脫摟着崔青兒的手，緩緩轉頭面向石頭。

石頭突然扔出十兩銀子，正好扔在單公子手掌心，道：「這本來是你的，現在璧還。」

單公子托着銀子笑。

石頭又加上了三錢六分，道：「這是利息，不到一個時辰，十兩獲利三錢六，若是你借出兩萬萬兩！」石頭一伸舌頭，「乖乖，你買下崔青兒，外帶白麗兒，再加上這黑馬賭坊全够了。」

單公子還是托着十兩三錢六分銀子笑着。

石頭一把抓住了崔青兒的手腕，向單公子道：「崔青兒用兩條大腿把我逗的一肚子心火，借用用如何？」

單公子笑容依舊，作個請的手式道：「美人應該伴英雄，請。」

「眞好。」石頭醉話連篇，「人說單公子『助人快樂』，我本不信，現在，哈哈……快樂，快樂。」

石頭猛地一帶崔青兒，崔青兒十成就沒有一成推，當然貼身擠作堆。

不知是石頭有心，抑或偶然的錯失，一貼一擠一堆 向後連連退步，竟然退到白麗兒房中。

白麗兒閃避退回房中，石頭足尖又碰上了門，嘭！門兒緊掩。

掩門後，人兒旋步，竟然又那麼巧怕摔倒扶住了白麗兒，於是三個人成了堆，轉着，着，退着，轉着，稀里糊塗的全進了白麗兒的臥房，全作上白麗兒那張嗅着噴香想想眞髒的「象牙床」。

外面，單公子隨手把十兩三錢六分銀子打賞給小厮，仍然穩坐着品茶，臉上仍然是那樣爽朗眞摯的笑着。

單公子不賭，喜歡冷眼旁觀別人賭。

據說「賭見心性」，雖然未必，也十不差二。

單公子坐的地方，俯看樓下百賭是恰到好處。

單公子隔着空檔的對面樓欄邊，那張椅子上，坐着黑馬賭坊的大老板——賭神黑馬。

黑馬姓黑名馬，如假包換。

黑馬眞黑，黑裏亮，皮膚發着黑光。

六尺多高，雄偉十分，也英雄十分。

黑馬從石頭坐賭，到示意何瘋子必須忍耐，輸給石頭三莊，到石頭還銀子，醉諷單公子，然後拖着崔青兒擠進白麗兒房，全沒漏過一眼，現在起身，看來像隨意走走，其實是有心而來，走到單公子身旁坐下。

黑馬落坐，所有伺候單公子的小厮和打雜人等，立刻遠遠避開，這是不用囑咐的事。

黑馬矮着身子，雙臂還靠抱倚着樓欄杆，眼睛是盯着樓下各賭台，聲音低到像蚊哼：「公子你眞好耐性。」

「不提這些。」單公子淡然的道：「這不算什麼，石頭直璞天眞，我十分喜歡他，所以也會十分照顧他，在本地，至少是在這一省區裏面，我不能允許有人輕慢石頭，我相信這些話你會懂。」

黑馬連半絲愕訝的神色都沒有，應着聲道：「是的公子，我當然懂。」

「嗯！」單公子道，「譬如剛才，何琪本要發作，而你及時的示意他忍耐着，輸給石頭，我十分喜歡也十分高興。」

「是是，謝謝公子謬讚。」

「既便石頭每天來，也應該讓他始終贏下去。」

「是，我會很快的關照所有的師夫們。」

「不不，我不希望叫別人知道，你該臨時示意師夫們，像今天，像剛才。」

「是，我永記不忘。」

「對了。」單公子笑着問道：「叫你這樣輸，我也過意不去，黑馬，你該還輸得起他所贏的吧？」

「公子說遠了，再多幾倍也是芝蔴大點的事。」

「那就好，我能够心安，沒別的事，你還是別處走走，少惹人來注意我。」

「是。」黑馬要走。

「還有！」單公子臉上突然罩佈陰雲：「知會崔青兒和白麗兒，從明天起，絕不能再接待石頭！」

黑馬這遭竟然給楞住了，道：「公子，這是……」

單公子一個字一個字的，沉重如同山岳，嚴厲得就像軍令般說道：「她們太髒，沾了石頭。」

「可是公子……」

「黑馬！」單公子話聲冷得能落地成冰，道：「我的話，不能有可是，剛才你有功，現在你有過，正兩剛好相抵，今後希望你功多過少！」

「是，我會小心。」

「再就是東方銀和蕭夢這兩個人，他們的廢話太多，生意上賺了大錢，使他們有閒工夫去泡茶館酒家，他們的確是太空閑了，才能想出些廢話來故意的驚世駭俗，你該想個好辦法來制止他們。」

「是，請公子限示日期。」

「不必嘍，你看着辦就行，但是必須有效，譬如說，先叫他們迷上什麼，你這裏的賭，或是崔青兒和白麗兒，如果是後者，最爲方便也最爲好辦，我一向相信『天合巧事』，東方銀和蕭夢，加上崔青兒和白麗兒，本來的四張口，對成一個『田』字，四張口仍然是四張口



，但那就嚴絲合縫多了。」

「是。」黑馬笑了，道：「也只有公子睿智高明。」

單公子連一眼全沒看他，他不敢再逗留下去，低說了「告辭」兩個字，就緩步又踱回他原先的坐處。

單公子仍然含着笑，看樓下賭客的千百賭態，心中却在想——黑馬太過畏懼我了，畏懼到已經不敢有他自己的意見，一個心中常懷畏懼的人，也必然常常想脫出這種畏懼，所以不足信任

想着，他不自覺的嘆了口氣，微搖下頭，又想——必竟世上能叫我信任的人不多，不，沒有，不，也許會有一個，那塊硬石頭。

× × ×

朝天鍋大酒樓的前樓上，座無虛席。

今天是臘八，現在是下了整整一夜又半天雪的臘八中午。

朝天鍋的大掌櫃王胖子，會應景兒，門口和座頭牆上，全貼着——應時應景，奉送臘八粥。

「金銀當舖」的老板東方銀，「百寶玉器行」的東家蕭夢，早到了，吃火鍋。

一盤盤薄如蟬翼的羊肉片兒，堆高像座碟山，喝着道地的「竹葉青」，斟在杯裏香滿樓，顏色碧綠。

黑馬和崔青兒及白麗兒來了，剛來。

東方銀也許有些酒意了，居然笑向黑馬招手道：「巧遇巧遇，一道坐，一道坐。」

蕭夢恰是背對黑馬他們，東方銀一招呼，蕭夢回顧，色眼根本沒看黑馬，盯在崔青兒那婀娜的小蠻腰上。

五個人坐在一道了，王胖子知道黑馬是位不能惹的人物，親自過來招呼。

黑馬先作聲明，今天吃的喝的，全由他算，如果王胖子敢收東方銀和蕭夢的銀子，黑馬說他有辦法折騰的王胖子變作王瘦子。

接着他介紹崔青兒給蕭夢，白麗兒給東方銀。

平日裏眼高頭頂正當中，目空天下無一物的東方銀，因爲美女在畔，骨頭發癢，軟的幾乎能捏成骨團兒。

蕭夢也好不到那裏去，拿醋當了醬油，酸的舌尖全發木，他硬是還沒覺得。

三杯酒下肚，蕭夢已經偸摸過崔青兒大腿兩次。

東方銀稍好一些，只用鞋尖去找白麗兒的小金鈎。

黑馬有數，突然道：「東方兄和蕭兒二位，小弟有句話不吐不快，可容放肆？」

誰也沒理他，因爲崔青兒正好還捏了蕭夢一把，白麗兒金鈎恰勾上東方銀的小腿肚子。

所以別說黑馬在講話，就是老天打爆雷，他倆也不會聽到。

就在這個時候，石頭上了樓。

看到石頭，東方銀直苦笑，蕭夢是乾笑着招呼，黑馬心裏流苦水，臉上大開懷，笑的哈哈聲響。

崔青兒似乎身上鑽進了條蛇，那兒都顫，那兒全都動，白麗兒幾乎咬下她下嘴唇來。

石頭冷冷的一掃男女五個人，再一眼看到了王胖子。

石頭喊上了：「王胖掌櫃，辛苦一趟。」

王胖子作生意和氣，顚着個胖大肚子就過來了。

石頭作事乾脆，一指牆上的字道：「奉送臘八粥，大概一個人最多送一碗吧？」

王胖子笑對石頭道：「石頭，別人你別管，對你，我管到送你喝飽。」

「好好！」石頭高叫着，說：「那就先來五碗。」

「行，你是吃炒菜或是火鍋？」王胖子笑着問。

「全不要，我是冲着『奉送臘八粥』這粥來的！」

王胖子傻了，也火了，才要瞪眼，黑馬在一旁先接了話：「王掌櫃，怎麼啦，還不叫伙計去端粥？」

王胖子就算不懂黑馬的眼色，可也懂黑馬那張閻王臉色，迭聲應着去端粥。

天下事巧，黑馬賭坊二管事「滿天雲」來了。

滿天雲還另外有個號，單字「拏」，大凡賭上面的玩意，三十六大賭，十八小摸子，只要有滿天雲下場，放心，滿滿拿足爲止。

滿天雲肅立在黑馬面前道：「坊主，地面上的管爺，有緊急事，差小六子到坊裏請您去一趟。」

黑馬霍地站起來，抱拳向東方銀和蕭夢道：「兩位幫個忙，我和滿天雲到管爺府上去一趟，事快自然趕回來，事要慢了，就煩兩位送我崔家妹妹和白家妹妹一趟，門口有我賭坊的馬車，兩位坐着去，到賭坊找黑馬沒別的敬，樓上樓下兩位今朝不論幹什麼，全算我黑馬的賬。」

這可是天上掉下來的金元寶，檢着了，他倆是迭聲應着。

黑馬再叮嚀王胖子，說石頭不論吃多少喝多少，全由賭坊算賬，不許怠慢慢待。

王胖子恭應着，黑馬拍拍石頭肩膀和滿天雲走了。

石頭連眼皮全不抬，喝他的粥。

走了礙眼的，歡了色心人，桌子上面四個人只剩了四隻手，另外四隻，正在桌子下面互相「拏龍」玩兒。

「東方銀！」石頭驀地叫了一聲。

東方銀嚇了一哆嗦，急忙縮回另一隻手，向石頭笑着道：「石老弟有什麼指教？」

「我一向不管閒事，只告訴你個消息，你那水缶婆娘，和蕭家那塊『豆腐干』，就在斜對面『福祥』家做年衣，剛才我來的時候，已經在剪料子，豆腐干說她饞了朝天鍋的涮羊肉，大水缶講她請，如果她們不變卦，這時候該上樓了。」

東方銀和蕭夢全急了，他們不是急自己那「河東獅」要來，其實他們那「河東獅」眞的要來的話，他們屎尿全能嚇出來，如今不急這個，是有把握「河東獅」不會來，因爲她們從沒拋頭露面自己上街買東西過，更別說下館子上酒樓了。

他倆急是急在石頭不該當着美嬌娘的面，洩底說什麼大水缶和豆腐干。

不錯，蕭夢的婆娘瘦些，但絕不至於瘦成像豆腐干。

東方銀的渾家雖然胖，也總不會像只大水缶！

打人別打人的臉，罵人別揭人家短，東方銀和蕭夢一着急，惡話直衝出來：「沒教養的東西，你是個什麼東西，也敢直呼我東方銀的名姓，呸！」

蕭夢也不能含乎，道：「蕭大爺是看你孤苦伶仃，平日和你點個頭高捧你，你小子馬不知臉長，眞的和大爺想平起平坐了，哼！」

石頭有過人的長處，沒還口，喝他的粥。

東方銀和蕭夢互望一眼，石頭沒接話，給了他倆個膽，東方銀接着又道：「別認爲什麼『助人快樂』的單某人，曾高抬你，你就自覺得『狗頭頂只官帽』，像人樣了，哼，他姓單的釣名沽譽，壞事作絕，瞞得過別人，可瞞不了我們，連他我們全沒看在眼裏，你又是什麼

東西！」

石頭不但還沒開口，反而一搖頭嘆息一聲，臉上那股子悲天憫人勁，越法使人動火。

蕭夢道：「告訴你石頭，今後我蕭家的珠寶店，不買你刻的鑿的東西，下次少登門！」

石頭喝光了第五碗臘八粥，一抹嘴，說了句「眞香」。

東方銀才待接着講什麼，崔青兒一個媚笑道：「我說可以嘍，人家頂到現在沒再開口，光棍打九九，你也該覺得累啦。」

蕭夢不以爲然的道：「姑娘妳不知道，天底下就有這種不知道量力自愛的人……」

說沒說完，有人正站在身旁接了話：「對！告訴老娘聽聽，那個人是誰？」

「你他娘的少……」蕭夢這才回過頭來，看清面前站的人。

他猛一哆嗦，頭上青筋全蹦了高。

東方銀也看清楚了，不是蕭夢那塊豆腐干是誰。

豆腐干既然降駕光臨了，大水缶也準在左右，一個向後轉，馬臉正碰上水缶肚，想往桌子底下鑽，五指山已緊握住了「懸樑髮」，生生被拖倒地上。

大水缶臥不下腰，所以省下另一隻手，用上兩隻脚，橫量三寸的大脚丫子，一連五脚外帶三踩，東方銀成了東方血，那張臉活似鬼。

蕭夢乖巧，已經跪在地上。

那也沒有用，豆腐干手掌又大又粗又乾，劈劈叭叭十來下子，人頭硬打成了個豬頭。

兩個婆娘全鬆了自己老公，找上崔青兒和白麗兒。

剛要動手，崔青兒俏臉已罩上寒霜，白麗兒右手五指已作出刀式，石頭即時喊上了：「住手！」

兩個婆娘聽話住手，一瞧是石頭，全笑了，大水缶道：「兄弟也在這兒呀，怎麼，心疼人家騷狐狸？」

「不能這麼說東方嫂子，人家姑娘沒找他們，我能證明，兩位嫂子可信？」

「當然信，當然信，石家兄弟說的，當然可信。」

「那我先謝謝，我看兩位嫂子現在該先勸兩位大哥回去，當然不能就這麼算完，要不準還有下次，那還得了，不過『家法』是該在家裏施，合不着施給別人看，兩位嫂子說我這話對不？」

「對極了。」豆腐干先接話。

「咱們回去。」大水缶也開了口。

一個仍然揪住頭髮，一個却是擰着耳朵，所以兩位大爺成了臨上宰場的豬，號叫着下了樓，叫聲漸漸遠去。

石頭一整衣衫，也大踏走了，任憑崔青兒嬌喚，白麗兒嗲呼，似耳邊風，吹遠自散。

× × ×

黑馬一拳把整個的八仙桌，擂散碎了滿地，好功夫。

他猛一跺脚，地上青磚叭叭叭一連碎了八塊！

「娘的，準是石頭這小子壞了事！」黑馬一張臉，露出殺氣。

「坊主。」滿天雲低聲道：「您請壓壓火氣，小的看來，不會和石頭有關。」

「怎見得？」黑馬沉聲喝問。

「坊主請想，今午的這件事，是咱們昨夜才商定的，絕對沒個外人知道，當然石頭也不知道。」聲音更低，「坊主忘了，連兩位姑娘全不清楚內情，何況是石頭，再說，石頭和咱們無仇無怨，和那兩條豬，非親非故，以石頭的爲人來說，又豈肯管這種閒事？」

黑馬點頭了，滿天雲說的有理。

「我看坊主。」滿天雲又道：「這次是誤打誤撞巧碰巧，遇上了，好在公子沒限時日，再看那兩條豬色迷迷的樣子，過不上三天，準會自己找上門來。」

「這我也知道，我不能等，要快辦好，別讓公子怪下來，你懂？」

「小的當然懂。」

「你想主意，高明主意，最好能一石二鳥，還得快，越快越好。」

滿天雲低下頭，眞叫快，一刹那他有了好主意，附在黑馬耳畔嘀咕了半天。

黑馬最後是直伸出大拇指，連誇八聲好，並且說要滿天雲快辦，一辦好，賞他一個月的假，外帶後樓上的小桃紅，再加白銀三百兩。

滿天雲跑的比飛還快，屁大的工夫已跑沒了影子。

沒人注意，黑妞的房門開了一條綫。

更沒人知道，石頭在裏面正睡大覺。

黑妞的房門剛好悄悄重新關上，黑馬那雙狠毒的眼睛，也正好掃過那道門。

黑馬心頭想——這件事辦好，老子就接辦那小妞的事，老子不信擺不平妳這個小丫頭。

還有石頭，不，那要放到最後才能辦，單小兒不知那門子的着了迷，會這樣照顧個臭「刻匠」，保護這小子比保護他娘老子還小心，哼！

反正快了，單小兒，黑老子倒楣也該倒够了，跌翻你手裏有三年了，他娘的，三年來老子過的什麼日子，等着吧，看老子不澆着鹽水活剝你的皮！

× × ×

石頭醒了，不是睡够了覺自然醒的。

他聽到了個響聲，最輕最輕的些微響聲，但是已足够使石頭驚醒的了。

石頭有很多事，和別人不同，這只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

他雖然醒了，可還裝睡。

因爲他已經發現，弄出這些微響聲來的人，本是可以連這點響聲都不必有的。

既然這個人可以不弄出半點響聲來，現在竟然弄出響聲來了，這只說明一點，有心在試探石頭。

這微弱到已近乎沒有的些微響聲，普通人，普通一個睡覺不管有多驚醒的人，是絕對聽不出來的，石頭目下是個普通人，一個靠手藝吃安穩飯的「刻匠」，所以也絕對不該聽到這個響聲。

石頭如今發覺這人已進了他這間破木屋，他越法放鬆精神，呼吸長短永遠不變，因爲這個人正俯身聽着。

這人退離石頭這張籐床遠了。

又有聲響傳來，這次是搬動他新刻的成品和尚未刻好的物件。

石頭心裏暗笑，找吧，咱們打賭，找上三百六十五天零一夜，也休想找到你小子認爲該在我這裏的東西。

這人找了足足有一頓飯的光景，才微微嘆息着，悄悄的走了。

石頭現在十分爲難，他僅僅在這個人飄身越窗出去的當空，瞥了一下背影，天沉黑，偏偏這兩天來又沒下過雪，實在無法看出這人是誰。

按說他該悄悄起身追踪，一定能摸清楚這個人的「牛黃」「狗寶」，可是萬一對方聰明的棘手，退出正是再進一步的試探，那豈不是「紙老虎」一戳就破。

正猶豫，窗外不遠地方竟有了話聲。

「如何？」只說了兩個字，石頭根本無法聽出口音。

「不是，這小子睡的比豬還香！」



石頭一顆心，像急鼓般跳動。

「別上當喔，這小子外表粗魯，其實是個精靈鬼，你搜過了？」

「你當我進去幹什麼？要不放心你也去一趟！」

「我只是隨口問問，好了，走吧。」

走了，是兩個人沒有錯。

他們走的格別，離開丈二遠，一走左，一向右。

石頭暗罵——娘的，眞精，幾幾乎騙過了我，現在，哼！有樂子瞧了。

× × ×

樂子出在蕭夢的「百寶玉器行」。

在座的還有「金銀當舖」的東方銀。

因爲今天是十六，臘月十六。

每逢初一和十六，東方銀從中飯前到黃昏時候，都在蕭夢的珠寶行裏。

這是約定，當舖的流當珍飾古玩玉器之類，東方銀是全賣給蕭夢，一個月兩次。

未必次次全有好東西，只是習慣下來，這對臭味相投的朋友，也樂得半公半私聚上了大半天。

今天趕的巧，巧到了家。

布政使司衙門裏的管爺，管大班頭管五岳，中飯後不久，陪着一位青衣便帽很有些威嚴老者，到了蕭夢的珠寶行。

老者有個小厮跟隨，十五六歲，滿機靈的樣子。

別看東方銀和蕭夢是富戶，算得上一號紳士，敢背後瞎談論那「助人快樂」的單公子，但對於管五岳，却不敢得罪，立刻笑迎恭請落座。

行裏的小厮敬上香茗後，管五岳不待蕭夢動問，就說出來意，老者姓朱，人在江南，這次要到京師，路過此地，爲了等待後到的家小人衆，有幾天逗留，現在是布政使的貴客，就住在布政使那豪華的別莊中。

朱爺性愛特殊的古玩，所以由他管五岳陪同，首先就來到蕭夢這兒。

生意人的靈通，是沾上毛比花果山的孫悟空還精，一聽姓朱，心中一動，此時正是「朱」家的天下。

再看朱老丈的威儀神態，沒有九五也只少有八五半的身份，何況管五岳已經等於明告訴了蕭夢和金銀舖的東方銀，朱老丈目下住在布政使的別莊，是布政使的貴客，其他的又何用再想。

於是蕭夢恭請管五岳和朱老丈，到裏面談話。

裏面，要經過兩道鐵門，每道門是四把碗口大鎖，然後還要走下個地道，再經過兩道鐵門，才進入蕭夢曾向東方銀誇稱，而東方銀從沒被請進去過的「天下第一寶庫」。

天下第一，太過誇張，但是東方銀有幸兔子跟着月姐兒走，看到了一切，由衷的說天下第一當然未必，除了京師，北幾省只怕不會再有比這座寶庫貨多玩意好的了。

朱老丈是行家，大行家，一連指說出八件古玩的出處，朝代和約計所値的時價，竟比蕭夢還老道的多多。

蕭夢固然因駭而敬，東方銀也瞠目心服。

東方銀對這門學問，要高過蕭夢，但他藏拙得法，因此往往能賣出幾件本不値價的東西給蕭夢，換得過倍的價銀。

最後，朱老丈看中了一隻「蟠龍玉杯」，淡淡的告訴蕭夢說，拿到上面，要借天光仔細看看。

回到店堂，朱老丈眞的借天光瞧過多時，臉上抹過一絲笑意，東西仍然交給蕭夢，道：「你開個價錢。」

蕭夢看看管五岳，管五岳直接了當的道：「朱爺何等人物，你儘管實報你的，別多加碼，也用不着留下尺寸。」

蕭夢應着，道：「那就一句話，一萬兩金子！」

朱老丈連眉毛全沒動一動，道：「蕭掌櫃，你知道這玉杯的出處？」

蕭夢說道：「載於古物奇譜，是隋煬蟠龍杯。」

「對。」朱老丈道：「它本來成對，可惜那昏君迷信長生之說，竟毀去其一，合珠成粉給吃下肚去，唉！」

這故事蕭夢和東方銀沒聽說過，只好含笑不發一言。

「不貴。」朱老丈接着道：「眞的不貴，我要了，請妥當的包好。」

蕭夢迭聲應是，十萬分小心的，將原座取出，杯置其中，再配上錦盒，鵝絮塡空。

朱老丈示意小厮道：「取銀票來。」

小厮取出銀票，朱老丈親自計算，內有五千兩黃金銀票乙紙，一千兩銀票三紙，再加上白銀銀票的折合，全部整整九千兩的黃金，還缺了一千兩的金子。

朱老丈不解的追問小厮，怎會還剩這麼少銀票，小厮畢恭畢敬的回答，說朱老丈忘記捐出五千黃金修築河堤的事了，朱老丈才莞爾作笑。

他轉向蕭夢再三道歉，說只好等家小在三五日來後，湊足黃金再來購買。

這一筆大生意，蕭夢怎會任憑溜走，說沒什要緊，朱爺可以隨意留霞些定金，生意就能作數。

朱老丈搖頭，他說他一向購物，是一次全數付清，這樣有幾種好處，至於都是那幾種好處，朱老丈沒作解釋。

蕭夢看看管五岳，又說可以現在就憑朱爺身份拿去，另一千兩黃金，只要朱爺寫個條兒，到日子自己往取。

朱老丈說的更好，那等於要敲布政使大人的竹槓，不行。

管五岳悄悄一拉東方銀和蕭夢，遠走到角落地方，出個主意，說另一千兩黃金，可由東方銀墊付，蟠龍杯，也由東方銀保管幾日，只須東方銀開據一紙當票，豈不三全其美。

他又說，如此一來東方銀也拉上了關係，朱爺從不薄人，必有所報，最後還半開玩笑的對東方銀說，當票千萬別照貴行那陋規來寫，否則變成盞殘破杯子，可就要了蕭夢的好看。

東方銀十分欣賞管五岳這個主意，他不只有這千兩黃金的利息可圖，取物時，他已想好，另外要作成朱爺一號大生意，自是高興的說好，也聲明一準寫明是「百寶玉器行」買出，蟠龍玉杯一隻。

事經決定，東方銀簽單爲證，由蕭夢隨時往取千兩黃金，然後小厮陪他去當舖取票，管五岳依然陪同朱老丈，方步兒踱出了百寶行。

作成一件大生意，蕭夢的臉，始於沒停過笑容。

他剛剛收好銀票，那是「山西原家」的銀票，眞比現成黃金還硬。

他驀地抬頭，臉色變了！

石頭笑嘻嘻的站在高大貨架後面，那隻玉獅子旁邊，雖和他間隔着這貨架子，但是石頭仍能很清楚的看到他在作什麼。

他的門上，安置着特殊的金鈴，任憑是誰，從外面進來，想不使那門上的金鈴響動，是幾乎不可能的。

說幾乎不可能的原因，正因爲現在石頭已經進來了，也正站在和他只隔座貨架的正對面，而那門上的金鈴，却沒有放出個屁來。

「你怎麼進來的?」蕭夢那張臉，怒火使他發了紅。

「一步一步走進來的。」

這個回答，加深了蕭夢的惱怒，一指外面厲聲道：「出去！你給我出去，我警告過你，少再登上我這門檻！」

「你是這樣說過，但是現在不同！」

「不同什麼?什麼不同?出去！」

「你只說不再要我所刻的東西，叫我別再來，如今，我不是要賣東西給你，是要買你的東西，這就是絕不相同的地方！」

「我……我……」蕭夢擠出來一句話：「我什麼東西都不賣給你，你走！」

「我要是你，蕭老板！」石頭沉靜至極的說：「就不講這種不是生意人該講的話。」

「我講了，怎麼樣?」

「蕭老板，現在店堂裏，只有你我兩個人，我進來，又沒別人瞧見，我是個客人，來買東西的客人，還是個光脚的客人，你，是老板，有身價的老板，如果你對我太過份……」

「你能怎麼樣?這是有王法……」

石頭的右手，已稍高肩頭扶在貨架子上。所以蕭夢下面的話，突然自止，並且瞪大了眼。

「我的看法！」石頭笑了笑：「我必須解釋，我的看法一向很少錯失，現在我的看法是，你如果對我過份的沒有禮貌，我會十分生氣，生氣到推倒這個貨架子！」

石頭右手微一用力，貨架子微微一幌。

蕭夢急的叫着奔出賬台。

「用不着慌張，聽我說完，當我推倒這個貨架子的時候，我的看法是，你會先着急的去接上面的東西，能接一件也好，如果接上三件，你該很高興了，在這個當空，我走了，當然離開以前，不能保證不推倒第二座貨架子，總之，我走的時候也不會有第三個人看到，所以就算你告到管五岳面前，蕭老板，也奈何不了我石頭！」

蕭夢頹然坐下，石頭的話不錯，沒有人證，管五岳不會受理這件訟案。

「算我倒楣，誰叫我開的是古玩玉器舖，算你石頭硬過玉器，說吧，你買什麼?」蕭夢認了輸。

「東西值價，是當年隋煬帝用過的『水火蟠龍杯』，聽說落在你手中！」

蕭夢笑了，笑聲震耳。

石頭仍然沉靜含笑，直等蕭夢笑聲止住，才淡淡的說道：「如果你是用一萬兩黃金，賣給了一位朱大老爺，如果朱大老爺給了你九千兩金子，你賣了，那算你幸運，雖說賺的不多，那總是賺，不是傾家蕩產！」

蕭夢再也笑不出來，瞪大雙眼，有些畏懼的看着石頭！

「如果說。」石頭沒理會蕭夢，「你少一兩不賣，而適巧那個開着訛人當舖的東方銀在場，朱大老爺出主意物當黃金千兩，當舖掌櫃欣然承諾並開出去當票的話，那你就不如叫我推倒所有貨架子，至少還能聽聽東西落地的脆響聲兒！」

蕭夢突然往前幾步，想接近石頭。

「別動，就站在那兒說話，告訴我，是不是一切恰好和我的看法一樣?」

「石頭。」蕭夢客氣起來：「請告訴我，你是怎麼知道這件事的，這是剛才發生的事，你……」

「告訴我，是不是和我說的一樣?」

「一樣，完全一樣！」

「你包紮好的錦盒裏，可有你出具的證明文書?」

「有，不過文書朱爺帶在了身上。」

石頭搖搖頭，長嘆一聲道：「完了，晚了，你完了，其實你早該完了，不過我還不這麼甘願承認晚了，哼！」

一聲哼，一陣風般石頭走沒了影子，這次，門上傳來震耳的金鈴串響聲。

蕭夢僅僅是想了刹那，大聲叫人，當小厮從後面出來時，蕭夢馬上吩咐緊關上店門，除了他以外，誰叫也不開，然後也像陣風似的，跑到街上。

× × ×

蟠龍杯就放在八仙桌上，兩旁，坐着一對唉聲嘆氣，面色灰敗的大掌櫃——東方銀和蕭夢。

「老蕭，你說怎麼辦?」

「輸定了，半點辦法沒有。」

「咱們都當着面，他是什麼時候用的什麼手法『調包』的?」

「東方兄，那沒有用，來以前我就打聽過了，江南王朱爺，是當今幼弟，前天到的，住在布政使的別莊，這不假，半點全不假，別說咱們還沒弄清楚調包手法，弄清楚了又怎麼樣，是我敢說出去還是你有不怕殺頭的膽?」

「總得商量出個善後辦法來呀，要不留人贖當，那樂子可大了！」

「不是我推拖，東方兄，我是可以說東西假在你東方兄的地方的！」

「什麼?」東方銀一跳而起，厲聲道：「蕭夢，你再說一遍我聽聽?」

「說十遍也是一樣的東方兄，事情太過重大，你總該聽說過『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的話，夫妻都還如此，何況我們只是朋友，當一件生死存亡的大事臨頭，東方兄，你也會像我一樣，是先顧自己的。」

「好！很好！蕭夢，你請，咱們朋友就到此爲止，我東方銀不信人家是專爲對付我一個人來的，到時候我會冷眼瞧着，瞧你怎生脫身事外！」

「東方兄。」蕭夢站了起來道：「那就看吧，我總會落個比你輕的罪名。」

蕭夢走了，似乎走的十分坦然。

東方銀盯在蕭夢背影上的眼神，恨不得能變成兩把鋒利無倫的快劍，若能穿透蕭夢那顆骯髒自私的黑心，東方銀願意用一半財產來作交換。

東方銀正在怒火直沖頭頂的時候，大水缸到了。

是親信小厮到內宅報的信，大水缸急急的來瞧瞧究竟實落。

她正走在高高櫃台後面，恰好聽到蕭夢的「爲友高論」，所以她也是暗中目睹蕭夢棄友而去的人。

「女人心，海底針」。

又有「最毒婦人心」的警句。

雖不能代替了所有的女人，但是你最好別過份的傷害某一種女人，否則就是惹上「海底針」，召來「婦人心」！

有例外的，一種靠天生本錢，高高掛着隻羊頭，出賣自己那身人肉的女人例外，絕對的例外，因爲她們是能被打平倒的，只要你能不停的加重分量，加重錢數。

大水缸不是，怎麼說，她現在是東方銀的妻子，因此，她對蕭夢的恨怒，遠超過了東方銀，所以她想到的報復，也超過東方銀所能想到的。

大水缸今天沒擺出「老婆娘」的「河東獅」威，十分體貼的安慰東方銀，問及東方銀蕭夢是怎會突然想到，玉杯可能已被調包的事。

東方銀說出蕭夢口中，石頭前往百寶行的一段經過。

大水缸連個楞全沒打，作主吩咐下去，派



出所有當舖小厮，跑斷腿也得跑，每人僱一輛暖馬車，走遍四城，去找石頭，找到人，就說她大水缸跪地奉請，千千萬萬把人抬也抬來當舖。

於是六名小厮，六輛馬車，作寸土寸地的搜請。

× × ×

石頭和黑馬打過招呼，正要去押牌九。

黑馬一把拖住石頭道：「老弟，能移玉到我那間小屋子裏談談?」

石頭點頭，和黑馬進了那間大概除了單公子外，從來沒有外客能被請入的秘室。

坐定，黑馬開門見山的道：「老弟，你手氣好，身上也方便的時候，自信能贏到多少銀子?」

石頭想了想道：「大概五十兩吧?其實如果每天賭，每天能贏到五十兩，就算皇帝老兒也該十分高興了！」

「說的好老弟，我黑馬從前不認得你老弟，那不說，從認識了你老弟之後，是從心眼裏想和老弟你交個朋友，你老弟可願意?」

「五湖四海皆朋友，場主你說，我幹什麼不願意。」

「好！兄弟，咱們就這麼說定了，你玩你的去，放大膽子玩，只要記住一件事，我黑馬是你兄弟的好朋友，在黑馬賭坊裏，你兄弟別顧忌，別在乎輸贏，贏了不必講，輸了有我黑馬在！」

「謝謝黑場主。」

「叫遠了吧！兄弟，這稱呼可不像是好朋友嘍！」

「好，沾光了黑大哥。」

黑馬哈哈笑了，拍拍石頭的肩頭，送石頭出去。

可巧，和開始以來就坐在一定座位上的單公子，正好眼對眼，石頭先笑着點頭，單公子是笑着招手。

石頭過去，單公子先遞件東西給石頭，然後壓低聲音道：「剛才，我用你多存在我這裏的三錢六分銀子，給你贏了五十兩正，你有本領再去輸掉。」

石頭沒推拒，笑笑，悄聲道：「這才叫一本萬利。」

說完話，大步下樓去，正經過崔青兒和白麗兒面前。

怪事，崔青兒和白麗兒當他成了陌路人，誰也沒看他一眼。

他却突然止步，貼近兩名艷女的耳邊，在她們還沒來得急躲避前，道：「別聽黑馬的，咱們仍然親熱咱們的，尤其是今夜。」

當崔青兒呸出聲來的時候，好快，石頭已經坐在何瘋子對面天門上。

他剛下上那錠五十兩的銀子，有人一把又給收了回來，單公子注目，黑馬在冷眼看，石頭翻着白眼，那人正是金銀當舖的小厮，和石頭很熟絡的「小八哥」。

「幹什麼小八哥?」

「我一個人的石頭爺，從中午過了不久就開始找您，直找到現在撐了燈，走走走，要緊事。」

「慢着，」石頭慢聲道：「我押一方，這方我有把握準贏。」

「算您贏了，準有人賠您，您請。」

單公子一瞧黑馬，黑馬目光一掃滿天雲，生拉硬扯，把石頭拉出黑馬賭坊。

滿天雲若無其事的走出賭坊。

× × ×

敬上茶，是大水缸親自捧敬的。

接着吩咐擺酒，並且要快。

小八哥先聲明五十兩準贏的事，於是兩錠雪花花的五十兩白銀，捧放在石頭的手邊。

大水缸笑着說：「一錠是準贏，另一錠則是石兄弟你辛苦這一趟的費用，帶起來，帶起來。」

石頭老實不客氣的收了銀子道：「大嫂子，不管有什麼要我辦的，先請聽我的話，關上店門。」

小八哥得到大水缸點頭後，關上大門，並且上了門。

「還有。」石頭又道：「請東方老板寫張紅帖兒在大門上，就寫城外赴朋友宴會，本店提早歇息，明日照常營業。」

東方銀一皺眉道：「這是幹什麼?」

大水缸已發了威：「叫你寫，你就老老實實的給老娘寫，快寫！」

東方銀忍氣吞聲寫好，石頭叫小八哥馬上貼好，並且囑咐小八哥，如果稍後有人叫門，別理，千萬別理會。

小八哥應聲，大水缸霎着眼皮在想，東方銀噘着嘴。

酒來了，石頭搖頭道：「不能吃喝了，沒工夫再顧吃喝，大嫂子快說，城外是不是有親戚或好朋友?」

「有，我兄弟就住在南城外，幹什麼?」

「別問了大嫂子，妳找我來，準是爲了蟠龍杯的事，也準是蕭夢不够朋友，一切全推給了東方老板，對不?」

「兄弟你可眞神，是爲這件事。」大水缸承認。

東方銀服了，從心眼裏服。

「現在城門還沒關，馬車現成，後面酒菜也現成，大嫂子和寶號所有的人，今夜全不能住在店裏，伙計們全放假回自己家，記住，要找到證人，證明今夜是在某個地方沒在店裏，大嫂子賢夫婦和小八哥，一輛馬車帶着酒菜，去城外舅老爺府上，你們要商量好個說法；喜事慶壽全行，要能自圓其說才可以，然後天亮城門開了再回來，我保證這場天降下來的大災，平安過去。」

「眞的兄弟?」大水缸簡直想用哭來表示感激石頭。

「不會假，只不過賢夫婦要損失多少！」

一聽到要損失，東方銀心急道：「那要損失多少?」

石頭道：「九千兩黃金！」

東方銀臉上流下苦水來，那個樣子比死了親娘老子的時候還難看。

大水缸懂了，她也捨不得，不是麼，善財難捨。

不過她却能分清利和害，所以沒打怔道：「一句話好兄弟，全仗着你了。」

「那就好辦，也許有一天我會再叫你們賺回這次的損失來，那玉杯交給我，不管誰問，就說只因那是暫存三兩天的東西，所以沒往寶庫裏放，只放在外廂鐵櫃中，記住了?」

大水缸夫婦同聲回答，接着一陣忙亂後，伙計們先走，然後大水缸夫婦和小八哥，帶着酒菜一輛馬車出了城。

金銀當舖裏，只留下了一個人，石頭。

石頭輕宜的進入了八道鐵門十六道巨鎖的寶庫，找他的目的物。

找了一個時辰，笑嘻嘻的出來，仍然鎖好所有的門和鎖，絕不多留，快到比夜貓子還快二十四倍的身法，重回到黑馬賭坊，不知道他要找的東西，是不是找到了。

× × ×

嘭嘭嘭……，擂門聲能驚醒五里外的沉睡人。

東方銀的金銀當舖，硬是沒人應門。

隣居出來了，告訴敲門的人說，東方家城外親戚請酒，全走了。

敲門的問說，至少該有伙計留守。

隣居搖搖頭說，年月昇平，所以內掌櫃的也好心放了伙計們的假，所以大鎖鎖在大門外面。

敲門的只好走了，這件事隣居是現成的證人。

× × ×

怎可不巧，大水缸的胞弟，今天正在歡宴親友。

他剛剛得了個兒子，以前，他已有六個孩子，個個是「瓦片兒」。

他本想通知城裏的姊丈和姊姊，來不及，現在正好，現在若有人問，就算是皇帝他老子親自問，他也會講是他通知姊丈一家前來的。

這半夜喜酒，喝到東方銀口裏有些苦澀，因為它太貴了，整整九千兩黃金。

天亮而歸，開鎖開門，小八哥忙裏忙外，伙計們也一個個囘來。

管五岳和朱老丈到了，贖囘蟠龍玉杯。

敬茶入座，東方銀煞有介事的去拿錦盒，接着臉色蒼白冷汗直冒的空手囘來，直跺脚，淚如雨下，丟了，錦盒被盜，玉杯遺失。

大水缸聞報出來，一頓號啕，大罵東方銀多管閒事，打的東方銀東逃西躲，直斥東方銀手頭有這種珍貴玉器，為什麼不存在寶庫。

一言提醒鼻青臉也腫了的東方銀，抓住大水缸的大拳頭，氣急敗壞的說，先清點寶庫要緊，誰敢保證寶庫裏的東西沒丟。

於是大水缸搶先，東方銀爭後，扔下客人不管，奔向寶庫，這番如假包換的造作，三戲白牝丹的呂洞賓，只怕也自嘆弗如。

回來了，半個時辰後他夫婦囘來了，大水缸準備得妙，一紙失單由當家交給了管五岳，內開被竊蟠龍玉杯乙隻，漢玉鐲三副，金佛乙尊。

失單一點都不假，管五岳接過單查過，絕不是空口白話胡說亂報。

玉鐲和金佛，是流當已兩年的東西，當單可憑，無法造假，玉杯是昨天才當入的，更錯不了。

管五岳心裏正打翻五味瓶，要多不是滋味就多不是滋味，查獲失物緝捕偷兒，是他份內的事，推不得，但是現在朱爺贖當的事要緊，他問東方銀該怎麼辦。

東方銀哭喪着臉，一再說事有事證，他能如何，那樣子像要賴賬。

大水缸女人反而丈夫氣，一推東方銀對管五岳道：「管爺，當物歸當物，失物歸失物，失物如果久難追回，不怕管爺您不高興，我會盯着緊的催，當物丟了，沒有第二句話說，因為當票上寫明的原物價銀，那就按銀賠出。」

這種承諾，別說管五岳，朱老丈也囘不出個不字來。

大水缸作事痛快，九十兩黃金的銀票，換囘那紙當單後，有心更是有意的對東方銀道：「死鬼，仔細的去對對存根，別再收張假的，叫老娘連棺材本全賠進去！」

管五岳聽的臉發紅，朱老丈也暗心驚，但是他們誰也沒表示什麼，光棍眼賽夾剪，金銀當舖裏有了高人，出了高明主意，如今事情像鐵板上釘了釘，老天爺也再沒有變的辦法，大水缸說什麼他們也得忍下去。

東方銀對這當單，不假，大水缸還沒完，道：「這一份當票和存根，給老娘緊緊鎖在寶庫裏，老娘還要憑着它追囘九千兩黃金，和那喪盡天良出這種由兒子沒有屁眼的主意的狗種，去！」

東方銀轉身去了，大水缸換上笑臉轉對管五岳道：「沒別的話說管爺，我們平日的孝敬，可是分毫全不敢少，如今要仰仗管爺虎威，抓這個狗娘養的東西了，管爺放心，玉杯找囘來，咱們一半一半，四千五百兩黃金歸您！」

管五岳紅着臉點頭，想走。

大水缸向朱老丈一福道：「您老沒玩成玉杯，我們是有十萬個抱歉，不過您老總算有賺頭沒損失，所以今後還請多點照顧小號，只要是眞東西，您老來我們估價一定特別高，萬一像這次一樣又丟了，我們還是照價賠出，絕對不說一句出規矩的話。」

朱老丈漫應着轉身走，管五岳隨後，背後傳來大水缸的送客話：「兩位慢走，銀票帶好，再丟了可 不到賠的人了！」

送客的話居然像龍捲風，使朱老丈和管五岳快的像流矢，轉眼走沒影子。

東方銀一拉大水缸，快步進了內房，臨去，大水缸關照小八哥說：「關店門，掛出今天休息的牌子，然後套車去城南角木屋，接石頭駕臨！」

小八哥應聲忙着，衆伙計全瞪大了眼不明所以。

內宅房中，東方銀鐵青着臉道：「怎麼辦，這可是要命的事！」

「你當老娘不急？」大水缸道：「不過我相信石頭不會作這件事！」

「妳相信，妳憑那點這樣相信？」

「要是他，他可以只取金佛肚裏的東西，又何必連金佛也帶走？」

「哼！妳明知道只取金佛肚裏的東西沒用，必須金佛作證！」

「我不會忘，可是這事情只有你我和蕭家夫婦知道的事，他石頭又從什麼地方得來的消息？」

「對！」東方銀一拍頭頂道：「妳看，會不會是蕭夢那個兔蛋！」

「我心裏早疑心他了！」

「走，找這小子……」

話沒說完，小八哥在外面開了口：「掌櫃的，我去接石頭去。」

「快去快囘來。」大水缸接了話。

「是，還有，蕭掌櫃夫婦到了，在前堂上，說非見掌櫃的不可。」

內房東方銀夫婦互注着，一點頭，東方銀道：「去請他們進來。」

小八哥應聲去了，刹那，蕭夢和豆腐干進了內房。

剛坐定，豆腐干就揪着蕭夢耳朵，是用力的揪，於是乎蕭夢就只好咚的跪倒地上。

東方銀冷笑着，大水缸劈頭一巴掌，把東方銀打坐地上，然後笑着扳開豆腐干揪耳朵的手道：「算了算了妹妹，過去的全免談，妳來了我就開心啦。」

「取出來，死鬼！」豆腐干喝呼蕭夢，蕭夢取出了兩樣東西，第一樣已經叫大水缸怒火上升。

那不是別的東西，一隻「金佛」。

金佛和金佛不同，金子做的佛，世上何祗千百，有錢人家，篤信「佛法無邊」的人家，曾血腥一生，到老認為「放下屠刀」能「立地成佛」的人家，種種人家，甚至相信「佛」可以保祐她「生意興隆通四海」，專以肉身佈施十方施主，換得錦衣玉食的特種人家，只要高興，只要願意，全可以打尊金佛，或供或掛或懸在前胸。

但是現在蕭夢取出來的這尊金佛，世上祗有這麼一尊，他高才兩寸，大肚皮，蓮花座，笑面孔，不同的是，祂左上臂斜釘着一把短刀，刀才五分長，晶瑩如玉，彈彈發出雷聲。

刀口下，直到蓮座，洒流着一片腥血朱紅，那顏色，千抹不去，那晶刃，千年未變。



如此金佛，天下的是獨絕。

這獨絕天下的金佛，如假包換，正是昨夜金銀當舖所丟的東西，這叫大水缸焉能不怒火上升！

她總算還能忍耐下來，忍耐着看那第二樣東西。

第二樣東西取出來時，連東方銀全蹦了起來，正是那幾乎惹出家破人亡大罪的「蟠龍玉杯」！

東方銀不只頭臉上面，連他直點幾乎碰上蕭夢鼻頭的手指上，都根根青筋暴出，才待厲聲怒喝，大水缸一把將他又拉坐位上，道：「你急個狗屁呀？這不蕭家弟妹已經押着蕭兒來了嗎，還怕蕭兄弟沒有解釋？」

蕭夢哭喪着臉，用着近乎臨死前悲號般道：「說謊的是雜種，是天下人的小舅子，我睡到天濛濛亮的時候，被什麼東西給弄醒來，一睜眼，這兩件東西赫然已放在案頭上，我急忙到另一間裏叫醒家裏，然後等到天大亮就往你這兒趕……」

「要是這樣，蕭兄弟，弟妹可又幹什麼發火揪着你的耳朵呀？」大水缸反問蕭夢。

蕭夢長嘆一聲，道：「還不是怕嫂子和東方兄兩位不信，反正是我耳朵疼，又不是她的耳朵。」

豆腐干聞聽大怒，又要去揪蕭夢的耳朵，大水缸攔住了說：「不能再揪了，別眞把他揪成了豬八戒一樣。」

豆腐干借得台階當然就下，道：「大姐，其實這死鬼說的是眞話……」

「眞假先不要管。」大水缸道：「這玉杯是那只眞的，還是那只假的？」

蕭夢道：「當然是眞的呀，假的不是在嫂子這兒嗎？」

「未必！」東方銀接上話：「你仔細看看眞假！」

蕭夢是認定假玉杯在當舖裏，所以從發現玉杯，根本就沒仔細看過，現在才開始用心仔細的瞧。

「咦？」一聲驚呼道：「奇怪，怎麼會是那只假的？」

東方銀把昨晚傍黑請到石頭，石頭定計等情說出。

蕭夢頓足道：「沒錯了，是這個小光棍幹的把戲，嫁禍給我，也只有他能進入我那店堂聽不到金鈴响。」

事情不由人不信，只是大水缸覺得內情欠通，如果石頭昨夜竊物，自然較為容易，因為就只有他一個留在當舖中。

不通的是，竊物自然怕人知道，如果不把這只假玉杯送到蕭夢手裏，誰又敢說竊走金佛的是他石頭呢？如今豈不是畫蛇添足，自我麻煩？

問題存疑，先看金佛。

金佛中的秘密，對蕭夢夫婦例外，因為他們兩對夫妻是從一個地方來的，同一出身，也同時獲准知道並參與這個秘密。

大水缸拿起金佛，首先問道：「弟妹動過沒有？」

豆腐干搖頭道：「沒動過，我夫妻誰也沒動過。」

「那就好。」大水缸用頭髮上的鳳釵尾端尖處，分點金佛的雙睛。

金佛雙睛緩緩隱向深處，那蓮花佛座，即時旋開，眞是巧奪天工的奇匠手藝。

大水缸只往金佛腹中看了一眼，臉上有了笑容。

佛腹中有物，藏密沒丟。

東方銀道：「最好還是取出來瞧瞧，我是獲得了玉杯的教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不過我甘願收着些，省得再上當！」

蕭夢也點着頭道：「東方兄說的對，這東西太要緊了，不清楚的看過眞假，實在無法放心。」

大水缸伸出兩個手指頭去摸、拿，終於拿出來了，就在這個當空，外面突然傳來石頭的話聲——動不得！

接着石頭居然撞破了窗戶飛射進來！

可惜晚了，大水缸已抖開那件東西！

「快逃！」石頭警告着東方銀等人，自己已倒竄出去，比進來的時候還快了許多！

又晚了，一片黃霧已罩上室內兩對夫婦的頭臉，只聽到大水缸一聲猛獸臨死前的厲吼，和豆腐干一聲——好黑心的老賊！接着紛紛仆倒，再也聽不見任何聲音。

石頭再沒有進那屋子，站在院子遠處，臉上一片肅煞！

最後他一搖頭，抖手投出一粒黑丸，恰恰正落於室內地上，接着化作一團烈火，那黃霧見火即燃，刹那間燒得無影無踪，而大火也隨着捲上房頂，石頭在大火中，悄悄的走出金銀當舖。

× × ×

黑馬賭坊只有在這個時候，才是最安靜的時候。

這也正是多年如一日，黑馬賭坊在天色拂曉收檔，正午開賭前的安靜時刻。

黑馬那間秘室，其實也並不隱秘，只不過外人是根本進不去，賭坊的人又根本不敢進去，所以雖不隱秘也算是秘室了。

秘室的通門沒動，動不了，因為是從內部門緊再上了鎖，既然由內部上的閂和鎖，當然證明秘室裏面有人，否則這門這鎖豈不是有了活鬼。

就是有了活鬼，秘室裏面硬是沒個人影。

突然，牆上那面雪亮的丈高大銅鏡，倏忽滑開一旁，滿天雲從銅鏡閃進了秘室，銅鏡重又關闔起來。

滿天雲毫不猶豫，打開左側靠牆角擺着的丈二高六尺寬的大鐵櫃，那是黑馬存放金銀的地方。

按說鐵櫃應該上鎖，但却沒有。

按說沒上鎖的鐵櫃，應該一拉就開，但却絕對不是。

按說既然不是，滿天雲就無法打開，但他一拉就打開了大鐵櫃的門。

這些，全够神秘！

這些，也全是陷阱！

對不明白內情的人，是神秘。

對有心偵索這些神秘事物的人，是陷阱。

秘室內很黑，那因為唯一的窗戶，被厚厚的黑色氈幔遮掩得不透任何光亮的關係。

黑暗利於行動，秘密的行動，不能見光的行動，像現在的滿天雲，正十分欣賞這秘室中的黑暗。

不知道滿天雲在大鐵櫃什麼地方作過什麼，刹那，他竟然反手帶闔鐵櫃，把自己關在大鐵櫃中。

這時，那長條案下的沉黑影裏，一閃出現了石頭，石頭臉上抹過一絲冷笑，再一閃已移開大銅鏡，當大銅鏡復原後，秘室中已不見了石頭。

石頭並沒有離開黑馬賭坊，他正在受罪！

因為當他離開大銅鏡，從那道暗門退出秘室之後，才看淸那正是條無路可通的甬道，無路可通只因為它別無去路，路只一條，如果不往前走，遲早會被從秘室出來的人碰到。

於是他往前走，不計曲折。

—下期續完—

驚魂六記故事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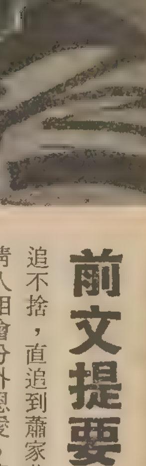


黃鷹・文
盧令・圖

# 黑蜥蜴（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龍飛在義莊追趕着那個怪人，怪人施出一股白烟，奔逃而去，龍飛躍上高樹看見那怪人迅速竄出，龍飛窮追不捨，直追到蕭家莊後又隱入丁家莊，龍飛追入丁家莊去，忽見紫竺在花園中，兩個情人相會分外恩愛，龍飛對紫竺述及那些怪事前後，兩人同去書齋找丁鶴，只見丁鶴已醉倒地下，龍飛此時已知那藍衣人就是丁鶴，此後紫竺又到蕭家莊看個究竟，見鐵虎等均在堂中，蕭若愚因中毒始終昏迷不醒，而蕭立却已去尋找醫生，來為他兒子醫治……

## 冰魄斷腸散　勾魂奪命劍

### 像中人

秋風蕭瑟，飄然從堂外吹進來兩片落葉。

葉已枯。

被風吹落的時候，葉的生命力亦絕。

蕭若愚的生命力却在這個時候完全恢復。

他吁了一口氣，忽然在桌面上翻了一個身，颯的坐起來。

却還未坐穩，連眼都尚未睜開，又倒了下去，一個頭重重的撞在桌面上。

誰也來不及將他扶住。

「哎唷——痛死我了！」一撞之下，蕭若愚竟然叫了起來。

衆人齊皆一樂。

蕭若愚連隨一雙手抱住腦袋，又坐起身來，還張開了眼睛。

白三娘再也忍不住，脫口呼道：「謝天謝地，謝天謝地。」

蕭若愚一聽呆住，問道：「謝什麼天地？」

白三娘接道：「好了好了，二少爺你到底醒來了。」

蕭若愚好像現在才清楚聲音從那兒來，回頭一望，看見白三娘，傻笑道：「還以為誰叫我，原來你啊！」

白三娘忙問道：「二少爺，你沒有事吧！」

蕭若愚說道：「我有什麼事，沒有事啊！」

白三娘連聲道：「好了好了。」

蕭若愚奇怪道：「什麼好了壞了，哎唷——」

他雙手捧着臉搖了幾下，忽然道：「三婆婆，怎麼你都走來這裏玩？」

白三娘愕然道：「我走來那裏了？」

蕭若愚道：「你不是時常對我說，義莊有鬼，不要去那兒玩，怎麼你又來？」

敢情他以為自己仍然在義莊之內。

白三娘苦笑道：「你又來胡說。」

蕭若愚道：「既然來到了，就隨便坐，我介紹幾個老朋友你認識認識。」

白三娘忙道：「二少爺，這裏可是你的家啊！」

「嗄！」蕭若愚這時候才看清楚，一下跳了起來，怪叫道：「我怎麼會在這裏呢？」

他目光一落，終於看見了龍飛，瞪眼道：「又是你！」

龍飛正想說什麼，蕭若愚已接嚷道：「你將我變家不要緊，千萬不要將我變到閻王爺那裏。」

白三娘忙道：「二少爺，你……」

蕭若愚道：「三婆婆你有所不知，這是妖怪，爹爹教我那幾下對他一些用也沒有。」

白三娘連聲嚷道：「二少爺，你先聽我說……」

蕭若愚却在桌上跪了下來，衝着龍飛連連抱拳道：「妖大爺，妖大哥，我服了你了，我給你叩頭，你放過我好不好？」

他眞的叩頭。

龍飛不禁啼笑皆非。

鐵虎不禁歎了一口氣。

蕭若愚這才發現鐵虎，傻笑道：「鍾馗大老爺也給收服，做了他的跟班了。」

鐵虎苦笑道：「你怎麼忘記了我是用鐵鍊，不是鍾馗大老爺。」

蕭若愚「喔」的一聲，拍着腦袋道：「該死該死，我怎麼忘記了。」

他連隨回望龍飛，說道：「他又不是鍾馗，你不是妖怪，方才叩的頭我要收回了。」

龍飛道：「你收回好了。」

蕭若愚忽然又跳起來，尖叫道：「可是我怎麼會回到家裏來？」

紫竺即時笑道：「小弟。」

蕭若愚如遭雷殛，一下子轉過頭來，看見紫竺，立刻雀躍道：「紫竺姐姐，又見到你了。」

紫竺詫異的問道：「什麼時候你見過我？」

蕭若愚道：「方才。」

紫竺追問道：「在那裏？」

蕭若愚道：「在義莊，你怎麼躺在棺材裏？」

紫竺這才明白他在說什麼，道：「你見的不過是你哥刻的木像。」

她連隨手指向放在堂左側那尊大像。

蕭若愚循指望去，道：「不是一樣嗎？哥哥告訴我都是一樣的。」

紫竺搖頭道：「怎麼會一樣呢，木像不會笑，又不會說話。」

蕭若愚連連點頭道：「可是哥哥却當眞是你，不時的紫竺，紫竺的叫啊。」

紫竺臉上不由一紅。

蕭若愚接道：「你不信，我去找哥哥到來，你可以問問他是不是？」

他目光無意一落，看見了桌旁那副棺材，看見了棺材放着的蕭玉郎，道：「怎麼哥哥也睡在棺材之內？」

連隨就拍手微笑道：「有趣有趣。」

衆人又聽着，齊都鼻子一酸。

蕭若愚接道：「這可好，不用到處去找他，哥哥，哥哥，紫竺姐姐有說話要問你。」

蕭玉郎當然毫無反應。

死人又怎會有反應。

蕭若愚却完全瞧不出來，接嚷道：「

哥哥，你平日不是很多話要對紫竺姐姐說的。」

當然又沒有反應。

蕭若愚動了幾下鼻翹，又道：「不成睡着了？」

紫竺實在再也忍不住，失聲道：「你哥哥已經死了。」

蕭若愚一怔道：「死了又怎樣？」

鐵虎道：「像義莊那種死人一樣。」

蕭若愚立即跳起來，大叫道：「誰說的！」

紫竺歎息道：「小弟，是眞的。」

蕭若愚呆了一樣望着紫竺，道：「這是說，哥哥不會再說話，再走動的了？」

紫竺黯然點頭。

蕭若愚又問道：「紫竺姐姐，你不是騙我吧？」

紫竺道：「姐姐又怎會騙你？」

蕭若愚「哇」的伏倒桌上，大哭了起來。

哭得很傷心。

白三娘忍不住亦哭了。

衆人一時也不知如何是好，都怔在那裏！

也不知過了多久，蕭若愚才收住了哭聲，在桌上坐起來，默默流淚。

鐵虎吁了一口氣，上前兩步，放軟聲音道：「小弟弟，有幾句話想問問你！」

蕭若愚望了鐵虎一眼，道：「你是做官的，不跟你說話。」

他眞的閉上嘴巴，而且閉得緊一緊。

鐵虎苦笑，目注龍飛。

龍飛搖頭。

他知道蕭若愚也一樣不會跟自己說話的。

白痴雖然腦筋遲鈍，但決定了的事情，就絕不會更改。

紫竺看在眼內，柔聲道：「小弟，那麼，跟我說成不成？」

蕭若愚却竟不假思索，道：「成。」

紫竺道：「那麼我問你。」

蕭若愚瞪着鐵虎龍飛道：「姐姐，他們在這裏，會不會聽到我們說話。」

紫竺點頭。

她實在不忍心欺騙蕭若愚。

龍飛明白紫竺的心情，目注鐵虎道：「我們都出去。」

鐵虎躊躇一下，終於舉起腳步。

蕭若愚目注他們出了大堂，道：「都走了。」

紫竺說道：「現在你可以放心說話的了。」

蕭若愚點點頭，道：「姐姐，有件事很奇怪，很奇怪的。」

紫竺道：「你說啊！」

蕭若愚搖頭道：「我實在不明白。」

紫竺道：「不明白什麼？」

蕭若愚的眼淚忽然又流下。

正當此際，照壁前白仙君那尊木像倏的四分五裂，「嘩啦」的四下飛濺。

一個人同時從中飛出。

血紅色的衣衫，慘綠色的臉龐，一面蛇鱗，雙手亦是蛇鱗遍佈。

正是那個怪人。

他右手之中，此際握着一把閃亮的長刀，鋒利的長刀！

人如箭，刀如虹。

「呱」一聲怪叫，閃亮鋒利的長刀凌空向蕭若愚斬去。

紫竺驚呼。

蕭若愚却呆然不動，淚泉如湧。

紫竺驚呼未絕，蕭若愚的人頭已然從刀光中飛起來。

鮮血狂飛。

紫竺一聲怒叱，反手抓住了一張椅子，奮力砸向那個怪人！

那個怪人經已立足桌面上，「呱」的又一聲，刀一翻。

椅子刀光中碎飛，紫竺縮手急閃，同時抄住了第二張椅子。

× × ×

龍飛鐵虎「嘩啦」那一聲之中經已回頭。

一眼瞥見，兩人齊聲暴喝，不約而同反撲。

龍飛人如天馬行空，半空中劍嗆啷出鞘，人劍化成一道飛虹，凌空向那個怪人飛射去！

鐵虎那條鐵鍊亦「嘩啦啦」撒在手中，身形亦施展至極限。

那個怪人對於他們似乎有所避忌，不敢逗留，一刀斬碎那紫竺那張椅子，雙腳便桌面上一頓，身形疾向後倒射開去。

紫竺看得眞切，一聲嬌叱，方抄住的那張椅子颯然脫手，擲向那個怪人。

她驚怒之下，已全力出手！

那個怪人彷彿早已有此一着，人在半空，猛一個觔斗，右腳正端在擲來那張椅子之上。

那張椅子「叭」的被他踢得疾飛了回去，反撞向龍飛，他身形藉此一踢之力，繼續向後飛，嘩啦的撞碎右牆一扇窗戶，疾穿了出去。

龍飛只恐紫竺有失，身形一飛，離弦箭矢一樣，亦是有去無回之勢。

他雖然目睹那張椅子迎面飛來，亦無從閃避。

那張椅子有紫竺一擲之力，再加上那個怪人一踢之力，實於是非同小可。

龍飛也知道厲害，那刹那之間，劍「嗡」然彈出一片劍芒，迎向飛來的椅子。

「沙」一聲，那張椅子一迎上劍光，就化成粉碎。

那刹那之間就像是變魔術一樣，整張椅子瞬眼間消失半空！

龍飛的身形同時落下。

鐵虎在後面只看得魄動心驚，失聲道：「可有事？」

龍飛道：「沒有！」身形又飛起，從怪人撞碎那道窗戶追去。

鐵虎亦緊跟着越窗追出去。

蕭若愚沒有頭的屍身這時才跌下，跌在桌面上，他那顆人頭也正落在桌面上。

白三娘這時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哀呼一聲，雙眼翻白，往地上就倒。

紫竺急忙一把扶住！

她的一張臉經已蒼白。

有生以來，她何嘗遇過這麼殘忍，這麼恐怖的事情？

血仍在奔流。

鮮血！

白痴何辜？



蕭若愚到底知道了什麼奇怪的事情，非死不可。

像中人到底又是什麼人？

## 奪魄快刀

庭院蕭條。

怪人身形凌空飛舞，飛過海棠樹梢，舞過芭蕉葉頂，穿門過院，越牆翻屋，矯活非常，迅速之極。

龍飛緊追不捨！

鐵虎亦竭盡全力在後面狂追！

再過一道短牆，那個怪人已進入那座遍放木刻黑蜥蜴的莊院。

身形一落，一股白烟暴起！

龍飛後面看見，怪叫一聲，橫越一丈，掠上一旁瓦面，再一拔，在瓦面之上拔起二丈多三丈！

居高臨下，他看得很清楚，那怪人並沒有在白烟中消失，也沒有化做一條黑蜥蜴，混在院內的黑蜥蜴之中。

他看得很清楚，那個怪人再翻過一道短牆，落在那個荒僻的後院內，旋即向那座小樓射去。白烟雖然起，但未濃，怪人的一身紅衣更鮮明觸目。

龍飛一聲長嘯，半空折腰，斜射向蜥蜴院。着地又拔起，穿白烟，越短牆，掠進後院內。

他連隨奔向那座小樓！

後面即時傳來了鐵虎一聲大叫：「龍飛！」

龍飛揚聲道：「在這兒，」身形却不停！

「嘩啦」一聲暴響，也即時在樓中傳出！

小樓的門戶盡開。

× × ×

龍飛猛一聲暴喝，一劍化千鋒，人裹在劍光之中，連人帶劍，奪門而入！

沒有襲擊！

小樓也沒有人！

龍飛身形不停，人劍追向嘩啦聲響之處！

聲音他肯定是對門那邊傳來。

轉過那扇曾經出現一個半人半蜥蜴的怪物，在吸吮着一個面貌與白仙君相若的女人，飛揚中火焰中的那幅怪畫，但後來却又變成空白的那扇屏風，龍飛撲向對門那面牆壁。

那扇屏風現在仍然一片空白，屏風後面也一樣沒有人。

但牆壁上那個窗戶却經已碎裂！

「嘩啦」那一聲，毫無疑問就是這個窗戶碎裂之時所發出來。

龍飛的身形在窗前停下。

窗外是後院的另一面，也一樣遍地荒草，在荒草之中，有幾棵芭蕉。

花已謝，花已殘。

風吹綠芭蕉兩叉。

一股難言的寂寞，難言的蕭索蘊斥其中。

其中却沒有人！

那個怪人到底從那個方向逃去？

龍飛瞧不出來，身形一縱，越過窗戶，掠入荒草之中。

然後他獵狗一樣搜索起來。

後面忽然又傳來了鐵虎的大叫聲。

「龍飛！」

「這邊！」龍飛應聲拔起了身子，掠上了小樓的瓦面。

再一縱，竄上了屋脊。

四顧無人，只見鐵虎，正踏着院中荒草向小樓奔來。

鐵虎也是在周圍張望，見龍飛立在屋脊之上，急問道：「可追到那厮？」

龍飛搖頭。

鐵虎又問道：「是不是又化做白烟飛上天去了？」

龍飛搖頭道：「我看見他逃進了這座小樓。」

鐵虎道：「那麼現在呢？」

龍飛道：「小樓後面的一扇窗戶被震碎，却不知越窗之後那兒逃去。」

鐵虎道：「周圍都不見？」

龍飛道：「都不見。」

鐵虎咬牙切齒的道：「好小子，又給他逃去了！」

語聲方落，一聲慘叫突然從隔壁傳過來！旋即有人嘶聲狂吼道：「丁鶴，你眞要殺我滅口？」

狂吼未絕，又是一聲慘叫！

龍飛鐵虎聽得眞切，齊皆聳然動容。

鐵虎脫口呼道：「住手，」人鍊齊飛，翻過圍牆，躍下隔壁。

龍飛身形同時從屋脊上射出，箭一樣射了過去。

× × ×

隔壁就是丁家。

也就是丁鶴那個書齋座落的那一個院落！

慘叫聲，狂吼聲，正是從書齋之內傳出來。

龍飛身形一落即起，人劍飛前，鐵虎嗆啷啷一抖鐵鍊，亦衝了過去。

書齋的門戶與龍飛紫竺離開時一樣，仍然給掩上！

龍飛劍在身前，劍光飛閃！

那道門迎上劍光，嗤嗤嗤四分五裂！

龍飛人劍奪門而入，未碎在劍光中的門板紙一樣飛了起來！

那刹那他的心情實在緊張之極，也惡劣之極。

他聽得出那狂吼的語聲絕不像丁鶴所有，却很像在那裏聽過。

一時間，他又想不起是在那裏。

——到底是誰狂吼丁鶴要殺人滅口？

龍飛劍如電，人如電，見光亦如電，一射入門，已瞥見了丁鶴！

他瞥見丁鶴的勾魂劍！

劍已經出鞘！

三尺三寸的長劍，狹長而尖銳，鋒利而閃亮，握在丁鶴的右手中，垂指地面，劍尖滴血！

鮮血！

在他的身前，在他的劍下，倒着一個紅衣人。血紅的衣衫，慘綠的肌膚，光膩的蛇鱗！

正是那個怪人。

刀仍在怪人手裏，刀鋒染滿了鮮血。

他的咽喉在濺血，人已經氣絕。

丁鶴左腰後也在流血，衣衫迸裂，肌膚外翻，一道血口斜開至脊椎骨旁邊。

是刀口！

這顯然他雖則一劍勾魂，洞穿怪人的咽喉，自己亦傷在怪人快刀之下！

傷得無疑重，但斬的並非要害，並不足致命！

可是龍飛才衝入，丁鶴就倒下！

他的一雙眼仍然圓睜，眼球上佈滿血絲，充滿了驚訝，也充滿憤怒！

龍飛方才已目睹那個怪人身形的矯活！刀法的迅速，鐵虎也沒有走眼，他跟着進來，目光一落，不覺脫口一聲：「『一劍勾魂』果然名不虛傳。」

龍飛却一聲不發，急步走過去，正準備替丁鶴封住腰後的穴道，阻止血液再外流，可是一走近，就發覺丁鶴的血液已停止外流。

「奇怪？」

他連隨又發現丁鶴腰後傷口附近的肌肉逐漸蒼白了起來，不由自主的伸手摸了去！

一摸之下，龍飛面色驟變。

一股寒氣正從他手心透上，他非常自然的一縮手，失聲道：「冰魄散！」

鐵虎一怔，道：「什麼？」

龍飛道：「他正中了冰魄散！」

鐵虎道：「那兒來的冰魄散？」

龍飛道：「只怕是來自刀上，」目光轉向怪人手中那柄刀。

那柄刀的刀鋒幽然散發着淡綠色的寒芒。

那種淡綠色已淡得接近白色，不在意根本就瞧不出來。

龍飛指按刀鋒，觸指冰寒，一觸忙縮開，沉聲道：「果然在刀上！」

鐵虎道：「這也許就是報應，他以冰魄散害人，現在自己也爲冰魄散所制。」

龍飛沒有作聲，一雙劍眉已緊鎖在一起。

鐵虎又道：「爲什麼他要這樣做？」

龍飛忽然手指零亂散落地上那些酒瓶，道：「鐵兄有沒有看見這些酒瓶。」

鐵虎道：「看見，與事情又有什麼關係？」

龍飛道：「我追着那個紅衣怪人，不錯是追到了這邊丁家，蕭立也看見那個紅衣怪人越牆跳了過來丁家這邊。」

鐵虎說道：「喏，丁鶴不就是身穿紅衣。」

龍飛道：「可是紫竺與我進來書齋的時候，他已經醉倒地上。」

鐵虎又道：「那是他故意醉給你們看的。」

龍飛道：「在那麼短的時間之內，他怎能喝得下這麼多瓶酒。」

鐵虎道：「喝一瓶，倒一瓶難道不成嗎？」

龍飛道：「當時他的確已經爛醉如泥了。」

鐵虎笑笑道：「有些人一瓶酒喝下就支持不住，變成滾地葫蘆了。」

龍飛閉上嘴巴。

鐵虎接道：「冰魄散創自唐十三，唐十三却死在丁鶴劍下，那麼冰魄散落在丁鶴手上，並不是沒有可能的事。」

龍飛歎了一口氣。

鐵虎又道：「蕭若愚不會不認識丁鶴的。」

龍飛道：「嗯。」

鐵虎道：「丁鶴却相信他也意料不到蕭若愚竟會在義莊內玩耍，發現了他裝神扮鬼的秘密。」

龍飛道：「嗯。」

鐵虎道：「隣家的丁伯伯竟然會裝神扮鬼，在蕭若愚這個白痴來說，是不是很奇怪？」

龍飛道：「應該是。」

鐵虎道：「丁伯既然可以裝神扮鬼嚇人，他當然也可以才是，所以他當時就有，爲什麼他不可以裝神扮鬼嚇人這一句話。」

龍飛不能不承認鐵虎分析得實在很有道理。

鐵虎接道：「也就在那個時候，丁鶴經已到來，他一心想看看自己昨夜的所爲有什麼效果，却聽到了蕭若愚那番說話，知道他的秘密被蕭若愚無意發現，於是就施放冰魄散，暗算蕭若愚以滅口！」

龍飛道：「說下去。」

鐵虎道：「到被你窮追不捨，於是就先入蕭家莊引開你的注意，再溜返書齋假裝醉酒。」

他一頓接着道：「可是他仍然放心不下！」

龍飛道：「你是說那些冰魄散的效果嗎？」

鐵虎道：「冰魄散並非他自己的東西，能否毒殺蕭若愚在他實在是一個問題，他却又分身不暇，於是暗中早已通知了他的手下，也就是現在倒在他劍下這個紅衣人前去一看究竟。」

龍飛並沒有插口。

鐵虎又道：「他這個手下趕到了義莊，却發覺蕭立經已先一步趕到，而且驗出蕭若愚乃中了冰魄散，去找『妙手回春』華方，及聽蕭立叫我們將蕭若愚送回家來，正中下懷，於是就先行偷入蕭家莊，藏身木像內，出其不意，硬殺蕭若愚，逃回來這邊。」

龍飛道：「好像這樣的一個得力助手，殺了豈不是可惜得很？」

鐵虎道：「不殺却會洩漏自己的秘密，權衡輕重，利用的價值既然也已沒有，此時不殺，更待何時？」

一頓又說道：「他這個手下萬料不到他竟然會殺人滅口，冷不提防，就被他一劍刺中咽喉，可是他這個手下到底武功高强，臨死仍然回砍他一刀！」

龍飛又不作聲。

鐵虎冷笑道：「他惟恐蕭若愚不死，利刀之上再加冰魄散，結果自己也傷在這張快刀與那些冰魄散之下，豈非就是報應了。」

龍飛仍不作聲。

鐵虎一臉得色，仰天接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雖然是一句老話，却永遠合用的。」

龍飛終於開口道：「鐵兄似乎疏忽了一件事。」

鐵虎道：「什麼事？」

龍飛道：「我這位師叔何以被稱『一劍勾魂』！」

鐵虎道：「這相信就是因爲他出手毒辣，一劍便要人性命的了。」



龍飛道：「不錯，在他的劍下從無活口！」

鐵虎道：「並不是如此手辣心狠，又怎會做出這種事情？」

龍飛道：「既然一劍勾魂，這個所謂他的手下應被他一劍刺中咽喉之後，又焉有能力回砍一刀？」

鐵虎道：「龍兄也疏忽了一件事。」

龍飛道：「你是說，我師叔喝了那麼多酒。」

鐵虎道：「一個人醉酒之下，出手難免就沒有平日那麼準確。」

龍飛道：「傷口可是在腰後。」

鐵虎道：「他一劍刺中對方咽喉，自然就以爲對方必死，拔劍轉身，準備將劍入鞘，亦是很自然的舉動。」

龍飛微喟道：「但亦有可能，是那個怪人突來暗算，一刀砍在我師叔腰後，我師叔負傷之下，才反手一劍穿透了他的咽喉。」

鐵虎歎息道：「龍兄的心情，我非常明白，丁鶴不管怎樣，畢竟還是龍兄的師叔。」

龍飛苦笑。

鐵虎接道：「可是那句話龍兄也聽到的了。」

龍飛只有苦笑。

鐵虎道：「那句話，總不成是對我們說的。」

龍飛道：「是也未可知。」

鐵虎冷笑道：「他既然認識丁鶴，當然不會不清楚丁鶴的手段，明知丁鶴劍下從無活口，一劍勾魂，還要冒險去砍丁鶴一刀，目的只是在讓我們聽到那句話，使我們懷疑丁鶴，有沒有這種道理？」

龍飛無言。

鐵虎沉聲道：「從方才砍殺蕭若愚那一刀，與及那個人身形的迅速矯活看來，他的武功只怕絕不在你之下。」

龍飛道：「應該是。」

鐵虎道：「以他的武功，是否用得着如此冒險嫁禍丁鶴，賠上自己的性命？」

龍飛實在說不過鐵虎，因爲鐵虎的說話實在很有道理。

他歎了一口氣，將丁鶴抱起來，在旁邊那張竹榻放下，道：「要證明這件事很容易。」

鐵虎道：「等丁鶴醒來？」

龍飛道：「嗯。」

鐵虎問道：「你以爲他還有多少分生機？」

龍飛道：「蕭若愚的內功未必比得上他。」

「你是說，蕭若愚能够不爲冰魄散所傷，丁鶴也應該能够？」

龍飛道：「不錯。」

他說得雖然肯定，心裏其實也不大肯定。

丁鶴的面色這時候亦已蒼白了起來，傷口附近的肌肉更是死魚肉般，龍飛將他抱起來的時候，那種感覺與抱着一個死人並沒有分別。

龍飛方才也接觸過蕭若愚，兩個人比較，丁鶴顯然就嚴重得多。

鐵虎也瞧出來了，上前伸手往丁鶴的額角探了探，道：「蕭若愚雖然也中了冰魄散的毒，情況並沒有這樣惡劣。」

龍飛道：「並沒有。」

「你當知原因何在。」

「嗯。」

「蕭若愚只是被冰魄散噴中，他却是被冰魄散直接進入血肉之內！」

「但無論如何，他仍然未死，只要他還有一口氣，就還有復原的希望。」

「哦。」

「藥醫不死病。」

「妙手回春華方？」

「蕭立豈非正前去找他來。」

「他本是爲了自己的兒子奔波，現在却變了爲殺子的仇人，造化弄人，果眞至此？」鐵虎實在想笑，却又笑不出來。

龍飛搖頭道：「在未能够完全證實之前，鐵兄還是不要太武斷。」

鐵虎一怔，大笑道：「龍兄，鐵某是怎樣的人，現在你還未清楚麼？」

龍飛一笑。

鐵虎笑接道：「做我這種工作的人，本來就是以證據爲重。」

他的笑容忽然一歛，道：「但是到目前爲止，一切對於你這位師叔很不利。」

龍飛道：「這若是這怪人先動手，殺他也只是自衛殺人。」

鐵虎道：「若是這怪人先動手，你這位師叔自然就是無辜的了。」

龍飛道：「到底怎樣很快就會有一個清楚明白。」

鐵虎道：「蕭立未必找得到華方。」

龍飛微喟道：「好像他那樣一個名醫，每日要應付的病人固然不少，要找他出診的病人是必也是很多，找不到那也不奇怪。」

鐵虎道：「倘若眞的找不到，或者回來已不是時候，以你看，你這位師叔是否能够生存下去？」

龍飛沉吟了一會，皺眉道：「以他現在的情形看來，那種冰魄散的毒性實在是厲害得很，找不到華方的話，我師叔這條性命，只怕丟定了。」

鐵虎喃喃道：「這樣未嘗不是一種解脫。」

龍飛淡然一笑，道：「鐵兄始終是那種觀念。」

鐵虎說道：「要改變我的觀念也不困難——只要找出證據，證明他並非殺人滅口。」

龍飛歎息道：「我實在想不出他有什麼理由這樣做。」

鐵虎道：「你又不是他肚子裏的蛔蟲，又怎會知道他的心事？」

龍飛道：「這樣做對他實在也沒有好處。」

鐵虎道：「若是你能够看得出來，就不是好處的了。」

龍飛一再歎息，道：「憑他的武功，如果眞與蕭立有仇，儘可以找蕭立當面解決。」

鐵虎說道：「或者他知道並非蕭立之敵。」

龍飛道：「縱然如此，也沒有理遷怒蕭立的兒子。」

鐵虎道：「焉知他與蕭立之間結下了什麼仇怨。」

龍飛沉默了下去。

蕭立與丁鶴之間，由親密變成生疏，甚至於不相往來，是鐵一般的事實。

白仙君三年前死亡，蕭立甚至也不通知丁鶴一聲，這也是事實。

從種種跡象看來，兩人之間的友情，毫無疑問，早已終結。

一雙曾經出生入死，聯袂闖盪江湖的朋友變成這樣，當然不會沒有原因。

到底是什麼原因？

龍飛雖然不知道，但也想得到，其中一定發生了一件很嚴重的事情，兩人之一的所爲是必令對方很反感，很憤怒，乃至於不惜斷絕來往。

錯在蕭立抑或丁鶴？

主動與丁鶴疏遠的顯然就是蕭立，莫非就錯在丁鶴？

丁鶴到底做出了什麼對不起蕭立的事情？

——白仙君！是否因爲白仙君？

龍飛忽然想到白仙君，一種很奇怪的念頭連隨在他的腦海中浮上來。

——不成丁鶴師叔竟染指他那位生死之交的妻子？

——丁鶴師叔怎會是這種人。

龍飛却又想不出第二個更爲合理的原因。

事實，的確是有這種跡象。

龍飛從來都沒有現在這樣傷腦筋。

鐵虎也發覺龍飛神態有異，盯穩了龍飛，似乎想從他的神態瞧出龍飛的心意。

他當然瞧不出來。

因爲他雖然辦案經驗豐富，明察秋毫，並沒有一雙魔眼。

龍飛却沒有在意。

在這片刻裏，他的心目中根本沒有鐵虎這個人的存在。

他忽然在意，苦笑了一下。

鐵虎立即道：「看來你也不是完全不知情。」

龍飛道：「不知道還好。」

鐵虎追問道：「你到底知道什麼？」

龍飛道：「現在還不是說的時候。」

鐵虎瞪眼道：「你知否知情不報，是什麼罪名？」

龍飛拂手道：「少在我面前來這一套吧。」

鐵虎道：「你不說我事實也沒有你辦法，總不成打你八十大板。」

龍飛道：「事實我知道得並不多，也仍未想通。」

鐵虎道：「說出來聽聽，或者我想得通。」

龍飛道：「在未能夠確實之前，這件事我還是暫時保留。」

鐵虎道：「什麼時候你也變得這樣子婆媽。」

龍飛道：「這關係兩個人的名譽。」

鐵虎仍不肯罷休，道：「我又不是什麼人，而且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這個人的嘴巴向來很密。」

龍飛搖頭道：「如果是事實，我定會說的，你心急什麼？」

鐵虎頓足道：「眞拿你沒有辦法。」

龍飛目光一轉，說道：「現在我們應該先弄清楚，倒在地上這個人到底是什麼人。」

鐵虎一怔道：「我險些忘記了這一件事。」

他連隨蹲下身子，仔細的打量起那個人來。

慘綠的臉龐，恐怖的蛇鱗。

鐵虎打了一個寒噤，道：「人怎會這樣子？」

龍飛道：「戴上面具手套就會這樣子的了。」

他亦蹲下了身子。

鐵虎詫異道：「你怎知道他是戴上了面具手套。」

這個人的疑心實在重。

龍飛歎息道：「我只是懷疑而已。」

鐵虎也知道自己的疑心實在重了些，苦笑道：「你也莫怪我，天生我就是這樣多疑。」

龍飛道：「所以你不做捕吏，實在是那一行的損失。」

鐵虎道：「幸好我就是幹那一行。」

龍飛目光轉回那個怪人的面上，道：「到底是不是面具手套，立即就會知道的了。」

他一雙手連隨落在那個怪人的面上。

鐵虎看在眼內，道：「我現在實在有些佩服你了。」

語聲未落，龍飛已將怪人那張滿佈蛇鱗，慘綠色的臉龐緩緩的揭起來。

鐵虎看着興奮的嚷道：「果然是一張面具。」

龍飛那刹那却如遭雷殛，整個人呆住在那裏，目光亦凝結，眼瞳中充滿疑惑。

那張怪臉之下事實是另有一張臉龐。

不是慘綠色，也沒有蛇鱗，完全是一張正常人的臉龐。

這張臉龐在他絕不陌生。

他認識這個人！

這個人不是別人，就是司馬怒。

「快刀」司馬怒！

## 謎

秋風吹入了書齋。

秋後雖然就冬來，但這個時候的秋風並不冷。

龍飛給這陣風一吹，却由心寒了出來，混身的血液也彷彿在凝結！

——怎會是司馬怒？

龍飛實在奇怪之極。

鐵虎連隨拿起了司馬怒的左手，將衣袖捲起來。

鱗片只長到腕上三寸。

鐵虎手一揭一剝，就剝下了一隻手套來，他更加興奮，連聲道：「假的，都是假的。」

龍飛不作聲。

那隻手套與那頭面具一樣，很精緻，很柔軟，緊貼着原來肌膚，即使是近在咫尺，也不容易瞧出來。

鐵虎反覆細看了幾遍，才將那隻手套放下，轉將那張面具拿起來，亦細看了幾遍。

然後他歎了一口氣，道：「巧奪天工，不知又是出自那位名匠之手。」

龍飛仍然不作聲，始終盯着司馬怒的臉龐，彷彿要瞧進司馬怒的腦海深處，找出他眞正的意圖。



他當然也瞧不出來。

因爲他同樣也沒有一雙魔眼。

司馬怒雙目圓睜，似乎死不甘心，但眼神呆滯之極。

死人的眼神也根本就沒有所謂呆滯不呆滯的了。

他非獨眼神呆滯，面容亦呆板之極，既沒有痛苦，也沒有任何表情，簡直像白痴一樣。

莫非他就是白痴一樣，木然瞪着丁鶴那一劍刺入自己的咽喉，就是蕭若愚在義莊那兒由得龍飛將他的穴道封閉。

蕭若愚毫無疑問是一個白痴。

司馬怒却毫無疑問絕對不是。

可是這白痴一樣的眼神，白痴一樣的面容，又能夠告訴龍飛甚麼？

這時候的龍飛，亦有若白痴一樣了。

× × ×

風吹蕭索。

龍飛陷入沉思之中。

鐵虎終於察覺到了，脫口喚道：「龍兄。」

龍飛沒有反應。

鐵虎振吭呼道：「龍兄。」

他平日打慣了官腔，嗓門當然是不小，振吭一呼，簡直有若半空中响了一個悶雷。

龍飛彷如夢中驚醒，失聲道：「甚麼事？」

鐵虎道：「我正要問你到底發生了甚麼。」

龍飛歎了一口氣，搖搖頭道：「沒有事。」

鐵虎道：「方才你就像見鬼一樣，倒給你嚇了一跳。」

龍飛歎氣道：「事情確是越來越複雜了。」

鐵虎心念一動，道：「你莫非認識這個人？」

龍飛點頭。

鐵虎道：「他是誰？」

龍飛道：「司馬怒。」

「快刀司馬怒？」

「正是。」



鐵虎將面具取下，那個怪人露出眞面目，赫然就是快刀司馬怒。

「怪不得凌空一刀，飛取蕭若愚首級，如此凌厲，如此準繩。」

龍飛又沉默了下去。

鐵虎喟然接道：「快刀奪魄，果然名不虛傳。」

龍飛淡然一笑！

鐵虎忽然省起了一件事，道：「聽說他約了你在斷腸坡決鬥。」

「這是事實。」龍飛反問道：「你也知道這件事。」

鐵虎道：「那是江湖上的朋友，傳來的消息。」

一頓接着道：「却是不知道正確的日期。」

龍飛道：「在前天。」

鐵虎道：「他可有依約前去？」

龍飛道：「有。」

「結果如何？」

「我倖勝他半招。」

「你小子就是謙虛，依我看，你準是將他打得落荒而逃。」

「落荒而逃的是我。」

「這必是他不服輸，纏着你拚命，你既不想殺他，又不想令他太難堪。」

鐵虎這個人的腦筋有時候就是如此靈活。

龍飛淡然一笑。

鐵虎連隨就一呆，道：「這眞是奇哉怪也。」

龍飛道：「他沒有理由跟我那位師叔合作的，是不是？」

鐵虎說道：「這在他也許認爲是兩回事。」

龍飛道：「這件事你也許想得通，我就想不通的了。」

鐵虎苦笑。

現在他何曾不是腦袋之內塞了幾斤砂一樣，一竅不通。

龍飛又歎了一口氣，手落在司馬怒雙眼的眼蓋之上，一抹，將司馬怒的眼蓋抹下來！

也就在那刹那之間，他整個身子猛一震。

然後他就像獵犬一樣，鼻子不停的抽動起來！

鐵虎看見奇怪，問道：「你在嗅甚麼呢？」

龍飛沒有作聲，鼻子幾乎觸及司馬怒的衣衫。

鐵虎一個鼻子不由也抽動起來。

他嗅了一會，除了血腥味，並沒有嗅到甚麼。

龍飛即時目光一轉，道：「你嗅到了甚麼？」

鐵虎道：「血腥味。」

龍飛道：「此外呢？」

鐵虎道：「沒有了。」

龍飛道：「嗯。」

鐵虎道：「除了血腥味，難道你還嗅到了甚麼？」

龍飛搖頭。

鐵虎道：「這是說，我的鼻子並沒有問題。」

龍飛道：「我們的鼻子都沒有問題，有問題的只是司馬怒。」

鐵虎不明白。

龍飛突然斬釘截鐵的道：「司馬怒並不是殺蕭若愚的人。」

鐵虎更奇怪，道：「你莫非是說，他並不是我們方才追拿的那個紅衣人？」

龍飛道：「應該不是。」

鐵虎一怔，道：「應該，你又憑甚麼這樣肯定他不是？」

龍飛緩緩的站起身子。

鐵虎跟着站起來，一雙眼一瞬也不一瞬的盯注在龍飛面上！

龍飛眼望窗外忽問道：「那個紅衣人是怎樣出現的？」

鐵虎道：「他藏身那尊水月觀音的木像內，突然震碎木像飛出來殺人。」

龍飛又問道：「那尊木像你可知是用甚麼木材彫刻出來？」

鐵虎不假思索，道：「檀木。」

蕭立已跟他說過在早上發生的怪事，所以在安置好蕭若愚之後，他除了檢驗蕭玉郎的屍體之外，也曾走到那尊木像的面前，仔細檢驗了一遍。

若非是別人的屋子，他當時說不定就會將那尊木像搬下來，研究一下那條黑蜥蜴如何藏在木像的口內。

也可惜他沒有這樣做，否則他必定發現有人藏身在木像內。

卻也幸虧他沒有那樣做，否則必定第一個死在刀下。

× × ×

「檀木」兩個字出口，鐵虎就一怔。

龍飛盯着他，道：「你現在總該明白的了。」

鐵虎點頭，道：「一個人藏在檀木中那麼久，衣衫與身上總該有些檀木的氣味才對。」

龍飛道：「我們在司馬怒的身上卻嗅不到檀香的氣味。」

「不錯不錯。」鐵虎忽然笑道：「我明白了。」

他又明白了甚麼？

龍飛盯穩了鐵虎！

鐵虎旋即打了一個哈哈，道：「好一條連環計，丁鶴呀丁鶴，你也可謂老謀深算了。」

這一次輪到龍飛怔住。

鐵虎笑接道：「殺人的是丁鶴，不是司馬怒。」

龍飛道：「哦？」

鐵虎道：「丁鶴知道你我都在那邊，恐防一時間擺脫不了，所以預先安排司馬怒這個人，穿着相同的衣服，準備必要時由司馬怒引開我們的注意，好教他從容開脫。」

龍飛歎了一口氣。

鐵虎還有說話：「及至他發覺我們都追他不到，心念又一轉，索性來一個殺人滅口，也藉此嫁禍於司馬怒，誰知道弄巧反拙，一個不小心，自己也挨了一刀。」

龍飛又歎了一口氣，道：「你想清楚再跟我說。」

鐵虎一呆。

龍飛歎着氣接道：「時間不配合，是一個問題，醉酒也是一個問題，你若是仍然有懷疑，不妨過去嗅嗅丁鶴的身上是否有檀木氣味。」

鐵虎眞的走過去嗅嗅。

嗅得很仔細。

到他將頭抬起來，神情已有如傻瓜一樣。

龍飛笑問道：「嗅到了檀木氣味沒有呢？」

鐵虎搖頭苦笑，道：「我現在眞的給這件事弄糊塗了。」

龍飛的笑也是苦笑，道：「糊塗的並不是你一個人。」

鐵虎忽然道：「小龍，你一向是一個聰明人。」

龍飛道：「你一向也是的。」

鐵虎道：「比你仍然差一籌。」

龍飛奇怪道：「甚麼時候你變得這樣謙虛了。」

鐵虎道：「現在。」

龍飛道：「你就是不謙虛，這件事我也是不會就這樣罷手，繼續傷腦筋，窮追究竟的。」

鐵虎歎息道：「我從來都沒有遇過這麼奇怪的事情。」

龍飛道：「你以為我就不是。」

鐵虎只有歎息。

龍飛又呆在那裏。

——司馬怒怎會在這裏出現？

——他若非同謀，怎會穿上這種紅衣服？怎會戴上那張面具？那對手套？

——爲甚麼他要刀斬丁鶴，莫非就眞如鐵虎所說，是丁鶴拔劍殺他滅口在先，他臨死反斬丁鶴一刀，丁鶴一個不留神，又醉酒之下，以至司馬怒仍然有反擊的餘力，傷在司馬怒刀下。

——司馬怒狂呼丁鶴殺人滅口，難道



就眞的一如所說？

——丁鶴又爲何那樣做？

——若是以檀木氣味爲憑，殺人的就既非司馬怒，也非丁鶴，難道還有第三者嗎？

——這個第三者又是誰？

——莫非藏身木像之中，不一定染有檀木氣味？

連這一點龍飛都已不敢肯定了。

謎！

不可解的謎！

## 地道

秋風仍然是那麼蕭索。

龍飛心頭的寒意更加重了。

他仔細的將這兩天發生的事情重新思量了一遍又一遍。

可是一些結果也沒有。

鐵虎呆呆的在旁邊望着龍飛，也在想，當然也同樣沒有結果！

他知道的事情本來就沒龍飛那麼多！

也不知過了多久，龍飛的眼睛才見轉動，目光落在書齋左側那扇屏風之上。

月夜，孤松，一鶴飛來。

一股難言的孤獨幽然從屏風上那幅畫散發出來。

丁鶴昨夜就是在這屏風之旁，幽靈般出現。

龍飛倏的舉步向那扇屏風走過去。

一個奇怪念頭在他腦海中浮現出來。

× × ×

屏風後甚麼也沒有！

龍飛緩步踱了一個圈，忽然在屏風後面伏下，以劍柄敲擊地面。

一下又一下。

鐵虎已跟了過來，奇怪的望着龍飛。

他實在不明白。

忽然——

「空的。」龍飛一聲呻吟！

鐵虎脫口道：「你在說甚麼？」

龍飛呻吟着道：「這下面是空的。」

鐵虎道：「有甚麼關係？」

龍飛道：「下面可能有一條地道。」

「地道？」鐵虎一怔！

龍飛也不多說，一翻腕，劍尖向下刺落。

劍刺入一塊方磚正中，緩緩的深入，猛一快，一下子直沒入柄。

龍飛目光一閃，連隨拔劍，四塊方磚亦給他那支劍帶了起來。

那四塊方磚竟然是嵌在一塊木板上！

龍飛右手抽劍，左手揑住了木板的一角，將整塊木板揭起來。

下面是一個地洞，一行石階斜斜的往下伸展！

到底是通往甚麼地方？

鐵虎只瞧得目定口呆。

龍飛即時放開揑着木板的手，道：「我們下去看看怎樣？」

鐵虎一愣道：「好。」

龍飛連隨移步踏下去！

堅實的石階，十二級，石階下是平地，一條地道向前伸展。

黑暗的地道，令人嗅來不大舒服的泥土氣味，龍飛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劍在前，腳步接向前跨出兩步！

鐵虎後面亦步亦趨，忍不住問道：「這條地道到底通往甚麼地方？」

龍飛心中已有數，却沒有說出來，淡然道：「你就是這樣子心急。」

鐵虎問道：「到了盡頭就清楚，是不是？」

龍飛道：「還用問？」

鐵虎道：「你那些火摺子呢？」

話口未完，一個火摺子已在龍飛手中亮起來。

火光驅散了黑暗，照亮了地道。

那是一條完全用人工開出來的地道，四面都砌上完整的石塊，砌得非常整齊。

雖然並不怎樣寬闊，這條地道所化費的人力財力，可以肯定，也頗鉅大。

石壁上都長滿了厚厚的靑苔，這條地道顯然已有相當日子。

每隔兩丈，石壁左右就交替嵌着一盞石燈座。

燈座中竟然還有燈油，却已經完全變色。

鐵虎行走間，忍不住又問道：「是誰在這裏開了這條地道？」

龍飛道：「你怎麼問我？」

鐵虎苦笑！

龍飛腳步不停，步伐始終如一，心情却越來越沉重。

一步比一步沉重。

× × ×

地道並不怎樣長，那個火摺子尙未燒盡，在他們的眼前又出現了一道石階！

一樣的石階，十二級！

龍飛拾級而上，左手一揮，熄了火摺子，接住往上一推。

依呀的一聲，給他推開了一道與進口那道一樣的暗門。

四塊方磚，嵌在一塊木板之上，他們從這道暗門出來，就置身一座小樓之中。

精緻的小樓，一切在他們，都絕不陌生。

這座小樓也就是蕭家莊那個荒廢的院子中的那座小樓。

也就是白仙君以前居住的地方。

龍飛目光一轉，劍「叮」的入鞘，橫移兩步，在一張椅子坐下，呆若木鷄。

鐵虎跟着從石級上來，看見是這座小樓，立刻就笑開臉龐。

笑得很開心，就像突然發現家裏的老母鷄竟然生下了一隻大鷄蛋。

而且還是金鷄蛋。

他負手在樓中踱了兩圈，忍不住地打了兩個哈哈，說道：「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龍飛却只有歎息！

他雖然已推測到地道的出口必然在這座小樓之內，可是仍存着一絲希望。

這一絲希望現在都已滅絕！

——昨夜突然出現的那個藍衣人就是丁鶴。

——那道暗門在他偷窺的那扇窗戶的另一側，在他的視綫之外，所以丁鶴的出現，在他有突然的感覺。事實丁鶴並不會隱身，只是從地道出來！

——地道與那邊書齋相連，出口在那扇屏風之後，也所以丁鶴本來不在書齋之中，却能够突然幽靈一樣地出現在屏風之

旁。

龍飛連隨又省起丁鶴昨夜一見白仙君，衝口而出的那句話。

——他們之間莫非……

龍飛心頭一陣刺痛。

丁鶴是他的師叔，是他未來的岳父，也是他有生以來除了授業恩師之外，最尊敬的長輩！他實在難以想像，丁鶴竟然會做出這種染指朋友妻子的事情。

——這難道就是他們交惡的原因？

龍飛歎息在心中！

——但，丁鶴爲甚麼昨夜到來？

——蕭若愚何以作白仙君裝束？

——丁鶴那隻手指又斷在何人手下？

——那之後又發生甚麼事情？

——黑蜥蜴的出現，到底是人爲？抑或是死在蕭立槍下那條蜥蜴的寃魂作祟？

龍飛忽然發覺，所有人都顯然有些失常。

蕭若愚雖然是個白痴但也沒有例外！

司馬怒更就不在話下！

至於蕭玉郎男扮女裝，化成他母親一樣與丁鶴相見，更就是接近瘋狂的舉動。

難道眞的是那一條黑蜥蜴的寃魂在作祟？

龍飛不禁又有一種感覺！

感覺他也有些失常了。

鐵虎却沒有這種感覺，又打了一個哈哈，道：「甚麼黑蜥蜴作祟？完全丁鶴在弄鬼。」

龍飛不置議。

鐵虎接道：「昨夜那些人突然失踪，其實是由地道離開。」

他旋即問道：「你知否丁鶴爲甚麼要開設那條地道？」

龍飛沒有回答他！

鐵虎又說道：「你方才的說話我現在總算是明白了。」

龍飛道：「哦？」

鐵虎沉聲道：「那的確關係兩個人的名譽。」

龍飛歎了一口氣。

鐵虎目光一掃，道：「這座小樓本來是白仙君居住的地方，在這座小樓底下，却有一條地道與隔壁丁鶴的書齋相通，你說這暗示甚麼？」

龍飛道：「以你看？」

鐵虎道：「丁鶴與白仙君之間可能有私情。」

龍飛並沒細察分辯，因爲事實他也在這樣懷疑。

鐵虎又嘟噥道：「蕭立並不是一個傻瓜。」

龍飛道：「事實也不像。」

鐵虎道：「紙包不住火，蕭立是必知道了，所以才日漸疏遠丁鶴。」

龍飛道：「似乎就是這樣了。」

鐵虎接道：「丁鶴却念念不忘白仙君，由妒生恨，但又懾於蕭立追命三槍，不敢明來，至白仙君一死，一腔憤恨就落在蕭玉郎兄弟身上。」

龍飛道：「他應該找蕭立才合理。」

鐵虎道：「懦夫到底是懦夫，又豈敢面對現實。」

龍飛面色一沉，道：「蕭玉郎兄弟却也是白仙君的兒子，愛屋及烏，他沒有理由下得了這種辣手。」

鐵虎道：「但除了如此，他還有甚麼能够打擊蕭立？」

他冷冷接道：「老年喪子，經已是人間慘事，何況一死就兩個，你也看到了，蕭立不是已傷心欲絕？」

龍飛無言！

鐵虎道：「還有甚麼報復毒辣過這種報復？」

龍飛一聲歎息！

鐵虎又說道：「無毒不丈夫，好一個丁鶴，也虧他做得出來。」

龍飛歎息道：「以我師叔的武功，要殺蕭立也許還不成，但殺蕭玉郎兄弟，應該是迎刄有餘。」

鐵虎道：「應該是。」

龍飛道：「如此又何須裝神扮鬼？」

鐵虎道：「他裝神扮鬼，目的並非在殺蕭玉郎兄弟這麼簡單，乃藉此崩潰蕭立精神，以便一劍勾掉蕭立的魂魄。」

龍飛歎息道：「這也有道理。」

鐵虎道：「他惟恐仍然對付不了蕭立，找來司馬怒這個助手。」

龍飛道：「司馬怒與我……」

鐵虎截口道：「你是你，丁鶴是丁鶴，在司馬怒來說，這是兩件事情。」

龍飛道：「司馬怒好歹也是一條漢子，怎肯應承他做這種事？」

鐵虎道：「他當然有辨法打動司馬怒的心，譬如用珠寶，甚至用他的女兒。」

龍飛苦笑道：「他巳給你越說越卑鄙了。」

鐵虎正色道：「一個謀人妻，殺人子的人，還有甚麼手段使不出？」

龍飛道：「那沒有理由招惹到我頭上來。」

鐵虎道：「你與那輛馬車的相遇也許只是偶然。」

龍飛道：「也許呢。」

鐵虎道：「藉你證明，這只是蜥蜴作祟。」

他連隨又問道：「他是你的師叔是不是？」

龍飛道：「事實是。」

鐵虎又問道：「你本來相信他這個人是頂天立地，絕不會做出那種事情的是不是？」

龍飛點頭。

鐵虎道：「所以如有人懷疑到他身上，你就一定會挺身而出，替他證明那只是黑蜥蜴作怪，與他沒有關係的是不是？」

龍飛只有點頭。

鐵虎拍案道：「這就是了，你還不明白。」

龍飛搖頭苦笑道：「仍然不明白。」

鐵虎歎了一口氣，道：「告訴我，除了蕭立之外，除了他，還有誰知道蕭立曾經刺死一條黑蜥蜴？」

龍飛道：「相信沒有了。」

鐵虎道：「這應該明白了吧？」

龍飛亦自歎了一口氣。

鐵虎還有說話：「以你看，蕭立可像一個瘋子？」

「不像。」

「虎毒不食兒，蕭立既不是瘋子，怎會殺掉自己的兩個兒子呢？」



「嗯！」

「既不是蕭立，那就是丁鶴，很簡單，是不是？」

「那也許眞的是黑蜥蜴作祟。」龍飛竟然說出這句話。

這句話出口，就連龍飛自己也一呆。

鐵虎也一呆，怪笑道：「你不是一向都不相信有所謂妖魔鬼怪的？」

龍飛道：「不相信不等於就沒有。」

鐵虎大笑！

龍飛道：「最低限度有兩件事情，我們不能够解釋。」

鐵虎道：「那兩件？」

「一——」龍飛道：「蕭玉郎爲甚麼扮成他母親那樣在這兒與丁鶴見面？」

鐵虎摸着下巴鬍子，一聲不發。

「二——」龍飛接說道：「那個木像何以會說話？」

鐵虎歎息道：「你不會聽錯的吧？」

龍飛道：「何三——看守義莊那個仵工也聽到。」

鐵虎又一聲歎息，狠狠在下巴拔了根鬍子，罵着道：「這事怎麼這樣複雜？」

他方才平靜的腦海又波濤起來。

龍飛的思潮何嘗不是亂草一樣，他搖頭苦笑一下。道：「看來我們還是等華方到來。」

鐵虎道：「也許現在巳到了。」

龍飛道：「走。」舉步向樓外走去！

鐵虎也只有舉步。

天色巳經暗下來！

黃昏不遠。

（未完）

# 空手道九種步法

麥海雲

有許多人看過空手道搏擊，可能發生這種感覺，認爲他們落塲就狂衝猛打，沒有橋手，同時沒有馬步，這種想法是很錯誤的，日本空手道以急攻爲主，橋手方面可能輕視，至於馬步，却是非常講究的，曾以手刀斬斷牛角的日本空手道之王大山倍達，他這樣說：「空手道是有馬步的，如果沒有馬步，那就等於一株沒有根的大樹，很容易給風吹倒，此外，馬步還要十分正確，倘若馬步不準確，或者不够堅實，仍是徒勞無功。」

大山倍達說過，空手道的馬步分爲十種招式，各種招式解釋如下。

第一種馬步就是正常的馬步，雙脚合併，擺出站立的姿勢，身體保持原形，絕不移動，垂直於地上，至於那雙脚，可以脚跟合一，脚尖向外伸開，有如八字形，或者雙脚平衡，分開一步，脚的距離與肩膊的闊度相等，此外，還有一種馬步，是比較古怪的，兩脚仍是站立姿勢，脚尖向內，足跟向外，這種馬步，稱做「白鴿馬步」，因爲白鴿最喜歡如此站立。

第二種馬步，叫做「摔角式」，雙脚伸開，脚與脚闊度等於肩膊闊度的一倍，然後坐下，有如坐在櫈上，身體直立，雙拳緊握，中國功夫所謂四平大馬，就是這種形狀。

第三種馬步需求較大，確是擺出騎馬的形狀，似乎跟摔角的馬步相差不遠，但却微有不同，一來坐低一點，二來雙脚直向，並非雙脚向外。

第四種馬步叫做「前傾馬步」，左脚在前，右脚在後，或者換過來，右脚在前，左脚在後，也是一樣，向前的一隻脚稍爲彎曲，身體略爲傾前，雙眼望着前面，有如備戰。

第五種馬步，就是「後傾馬步」，如果左脚向前伸出，稍爲彎曲，脚跟離地，後脚則放在下面，使身體的重心，落在脚後，有百份之七十，墜在後腿，百份之三十則結集在前腿之上。

第六種馬步，叫做「鶴形馬步」，有如白鶴的企立，左脚站地，右脚屈曲，提在膝蓋骨附近，全身重量集中在單脚站立的那一條腿上面。

第七種馬步，叫做「貓形馬步」，顧名思義，就可以知道它的步法有如一隻貓，兩脚所站立的位置有如貓的企立，將全身體重的百份之九十集中於後腿，前脚隨時踢出。

第八種馬步叫做「鈎形馬步」，將左脚放在右脚之後，有如互相扭曲，身體大部份重量集中於右腿，但却隨時可轉身。

第九種馬步就是一脚向前的馬步，雙脚平伸，與肩膀大小闊窄相同，其中一脚無論左脚或右脚都是比較另外一脚稍爲向前的，這種馬步隨時準備變換爲另外一種馬步，亦可以說是，隨意站立的形狀。

如上所述，可見空手道的馬步跟中國馬步大致相同，所謂貓形馬步，等於中國的丁式馬步，但却微有不同，中國的丁式馬步前脚只是虛步，不一定準備踢起，日本的貓形馬步則隨時可踢出前面的一脚。

中國的功夫所謂吊馬的，有如跳躍，前脚提高少許，僅以脚尖落地，並非把全身重量放在後脚，兩隻脚都隨時移動，準備跳開，那種脚步就不是日本馬步所包括在內的了，中國南派拳脚十分重視麒麟馬，兩脚扭曲，隨時變成轉身，用後脚化爲前脚踢出，再又因爲轉身的便利，可以擺脫敵人的糾纏，這種步法是非常高超的，跟拐脚配合，便可把敵人掃跌。日本的鈎形步法，雖然近似，但却比不上麒麟步那麼神妙，變化多端。

練習空手道的門人，每晚都要跟隨着師傅割馬，所割的馬步全是四平大馬，起碼割半個鐘頭之久，此外，練完空手道，又要練習「蛙跳」，兩脚蹲下，提起足跟，僅以脚尖壓地，然後跳躍，逐步跳向前面，一步又一步，往往集合一百幾十人跳着一個圓形，跳來跳去，練習大腿和小腿的彈力，這種步法是很有用的，日本空手道中十分重視它，但中國功夫却沒有這種步法。

（完）

神州奇俠故事之一

溫凉玉·文
盧　令·圖

# 劍氣長江

（中）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四川成都浣花蕭家是名震川中的大世家。家主蕭西樓創立浣花劍派，有三子一女，皆人中龍鳳。尤其三子蕭秋水更是風流倜儻，愛作遨遊，廣交朋友。這一年，蕭秋水有心要到隆中臥龍江一行，意欲一瞻諸葛武侯的故居。臨行其父對其千囑萬咐，要他千萬不得招惹權力帮。同行的還有三人。他們才氣縱橫，一表人才，合稱四兄弟。四人來至長江，見一夥強盜在搶刧一華麗畫舫，四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手刃了「長江水道天王」朱大王手下的「三英」。其後四人趕到五里墟觀龍舟大賽，却發現其中有詐……

## 權力掌握下　敢怒不敢言

這一推，阿旺是逆來順受，黑老漢可光火了，手一扳開對手的掌，氣冲冲道：「要走我自己會走，不用你推！」

藍衣大漢抽回了手，「嘿」地一聲，道：「哇呵呵，你這是不見棺材不流淚啦，窮發哮囉？」

阿旺嚇得連忙擋在兩人中間，扯住黑老漢的衣袖哀求道：「大爺，大爺莫動氣，我拉他回家便是。」

沒料藍衣大漢一拳冲來，阿旺被打個正中，鼻血長流，藍衣大漢「桀桀」怪笑道：「要你來多事！看我今天不收拾這黑炭，叫他娘生錯這粒蛋——」

黑老漢本是火爆脾氣，見阿旺爲自己捱了揍，怒從心起，不管一切，一聲大吼便出拳打了過去。藍衣大漢却是會家子，刁手就封住了，進身一連三拳，「蓬蓬蓬」打在黑老漢身上，不料黑老漢身子極爲硬朗，捱了三拳，居然沒事，反而一拳捶過去，搥得這藍衣大漢金星直冒。藍衣大漢雖學過功夫，但平日仗勢欺人，那有人敢與之動手，所以甚少鍛鍊，繡花枕頭，捱了一拳，嗚嗚呀呀地叫了一陣，雙手一揮，向身旁的六七名大漢呼道：「給我宰了他！」

那五六名藍衣人居然都「霍」地從靴裏抽出牛耳尖刀，迫向黑老漢，阿旺嘶叫道：「別，別——」

看熱鬧的人雖多，個個人咬牙切齒，一份義憤塡膺的樣子，但誰也不敢助黑老漢一把。

這時忽然走出一個人，正是蕭秋水，擋在黑老漢面前，冷冷地道：「你們是誰？爲何可以隨便殺人？」

藍衣人只見眼前一閃，忽然多了這樣一個白衣少年，不禁大奇，一聽他開口，才知道是外鄉人，那藍衣大漢獰笑道：「你問閻王老子去吧。」

一說完，五六道刀光，有些刺向蕭秋水，有些刺向黑老漢，有些刺向阿旺。

這時忽然見一人大步走了過來，他一面走前來，抓到一個人的手，一拎，刀就掉了，再一扳，執刀的人手臂就「格勒」地折了。他一面擰一面行，看來慢，但霎眼間七名藍衣大漢，沒有一個關節是完好的。



那藍衣大漢痛得大汗如雨，嗄聲道：「你是誰？爲何要折斷我們的手？」

左丘超然笑道：「回家問你媽媽去吧。」順手一拑一扯，這藍衣大漢的下巴臼齒也給他扯垮，下顎掛在臉上，張開了口，却說不出一個字。

蕭秋水淡淡笑道：「你們走。要是激怒了我們南海鄧公子，或者蜀中唐少爺，你們還有得瞧呢！」

藍衣大漢一聽，臉色登時如同死灰，互覷一眼，沒命地奔竄而逃，一哄而散，全場登時連一藍衣人也不剩。

這時只聽一人吆喝道：「什麼事？打架嗎？不准鬧事！」只見一人排開人羣，走了過來，身穿差服，頭戴羽翎，只是二級捕快的裝扮。

鄉民一見此捕快到來，竟也有些尊敬，打躬作揖，紛紛叫道：「何大人好！」

何捕頭一一回禮，走到黑老漢等人面前，打量了蕭秋水諸人一眼，問道：「怎麼了？有什麼事？」

黑老漢到現在還呆住了，他實在想不出這懶洋洋的長個子竟能隨隨便便的就能使七個人的手臂脫了臼。

阿旺却道：「何大爺，我們又遭『金錢銀莊』的人欺負了。」

何捕頭頓足道：「唉呀，你們怎能跟他們作對呢，好漢不吃眼前虧啊——」

蕭秋水一聽，便知道事情大有文章，於是道：「現在事情已鬧到這樣，旺叔，黑叔，不如把事情詳告我們，也許我們可以替你們解決，否則，他們也不會放過你的。」

何捕頭翻了翻眼，沒好氣的道：「你們外鄉人，那裏知道厲害，強龍不鬥地頭蛇，你們還是快快的回鄉去吧。」

蕭秋水微笑了一下，他知道像何捕頭這種人，是需要唬一唬的。誰知道唐柔也有此意，這個靜靜不作响的白衣少年，忽然一揚手，三支小箭就不偏不倚，齊齊釘在何捕頭的翎帽上，何捕頭嚇得目瞪口呆，唐柔細聲笑道：「我是四川蜀中，唐家的人。」

「唐家的人」四個字一出，何捕頭的口更加闔不起來。三百年來，又有誰敢惹上蜀中唐家？

忽然一道白芒一閃，劍已回鞘，何捕頭三綹長髯，却落下尖梢的一截，白面書生淡淡地道：「南海鄧玉平的弟弟，鄧玉函，便是我。」

何捕頭畢竟也是在外面喫過大風大浪的，喫過大風大浪的人聽到南海劍派鄧玉平，大風大浪也變成風平浪靜了。

左丘超然隨手奪過黑老漢本來拿着的一根要用來對付藍衣大漢的船槳，雙手一拗，「劈拍」一聲，臂腕粗的堅硬木槳，登時折斷爲二。左丘超然懶懶地道：「這是『殭屍擒拿手』的二郎折棍法，你要看那一種擒拿手，我都可以演給你看。」

何捕頭忙搖手道：「不，不必了。」

蕭秋水也笑道：「我姓蕭，何大人要不要驗明我的身份？」

何捕頭尷尬地笑道：「哦，哦，無須。無須。小的姓何，單名昆字。不知蕭公子等俠駕到，眞是……」

阿旺這時悄聲道：「若蕭公子等眞要知道此事，不如先到舍下一趟，定當詳告，但願蕭公子能爲我們鋤此禍害。此處談話，只怕不便。」

蕭秋水等人互望一眼，道：「好。」

鄧玉函忽然道：「何大人。」

何昆忙陪笑道：「有何指教。」

鄧玉函道：「如果你沒事，請隨我們走一趟，這些地痞們的事，有官府的人插手，比較好辦。」

何昆忙俯首笑着道：「我沒事。我沒事。」

鄧玉函道：「那就去一趟。」說罷轉身隨阿旺等行去，何昆只有俯首跟着。

× × ×

一行七人到了茅舍，阿旺的老婆很是驚訝，阿旺支開了她，要她到外面天井洗衣，黑老漢却是常客，所以端茶出來，衆人謝過，然後開始談入正題。

——原來秭歸這一帶，數百里內，最有勢力的要算是「金錢銀莊」。

——「金錢銀莊」不單止是金錢銀莊，還開有賭場、妓院，還有一些更加見不得人的行業：諸如奴僕市場，殺手組織之類。

——沒有人敢惹「金錢銀莊」的人，因爲他們的後台便是名震天下，威揚九州的「權力帮」湖北分舵。

——聽說「九天十地，十九人魔」之一也在此紮駐，因爲這地盤使他們賺了不少錢，他們用錢，買到了連官府也不敢惹的地位，這地位可以招攬到不少能人異士，終於使他們獲得了「權力」。

——金錢，地位，加上人手，合起來就是權力。

——這裏的人都只有敢怒不敢言。像這次賽龍舟，「金錢銀莊」的人要爆冷門，賺大錢，於是其他各舟的人都事先被警告：讓藍舟奪魁，否則性命難保。

——而且一有張揚，當誅全家。鎭裏的人那敢不乖乖聽命？所以金錢銀莊的人愈來愈富有，週圍數鎭窮人和死人也愈來愈多。

——待龍舟賽後，阿旺，黑老漢等信用全失，也不會再有人願意僱用他們，這些，金錢銀莊才不管。

——聽說在賭場若贏了大錢，當天晚上自然就會在回家的路上失了踪，可是，被人連哄帶騙上賭場的人，也越來越多。

——自從金錢銀莊多開了家妓院後，附近的少女失踪案件，也多了起來。

「這些唉，官府的人不理，報到衙裏先抽二十大板，久了也沒人報了。官家拿的是權力帮的錢，也就是我們替『權力帮』熬的血汗，才不管我們的事哩。只有少數幾個官爺們，像何大爺，張大爺等，還敢爲我們說幾句話，抓幾個人，別的就不用說了。」阿旺搖頭嘆息道。

「說來慚愧，我們也是受够了壓力，抓到的，也只好抓幾個嘍囉而已。有次我抓了個『金錢銀莊』的小頭目，當天晚上就被三個人伏擊，腰上掛了一刀，從今之後我也是少惹這些痲煩了。」何昆也垂頭嘆息道。

左丘超然臉色凝重，道：「你們可知主持這兒事務的『金錢銀莊』莊主姓什麼？樣子如何？」

何昆怔了一陣道：「誰能見過他。我家青天大老爺也只不過見過他一、二次，而且是黃金白銀送上去好幾次，才得一見哩。至於姓什麼嘛……好像是，哦，對了，好像是姓溥的……」

蕭秋水、左丘超然較爲見識廣博，互望一見，失聲道：「鐵腕神魔溥天義？」

鄧玉函，唐柔初闖江湖，傲慢不羣，不知就裏，於是問道：「溥天義是誰？」

左丘超然向何昆問道：「在『金錢銀莊』內，溥天義的手下中，可有一位姓程的？」

何昆「咦」聲道：「對呀。這人是掌管『金錢銀莊』的財務，據說向來只賺不斷，故人人喚之『秤千金』，什麼生意只要經過他一秤，錢財就會滾滾而來。」

左丘超然道：「對。『秤千金』的名字，別人早巳忘了，但『秤千金』却是溥天義手下四名要將之一，另一人姓管…」

何昆拍腿道：「對，溥天義在『金錢銀莊』的管理人就是姓『管』的，人人都叫他做『管八方』。」

左丘超然道：「這『秤千金』和『管八方』都是溥天義手下兩大功臣，但更難應付的是其他兩人，一名叫『兇手』，一名叫『無形』。這兩人才是眞正厲害的角色。」

——凡是幹溥天義這種事業的，除了要有像「秤千金」那麼善於管財的人，以及像「管八方」那麼善於管理的人才外，當然還需要兩種人。

——殺手和走狗。

——殺手就是「兇手」。什麼人不聽話，或者與之作對，「兇手」的任務便是：殺！

——走狗却是「無形」的。他不會事先讓你看出他是走狗。可是他比「兇手」更陰險，更毒辣，更防不勝防，因爲走狗是「無形」的。當你發現他時，他已把你賣掉了。

——「秤千金」姓程，「管八方」姓管，可是「兇手」和「無形」，却連知道他們的姓氏和名字也沒有。

——這才是眞正可怕的敵人。

蕭秋水的臉色沉了下來。

他不是怕難。

對手越强，他越喜歡與它對抗。

他對這些鄉民，只有敬愛和尊重，就算他們顯示那一下子武功，也是針對會武的何昆捕頭，而不是不會武功的民衆。

——正如知識也是一樣。也許知識是懂了很多。但應該用在濟世救人的時機上，或者要炫耀，也是向那些有知識，但又不可一世的人炫耀，絕不是拿來愚弄民衆的。

——如果是那樣，受知識的人豈不是比沒受知識的人更卑下。

——所以蕭秋水等很尊重阿旺，黑老漢等，包括他們也有權說話，有權划船，有權掉淚，如果他們的權利被剝奪，他們自會傾力替他們爭取。

——也許做這些事，他們很傻，不過他們是專做傻事的。

——包括以前替一位焦急的母親找回她遺失的孩子，他們翻山越嶺，披荊斬棘的找了整整七天七夜。

——包括爲了讀到一篇志節高昂，浩氣長存的好詩文，忍不住要在三天以內，遍訪好友，也要他們能在適時同賞。

——對於這件事，也是一樣。

只是，只是他們所面對的，却是最大的困難。

對手是權力帮。

× × ×

天下第一大帮。

無論是蕭秋水，鄧玉函，左丘超然，或唐柔，未出門之前，都被吩咐過類似的話。

「千萬不可惹上權力帮。」

「萬萬不能與權力帮爲敵！」

蕭秋水暗地裏咬了咬牙，他不明白爲什麼大家都那末怕「權力帮」。

他心中在想，反正這一趟出門，吩咐的是媽媽，爸爸沒有說過，一切幹了先再說。

因爲如果是蕭西樓說的話，他說打斷你一雙腿，絕不會打斷一雙手臂的。

可是孫慧珊則不同了。

母親都是疼愛兒子的，有時候是近乎溺愛。

× × ×

何昆畢竟是喫了幾十年公門飯的，看見他們都沉靜了下來，也看出他們的爲難，當下安慰道：「『權力帮』有多大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連少林，武當都要忌之三分的，諸位少俠武藝過人，但又何苦招惹他們？不如想個辦法託人去說個情，憑諸位的家世，『權力帮』夥衆也不敢多事，說不定與諸位一筆勾消，而且放過阿旺叔等，唉，這也是委曲求全之法吧。」

蕭秋水沒有作聲，可是心裏面有一千個不願意，一萬個不願意。

他現在最樂意的事莫過於從這裏開步走，直走到「鐵腕人魔」的跟前，把他的雙手打斷——其他的後果，他才不管。

可是他又確有所顧忌。

就在這時，後面忽然傳來一聲女人的慘呼！

阿旺的臉色立時變了，他認得出這聲音。

他老婆的聲音。

× × ×

唐柔平時文文靜靜的，現在却忽然動了。

一動如脫弦之矢，飛射而出。

他快，鄧玉函更快。

他的人巳和劍合成一體，衝出茅屋！

還有那懶懶散散的左丘超然，此刻變得何等精悍矯捷，只聽一陣衣袂破空之聲，左丘超然巳越頂而過，落在天井。

但是有一個巳先到了那裏。

正是蕭秋水。

他比誰都快捷，因爲他最直接！

他是破窗而出的。

× × ×

這「四兄弟」幾乎是同時出現在天井中。

他們站在一起，彷彿巳沒有什麼東西能將他們擊垮。

天井的院子裏伏倒着一個婦人，頭顱浸在洗水的木盤裏，木盤的水巳染紅，木盤裏的衣服都變成了殷紅。



他們只來得及看見人影一閃。

他們立刻追過去，但人影巳隱滅在竹林裏。

竹林密集綜錯，也不知道多深多遠，四兄弟一呆，就在這時，茅屋裏傳來阿旺的第一聲慘呼！

蕭秋水猛止步，叫道：「糟了！」

繼而茅屋裏又傳來黑老漢的第二聲慘呼！

四人的身形也立時展動，才出得竹林，茅屋裏巳傳來第三聲慘叫，那是捕頭何昆的。

× × ×

蕭秋水入到屋裏，屋裏巳沒有站着的人了。

蕭秋水一直由脚板冷到手心裏去。

阿旺死了，眉心穴中了一個鳳眼拳，震斷腦脈而死的。

黑老漢也死了，心口中了一下重擊。

何昆倒在地上，蕭秋水眼睛一亮，衝過去，扶起了他，只見何昆在呻吟着，按着腹部，十分疼痛的樣子。

蕭秋水大喜道：「他還有救……」

只見何昆緩緩睜開了眼睛，艱難地道：「藍……衣……人……是……金……錢……銀……莊……的人下的……手……幸虧我擋……擋了一下……而……你們就……就……就來了……」

蕭秋水的臉色變了，天下再厚的牆，也阻擋不了他掃平「權力帮」的鬥志，他大聲叫道：「我要去金錢銀莊，你們誰要先回？」

唐柔第一個大聲道：「我要去！」

鄧玉函聲音冷得像劍：「去！」

三人同時望向左丘超然，左丘超然懶洋洋地道：「王八蛋才不去！」

× × ×

「金錢銀莊」。

「金錢銀莊」本來是個熱鬧的地方，可是今天並不怎麼熱鬧！

今天本來是極其熱鬧的日子，因爲今天「金錢銀莊」剛剛在龍舟賽上括了一大筆。

一大筆。

可是自從上午十幾個膀子垂着不能動的藍衣大漢回來後，櫃枱裏的「秤千金」就放下了金秤。

他放下金秤，拿起了鐵秤。

人人都知道，當「秤掌櫃」也放下金秤的時候，就是不做生意的時候，但另做一件東西：

做的是買賣，殺人的買賣！

× × ×

下午的時候，有四位公子，走進「金錢銀莊」來。

偌大的一所錢莊，就只有七八位顧客正在交易。

這四個人走進去後，就畢直的走到櫃枱前。

這四個人把手伸出來，蕭秋水，鄧玉函交上去的是佩劍，唐柔交上去的是三顆鐵蒺藜，左丘超然交上去的是一雙手。

左丘超然一身邋裏邋遢，一雙手却洗得很乾淨。

練擒拿手的人，無不愛惜自己的一雙手的！

唐柔的鐵蒺藜和一般無異，只不過上面多了一個小小小小的字，小小小小小小的一個「唐」字。

這一個字，便足可叫人嚇破了胆，這顆鐵蒺藜，立刻和其他的鐵蒺藜不同了。

別的鐵蒺藜也許打不死人，但這粒有「唐」字的鐵蒺藜，却是連沾着了也會死人的。

唐門畢竟是江湖中暗器之霸！

蕭秋水交上去的劍，也沒有什麼特別，只不過劍鞘上，多刻了一個「蕭」字。

但是自從蕭家練劍後，別的姓蕭的劍手，誰都不敢似蕭西樓一般，把姓氏刻在劍鞘上。

鄧玉函的劍也不特別，只是多了一塊看來什麼顏色都像的佩玉！

這塊佩玉，是當代最負盛名的海南劍客鄧玉平的信物。

僅此而巳。

但這巳够令人胆喪了。

× × ×

這四樣東西一交上去，那四個櫃枱上的人立時頓住了，臉上一時綳緊，連笑也笑不出來。

幾乎是同時的，這四人推動座椅，立即就要起來！

他們的反應巳够快了，但是四兄弟更快。

但聞「嗆」的一聲，兩柄劍巳同時出鞘，因爲同時，所以聽來只有一聲劍鳴。

兩柄秋水般長劍，巳抵住兩名掌櫃的頸，劍身鋒銳，冰一般地貼在皮膚上，那兩名掌櫃的脖子不禁起了一粒粒鷄皮。

左丘超然的右手，巳又在另一名掌櫃的脖子上，這掌櫃連絲毫都不敢動。

唐柔却連動都沒有動，只是把三顆毒蒺藜拿起了其中一顆，抬頭望着這掌櫃，這掌櫃巳是魂飛魄散，不敢再移動一步。

這四名掌櫃都怔在那裏。

× × ×

「金錢銀莊」中四五名兌換碎銀的婦女與男子，不禁大吃一驚，慌得不知如何是好，又想走過來看熱鬧；場子裏的八九名藍衣大漢，一見這等情形，紛紛拔刀，怒叱暴喝，却投鼠忌器，不敢走上前來！

蕭秋水笑道：「四位想必是『權力帮』中『金錢銀莊』分舵裏有頭有面的人物，但我們找的不是你，寃有頭，債有主，叫你們的當家出來。」

四人自是顫抖，說不出話來。

只聽一人哈哈笑道：「我就是當家的，不知欠你們的是什麼債！」笑聲震動了整個錢莊，連櫃枱的鐵栅也震得嗡嗡作响起來。

蕭秋水道：「可是程大老闆？」

只見一人自櫃枱內側大步而出，大笑道：「區區人稱『秤千金』便是。」

蕭秋水道：「我想請你秤樣東西！」

「秤千金」笑道：「什麼東西？」

蕭秋水道：「人頭！」

「秤千金」道：「什麼人頭！」

蕭秋水道：「你的人頭。」

「秤千金」「哦」了一聲，「哈哈」大笑起來，笑聲一歇，然後道：「少年人，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蕭秋水道：「『金錢銀莊』。」

「秤千金」道：「你可知道『金錢銀莊』的主人是誰？」

「『鐵腕人魔』溥天義！」

「秤千金」道：「很好。那你又知道溥爺是誰？」

蕭秋水道：「『九天十地，十九神魔』其中之一地魔。」

「秤千金」道：「你又知道『九天十地，十九神魔』是些什麼人組織的？」

蕭秋水道：「『權力帮』！」

「秤千金」道：「你又知道不知道『權力帮』的地位名聲實力？」

蕭秋水道：「天下第一大帮！」

「秤千金」道：「那你還想怎樣？」

蕭秋水大聲道：「剷除此禍患！」

「秤千金」忽然仰天大笑，道：「你既然已知道這些還敢與『權力帮』作對，我殺了你也好向蕭老頭交代！」話一說完，雙手一揮。

蕭秋水，唐柔，左丘超然，鄧玉函忽覺背門被利刃所抵住，他們手都在櫃枱上，欲招架已遲，只有不動，那四名掌櫃趁機翻櫈而去！

原來用尖刀抵住他們的，是那四名看來只像典當東西的婦人。

蕭秋水等人根本就沒料到這些人是喬裝的。

「秤千金」大笑走近，搖着鐵秤，道：「憑你們的道行，要跟大爺我作對還差遠呢，還說什麼打垮『權力帮』！」

× × ×

蕭秋水沒有作聲。

「秤千金」笑道：「你們四人，誰最不想死的，只要說出來，我可以最後才殺他。」

誰知道「四兄弟」還是沒有作聲。

「秤千金」笑道：「那我要先殺一個人試試了。」

就在這時，蕭秋水背後的婦人，額上忽然多了一樣東西！

一顆鐵蒺藜。

她立即便倒了下去。

蕭秋水的劍馬上抽回，刺穿了劍抵鄧玉函背後那婦人的咽喉。

鄧玉函在蕭秋水出劍的同時出劍，絲毫不理會後面的刀刃，一劍貫穿了刀抵左丘超然背後婦人的前胸。

而唐柔背後的婦人，也忽然間倒了下去！

她的雙眉間，也多了一樣東西。

一顆鐵蒺藜。

× × ×

「秤千金」撲近時，那四名掌櫃抽出刀來時，那四名婦人已成了死人。

這只不過是刹那間的事！

這四名兄弟的配合如此無間，快速，天衣無縫。

唐柔放在櫃枱上的三粒鐵蒺藜，只剩下一粒了。

「秤千金」望了一眼，好不容易才說得出聲：「看來以後抓到唐家的人，還是先殺了再說。」

唐柔溫柔地笑道：「可惜唐家的人是抓不到的。」指指桌上又笑道：「這一顆是留給你的。」

剛才刀抵四人背門時，這四人都不能動。

可是唐家的暗器却只要手指一動就可以發出，有時候甚至連不必動也能發出。

而且想要折射，迴射、反射、直射都可以。

唐柔發出了兩顆鐵蒺藜，先解了自己和蕭秋水之危。

蕭秋水立即解了鄧玉函，鄧玉函也立刻救了左丘超然。

四人一氣呵成，等「秤千金」要出手時，他們四人八隻眼已盯住「秤千金」。

× × ×

「秤千金」苦笑道：「四位要不要談生意？」

左丘超然道：「剛才大老闆又爲何不談生意。」

「秤千金」强笑道：「甚麼時候？」

左丘超然悠然道：「我們被刀抵着背門的時候。」

「秤千金」苦笑道：「那是個誤會，那實在是個誤會。」他在那一刻看出這四位少年的身手，除了這左丘超然尚未動手，也不知何是何派之外，縱然以一敵一，他也無必勝的把握。

沒有把握的事，他是從來不會輕易做的。

蕭秋水忽道：「大老闆要談生意？」

「秤千金」道：「我是生意人，當然要談生意。」

蕭秋水道：「好，那麼我們就來談生意。」

「秤千金」道：「不知蕭少俠要談的是甚麼生意？」

蕭秋水道：「剛才那樁。」

「秤千金」呆了一呆，道：「是那一樁？」

蕭秋水道：「人頭那一樁。」

「秤千金」小心翼翼地道：「蕭少俠要的是：……？」

蕭秋水道：「你的人頭！」

「秤千金」苦笑道：「在下的人頭不賣。」

蕭秋水冷冷道：「那我就割下你的狗頭。」

「秤千金」臉色一變，忽聽一人朗聲道：「我也要買人頭，你們四隻小狗的人頭。」

只見一人金衣金服，碩大無朋，大步行來，手裏拿着根金剛杵，頓地砉然巨响，左丘超然道：「管大總督。」

那巨人大笑道：「正是我管八方。」

× × ×

左丘超然道：「你可記得一個人？」

「管八方」大笑道：「我老管一生人只有人記得我，我不記得人。」

左丘超然接道：「那人複姓左丘，叫道亭。」

「管八方」的臉色忽然一沉，厲聲道：「是你甚麼人？」

左丘超然道：「正是家父。」

「管八方」吼道：「他在那裏？」

左丘超然道：「他老人家告訴過我，十年前他放了一個不該放的人，現在這個人若仍作惡多端的話，就順便把這個人的人頭摘下來，看來，這點已不必勞動他老人家了。」



「管八方」狂笑道：「好小子，你有種就來摘吧。」

丈二金剛杵在半空舞得「虎虎」作响，左丘超然忽然撲過去，每一招，每一式，都攻向金剛杵，反而不攻「管八方」。

相反的，「管八方」却十分狠狽，左閃右避，怕左丘超然的一雙手會纏上金剛杵。

十年前，他之所以敗於左丘道亭手上，乃是因爲左丘道亭用「纏絲擒拿手」扣住了金剛杵，用「六陽金剛手」震斷「金剛杵」，「管八方」就一敗塗地。

這一來，「管八方」攻勢頓失，變成了處處受左丘超然所制。

× × ×

「秤千金」「嘻嘻」一笑，忽然道：「溥爺，你來了。」眼睛直直望向蕭秋水後面。

蕭秋水一回身，忽然背後風聲大作。

「秤千金」的鐵秤閃電般打到。

蕭秋水不回身，反手一刺。

「秤千金」的鐵秤，及不着劍長，所以他一個觔斗翻了出去。

鄧玉函大叫道：「別溜。」

正待出劍，忽然四名掌櫃，四張快刀，向他砍來。

鄧玉函居然連眼也不眨，衝了過去。

他一劍刺入一人的小腹，那人的身體彎了下來，他用手一扯，那人的屍身就替他捱了三刀。

他錯步反身，連劍也來不及抽出，劍尖自那人背脊露了尺餘長，再撞入另一人的胸膛。

然後一個反肘，撞飛了一人。

這時另一人一刀斬來，鄧玉函拔劍，回身猛刺。

劍後發而先至。

那人的刀砍中鄧玉函右肩才兩分，鄧玉函的劍尖已入那人咽喉七分，「突」地自後頭露出一截劍尖來。

南海劍派使的都是拚命招式。

剩下的被撞飛的一人，簡直已被嚇瘋了。

這種劍術之辛辣，與浣花劍派恰巧不同。

× × ×

蕭秋水若返回身子，就追不上「秤千金」了。

可是他退後得極快，已到了「秤千金」身前，並未回身，便已發劍。

一劍又一劍，猶如長江大河，雨打荷塘。

「秤千金」接下了十二劍，簡直以爲蕭秋水背後長了眼睛。

接下二十四劍時，便知道這樣打下去實在不是辦法，何況鄧玉函那邊已殺了那三名掌櫃，剩下的一名早已嚇得不敢動手了。

「秤千金」一揚手，秤就飛打而出。

蕭秋水一回身，左手接下了鐵秤。

「秤千金」趁此掠起，飛過櫃枱，眼看就要進入簾內，忽然唐柔一掌拍在桌上，桌上忽地一樣東西飛起，閃電般嵌入「秤千金」的眉心「印堂穴」上。

於是「秤千金」就落下來，扶住櫃枱喘息。

桌上的那僅存的一顆鐵蒺藜，已經不見了。

唐柔平靜地道：「我說過，這一顆，是留給你的。」

「秤千金」聽完了這句話之後，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嘶吼，才撲倒下去的。

× × ×

「秤千金」一死，「管八方」方寸便已亂了。

左丘超然已經從「先天無極擒拿手法」改用「泰山碎石擒拿手」，再成轉用「小天山擒拿手」，來對付「管八方」的金剛杵。

「管八方」左絀右支，難於應付，忽然左丘超然招式一變，用的是「武當分筋錯穴擒拿手」一躍而上，竟摟住「管八方」的脖子。

「管八方」大驚，回手一記金剛杵橫掃。

左立超然忽然平平飛出。

「砰！」地一聲，「管八方」收勢不住，一杵擊在自己胸膛上，鮮血直噴。

另一方面，他的脖子已被左丘超然扭反了筋，所以臉向後，耳向前，十分痛苦，狂吼掙扎。

蕭秋水長嘆一聲道：「此人雖作惡多端，但還是讓他去吧。」

說完一劍平平刺出，刺入了「管八方」的胸口，「管八方」方才靜了下來。

左丘超然緩緩道：「此人最喜姦淫少女，試想，他碩大無朋的身段，施於女孩子的身上，是何等之痛苦。」

蕭秋水默然。

這時銀莊內的大漢，一見勢敗，早已走避一空，只剩下那名被撞傷的掌櫃，唐柔問：「是誰殺死阿旺叔他們的？」

那掌櫃一臉驚恐，但緊咬雙唇，不敢作答，鄧玉函俯近身去，一字一句地道：「是誰殺死阿旺叔他們的？」

那掌櫃立時答了：「是『兇手』。」

「兇手」在「權力帮」的「金錢銀莊」裏是專門負責殺人的。

專門負責殺不聽話的人。

當然也有殺他們的對抗者。

「無形」辣手在難防，但是這四人中武功最高的，要算是「兇手」。

「兇手」才是他們的敵手。

「兇手」在那裏呢？

× × ×

那掌櫃搖首說不知道。

看他的神情，無論是誰都知道他說的是眞話。

他簡直怕死了鄧玉函。

尤其是鄧玉函腰間的劍。

看到了這柄劍，不到他不說實話。

鄧玉函再問：「『鐵腕人魔』在甚麼地方？」

那掌櫃搖了搖頭，舐了舐乾澀的嘴唇道：「我不知道，連程老闆，管大爺也不知道，每次都是溥老爺遣「無形」來通知他們，何地相見，何時相見。」

鄧玉函道：「那『無形』是誰？」

掌櫃的頭搖得像浪鼓一般：「我不知道，每次他來的形貌都不同，時男時女，時老時少……」

× × ×

走出「金錢銀莊」時，他們的心情却不見得輕鬆。

「金錢銀莊」是砸了，可是銀莊的幕後主持鐵腕神魔，却仍不知在那裏。

還有那隨時殺人的「兇手」，隨時都會伏峙在左右。

以及那時隱時現，令人防不勝防的「無形」。

左丘超然忽然道：「我們可以去找一個人。」

蕭秋水道：「誰？」

左丘超然道：「何昆。」

蕭秋水的眼睛立刻亮了。

何昆是本地人，而且喫六扇門的飯已喫了十幾年了，要查起人來，自然比較方便，至少資料也會比別人多一些，說不定能找出「兇手」或「無形」來。

鄧玉函忽然道：「要找何昆，也得先辦一件事。」

蕭秋水奇道：「甚麼事？」

鄧玉函說道：「醫肚子，我肚子餓壞了。」

唐柔像蚊子那麼細的聲音道：「我也是。」

× × ×

英雄俠士也是要吃飯的，不單要吃飯，而且要賺錢，會拉肚子，一樣有失戀的可能。

可是一般人看傳奇小說多了，以爲英雄俠士，江湖上的那批草莽龍蛇，既不會餓，就算餓了只喝酒就够。而且不會生病，銀子花不完，時常有美女投懷送抱——要是眞到了這個地步，這些人就不再是人了，而是遙不可及的神。

我們是人，要看有人性的故事，不是要聽沒有人情的神話。

× × ×

蕭秋水等可能比一般的江湖人都會好一些，因爲他們原出身於世家。

所以他們可以懷着銀子，問問路人，路人就一直引他們上了「謫仙樓」。

「謫仙樓」據說是李太白醉酒的地方，但李謫仙有沒有來過秭歸鎭，就沒有人知道了。

秭歸鎭的人都說有，因爲屈大夫是誕生在這裏，所以詩仙李白也理所當然的在這兒逗留過，喝過酒才是。

不管是與不是，這「謫仙樓」的確非常古樸，也的確很淡雅，而且座位寬敞，可以望到全鎭，以及鎭後環山抱水，長江奔流，眞有一股清爽的古風。

蕭秋水等於是就上了樓，揀了一張臨窗的位子坐下，點了幾道菜，就流盼閒聊起來。

他們沒有叫酒，傳奇故事裏的英雄喝起酒來都像喝水一樣，可是我們這幾位，却最怕喝酒，他們覺得酒又苦又辣，甚麼東西不好喝，何苦去喝酒？

× × ×

樓上位子很多，但因近下午，黃昏未至，所以人客很少，多數是幾個過路打尖的，在這裏喝喝悶酒。

這裏有三桌客人，有一桌有三條大漢，另一桌是一個老人，還有一桌是一個青年，他們桌上都有酒。

但那青年喝的酒，却比那兩張桌子四個人加起來的都要多。

唐柔於是悄悄聲就說話了：「酒好喝嗎？」

蕭秋水本想充充英雄，這裏四個人，以他最睿智，可是終於還是搖了搖頭。

唐柔喃喃道：「奇怪，阿剛就喜歡喝酒，阿朋也是。」

蕭秋水聽了也不禁眉毛揚了揚。

唐剛是飲譽天下的唐門高手。

唐朋是義結武林的唐門才俊！

他們可一點都不像唐柔那麼柔！

蕭秋水一面與唐柔談着，一面望出窗外，街上。

車輛、行人、都漸漸多了起來。

已近黃昏！

× × ×

已近黃昏！

蕭秋水忽然皺了皺眉。

樓下街上，顯然有些紛爭。

樓上這時又很吵鬧，蕭秋水一時無法聽清楚！

而唐柔又在喃喃自語，左丘超然和鄧玉函正在高談闊論。

蕭秋水憑窗望下，只見街上有一賣唱的老頭，走過一宅府第，一頭大黑狗跑出來要咬他，這老頭就唬得爬到在地，身上的東西也散落四處。

那大狗就跳過來要咬他，他蹣跚的拾起石頭扔了一下，那頭狗吃了一記，「汪」的一聲，往後就退，仍龇牙露齒，吠個不已，却也不敢再上前去。

那老頭蹣跚的爬起，但府第的大門，「咿呀」地開了，一個公子少爺打扮的人，和兩個家丁跑了出來，一面好像在吆喝，「是誰打我的狗。」「他媽的，要死是嗎？」

那老頭想解釋，一個家丁却上前來把老頭推倒在地，那公子催動那頭狗去咬地上那老人。

這時街上正圍了一大羣人，個個咬牙切齒，但都不敢挺身而出，好像畏懼那公子的身份！

蕭秋水心中忖道：「這些高官權貴，怎麼都拿餉不辦事，只會欺壓良民，如此下去，輕則家毀，重則國亡，唉。」

這時那頭狗得主人撐腰，大吼着張牙舞爪撲上去，蕭秋水嘆息了一聲，雙手拎了一根筷子，對準那頭狗，左手姆食二指拎着筷子身，右掌一拍，就要射出去——

這時唐柔正喃喃說道：「這幾天我心緒都很不寧。萬一有什麼事，你代我轉告朋哥，叫他不要再練『子母離魂鏢』了，會很傷身的——」

而左丘超然與鄧玉函雙雙長身而起，因爲那老者和那三名大漢都已喝到七分酩酊，竟相罵起來，這三條大漢就越座而出，要揍那老頭——

這種事，左丘超然與鄧玉函自然不能不管——

就在這時候，當蕭秋水的注意力集中在樓下，正要發出筷子的時候；唐柔沉緬在他的故事的時候；樓上正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左丘超然與鄧玉函正要去勸架的時候——

黃昏已至。

× × ×



那喝酒少年突然扔杯抽劍，越桌而起，劍若靈蛇，直刺蕭秋水背心！

這一劍，竟比劍風先至！

但是這時候，却正是蕭秋水揚手要發出筷子的時候。

少年猛見蕭秋水手一揚，一呆之下不禁略一側身，劍勢也略略一滯，劍風已比劍尖先至！

蕭秋水突然感覺到劍鋒，他立時向前撲去。

他這一下是全力撲出，飛出窗外！

可是劍鋒已在他的背上劃了一道四寸長的血口！

蕭秋水飛出窗外，雙手已抓住窗櫺。

少年一招失手，挺劍再刺！

蕭秋水却一揚手，射出筷子！

少年再一劍削出，削斷筷子，衝近出劍！

可是這時唐柔已出手了！

唐柔一揚手，少年立時就飛起！

只聽「奪」地一聲，柱子上釘了一柄飛刀！

這少年竟避過了唐柔的暗器！

少年見已無法得手，飛起之際，已向對面另一扇窗口掠出。

可是「呼」地一聲，一人越他頭頂而過，落在窗前。

少年定睛一看，原來是蕭秋水。

蕭秋水雙手攀住窗櫺，用一掄之力，截住少年的去路。

少年目光閃動，但這時左丘超然已截住了樓梯口，唐柔已在他後面。

少年深深吸了一口氣，身子放鬆下來，反而不動了。

那邊的鄧玉函，已緩緩解下長劍，面對着那三條大漢，一名老頭。

這四人也慢慢拔出兵器。

蕭秋水撫着背後的劍傷，苦笑道：「你是『兇手』？」

那少年點點頭。

蕭秋水道：「你好快的劍。」

少年淡淡道：「你好快的身手！」

蕭秋水道：「要不是我手上剛好一動，你劍勢一氣呵成，我就死定了。」

少年道：「你運氣好。」

蕭秋水道：「你既然在四人中選中我，那我就跟你生死一決吧。」

少年淡淡地道：「四對一也可以，不必客氣！」

蕭秋水淡淡地道：「不是客氣，而是你還不值得如此隆重。」

少年的臉色刹那變青，一雙手也青筋畢露。

蕭秋水向左丘超然道：「左丘，下面有人欺負一個老頭子，你去解決一下。」

左丘超然應了一聲，已飛身下樓。

蕭秋水迄今尙未忘記樓下那老賣唱者的安危，要不是這老賣唱者，蕭秋水就不會出手，如果他不出手，剛才只怕就死定了。

蕭秋水請左丘超然去施援手，却沒有請鄧玉函或唐柔。

鄧玉函的劍，殺氣太大，唐柔的暗器，一旦發出去，生死是連他也不肯定的事了。

料理這種事，最好的人選當然是左丘超然以及他的大小擒拿手。

× × ×

鄧玉函緩緩拔出了劍，用力握住劍柄，忽然大聲道：「你們的戲演完了，還不快走！」

那四人互覷一眼，呆在當堂。

鄧玉函怒道：「我不想殺你們，還不快滾！」

那四人緊握兵刃，不知如何是好。

那少年突然道：「你們走吧。你們不是他對手。」

那四人喁語了一陣，終於向少年一躬身，飛快的走下樓去，消失在人叢裏。

少年冷冷地看他們消失了以後，才道：「可以開始了。」

蕭秋水緩緩拔出長劍，宛若一泓秋水，笑道：「是的。」

× × ×

那少年忽然把長劍往地上一扔，一個虎撲向前，一出手就是「少林虎爪」！

蕭秋水把劍往地上一插，雙指如鐵，反戮過去！

衆人沒料到這兩大劍手，一動起手來，却先用拳脚而不用劍！

那少年的「虎爪功」，沉猛威實，和他的身段年齡，恰好相反，攻守之間，步步爲營，而又有碎石裂碑之威勢！

蕭秋水的「仙人指」，是嵩山派的奇技，嵩山的古深禪師，素來不服少林僧人，所以創「仙人指」，自稱「一指破七十二技」；言下之意是只要學會「仙人指」，少林的「七十二絕技」都可以不怕。

古深禪師正如其名，行事孤僻，但是和蕭西樓，却是十分交好。古深禪師曾把「仙人指」七十二招傳了三招給蕭西樓，蕭西樓費了七年才能精通，再傳予三個兒子，蕭秋水自幼天生聰浩，學了一年，已學會了一指半。

但是這一指半招，施用起來，已千變萬化，防不勝防，轉眼間兩人已對折了二十七招，蕭秋水每招一指，那少年竟討不了半分便宜。

三十招一過，蕭秋水漸漸覺得自己的指法不够，招式施展不開來，而少年的「虎爪功」却越戰越沉猛；蕭秋水一聲清嘯，翻掌起脚，猶若飛花葉落，竟是蕭家掌劍二絕的「飛絮掌」！

只見滿樓人影倏閃，只聽衣袂掠起之聲，少年虎爪蕭煞，威猛沉潛，但蕭秋水倏起倏落，衣影繽紛，雙掌始終不離少年全身七十二道要穴！

又一盞茶的時光過去了，蕭秋水的身法隨着黃昏的脚步而慢了下來，漸漸漸漸地，那少年的虎爪破空之聲，越來越响，越來越壓人。

這時窗外人影一閃，左丘超然已飄然落定。

鄧玉函忽然道：「老大累了。」

唐柔道：「這少年幾歲？」

左丘超然端詳了一會，道：「十七、八歲。」

唐柔了然地點頭道：「那他至少就練了十七、八年的『虎爪功』。」

左丘超然道：「少林的『虎爪功』給他使成那麼蕭殺，只怕非佛門正宗。」

——下期續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 運財金童（四）

馮嘉・文　盧令・圖

## 事事憑推測　苦苦尋綫索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與小丁幾乎同時收到一大筆神秘錢，並要他倆收到錢後，不要去管孩子的事——當司馬洛找到那綁架孩子的小屋時，內有三個男人承認是他們把孩子綁去的，他們本來在收到羅拔士的錢之後，是準備把孩子送回去，但孩子却被別人擄去了……

「但我沒有錢，」文太太哭不成聲地，「我的丈夫也再沒有多少錢了，有什麼好勒索的?」

「也許有人要逼你做一件事情，或者逼你交出一些東西?」司馬洛問，「會不會有這可能性呢?」

「假如有，我就不知道了。」文太太說。

「也許逼你的丈夫做一件事情，或者交出一些東西?」司馬洛又問。

文太太抬起頭來，以遲疑的眼光看着司馬洛，司馬洛以為她在這個題目上是有些什麼秘密要揭露了，但她祇是說：「我不知道，他的事情許多我都不清楚。他不喜歡跟我談什麼。我們……我們之間就有這段距離，我們不能太接近，保持這段距離，我們就可以相處得好好的……但是這段距離也使我沒有安全感，我不知道會不會忽然失去他……」她又在流淚。

司馬洛知道她講的是真話，而流的也是真淚。從這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女人倒是值得同情的。也很難怪她不擇手段要把錢抓到手；錢，就是安全感。

「這一點，」文太太極力使自己鎮靜下來，又說道：「你是可以問他的，你不提我的事，也可以問他。或者你問梅麗。也許梅麗會比我知道得多，他喜歡跟梅麗講話，別誤會，梅麗祇是像他的另一個女兒。我知道這一點，我也從不妒忌。」

「我也從不妒忌。」司馬洛說，「但你的女兒怎樣呢?」

「淑美?她怎樣了?」文太太問。

「她知道你做這件事情嗎?」司馬洛問。

「不!」文太太說，「這種事情我不能讓她知道。她太年輕了，不會了解!」

「當我最初接觸這件事情的時候，」司馬洛說：「我就有一個感覺，覺得這是一件家事。我的感覺沒有錯，果然是你，但這下一步則顯然不是你，那麼是誰呢?剩下來的人祇有兩個，你的丈夫，你的女兒!」

「他們不會的!」文太太叫道。

「我並不是肯定是他們，」司馬洛說：「世界上有許多人做匪夷所思的事情，都是為了匪夷所思的理由的。調查一下並沒有關係。」

「我的丈夫——他有什麼理由要做這件事情呢?」文太太問道。

「他看來沒有什麼理由，」司馬洛說：「你的女兒呢?」

「她並不很在乎那個孩子，」文太太說：「她也不很在乎錢，她——是有點野性，但我不相信她會做這種事情!」

她還不知道司馬洛接到的恐嚇電話與及收到那些鈔票，假如她知道，她就更不相信他們會這樣做了。這兩個人都不像有能力做這種事情，也不像會採取這種作風的。

「謝謝你，文太太，」司馬洛說：「你真太幫忙，你替我把一個嫌疑人物都解除了嫌疑，於是現在黑名單上一個名字都沒有了。」

文太太恐怖地看着他說：「那怎麼辦好?」

「我們等。」司馬洛說。

「我們不能等!」文太太又叫起來。

「為什麼不能等?」司馬洛問。

「我們的孩子!」文太太叫道，「不能夠在別人的手裏，不能——不能讓他受苦!」

司馬洛看看那另外二個人：「你們也可以給一點意見的，你們認為這會不會算是受苦呢?」

那三個人也祇是聳聳肩。他們跟這個孩子相處過，他們當然是很了解的。不過他們也不便發表什麼意見。

「照我所知，」司馬洛說，「我雖然沒有見過這個孩子，但他顯然是屬於呃——活潑的那一型。他不會很害怕的，而那些人把他捉去了，也決不會是把他宰了吃



掉，所以我們衹要等着就行了!」

「等?等到什麼時候呢?」文太太又問。

「他們一定有一個目的，」司馬洛說：「正如我所講，他們或者是要一些什麼東西，或者是要你們做一件什麼事情，到時，假如你能夠接納他們的條件的話，就接納好了。」

「就是這樣?」文太太說：「你不打算替我把孩子搶回來嗎?」

司馬洛嘆口氣：「現在我們似乎又回到了開頭時一樣的情形了，為了孩子的安全計，我們最好不要做什麼!」

小丁瞪了他一眼，顯然是很不服氣就這樣放棄而什麼都不做，不過小丁也沒有出聲。

而這時，嗚嗚的聲音忽然響了。文太太那其中一個親戚跳起身，惶恐地說：「有警察來了!」

「你們有什麼底子不能見警察的嗎?」司馬洛問。

「沒有——沒有，」那人說：「祇要你們不出聲就沒事了。」

「那就不必担心了，」司馬洛說：「其實我們亦有些不便出聲的地方的!」

小丁走到窗前去，拉開窗簾向外張望一下，說：「並不是警察，看來那邊像是失火，救火車的聲音。」

其中一個親戚也走到窗前，表示奇怪：「失火?那邊並沒有屋子呀。」

「也許是樹林着了火吧，」小丁說，「你可以看到的。」

他們果然看到天際一片紅光。那人鬆一口氣，既然如此，就並不是警車要到他們這裏來了。

司馬洛說：「看來我們還是走吧。」

「司馬洛先生，」文太太說：「你——你就這樣決定?沒有別的做法了嗎?」

「暫時就是這樣決定。」司馬洛說。

「但是，」文太太說：「假如——假如這些人是為了報復呢?那我們就永遠沒有機會再看見孩子了!」

司馬洛嘆一口氣：「我正是想到這個可能性，我不希望你担心，所以不向你提起，祇是打算問問你的丈夫吧了。現在既然你已提起來——你認為有人有理由要報復嗎?」

「我不知道，」文太太搖着頭，「假如是，那就太多可能的人了!」

「這個我是會問你的丈夫的。」司馬洛說：「好了，現在，我們要走了，假如你要留下來，你留下來吧，請你的一位貴親開車把我們送到車子那裏去!」

「這些——這些錢怎樣呢?」文太太指着那袋鈔票。

「這些是你們的錢，」司馬洛說：「你們去處置好了。反正來來去去都是在你們自己的家庭裏的了。」

「你……你一定會盡力的吧?」文太太問。

「我會盡可能辦這件事。」司馬洛說。他就沒有告訴他，他會特別賣力做這件事，因為那些人把他弄進了醫院，然後又給他錢，叫他不要幹什麼；而這種事情他是絕對受不住的。

他與小丁一起出門，坐上了尾後那部車子，由其中一個青年駕駛，把他們送回小丁那部車子去。

當他們駛近的時候，他們就感到情形不大好了。救火車就是停在那裏。

果然，他們到達的時候，那部車子已經剩下了一隻架子，正在冒烟。消防員已經無能為力，把火撲滅了就正在收隊，一部警車則仍然在那裏，有一些警察在查究，但是找不到可以問的對象，因為那裏根本沒有閒人。

「那是你們的車子嗎?」那青年人問道。

「你以為是誰的?」小丁咬牙切齒地說。

「那我們還是別停車了。」那青年人說。

「我們不能不停車，」司馬洛說：「我們得停車看看發生了什麼，因為這是正常的反應，而假如有人問我，有沒有看見什麼，我們說什麼都不知道，你不會講話，你別做聲好了!」

那青年人祇好在路邊停車，果然有一個警察走過來，低頭問道：「你們看見事情發生嗎?」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司馬洛問。

「有人打電話報告這裏有部車着火，」那警察說，「我們來到時已燒掉了。」

「我們不知道這件事，」司馬洛說，「我們是剛剛路過而已。」

「也許是開車的人下車時不小心，留下了烟蒂。」小丁說。

「並不是這樣，」另一把聲音說，「這車子是給潑上了汽油然後再點火的。」

司馬洛感到一陣不舒服的寒冷，回過頭去，看見探長正在另一個車窗則彎下身子。

「怎麼——你會在這裏?」司馬洛問着，不免感到有點儍氣，因為這應該是探長問他的問題。

「事情有可疑之處，我當然就來了。」探長說。

司馬洛和小丁都恐怖地看着探長，那個年輕人也是的。他現在大概是正在咒罵司馬洛的判斷力了，他覺得假如他們就這樣經過了的話，那反而什麼事都沒有。

「這事的確奇怪。」司馬洛搭訕式地說。

「是呀，」探長說，「這樣一個地方，附近又連屋子都沒有的，誰會在這裏停車呢?停車的人又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小丁正在臉紅，還好是天黑，看不出來。

「你也是一位業餘大偵探，司馬洛，」探長說，「你替我解釋一下吧!」

「我不知道，」司馬洛搖着頭，「我——我不過是剛剛路過吧了，沒頭沒腦的，我怎麼知道發生了什麼呢?」

探長聳聳肩：「我真是命苦，三更半夜，又要跑來跑去調查了。這些日子駕駛汽車實在不是安全的事情，隨時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災禍臨頭。」

沉默，然後那個年青人終於忍不住了，問道：「我們可以走了嗎?」

「隨便吧，」探長說：「你們既然沒有什麼綫索可以提供給我們，我也不阻你們了!」

那青年人不迭地把車子開動，小丁則咒罵起來：「他究竟在玩什麼把戲？」

「也許是貓捉老鼠的把戲，」司馬洛說：「他沒有那麼好死，會這樣容易把我們放走的！」

「那是你的車子呀，」那青年人說：「他們終於會查出那是你的。」

「燒成這個樣子，我怎麼認得出來？」小丁說，「我並不知道這是我的車子，我其後才知道不見了，大概是有人偷去用，用過了之後就丟在那裏。」

「你以爲會不會是他幹的？」那青年人問。

「誰？」小丁問。

「那個探長，」那青年人說，「他把你的車子燒掉？」

「他不可能這樣做！」小丁說。

「他也不會這樣做。」司馬洛說。

「你的意思是說，他是一個道地的好警探嗎？」

「當然他是一個好警探，」司馬洛說：「警探是維持治安的人呀。尤其是他，我知道他是一個好探長！」

「那現在怎辦？」那青年人問。

「什麼怎辦？」小丁說，「我已經講過了，我的車子是給人偷去了的！」

「我的意思是你們沒有了車子。」那人說。

「把我們載到有的士的地方就行了，」司馬洛說，「我們可以坐的士走。」

× × ×

他們兩個人坐上了的士之後，小丁就忍不住惡毒地低聲咒罵起來，因爲那是他的車子。

司馬洛則注意着照後鏡。他說：「似乎並沒有人跟踪我們。但是我又不覺得這位探長大人會相信我們的故事。」

「跟踪是有很多方法的，」小丁說，「假如用許多部車子交替跟踪，再用望遠鏡，把距離拉遠，就很難發覺了，我們也常常用這個辦法。」

「但他不會的，」司馬洛說：「他用不着。他可以就這樣把我請回去問話，或者就派個人跟在我後面，讓我看得見的地方，那就已經够把我悶死了！」

「爲什麼他不這樣做呢？」小丁說。

「我正在奇怪。」司馬洛說。

「他發現一部車子神秘着火燒掉了，而我們就正在附近經過，」小丁說：「難道他會不覺得可疑嗎？他不像是這麼笨的人，也不會是這麼笨的人，這麼笨的人不可能當上探長的？」

「我正在奇怪。」司馬洛說。

「我告訴你我怎麼想吧，」小丁說，「我認爲我的車子是送錢的人燒的，而他這一次不打算賠我了！」

「這不要緊，」司馬洛說：「反正保險公司會賠的。」

「不是這個問題，」小丁說：「我認爲這是一個警告——進一步的警告。」

「這一點是用不着很聰明的人也想得出來的了。」司馬洛說。

「現在我們的處境是眞好了，」小丁說：「這一步是燒車子，下一步呢，就是殺我們了。探長不知道究竟在弄什麼玄虛，而我們也不知道羅拔士，這一家人是在弄什麼玄虛。你知道嗎？我的汗毛正在一根一根豎起來！」

「你正在考慮退出嗎？」司馬洛問。

「退出？」小丁說：「你在開玩笑，現在要退出也不行了。怎樣宣佈退出？在報紙上刋一幅大廣告嗎？」

「但我不認爲對方會殺我們。」司馬洛說。

「假是你是向我推銷人壽保險的，那我倒會相信你的好意，」小丁說：「因爲那些人最不希望的就是顧客死掉。顧客活着，他們便收錢，顧客死掉，他們便要賠錢了。」

「別的我不敢肯定，」司馬洛說：「但是這一點我却是敢肯定的。假如有人死了，那會怎樣？警方一定會窮追力究，這件事情也保不住秘密了。羅拔士固然不想把這件事情公開，捉走孩子的人也是一樣的，因爲一公開了，就是警方找孩子了，而他們是不能把警方殺死的。」

「唔，這倒是一個很值得安慰的想法，」小丁說：「但難保你不會再進一次醫院的，而這一次，我可能會陪你一起進去了。」

「這當然不敢保證，」司馬洛說，「但是他們得很小心，他們要把我們弄進醫院，又不能把我們弄死，那麼我們把他們弄進醫院的機會是更高一點了。」

「我最佩服你的就是在什麼時候都能保持樂觀。」小丁說。

「我並不算是很樂觀，」司馬洛說，「只不過我還沒有把悲觀的一面說出來吧了。」

「悲觀的一面又是什麼呢？」小丁問道。

「也許你會問我們下一步應該做些什麼，」司馬洛說：「也許你會說，我們不必幹什麼，祇要等着他們自己解決就行了，拿着孩子在手的人要羅拔士給他們一件什麼東西或者爲他們做一件什麼事情，羅拔士聽從了吩咐，就可以把孩子換回來了。我却不以爲是這樣，因爲假如是這樣簡單，那些人也不必那麼麻煩要恐嚇我們和賄賂我們了。他們這樣做，顯然乃是因爲他們自己也知道，好一段時間之內不會把孩子交還，或者根本不打算交還，所以才會怕我們去追查！」

「這樣一個小怪物，」小丁說：「他們拿去幹什麼呢？」

「這不正是我們要查出來的事情嗎？」司馬洛說。

「怎樣查呢？」小丁說，「下一步我們應該幹什麼？」

「你繼續做你們的事情，」司馬洛說：「監視着他們每一個人，包括那三個文太太的親戚，我去跟羅拔士再談談。原因一定是在他們一家三口的身上了。」

「似乎女兒文淑美的重要性沒有那麼強吧？」小丁說：「她在出事之後根本沒有離開過酒店，亦沒有打過什麼電話。」

「將來我們就會知道了，」司馬洛說，「目前，我要給你的一點忠告就是你得叫你的人加倍小心，多用一些人做事，每一出動都不要單獨一人，起碼兩個人，更好是三個人一組，這樣才能够起互相照應的作用。」



小丁憤怒地咬着牙：「總之我可以保證，同樣的事情是不會發生的！」

「現在，我們得先到你的寫字間去一趟了，」司馬洛說：「既然我們碰到的並非普通的對手，我們也得採取一些特殊的措施了。普通的聯絡方法是不够的，我們不能够單靠電話作聯絡工具，是嗎？」

「是的，」小丁說：「你先上來一趟吧。」

× × ×

司馬洛到達羅拔士的酒店時，梅麗正在舉行記者招待會，而羅拔士並沒有出席，一切都由她主持，所以她沒有空跟司馬洛講什麼。

她祇能說：「你到我的房間去等我吧，我正在對他們解釋，他們之所以查不出羅拔士在什麼醫院乃是因爲羅拔士已經從醫院回來了，正在酒店裏休息！」

司馬洛祇好上樓，但不是到她的房間去，而是去找羅拔士，因爲他認爲沒有理由要浪費這些時間的。

守在羅拔士房門外的私家護衛隊不會容許任何不認識的人進入，他們雖然也不認識司馬洛，但是認得他，知道這是一個不應該阻擋的人，所以他放進去了。

羅拔士正呆木地坐在床上，一個蒼老的人，瘦削而憔悴，實在難以置信他就是金童子。司馬洛相信假如他就像現在這樣走出去，不經化粧，那一定不會有人認得出他是誰的。但是羅拔士大概也不肯不化粧而出去的，在這方面他簡直接近老處女的心理了。

「你——還沒有把我的孩子找回來？」羅拔士頹喪地問着，似乎他早已從司馬洛的臉上看到答案了。

司馬洛搖搖頭，在他的面前坐下來，說：「羅拔士先生，我要跟你好好地談一談。你究竟有沒有什麼還沒有告訴我的？有什麼隱衷？因爲孩子到現在還不回來，我們就要動手去找了，你得供給我多一點綫索。」

「但是……但是……」羅拔士吶吶道：「我已經付了錢了，爲什麼他們還不把孩子還我呢？」

「這正是我要查出來的，」司馬洛說：「你可知道我進過醫院的事嗎？」

「當然了，」羅拔士說：「梅麗說你的汽車失事——」

「她告訴你那是汽車失事？」司馬洛問。

「不，」羅拔士搖着頭，「你以爲有人要殺你。我認爲這是你的幻想而已。」

「這不是我的幻想，」司馬洛說，「我也沒有說有人要殺我。這個人並不想我死，祇是要把我送進醫院去吧了，他就是做得這麼準的！」

「這——這是不可能的！」羅拔士囁嚅地說。

司馬洛瞇着眼睛看清楚一點，不敢肯定羅拔士是正在對他講話，因爲他覺得羅拔士現在有着一種做夢似的神情，就像是正在自說自話似的。

「爲什麼不可能？」司馬洛問。

「你把他們說得太本領了，」羅拔士說：「他們又不是神仙！」

「我並沒有說他們是神仙，」司馬洛說：「但他們的本領的確是很不錯的。我剛才問你究竟還有沒有什麼隱衷，你還沒有回答我！」

「我有什麼隱衷呢？」羅拔士說：「我不是都告訴你了嗎？」他總是那種連自己的嘴巴都控制不住的神情。

「那麼我再告訴你一件事情吧，」司馬洛說着，從袋裏取出兩張他收到的那些大額鈔票，「我從醫院裏出來的時候，有人送給我這東西，有這麼一大叠，一個電話叫我別再管這件事情了。」

「你——接受了？」羅拔士問。

「我接受了的話，現在就不會在這裏了，」司馬洛說：「我並沒有把那些鈔票退還，就是不知道該退還給誰。就因爲我不肯放手不管這件事，我的另一部車子也給燒掉了。給淋上汽油燒掉了。」

羅拔士這時看來就像有九十歲了，就像老到連牙齒都沒有了。

「不可能，」他還是囁嚅着說：「這是不可能的。他們不可能有這種本領。」

「誰是他們？」司馬洛問。

「我……我怎麼知道呢？」羅拔士抖顫着說。

司馬洛又嘆了一口氣：「聽你的口氣就像你知道似的。難道你還不明白我的意思嗎？他們這樣制止我，那是因爲他們相信短期內不會把孩子交還的，也許他們是要你交出一件你不肯交出來的東西，也許他們是要你做一件你不肯做的事情。」

「我——都猜錯了！」羅拔士說。

在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司馬洛還以爲羅拔士是已經面臨崩潰的邊緣，現在他才知道他是多麼錯。現在的羅拔士才是眞正面臨崩潰的邊緣，而與他初次所見的樣子是大有差別了。

「你猜錯了什麼？」司馬洛問。

「我……懷疑我的妻子……」羅拔士的聲音壓得很低。

「你什麼？」司馬洛差點整個跳進空中。

「你已經知道了？」羅拔士問着，一時間他的眼光又變得凌厲起來，就像要刺進司馬洛的心裏。他到底是一個跑慣碼頭的人。

「你早已經懷疑了？」司馬洛問。

「是她嗎？」羅拔士問，「她也有關係嗎？」

「爲什麼你不早點說出來？」司馬洛問。他們兩個人都以問題作爲答話，似乎誰都沒有答對方的問題，實在他們問題則是比回答更爲有效。

「我知道終有一天會發生這種事情的，」羅拔士說：「她是那麼喜歡錢，她以爲她很聰明，可以瞞過每一個人，其實她並不聰明。一聽她的口氣就已經知道，她並不緊張。我相信你是一個精明的人，她也並沒有把你瞞過的！」

「老天！」司馬洛道，「你既然早知道，那你爲什麼還要叫我來？」

「我就是不想她知道我知道，」羅拔士說：「她那麼喜歡錢，那就讓她得到好了。」

「我不明白你一家人，」司馬洛說：「忽然之間你又這樣慷慨了，假如早點對她慷慨，不是沒有這件事情了嗎？」

「你不明白，」羅拔士說，「她一向有賭錢的習慣，你不知道，賭是一個無底深洞，她講過許多次不賭了，但我不敢相信。這就像人們說戒烟。說過一次就不抽的人，你可以相信他眞的戒掉了，但是三番四次說戒的，你就知道是戒不掉了。」

司馬洛苦笑着坐在那裏，看着這個奇怪的人。他終於說：「這樣起碼有一個好處，就是我用不着瞞你了。這種事情實在不知道該怎麼開口，你怎能告訴一個人壞事是他的妻子做的呢？」

「本來是她，現在變成不是她了，」羅拔士說：「究竟發生了些什麼呢？」

司馬洛告訴羅拔士究竟發生了什麼。正如他所講旣然羅拔士對於自己的妻子的事是知道的，那麼司馬洛容易開口得多了。他用不着隱瞞什麼，所以他把經過情形都對羅拔士講出來。

在他未講出來之前羅拔士已經像老到有七十歲，司馬洛眞怕在講出來之後羅拔士會來到一百歲，而很少人能够超過一百歲而仍然活着的。但羅拔士並沒有再進一步的强烈反應了。他的反應早已露出來。這使司馬洛鬆了一口氣。他等着羅拔士發言。好久好久，羅拔士才說：「你得答應我，你別告訴她我知道。」

「唔，」司馬洛說：「她比孩子更重要？」

「一樣重要，」羅拔士說：「但是，守秘密這件事比較容易辦到，把孩子找回來，這則是比較難辦一點的，是嗎？」

「假如你能供應有用的綫索。」司馬洛說。

羅拔士嘆一口氣：「我不能供應什麼有用的綫索。」

「你有沒有什麼東西是有人要的，或者，有沒有什麼事情是有人逼你做而你不肯做的？」司馬洛問。

「沒有。」羅拔士搖着頭。

「你肯定嗎？」司馬洛問：「我並不一定是要你把這些東西交出來，或者叫你非要做這件事情不可。我祇是想你把眞相告訴我，這樣我就可以有一個概念，猜猜究竟這件事情是誰幹的？」

「沒有，」羅拔士說：「假如是爲了這個原因的話，那他們的確是抓到了我的痛脚，他們祇要開口，我一定辦得到，他們祇要開口就行了，用不着拖下去。」

「也許是你的妻子？」司馬洛問：「她有一件什麼東西是他們要的，或者他們是想逼她做一件什麼事情？」

羅拔士搖起頭來，毫不猶疑地，似乎剛才他在思索的時候就已經考慮過這一點了。他說：「不，他們不會用孩子去逼她，因爲她對孩子並不眞的是那麼關心。用孩子作爲工具，唯一可以威脅的人就是我。孩子的母親，我的妻子，她們都是不關心的！」

—但是你的妻子却担心你，就因爲你熱心孩子，」司馬洛說：「她簡直願意把那些錢都交給我——假如我能把孩子找回來的話。她害怕你會受不住。」

「她是一個不大喜歡講眞話的人，」羅拔士沉聲說，「而且她一向也喜歡賣弄演技！」

「我知道，」司馬洛說：「只不過她的演技並不好，假的時候一看就看得出來。同樣道理，看不出破綻時就應該是眞的了！」

羅拔士苦笑：「我不知道，我們以前沒有受過這種考驗，我不能肯定她是不是除了錢之外還關心我的人。」

「你的女兒又如何？」司馬洛問。

「她？」羅拔士嘆口氣：「她這個半神經質的。她有什麼值得人家勒索的？而且人家也不會用一件她並不重視的東西去勒索她。」

「你還是沒有告訴我什麼有用的事情。」司馬洛說。

羅拔士聳聳肩：「我正在爲你剔除名單上的可疑人物。」

「你是把名單撕掉，」司馬洛說：「現在什麼都不剩下來了。」

「那即是說，這件事情不是我自己家裏的人幹的了。」羅拔士說。

「仇家呢？」司馬洛問。

「爲什麼仇家要把孩子捉去呢？」羅拔士問。

「因爲孩子是你最心痛的人。」司馬洛說。

「假如這是尋仇的行動，」羅拔士說：「那他們爲什麼要把孩子捉去？他們旣然有這樣的人手，他們把孩子殺掉不是更乾脆嗎？用車子一撞之類。而且，我也沒有這樣的仇家。事業上的仇家當然是有的，但我相信沒有一個會用這種方式對我，正如我也不用這種方式對付我在事業上的仇家。你可以見到商人在商場上出盡各種手段，爭得你死我活，但他們就是不會買兇把對頭人殺掉，或者去整對頭人的家人，我的仇家也是相同的。不是那種仇家。」用兩隻手抹着臉，「但這樣一來，整件事情就變得毫無道理了。又不是爲了錢，又不是爲了尋仇。」

「你還是沒有告訴我什麼有用的事情。」司馬洛說。

「我正在盡我的能力，」羅拔士說：「難道你以爲在這個情形之下，我還要瞞你什麼嗎？」

「你在過去的幾分鐘之內變得非常理智和冷靜了。」司馬洛說：「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面目。」

現在的羅拔士又不像是七十歲了。

羅拔士聳聳肩：「我一直是在担心我的妻子。我担心她會這樣對我，亦担心她會把事情弄糟，但是現在旣然已經弄糟了，我就可以少担心很多事情。我現在祇是担心孩子就够了。說不定明天或後天我就可以補回那一場表演。」

司馬洛看着他：「看來妻子比孩子在你心目中的份量更重要了，假如她知道，我相信她一定很高興！」

「別讓她知道！」羅拔士說：「有些女人就是這樣的，你絕對不能够讓她知道你對她的感情是多麼重，不然她就要利用你的感情欺負你了。我的妻子就是這樣的一個女人，但是你也說得不完全對，孩子也是同樣重要的，我要把孩子找回來，我希望你替我把孩子找回來——雖然我也不知道應該給你一些什麼酬勞。」

「這個以後再談好了。」司馬洛說。

「你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羅拔士奇異地搖搖頭，「那些人給你這樣多錢，而你又找到了我付出去的贖金，這些贖金你都拿走了也不會有人敢出一聲的，然而你都不要。」



「我是梅麗找回來的人，」司馬洛說：「難道梅麗沒有對你講過我是怎樣一個人嗎？」

羅拔士向司馬洛後面的門口揮揮手，梅麗說：「我已經講過了，他不完全相信吧了。」

司馬洛回頭，看見梅麗巳經回來了，還站在兩房之間，由於羅拔士已經租下了這酒店的一整層，所以他們有頗充足的地方應用，羅拔士的房間與梅麗的房間還有一間通連的房間作爲會議室及寫字間應用。他們住酒店的方式與普通人就是不同。

羅拔士說：「現在我相信了。」

梅麗踏進來，兩臂抱着胸前，讓自己沉進一張沙發裏。

「好不容易才把那些記者們打發掉，他們巳經開始懷疑了，好在他們不過是娛樂記者，及不上時事記者的偵探頭腦。」

「也許過兩天我就可以補回那塲表演，」羅拔士說：「那他們就用不着懷疑什麼了。」

「這樣比較好一點。」梅麗說，「雖然我的工作就是對他們說謊，我也不能够一天到晚不停地說謊，連一句眞話都沒有的。」

「我們講的話你都聽見了嗎？」司馬洛說。

「大致明白了。」梅麗說。

「也許是你告訴司馬洛先生向什麼方向懷疑的？」羅拔士問：「你一向不喜歡我的妻子，我的女兒和我的孫兒。」

「他們不在我的工作範圍之內，」梅麗說：「我拿的薪水並不包括喜歡費。我喜歡你，我爲你工作，我認爲這樣巳經很够了。」她嘆一口氣，「我很累，而事情還愈來愈複雜。我們應該怎辦呢？」

「我看我們得把希望寄託在司馬洛先生的身上了，」羅拔士說：「他一直都做得很好。我相信沒有人能在這樣短的時間之內發現得更多的了。我相信他會繼續下去，把這件事情解決。我希望也相信。」

「我却並不那麼有信心，」司馬洛說，「你還沒有供應什麼綫索。」

「我知道的我都巳經告訴了你了，」羅拔士說，「事實上，我也不明白事情究竟怎會演變到這個程度，我得有些時間想一想……忽然之間，我有了這個我不應該有的敵人！」

「你還是想得快一些爲妙，」司馬洛說：「你什麼時候才可以想得出一個結果來呢？」

「給我一點時間，」羅拔士說：「梅麗，請你替我叫戠絲來好嗎？」

「很好，」梅麗起來，執着司馬洛的手臂，「意思就是你要走了。」她把他拖出了房外，進入隣房，拿起內綫電話，按了一個掣，說：「戠絲？請你過來，羅拔士先生需要你。」

「這個戠絲小姐又是何方神聖？」司馬洛問。

「他的私人按摩師，」梅麗低聲說：「他接受過按摩，睡一覺之後腦筋會比較靈活——他巳好久沒睡過覺了。」

「他倒是眞懂得享受，」司馬洛說：「做他的太太可不容易呢！」

梅麗祇是用一種古怪的眼色看了他一眼。過了一陣，有人敲門，梅麗說：「進來！」

門開了，門口差點給一個穿白袍的女人塞滿。那個大約四十歲的女人比梅麗稍高一點，有梅麗兩個人那麼寬，而體重很可能有她的兩倍，那張臉不算醜，但絕對不能算是美麗。雖然她是表情和善的，但那龐大的體形以及那一身結實的肌肉就使人不由得對她感到應該敬而遠之了。

「梅麗小姐！」她對他們點點頭，「先生！」

梅麗指指羅拔士那邊，她拿着毛巾進去了，把房門關上。

「那就是戠絲？」司馬洛問。

「那就是戠絲，」梅麗說，「感興趣嗎？」

「我祇是對你感興趣。」司馬洛說着摟住她的腰。

「你眞不公平，」梅麗說，「女人總有一個名字的，單單聽一個名字怎麼可以斷定人家是一個美女！而且她年輕時也許是一個美女呢。我難道到四十歲時就要改一個難聽一點的名字？」

「你到四十歲一樣會是那麼可愛，」司馬洛說：「你是不同的。」

梅麗伸起一隻手掌來擋住他的咀唇：「不，不要在這裏。」

「那末到什麼地方去好呢？」司馬洛問。

「不要，」梅麗說：「就是不要，你有工作做，我也有很多工作做。」

「對了，工作。」司馬洛苦笑着把手放開。

梅麗嚴肅地說：「我們不能浪費時間，得快點把孩子找回來，孩子是一個人，不是一件物件，不能够等。」

「那你給我一點綫索好了。」司馬洛說。

「我沒有綫索。」梅麗說。

「你認爲羅拔士講的是眞話嗎？」司馬洛問。

「我認爲他講的是眞話。」梅麗吶吶說道。

「那你可知道什麼他不知道的事情嗎？」司馬洛問。

梅麗搖搖頭：「這種事情他自己應該比我知道得多。事實上，這整件事情都是沒有道理的，不合邏輯！不是爲了錢，那把孩子捉去幹什麼？就是要勒索什麼，也應該開開口了。」

「每一個人都是問這個問題，」司馬洛說：「却沒有人能回答。」

「你打算怎樣做呢？」梅麗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不過講起開口，我倒應該去看看文淑美了。誰知道那些人未曾開口呢？假如他們開口，就是對她開口了。而且我實在也沒有機會好好地跟她談過。」

梅麗以一種奇怪的眼光看着他。

「別這樣看我吧，」司馬洛說：「這是工作。我總得跟她談談的。」

「總之你別忘記現在是晚間，」梅麗

說：「也不要用她的方式跟她談，用你自己的方式好了。」

「我知道了，」司馬洛說，「對我有點信心吧。」

× × ×

文淑美還是沒有出外，當司馬洛敲門的時候，她在裏面叫道：「誰？」

司馬洛告訴了她他是誰。文淑美似乎顯得相當興奮。她吶吶着叫道：「請等一等，我正在穿衣服！」

司馬洛等着，過了一會，她把門打開了。她的身上還是穿着那種睡袍。也許她剛才是正在洗澡。

她對司馬洛微笑：「哦，你，進來吧。你沒什麼吧？」

「還活着，」司馬洛進入她的房間。她扶他在沙發上坐下。

「坐在這裏！」她說着揑着他的手，一邊拖他坐下。

「你沒有到醫院來看我我眞失望。」司馬洛說。

「媽媽說不大方便。」她說：「我本來是想來的。眞的。不過現在不要緊了，一切都好了。我聽說你實在並沒有怎樣受傷，這眞幸運。」

「我想跟你談談，」司馬洛說：「談正經事，所以你答應我不喝酒好不好？」

「呃——唔——既然這樣，」她說：「我們到樓下的餐廳去坐一會吧。」

「很好。」司馬洛應着，心奇怪地動了一動。

「我換件衣服，我們一起出去。」她一按他的肩，「你坐在這裏，很快的。」

她留下司馬洛在廳中，自己進入房裏，但是並沒有離開他的視綫。她對他微笑着，讓那件睡袍從身上脫落下來了。睡袍之下她仍然是並沒有穿着什麼。司馬洛看着她。當他以爲她會向他招手時，她却是拿過乳罩和三角褲來，動手穿上。

司馬洛站起來，說：「我可以用你的電話嗎？」

「隨便好了！」她說，「別客氣！」

爲什麼她剛才正在穿衣服的時候不能開門，現在在他的面前又可以毫不害羞的脫下來？

司馬洛打通了電話給小丁。小丁仍然在寫字間裏，短期之內他也許不會回家，就以這寫字間作爲他的家了。

司馬洛低聲說：「我現在正在文淑美的房間裏，你在這附近有人嗎？」

「兩個。」小丁說。

「她現在正要跟我一起到樓下的餐廳去，」司馬洛說：「她的提議。她的神情有點不對勁，我猜我來時她的房間裏有個男人，現在可能躲在洗手間裏，她要把我引開，好讓這個男人出去。」

「這個可以辦到，」小丁說：「你給我……五分鐘好了。」

「好的，」司馬洛說：「五分鐘。」

小丁馬上收了錢，司馬洛則仍然拿着電話，咀巴在動着，祇有他自己知道他並不是正在跟什麼人講話。

文淑美再花了三分鐘就巳經穿好衣服出來了，還要在沙發上等了五分鐘。然後司馬洛才放下聽筒，對她說：「眞抱歉，你知道我是忙的。」

「不要緊，」文淑美說：「現在我們可以走了。」

司馬洛挽着她的手臂與她一起出去，她還再補充一句：「我還沒有吃晚飯，正好下去吃點東西！」

「我也是，」司馬洛說：「讓我請你好嗎？這是一個光榮！」

她的手在他的肋骨上一抓：「我跟你還要計較這些嗎？」

司馬洛對她的親熱的動作並不有所感動，反而有點酸溜溜的。她有一個男人在房間裏，她對他怎樣親熱都沒有作用了。並不是說他想沾染她，祇是他的男性自尊心在作祟。上一次她還對他諸般誘惑，現在她却有另一個男人在房間裏了，那麼對於她，他不過是另一個男人而已。

他在進入升降機之前望望走廊的兩端，並沒有看見有什麼人在監視着房門口，不過小丁的手下當然不是低手，不會那麼容易給人察覺出來的。

他們到了樓下的餐廳中，叫了一些食物。

他們吃完了，文淑美才說：「你要跟我講什麼？」

司馬洛注意到她不過是把食物翻亂了而已，並沒有吃下什麼，她的肚子根本不餓，但是他也沒有指出這一點。他說：「你以爲我要跟你講什麼？」

「孩子？」文淑美說，「我還以爲你說應該等下去。」

「我們巳經等得够久了，」司馬洛說：「假如孩子現在還不回來，也許那些人就不打算交還了。」

文淑美的咀巴動了一動，似乎打算說一句什麼，臨時又改變主意說別的。她說：「他們也許還要勒索一筆錢？」

「我不認爲他們是要再勒索一筆錢。」司馬洛說。

「世界上有什麼是錢不能解決的？」文淑美問。

「我就是想你告訴我這個。」司馬洛說。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文淑美說。

「假如那些人不是爲了錢，」司馬洛說：「你以爲還有一些什麼理由呢？」

「我不相信他們不是爲錢。」文淑美搖搖頭。

司馬洛覺得他需要告訴她一點眞相的，雖然不是全部眞相，他說：「你知道我爲什麼進醫院嗎？」

「汽車失事。」文淑美說。

「那並不是我不小心，」司馬洛說：「是有人要把我送進醫院！」

「你是說有人企圖謀殺你？」文淑美皺起眉頭問。

「我並不是說有人企圖謀殺我，」司馬洛說：「我是說有人要把我送進醫院。他們也果然成功地把我送進了醫院。」

「我不明白，」文淑美看來對這件事情深感興趣，「聽說是有一部車跟你的車子相撞的，假如是有人有意撞過來的話，那就是企圖謀殺了！」

「那人並不是企圖謀殺，」司馬洛說：「那人祇是要把我弄進醫院。有幾件事情男人是不喜歡承認別人優於自己的，而駕駛技術就是其中一件。但我不能不承認



那人是比我好得多，他是一流的，車子就像是他的身體的一部份，他要發生什麼就能發生什麼，不會再多，也不會再少。」

「那麼他祇可能是一個——」

「對了，」司馬洛說：「你提醒了我，所以多談一些，總是可以談一點好處出來的。」

「但我並沒有說了些什麼呀！」文淑美說。

「這個人祇可能是一個超人，」司馬洛說：「也即是說他不是普通的駕車人，甚至不是一個賽車手，他祇可能是一個表演汽車雜技的，所以他能够玩汽車有如玩魔術，現在我知道應該朝什麼方向找這個人了。」

「但是你還認得他的樣子嗎？」文淑美問。

「不，」司馬洛說：「可惜我不認得他的樣子。不過這是專門人才，本地即使有也不會很多，而假如是從外地來的話，也應該可以查出一點綫索來的。」

「但是爲什麼呢？」文淑美問：「爲什麼外地會來一個人這樣對你呢？」

「這是一個初步的警告，」司馬洛說：「要我別管閒事。」

「你——肯定是這樣，」文淑美說。

「我肯定是這樣，」司馬洛說：「不過我這個人是討厭一點的，我就是偏偏喜歡管閒事。愈是警告就是愈管閒事。」

「不過，」文淑美說：「這是付錢以前的事情了。爸爸不是巳經付了錢了？」

「我猜情形有點變化，」司馬洛小心地看着她，「我認爲那些把孩子拿在手中的人忽然改變了他們的主意，他們不再是要錢了。」

「那麼他們想要的是什麼？」文淑美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我就是希望你提供一點綫索。你認爲在這種情形之下，這些人會是誰，以及他們要的會是什麼呢？」

「我怎麼會知道，」文淑美煩惱地回答：「但是——我也不大贊成你的推測。也許——也許那些錢是還沒有到達那些人的手上。」

「但你的父親不是巳經付了錢了嗎？」司馬洛問。

「錢是梅麗拿去的，」文淑美說：「那些人……當然也不會給她一張收據。」

「你的意思是那些人可能沒有收到那些錢嗎？」司馬洛問道。

「這是一個可能性。」文淑美說：「除了梅麗自己和那些人之外，沒有什麼人會知道這件事情的眞相了。」

「你不喜歡梅麗。」司馬洛說。

文淑美聳聳肩：「她並不見得很喜歡我們。」

「那麼你認爲梅麗會不會做出這種事情呢？」司馬洛問。

文淑美想了好一會，聳聳肩：「我並不喜歡梅麗，我對她當然是有偏見的，但是……但是我相信她不會這樣做。我不喜歡她是一件事，但她——她似乎不是這樣的人。」

「既然你認爲她不是這樣的人，」司馬洛說：「那麼你爲什麼又這樣講呢？」

「但這是唯一的可能性了。」文淑美說。

「唯一的可能性？」司馬洛抬起眉毛，對於她這種武斷感到奇怪。爲什麼她的人坐在酒店裏不出外就可以如此武斷呢？

「他們當然是要錢。」文淑美說。

司馬洛也沉默了好一陣，因爲這時他也一感覺到文淑美有一些奇特的地方，第一就是她的武斷似乎相等於羅拔士的武斷，羅拔士說「那些人不可能有這種本領」，是因爲他知道他的妻子不會找到這一級的高手來幫忙她的，而他巳幾乎肯定了這件事情是他的妻子幹的了。文淑美說這是「唯一的可能性」，爲什麼？因爲她認爲這是她的母親幹的事，她的母親祇可能是爲了錢？司馬洛也認爲「沒有別種可能性」了。她一定也猜到了，所以她起初毫不緊張，她與她的父親都巳猜到了這是誰做的事情。

另一點就是她似乎巳經忘記了她的房間裏的人，司馬洛看得出她是正在全神貫注在跟他談這件事情的。在她的房間裏的男人也許與這件事情沒有關係，祇是一個他臨時的情人？她給他一個離開的機會，就用不着再担心了。

司馬洛感到很難開口，還有萬一的機會文淑美並不是懷疑她的母親的，他不能告訴她他知道，他祇好盡量技巧地說：「你不知道我遭遇過什麼，所以你就認爲祇有一個可能性了，但我則認爲另有一個可能性，你不想聽一聽？」

「我當然想聽，」文淑美說：「這件事跟我有切身關係的。那是我的孩子。」

「我在想，」司馬洛說：「孩子現在巳經轉到了別人的手中了。」

「轉到了——？我不明白。」文淑美迷惑地看着他。

「本來把孩子拿在手中的人，的確是爲了錢的，」司馬洛說：「梅麗把錢送去，那些人把孩子放回，就在這個時候，另外有人把孩子搶去了，而這些人則不是爲錢的了。而孩子給搶去了，原來那一幫人也不敢出聲了。」

「你這個推測——」文淑美凝視着他，「我認爲是接近天方夜譚——假如你這樣猜的話，那還有許多可能性都可以成立了。」

「我這樣猜，」司馬洛說：「那是因爲我有理由這樣猜。」他仍然凝視着她。

文淑美的眼睛則始終無法穩定下來。她有時望望司馬洛的眼睛，而似乎祇是有一件事情不能決定似的，終於，她說：「你的意思似乎是，你巳經捉到了那原來的人。」

「也許是的。」司馬洛說，他現在就像正在跟她捉迷藏，由於不能肯定她知道什麼，所以祇好用暗示的方式了，就像拳師冠軍初度交鋒，在第一回合之中小心翼翼，先試探一下對方的實力。

「那是誰？」文淑美問。

「你猜好了，」司馬洛說：「我不能告訴你。假如你猜得到，我可以跟你談，假如你猜不到，那就算了。」

「爲什麼不能告訴我？」文淑美問道：「這個人是我認識的嗎？」

司馬洛沒有做聲，祇是看着她。文淑

美的眼皮垂下去了。她看來就像要哭出來似的，終於，她說：「替我叫一杯酒。」

「不，不要喝酒。」司馬洛搖頭。

「我要喝酒。」文淑美現在開始流下淚來了，「我——我需要酒。」

「酒祇是一種逃避吧了。」司馬洛說，「你們都應該面對現實了，永遠逃避也不是辦法。」

「我們面對現實？」文淑美嗚咽着，「我們的現實是那麼一塌糊塗，我們怎能面對現實呢？我們祇有永遠逃避。」

司馬洛看着她，感到相當同情。她是講得對的，他們的現實是由羅拔士所決定的，不是她們自己能够改變，她沒有父親，她的母親也沒有丈夫，這一點就不是她們自己能够改變的。他勸她面對現實，怎樣面對現實呢？難道公開宣佈她的父親就是羅拔士嗎？

「堅强一點吧，」司馬洛說：「酒也祇是能够讓你逃避一時吧了，酒醒的時候，你不是比還沒有喝的時候更加痛苦？」

他把手帕遞過去，讓文淑美把淚水揩乾。

但她的眼淚還是在流出來，揩去了之後又再流出來，揩去了之後又再流出來，看來是暫時不能揩乾的了。

「你……捉到了媽媽？」她問。

「你也有份的嗎？」司馬洛問。

她搖搖頭：「沒有，這我祇是猜猜吧了。」

「那麼她實在沒有騙倒什麼人，」司馬洛說：「其實是你們在騙她，你們使她以爲你們不知道。」

「爸爸也知道了？」她問。

「是的。」司馬洛說。

「你眞殘忍，」文淑美說：「你怎能告訴他這樣一件事情？你怎能開口。」

「我沒有告訴他，」司馬洛說：「是他告訴我的，一如你剛才告訴我。」

「噢？」文淑美嘆一口氣，「他也早知道了。」

「是的，」司馬洛說：「似乎你們都相當了解你的母親。外表看來，她像是最聰明的一個，其實則是剛剛相反。」

文淑美搖着頭：「在你的眼中，我們是什麼？簡直不是人，是怪物！」

正是有人這樣形容他們，不過司馬洛覺得沒有理由要對她指出來，他說：「世界上有誰是沒有煩惱的？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都有一些地方是不願意讓人知道的。『正常』是一個很抽象的名辭，至今爲止我還沒有見過一個人或者一個家庭是完全正常的。誰要嘲笑你，也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他這樣說，而實際上他亦是這樣想。

「很少人糟成我們這個程度。」文淑美說。

「這只是觀點問題吧了，」司馬洛說：「起碼我見過了不少比你們糟得更多的人。」

「我還是要喝酒，」文淑美哀求地說：「讓我喝一杯。祇要喝一杯。」

「不要，」司馬洛說：「喝酒這件事情，一開始了就停不下來了。」

「我大可以躲回房間裏喝個够！」文淑美說：「我的房間裏有的是酒。」

「好吧。」司馬洛拿她沒辦法。

不過文淑美這一次則倒是遵守諾言，她並沒有張開喉嚨就把酒倒進去，她祇是慢慢地，一口一口地淺呷。

她開口說：「我的爸爸，他說了很多話嗎？」

「他也找不出什麼綫索來。」司馬洛說。

「不，」文淑美說：「關於孩子，他有說他爲什麼對孩子這樣緊張嗎？」

「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嗎？」司馬洛說，「換了是我，我也一樣緊張的。」

「不，我是說，」文淑美消極地，「你認爲假如不是一個男孩子而是一個女孩子，他會不會這樣緊張？我是女兒，他沒有兒子。」

「我沒有機會跟他討論過這一點，」司馬洛說：「我相信這可能是部份原因，但不會是全部原因。」

文淑美聳聳肩，又呷了一口酒。

「你懷疑他完全不關心你嗎？」司馬洛問。

「你以爲呢？」文淑美道：「你看他像嗎？」

「他是一個很有感情的人，」司馬洛說：「他明知道這是誰做的事情，他還是把錢付出去，他很愛你的媽媽，他祇是不願意表示出來吧了，我相信他對你也是一樣，我相信孩子即使是女孩子，他也是一樣關心的。」

文淑美又呷了一口酒。值得安慰的就是她還沒有開始把酒狂吞，她說：「他沒有提起我嗎？」

「你媽媽的事情，」司馬洛說：「他叫我千萬不能告訴你，也別讓你媽知道他知道。」

文淑美聳聳肩：「究竟發生了什麼？你說孩子又給搶走了，這是事實，並不是你的猜測。」

「這是事實，」司馬洛點着頭說，他考慮一下，然後就把事情的經過都告訴了她，既然告訴了她一半，那麼另一半反正亦是瞞不了的，他一面說，一面小心地觀察着她的反應，但文淑美的臉就像一隻面具，這面具上就祇有那種憂鬱的神情，他觀察不出什麼變化。

當他說完之後，她的酒也喝完了。然而她的表情上的唯一變化就是她顯得很疲倦。她嘆一口氣，說：「我可以再喝一杯嗎？」

「還是不必了。」司馬洛說。

她也不再堅持，祇是玩弄着那隻杯子，她說：「你會把孩子找回來的，是不是？你一定會的？」

「我正在努力，」司馬洛說：「不過假如我得不到帮助的話，我是沒有辦法的，你能帮助我嗎？」

「你想我怎樣帮助你？」文淑美問。

「這本來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司馬洛說：「但是不可能的事情發生了，一定有一個局外人不明白的原因，我是局外人，你不是。」

文淑美聳聳肩：「我也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但你眞關心孩子嗎？」司馬洛問。

「我當然關心，」文淑美顯得似乎是



受了侮辱似的，「這是我生下來的孩子，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你一定以爲這個孩子對我是一種拖累，但你告訴我吧，我是不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假如我要嫁，你以爲會不會有許多人願意連同孩子娶我？這個時代，有很多人都不介意這種事情的。」

「這一點我不能否認。」司馬洛說。

「這就是了，」文淑美說：「不錯孩子對我是一種拖累，他使我痛苦，但是我並不討厭他，假如我不想要他，大可以——」她沒有說下去。

「大可以怎樣？」司馬洛問。

「我有很多方法可以脫離，」文淑美說：「譬如我可以就這樣把他丟下，讓媽媽去照顧，我就恢復自由了。沒有人能够制止我這樣做，但我沒有這樣做。」

「你倒是舉出了一個很好的理由，」司馬洛說：「但這還是不能解釋爲什麼有人把孩子搶掉。」

「我不知道爲什麼有人把孩子搶掉。」文淑美放了酒杯，玩弄着手指上那隻寶石指環，那是一顆大大的假紅寶石，在不充足的燈光下是近乎黑色了。

「想一想吧。」司馬洛說。

「我正在想，」文淑美說，「我正在想。」

「正在想還是正在考慮好不好告訴我？」司馬洛問道。

「我要再喝一杯酒。」文淑美說。

「你何不回到房間裏喝呢？」司馬洛說：「反正你房裏有酒，在這裏喝酒，算起帳來要貴得多了。」

「你怕什麼？」文淑美說：「又不是要你付帳，我可以簽單的，但這是一個好主意，我不想坐在這裏，我還是回到房裏的好。」

她揮手叫侍者拿帳單來，在帳單上簽了個名字，她是在這酒店裏住的，她可以簽單，司馬洛就是想爭着付帳也爭不來的，於是司馬洛祇好跟着她回到樓上去。

在樓上的房間裏，她關上了房門，軟軟地倒在沙發上，對司馬洛揮揮手：「請你替我斟酒好嗎？」

司馬洛過去從酒櫃裏拿了一隻杯子和一整瓶酒來，現在他不反對她喝酒了，祇要控制着不讓她喝得太多。

而這一次她喝的方式也是有所改變了，她並不是一杯一杯倒進她那鐵鑄的胃裏，她祇是淺淺地呷着。她說：「再告訴我一次，司馬洛。」

司馬洛再告訴了她一次，她似乎特別對司馬洛撞車的事情感興趣，她要他把撞車的經過情形再講一次。

「你聽我說，」司馬洛沒好氣地道：「我不是廣播電台，我並不是在講故事娛樂你，我要告訴你這些，是希望你給我提供一點綫索的。」

「我正在想，」文淑美說：「我正在想。」她閉上了眼睛，「別罵我吧，讓我想一想。」

「你想一想吧，」司馬洛說：「我要到洗手間去一趟。」

他進入了洗手間。不過他應用洗手間的方式却是與別不同的。他在洗手間裏從身上取出一隻金屬的烟匣。這是一隻特殊的烟匣，也是一件他常常應用的東西，但是他並不從裏面取出香烟來。

這就是他與小丁所講的特殊聯絡方法了，這是一隻無綫電通話器。他把按鈕推開了，打出暗號，說：「小丁？」

「在。」小丁的聲音從烟匣裏面透出來。

「怎麼樣了？」司馬洛問。

「你猜得沒有錯，」小丁說，「在你走了之後，果然有一個人從她的房間裏出來，一個油頭粉面的男人，這個人叫高約翰，寶珠店售貨員，就在這酒店閣樓的珠寶店做推銷員，很出名的一個人。酒店裏的人都認識他，他對遊客的服務是無微不至的，尤其是對女遊客，這樣，他就可以把他所推銷的貨物賣高一兩成價錢了。」

「此外這個高約翰還幹些什麼呢？」司馬洛問。

「我看這應該就是他的專業了，」小丁說：「這種生意可以賺不少錢的。一個月祇要做成一兩樁生意，就可能比我更好，又不必冒生命危險。」

「但文淑美並沒有生意給他做呀。」司馬洛說。

「文淑美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小丁說：「我的看法就是高約翰把她當作娛樂而不是當作生意，假如有娛樂也有生意，那當然更好，但即使講不成生意，只是娛樂一下，也不見得就會倒胃。」

「最好肯定一點。」司馬洛說。

「這當然祇是初步的推測而已，」小丁說，「我又不是神仙，我並沒有很多時間，我當然會繼續調查下去。不過初步的印象就是事情祇是這樣簡單而已，高約翰在這裏已經工作了七年，文淑美則從沒有來過這裏，他們似乎不大有可能一見面就合作擄走自己的兒子吧？所以我認爲這位高約翰先生祇是文淑美的一件娛樂工具而已。」

「但她却不讓我知道。」司馬洛說。

「她喜歡你，」小丁說：「即使她不特別喜歡你，她大概也不想讓你知道這件事情的。女人對這種事情總是希望盡量守秘密。」

司馬洛沒有做聲，考慮着。

「她對你透露了一些什麼呢？」小丁問。

「原來她的老媽子是最大的傻瓜，」司馬洛說：「她也早猜到了。」

「這就解釋了爲什麼她們都似乎不很緊張孩子的失踪了，」小丁說：「她們都知道孩子是會回來的。」

「這倒是新聞。」小丁說。

「我相信她講的是眞話，」司馬洛說：「她隨時可以丟下孩子嫁人，亦可以找到一個人連孩子也一起娶過去的，她却沒有這樣做。」

「有點道理。」小丁說：「但是她也猜不到誰會把孩子搶去以及有什麼理由把孩子搶去嗎？」

「她正在想，」司馬洛說：「好了，我是一個男人，我不能够進洗手間太久的，而且我也不能讓她在外面把整瓶酒都喝掉，我得出去了。」

「好的，」小丁說：「我們都繼續努力吧。」

——未完——

俠艷奇情小說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 紅粉金剛

（三十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李帳房向南宮俊透露原來所謂金老板就是魔教教主，來至中原，改名金輝，設立百寶齋，是以店中伙計均稱他爲「老板」。而那叫金寶的女人乃是金寶酒店的主人，南宮俊回得酒店後，發覺一名叫錢二麻子的夥計失了踪，當下大感詫異，此時海月二女小春小秋等人因受南宮俊的感召，覺得魔教中勾心鬥角的日子實無意義。南宮俊因受東佛之托，要把魔教的勢力逐出中原。而尚達仁、辛本善、化三千等爲了表示他們對南宮世家的信任支持，亦向南宮俊交出其本門實力，一千人等遂計劃妥當，準備一舉攻入富貴山莊……

## 行止虧義守

長春子道：「少主現在是決定了沒有呢？」

南宮俊一笑道：「大致可以算決定了，只是還沒有見到金教主，我要等他一句話。」

長春子道：「少主到此間來，是找金教主的？」

南宮俊道：「不錯，我知道他會在這兒！」

長春子道：「他雖是貧道的師兄，但是却很少來往，他有他的百寶齋，怎麼會在這兒呢？」

南宮俊道：「我知道不但他在這兒，很多我要找的人都在這兒，因爲他們都已混入大內，想藉朝廷的力量以立足，更想藉官府的勢力進一步來稱霸武林……」

長春子變色道：「這話從何說起？」

南宮俊沉聲道：「道長說這話就太不上路了，也太小看我們江湖人了，若是我連這個都不知道，那就不够資格爲南宮傳人了！道長把他們叫出來吧？」

## 棄邪而就正

長春子冷冷一笑道：「如果貧道說沒有呢？」

南宮俊笑道：「道長這國師眞人是朝廷所封，不是江湖人封的，我們可不知道什麼叫國師眞人。」

長春子冷笑道：「江湖人難道就目無法紀？」

南宮俊道：「江湖人不會去向皇家爭勢，但江湖人也有着自己的一套法紀，各守各的，互不干擾。」

長春子道：「現在你却干涉到朝廷的法紀了，這兒是朝廷的御定禁地，你居然敢私闖進來！」

南宮俊笑道：「御定禁地可不是道長說說就作算的，此地一無標識，二無名目，却算不得是禁地，再說朝廷已遷燕京，禁地也設不到金陵來，若說此地是皇上的行宮，則更荒唐可笑了，行宮所在怎麼連一個御林軍與宮人都不見！」

長春子忍無可忍地道：「好一個刁口利舌的小兒，道爺不跟你一般見識，告訴你沒人，你愛信不信，道爺另外還有事情，失陪了，孩兒們，送客。」

南宮俊笑道：「道長怎麼惱羞成怒了，別忘了我們是江湖人，道長以前也是江湖人，在下是以江湖禮數才客客氣氣地前來拜訪，道長如果要擺出什麼御封眞人的架子，我們可不吃這一套，江湖人常有一句話，拚着一身剮，敢把皇帝拖下馬！」

長春子道：「好！南宮小兒，這話可是你親口說的，貧道異日告到京裏，興兵問你辱及君上之罪時，你可別改口否認，男子漢大丈夫要敢說敢認！」

南宮俊見他想以官府勢力相壓，不禁冷笑道：「我絕不會賴，可是道長也不必去告什麼官了，你眞把官兵調來，說我們造反都可以，朝廷沒有一個會相信你的，你手下總也有幾個江湖人的，不妨你支使一下看！」

長春子怒喝道：「來人啊！」

後廳出來了五個人都是一式的白衣，有的執刀，有的執劍，朝長春子一躬身道：「國師，有何吩咐！」

長春子指着南宮俊叫道：「給我把這小子拿下。」

那五個人中，以一個使劍的居首，他看着對面那些人裏，似乎只有一個人是認識的，那是毒蜂子馬成，而馬成也認識他，立刻叫道：「好哇！仙人劍史超，你倒越混越光彩，居然跑去聽一個老雜毛的吆喝了！」

那個叫史超的傢伙有點不好意思，却也皺皺眉頭道：「馬成，你怎麼拆了馬蜂窩了，跑到這兒來搗蛋！」

馬成道：「我昨天就來過一次，是那個翁老先生接待的，對我客氣得很，我在這兒連吃帶喝，走時還撈了一票，怎麼現在一下子換了個牛鼻子來作主人，就變了腔了。」

史超不好意思地走前兩步道：「馬兄，這老兒是聖上封的國師眞人，向廠裏要人，咱們方老大把我們給派了出來，因爲他不懂江湖上的事，所以很不好侍候，馬兄，你們是那一位朋友得罪了他！」

馬成道：「敝少主南宮俊，兄弟不才，蒙南宮世家老夫人提拔，聘爲府中武士，現在是追隨少主來辦事。」

史超聞言一怔，回身向長春子道：「國師，你可不能那樣對南宮少主，南宮世家在武林中……」

長春子冷冷地道：「本師自然知道他是什麼人，更知道南宮稱江南武林第一世家，三任武林盟主至今，但是不管他勢力多大，也不能違背法紀呀，他剛才侮辱本師，語侵聖上，犯了大不敬罪。」

史超道：「國師，江湖人嘛，都是這個樣子。」

長春子怒道：「史超，本師叫你去抓人，却不是要你來教訓的，你到底去還是不去？」

史超道：「抱歉，我不去，我得罪不起他們。」

長春子大感丟臉地道：「那就是說你得罪得起本師？」

史超道：「是的，得罪了國師，最多不幹這個二檔頭，要是得罪了南宮世家，我們就不能混了。」

長春子叫道：「好！這可是你自己說的，那你等着好了，本師等把這小子擒下後，再來跟你算帳，你們不出手，本師自己下來，要是本師有了失閃，那怕是傷了一塊皮，你們就準備剝皮好了。」

這老道十分無賴，居然耍出這一手來威脅史超等人動手，史超氣得直想吐血，却是無可奈何。

旁邊有一個執刀子的漢子道：「國師不必生氣，史超是太顧江湖上的交情，其實我們已經身入大內，就跟江湖脫了節，那裏還能顧及從前的交情，我來好了。」

長春子笑道：「好，常餘慶，還是你想得通，本師回去後，一定要告訴你們方統領，好好的升你兩級。」

常餘慶高興萬分地屈膝跪下道：「多謝國師仙長的提拔，屬下這裏謝過了！」

長春子大笑道：「快起來，快起來，好好的賣勁，把南宮俊擒下後，本師絕不負你，你的地堂刀本師看過，很具威力，一定能够有出息的！」

走近去彎腰拉起常餘慶，而常餘慶的刀也在此時出了手，長刀劈向的是長春子脚下，長春子沒想到他會對自己出手，而且是這時候對自己出手，等得刀光臨體，躲閃不及，勉強滑出了一邊，只聽得克察一聲，一隻左脚足踝處砍落了下來！

長春子忍住痛苦落地，戟指着常餘慶罵道：「你！你瘋了，常餘慶，你爲什麼要殺我？」

常餘慶冷笑一聲道：「匹夫，這告訴你我們中原武林人的氣節，絕不是富貴可以壓倒的！」

長春子道：「本師乃御封的眞人，你殺了我，自己也別想活得成！」

「我想到了，但我還是要殺你！」

長春子一震道：「你們都有妻兒子女在京，你們若是有了反叛之心，將罪及妻與子？」

常餘慶臉上一陣激動道：「我……我也想到了，不過我們的方老大會諒解這種事的！」

長春子哼了一聲道：「方彪敢循私，你們是他派過來的，傷了本師，連他都脫不了責任，他還敢循私，本師就連你們的統領司徒亮一起告下來！」

這時站在一邊極少開口的翁長健忽而開口道：「長春子，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你不過是在京師賣了藥湊巧治好了幾個人而已，聖上封你國師，只是看得起你，你要弄明白，國師兩個字的意思，那可跟封王封侯不一樣，無勳無爵，對誰都沒有管轄的權力的。」

長春子一震道：「你……你說什麼？」

翁長健道：「老夫的話很淸楚，你身爲國師，採藥煉丹，行醫濟人，念念眞經，鑽硏道家之學，才是你的本份，你越過了本份，居然插手到廠衛的事情來，就是太過份了，劉公公早就很討厭你，要除掉你了！」

長春子道：「劉謹？他竟敢對本師無禮？」

翁長健一笑道：「爲什麼不敢，廠衛的本份工作在除奸摘伏，而你的野心顯露已明，正是我們要剪除的對象，常護衛的行動是出於我的授意，其實也是劉公公的意思？」

長春子道：「很好，你以爲抬出劉謹來，本師就沒有法子對付你們了，告訴你，本師連劉謹一起除掉。」

翁長健一笑道：「如何除法？憑你唸幾句符咒，那只能唬唬無知的愚民，對我們却毫無用處？」

長春子道：「本師憑的是實力，你自己清楚，這幾年來有多少人經由本師的推荐進了廠衛，本師又代廠衛訓練了多少新手，他們都將唯本師之命是從！」

翁長健一笑道：「這個倒不能說錯，你是魔教的長老，他們都是你的子弟，你歷年來，拚命地把人塞進廠衛中來，無非是想取代原先的人，使得廠衛盡入你們的控制，對嗎？」

長春子頓了一頓道：「對，而且已經差不多了。」

翁長健笑道：「差得遠呢！因爲那些人從今天開始都已經除名了，不再是廠衛的人員，他們如安份守己還好，若稍有異動，將格殺毋論？」

長春子大怒道：「胡說，誰敢做這種事？」

翁長健道：「是劉公公與司徒統領親自下的手令，通報各地，我在不久之前才接到命令的？」

長春子不禁一怔道：「就算他們眞有手令，也作不得數，我代選廠衛是得到皇帝的手諭！」

南宮俊忽然上前一步道：「長春子，你沒有到過我南宮的家裏去，我家中那塊「天下第一家」的橫匾，還是先皇帝的手澤呢，先帝曾經微服遊幸江南，跟先祖結成布衣知交，剛好先祖膺了武林盟主，先帝來道賀，親書了那一塊匾額爲贈，除了出自天子之手，我們身爲百姓的，誰敢那麼狂妄稱爲天下第一家的？」

長春子道：「那又怎麼樣呢？」

南宮俊道：「不怎麼樣，只是告訴你，一定要抬出官家的勢力，你也壓不倒人的，先祖恪守江湖人本份，拒不出仕，所以先帝才書匾爲贈，同時也賦與了一項任務，就是維護武林的安靜，懲奸發惡，而且在異族意圖不利我中華天朝時，我們就起動江湖的分量，協助朝廷，除了那匾額之外，先帝並有手記一紙，着令以後的本朝子孫，要尊重寒家的任務，所以你即使有皇帝的手令，也比不上我家那封先帝的遺詔！」

翁長健揷口道：「少主，可是眞有此事？」

南宮俊一笑道：「這還能假得了嗎？鳳陽家中尚有先帝的手詔在，隨時都可以查證的。」

長春子冷笑道：「南宮世家就仗着這個橫行江湖。」

南宮俊道：「你不必歪曲事實，這件事隱瞞多年，沒有讓誰知道，是無此必要，可見寒家並未以此爲恃，只不過你今天提出你奉承官家手諭，我才說出這件事，告訴大家不必顧忌，你們並不能靠着官家的力量壓人！」

長春子計爲之拙，這個變化是他始未料及的，他原先的打算是隱藏自己的實力，先以京中派來的廠衛爲敵，使得廠衛跟江湖人衝突起來，然後他才盡出所有，一舉而取得絕對優勢，可是從現在的情形看，對方顯然早有了解，不再會上當了。除了硬碰硬打硬仗之外，沒有別的方法了，因此他大聲叫道：「出來吧！教主，兄弟已經無能爲力了！」

聽後轉出了一批人來，翁長健則巧妙地引着那幾個廠衛退到一邊去了。

南宮俊看看出來的那些人，心中不由得震動起來，雖然他早已料到了，但是仍然感到悸然。

來人分爲三列，當中是一個御王者服的男子，面貌有點像王致遠，但氣勢上則超過很多。旁邊則並行兩個中年美婦，一個是見過的大祭司紀寶珠，另一個滿臉冷漠，則是素未謀面的副教主紀寶玉，他們每個人都率着一列人，紀寶珠後面，有虞莫愁，居然也有潛逃失蹤的宇文雷在內。

最令東方英震動的是紀寶玉後面，赫然跟着的是以慕容婉爲首的三十六紅粉金剛姊妹。

正中的金輝所率的人數最多，除了金寶與王致遠之外，却都是些陌生面孔，顯見的，這些都是魔教高手！

金寶與王致遠扶住了長春子，立刻爲他的斷腿敷藥療傷，金輝看了一下南宮俊那邊的人，皺皺眉頭道：「怎麼才來了這幾個人？」

長春子道：「不算少了，我已經調查得很清楚，南宮世家全軍皆出，少林武當，也都各遣精華，齊集附近，隨時都可以過來，這是很强硬的陣容了！」

南宮俊與尙達仁辛本善都感到一震，金輝道：「表兄，你探聽的消息是確實的嗎？」

長春子道：「絕不會錯，大內的密探對刺探消息的本領是無人能及的，任何事情都瞞不過他們，只可惜我祗能用到此時爲止，以後就要靠自己了！」

金輝一嘆道：「表兄，我老早就勸過你了，鋒芒不可太露，勢力不可伸得得太進，那會引起別人的猜忌不安的，在未能穩握勢前，絕不可有淩人的氣勢！」

長春子道：「那不是我，我在京師可謙虛得很，是你們代我訓練的那些人，一個個趾高氣揚，不可一世！」

金輝苦笑道：「寶珠！妳聽見了，我叫妳的約束他們一點沒錯吧，只要能再等個三五年！」

紀寶珠冷哼一聲道：「我就反對你們那種畏畏縮縮的手段，要是照我的方法，轟轟烈烈地幹下來，現在恐怕早已大事底定了，你們力主穩重，又怎麼樣呢？」

金輝道：「實力未豐，我們可樹不起强敵？」

紀寶珠道：「什麼樹不起，我先遣出橫江一窩蜂打頭陣。十幾年來，不是把中原的武林攪得天下大亂。也沒見强敵碰他



們一下呀？」

紀寶玉道：「那是人家看他們是一夥毛賊，不屑於理會而已，妳那橫江一窩蜂根本就不夠一打的！」

紀寶珠怒道：「別人不來碰我，是妳的紅粉金剛來碰我的，妳還好意思說？」

紀寶玉冷冷地道：「妳的人鬧得太過份了，自然該有人出來壓一壓他們，本教主想立足中原，總不能像橫江一窩蜂那副嘴臉吧！」

紀寶珠冷哼一聲道：「好！現在事情已經揭開了，這可不能怪我，是你們找上了南宮俊揭出來的！」

金輝道：「南宮俊既然技承東佛，與本教同出一源，那些功夫是瞞不住他，遲早都會洩底，倒不如早點跟他拉上關係，免得他把我們的底都翻出來，這並沒有錯呀，錯在妳又夾在裏面相鬧……」

紀寶珠正要反唇相譏，長春子道：「好了！大家別再吵了，司徒晃跟劉謹雖然想剔除我的勢力，但我的手裏握有官家的手諭仍是有效的，關鍵在於今天的這一會，祗要我們能安然通過了，就憑我們手上的實力，取代那三處廠衛而置於一統，皇帝絕對是支持的！」

金輝笑笑道：「今天的事沒什麼嚴重呀？南宮少兄，很對不起，你到金陵來，我沒有迎接你！」

南宮俊一笑道：「不敢當，我承應擔任的是貴教總護法，理應先去拜訪教主的，而且我也遵禮前往，只不過被教主的代表轟了出來，中止了我的職務！」

金輝回頭看了王致遠一眼道：「那是手下無知冒犯，他的話是作不得數的！一切當以敝人的話爲準。」

南宮俊一笑道：「這麼說我的總護法仍然有效了？」

金輝道：「當然了，一個這麼重要的職位，必需我這教主當衆宣佈去留才能生效，光是我個人的一句話，還不見得能發生作用呢，更何況是他！」

南宮俊耐住性子道：「教主，我這總護法在教中的地位如何，除了教主外，我還要聽誰的？」

金輝道：「這個？總護法的職權極爲崇高，居於客卿地代，你可以不必聽誰的，任何人要請你做什麼，都只有情商而不能命令，這就是說你不願做的事，都可以拒絕！」

南宮俊笑道：「如此說來，教主對我是優容了？」

金輝一笑道：「那裏，那裏，以南宮少主之尊，我們理應如此尊敬，否則敝人也不敢提出邀請了！」

南宮俊忽地一止笑容道：「最後我還有一點未曾請問的，我這總護法做些什麼，凡事有多少的自主之權，我有所要求時，可以直接命令的人有多少！」

金輝也是一震，開始感到這個年青人不簡單了，因爲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却也是一個最易忽略的問題，一般人在聽說前面的條件後，都不會再問下去，但南宮俊却不肯放鬆，一句緊接一句地追問不止。

金輝斟酌良久才道：「總護法是最高的客卿，地位超然，瑣事不敢相煩，只有在本教面臨大敵時，才懇請總座大力相助抵擋外侮，平時却不敢有擾！」

南宮俊一笑道：「這麼說來，我只是受貴教豢養的一名高等的打手，一名食客而已。」

金輝忙道：「總座言重了，實在是不敢相煩，因爲有些職務如果要交給總座來處理，就會有層屬上下之分，總護法總不能高過我們三個人上，可是我們若也命令相加，豈不太委屈少主了，因此敝人思之再三，還是虛空一點的好，但總座如果有興趣，本教的任何事情，你都可以管！」

南宮俊笑道：「問題是怎麼一個管法？有什麼人是該聽我的，我的話是否能成爲命令？」

金輝道：「這個嗎，比較有點困難，因爲本教情形特殊，總座也看見了，我們自己各有所屬的人員，除了本身的直接部屬外，也管不到別處去，例如本座的命令，只能及於百寶齋之下的人，假如要涉及紅粉姊妹的話，就只有商請副教主下令配合了！」

「那麼我這個護法竟是一個人也支使不了。」

金輝笑道：「不！當然有幾個直接撥交總座指揮的人，他們是絕對聽從總座的，而且總座若感需要，可以自己帶一批人來，那也歸總座直接指揮，何況，總座雖不能直接命令誰，但是若有什麼要人聽候差遣的，知會一聲，我們無不支持的！」

南宮俊一笑道：「只不過沒有什麼約束力，我的要求若是人家不喜歡，也可以完全不理！」

金輝道：「這個嘛！應該是很少有的事，無論如何，我們都會給總座一個面子的！」

南宮俊一笑道：「教主作了半天虛空的保證，我却並不糊塗，這個總護法聽起來似乎地位很高，但實際上却是狗屁不如，我的話說出來，任何人都可以不聽，我想要命令誰，除非自己帶人來……」

金輝笑道：「總座，我們都是自己擁有基本的人員，本教的情形與一般不同，乃是三股勢力的合成，目前仍不相隸屬，等日後大家合併後，重新劃定職權，那就有個歸屬了，那時候總座自然也是職有專司了！」

南宮俊道：「好！我總算大致明白了，因此我要請問最後一個問題，我加入魔教有什麼好處呢？」

金輝道：「這個……倒是很難說了，要看少主以什麼眼光而定，因爲別的人在本教能得到的好處，少主都已有了，只不過少主的武功得自本教盡點力，這個理由雖不中聽，倒也說得過去！」

南宮俊道：「不錯，飲水思源，人不忘本，我輩武林中人，尤重淵源，這是江湖之大倫。」

金輝笑道：「所以即使沒什麼好處，少主也應該爲本教盡一點心意！」

南宮俊肅容道：「教主，若論淵源，我得到的雖是魔教的武功，但却是得自東

佛，而他把這些武功傳給我的條件，就是戢止魔教的勢力伸向中原……」

金輝的臉色一變道：「那禿驢眞是個騙子，騙了本教的武功，還敢如此對待本教？」

南宮俊一笑道：「對於東佛的功過，我們不去置評，他倒不一定是容不得魔教，只是因爲魔教中有很多的教規習俗，與中原的風俗習慣倫理規範大相逈異，强行在此立足，勢必要引起很多爭執，有失和平之道，所以才要我防止一下，用心並不壞！」

金輝道：「可是本教在西方已經無法立足，少主是否要把我們趕回去呢？」

南宮俊道：「不會，中原的武林，不屬於那一家，人人皆可以在此自由發展，我沒有權利趕誰回去！」

金輝道：「這麼說少主對我們在此立足的事是十分贊同的了！」

南宮俊笑笑道：「不但我自己贊同，而且我還請示過家祖慈，她對我加入魔教擔任總護法的事也萬分支持！」

此言一出，不僅魔教的人十分驚訝，連馬成和尙達仁，辛本善等人也感到驚訝不止。

不過他們對南宮俊十分信任，知道這個年青人在處事方面很穩重，所以沒有發出異議！

金輝笑道：「那敝人就以教主的身份，正式聘請少主爲本教的總護法！」

南宮俊一拱手道：「多謝教主！不過在我沒有正式答應加盟之前，我要表示一下我的立場，我除了是魔教的總護法之外，還是南宮世家的傳人！」

「那當然，這兩者並不違背！」

南宮俊一笑道：「最好是如此，萬一不幸兩者有了衝突時，我只有站在南宮世家的立場，對不起教主了，因爲總護法可以辭，我這南宮後人的責任却是與生以來，無法推卸的！」

金輝的笑容有點不自然了，但還是很勉强地道：「當然！當然！南宮俊乃武林盟主，身份地位當然是比本教的一名總護法神氣多了！」

南宮俊神色湛然地道：「南宮家的光榮不是武林盟主，而是每一代的人爲正義及和平安寧，維護道義所作的犧牲，從先祖父到先父母以及十多代叔父姑母，師叔師伯，無一不是死於非命，爲正義而獻身，但南宮家是傳統門風，却無一日而斷，我所說的也是指這方面的！」

金輝道：「總護法的意思是說以後本教有什麼違背武林道義的事，府上就要橫岔一手了。」

南宮俊道：「是的，這些年來南宮世家一直都是在管這種事，不過對於魔教，我自會特別盡心，因爲我是總護法，有責任不讓不義之行發生！」

金輝咳了一聲道：「護法只是在本教有困難時，才出手相助，至於平時維護法紀，自有專人職司！」

南宮俊一笑道：「我要管的並不是教主的私務，而是本教教中的舉措有無漏失之處！」

紀寶珠忍不住道：「南宮俊，這些用不着你管！」

南宮俊道：「用不着我管，我也要管，凡是本教弟子，有干犯道義之行止，犯在我手裏，我一定嚴懲不貸，視情節的輕重而予以制裁？」

紀寶珠冷笑道：「什麼樣才叫干犯道義行爲呢？」

南宮俊道：「舉凡爲國法人情，倫理綱常，正義公道所不允許的事，都是此一類，我舉個例子，像妳的手下橫江一窩蜂，殺人越貨，就是其中之一！」

紀寶珠冷笑道：「殺人越貨的就只有他們嗎？有許多綠林道中人，公開佔山立寨，收取買路錢財，橫行一方，你們怎麼不去管管呢？」

南宮俊笑笑道：「黑道有黑道的行事規矩，若是壞了規矩，他們自己人也會出頭干預的，黑道武林盟主的規矩更大，像你們橫江一窩蜂，刼貨之外，還要殺人，而且殘酷得不留活口，那就爲道義所不容，何況你們連賑災的銀兩都要下手，更是引起了共憤！」

紀寶珠沉聲道：「南宮俊，你不覺得你管的事太多！」

「天下人管天下事，路見不及，挺身而出，這本是武人的本份，何況我是總護法，同在一門，我更要關心了，好在剛才教主說過，我的地位很超然，必要時連你這位大祭司都要聽我的？」

「假如我不聽你的又如何呢？」

南宮俊道：「那就很遺憾了，那怕武力相向，我也要你就範，本教創立伊始，不能給人一個壞影響，我們必須要做得嚴厲一點！」

紀寶珠冷笑一聲道：「教主，你聽見了，這倒好，你爲我們請到一位太上教主來了？」

馬成一笑道：「我看也須要這麼一個人，魔教中自分派系，互不相讓，事權無法統一尙可，行爲無法有統一的規範就亂了，一定要有個人來管管！」

紀寶珠怒道：「毒蜂子，你是我的手下叛徒，有什麼資格講話！」

馬成一笑道：「百花宮屢行不義，我自然要離去！」

紀寶珠道：「南宮俊，馬成原是我手下的人，叛離門戶，你居然還加以收容，這是怎麼說。」

南宮俊道：「百花宮不是門戶，馬成兄只是應你之聘任事，又沒有賣給妳，看不慣妳的作爲而離開，這並不算過失，但是最重要的還是道義的問題，他認爲百花宮行止有虧義守，棄邪而就正……」

紀寶珠怒道：「小輩！理字被你一個人都說盡了，怎麼說你怎麼有理，別人都沒理了。」

南宮俊道：「因爲我一直行事都以義理爲上，那是放之天下而皆準，不是我一個人說對就對，而是要大家公認的。」

紀寶珠沉聲道：「別人我不管，反正我可不認你這個總護法，你也別管我的人跟我的事。」

南宮俊平靜地道：「我已經管了，妳的手下宇文雷殺人如蔴，滿手血腥，刼取賑災銀兩，罪莫大焉，我必須要對他施以懲誡。」



金輝忙道：「總護法，這個等以後由大祭司自行處理如何？現在本教新創，一切還沒有上軌道……」

南宮俊道：「不行，有些事是一刻都不能拖延的，尤其是有悖公義的事，更須立刻制裁。」

金輝道：「對於本教的一切事務，總護法還有什麼興革的意見，請一併提出來好了。」

南宮俊道：「好的，教主開設百寶齋固無可厚非，但是參加廠衞，則與江湖傳統不合，武林門派，一向不跟官方朝廷發生直接關聯。」

金輝道：「這個總護法也要加以干涉嗎？」

「是的，不合理的事我都要管！」

「少林武當弟子也有在官府任職的，這又怎麼說？」

尙達仁道：「他們可沒有打着門戶的招牌去做官！」

南宮俊道：「只要教主在參與大內密探時，不以本教的名義，那自無不可，否則就將引起公憤！」

金輝道：「此事已成定局，閣下既然對事情的看法跟我們不合，道不同不相爲謀，我們只有不敢高攀了！」

南宮俊笑道：「教主，你又不是三歲小孩子，怎麼說話不算話的，一下子就要改變了！只可惜事情沒有這麼簡單，你即使不要我做這個總護法，却不能阻止我來干涉貴教的事！」

金輝臉色一沉道：「很好，本座倒要看看閣下是怎麼個管法，今日本教的精華已經齊集！」

南宮俊一笑道：「我並不是找麻煩來的，但必要時亦不辭一戰，首先我要制裁的是橫江一窩蜂中的人。宇文雷，你出來，還有你手下的那批人！」

宇文雷正要出去，紀寶珠道：「宇文雷，現在可不是你一個人的事，而是整個魔教的事，有教主在此，你又急什麼，自然要聽教主定奪！」

金輝見她把那事情塞過來，笑笑道：「大祭司，人家是指明了橫江一窩蜂的，你們自己了斷就好！」

紀寶珠冷笑道：「這是你教主講的話呵？」

金輝笑道：「不錯，我們說好了職有專司，凡是你手下惹來的麻煩，我一概不便理！」

紀寶珠冷笑道：「我們若是事事自理，還要你這教主幹什麼？」

金輝微微一笑道：「正是這句話，我既是一教之主，理應爲本教弟子擔負起一切責任，只是本教中的頭兒似乎太多了一點，平時事事自己作主，直到有了事才想起我這教主，那似乎太把我當傻瓜了？」

紀寶珠臉色微微一變道：「金輝，你一定要在這個時候來討論這些嗎？」

金輝道：「是的，假如我們要把魔教的名義正式地撐出來，這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事權必須要統一，天無二日，必須要決定一個眞正作主當家的人。」

紀寶珠一笑道：「這個人不一定非你不可！」

金輝道：「不錯，可是妳們提不出第二個人了，雖然在名義上，妳們是我的長輩，但是我這教主却是前任教主指定嫡傳的，除非妳們另立門戶，脫離魔教，否則應當聽我的，一教無二主，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紀寶珠還要開口，紀寶玉開口了道：「寶珠，妳還要爭什麼呢，妳已經承認他是教主，就該有個承認的樣子，何況平心而論，他的能力也是比妳强，移到中原後，我們各自發展，成就也以他最高！」

紀寶珠這才不開口了，紀寶玉道：「教主，現在事權統一，我們的人手全部納於教下，聽你的指揮！」

金輝笑笑一拱手道：「多謝副教主，那我們就把座位定了下來，然後再來應付這些外務，來人！安座！」

後面有人搬了三張椅子出來，作一字排列，只是中間的那張，椅脚略高出一寸，三張椅子都舖上虎皮。

金輝朝中間的椅子上坐下道：「二位請坐！」

兩人坐定後，金輝道：「有南宮少主及少林武當兩派的代表在此，我這宣佈也够份量了，現在本人正式宣佈，魔教在此設定，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總會！」

這一切像是早就計劃定的，連南宮俊都大感意外地道：「教主，這恐怕才是你把我們引到此地的目的吧！」

金輝道：「是的，本教在二十年前計劃東遷，準備了二十年才告事機成熟，並邀請閣下爲第一位貴賓！」

南宮俊這才朝慕容婉看了一眼道：「慕容女俠，妳們一開始找上橫江一窩蜂，就是有計劃的吧！」

慕容婉低頭不語，紀寶玉道：「這……倒不必怪她，她是聽我的吩咐行事，自己並不知道，因此我來回答你好了，不錯，這的確是我的計劃，所以才約在雙鞭俠的店裏談判，目的也在引動南宮世家，因爲我知道他仍然跟你家關係很密切，主要是引出府上來干涉，以加重寶珠的壓力，使她跟我們一起，使魔教統一！」

南宮俊道：「現在魔教已經合爲一體了，恭喜！」

金輝笑道：「那還要謝謝閣下的帮忙了，我們原來的意思只是想慢慢地把事情擠到南宮世家去，想不到少主那一天竟翩然惠臨，使事情進行得更爲順利快捷！」

東方英忍不住叫道：「姑姑！我又算是什麼呢？是妳在計劃中的一部份！」

紀寶玉一嘆道：「妳這孩子天性太剛，我對妳可沒作什麼計劃，而且也知道妳不會習慣魔教的一切，所以把妳逐出門戶，讓妳到南宮世家去！」

東方英道：「我已經是南宮世家的武士了！」

紀寶玉笑道：「那我也該恭喜妳了，這是一個很高的榮譽，妳要好好地把握住才好！」

東方英很痛苦地道：「可是，姑姑，為什麼您要把我逐出門戶，不讓我在紅粉金剛中就下去呢？」

「因為妳的個性太倔強，疾惡如仇，對於魔教中有些事，妳一定看不慣的，為了顧全我們師徒始終，倒不如早點把妳遣出去，免得妳來找我吵架！」

東方英吶吶道：「姑姑，可是現在如果……」

紀寶玉一笑道：「現在我們可能會站在敵對的立場上是不是，那其實也沒關係，我們已經沒有任何牽連了，各行其是好了！」

東方英沉痛地道：「姑姑，您雖然把英兒逐出了門戶，可是英兒不會那麼忘恩負義忘記您撫育之恩的，可是英兒也不能拋棄了自己的責任，因此希望您跟英兒之間，最好不要有敵對的時候，否則英兒就很為難了！」

紀寶玉淡然地道：「妳以為我們怎樣才能避免敵對呢？」

東方英道：「英兒身為南宮武士，只有一個敵人，就是不義，祇要紅粉姊妹行不害義，英兒就高興了。」

紀寶玉一笑道：「從前我可以向你拍胸膛保證，紅粉金剛姊妹在江湖上多少也闖出了一點名氣，口碑大致上還不錯，但以後就難說了，因為我們併入魔教之後，行動就由不得我們自己了！」

慕容婉忍不住道：「姑姑，如果有什麼違背道義的指令下來，我們也非要遵守不可嗎？」

紀寶玉道：「是的，一定要遵守，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合併在一起了，除了我之外，教主與大祭司都可以對妳們下達命令，妳們也必需遵從！」

慕容婉淒然地看了南宮俊一眼，垂頭無語。

金輝咳了一聲道：「南宮少主，敝教這個總護法，看樣子難以屈駕了！」

南宮俊一笑道：「教主，這可容不得你高興，叫之即來，揮之即去，我這總護法請上門容易，但是我一經加入，除非我自動請辭，否則誰也無法趕我走！」

金輝神色一變道：「南宮少主！」

南宮俊道：「這就是說，你們可以不承認我的地位，但是我却不能放棄我的職守，監督魔教中每一個人，約束他們的行為，如有不義失德之行為，我就要加以制裁！」

金輝冷冷地道：「閣下倒眞是一廂情願。」

南宮俊一笑道：「是的，聽起來也許是我有點賴皮，不過沒辦法，誰讓我接受了東佛的委託，又練了魔教的武功呢，對魔教的事，我是義不容辭，必須要管的，就算教主不給我任何名義，我也會自己找上門來的！」

紀寶珠一笑道：「好啊，請神容易送神難，教主，這可是你自己惹來的，你看是如何打發吧！」

金輝還沒開口，南宮俊道：「教主不必去費心思想理由了，我說過我是趕也趕不走的，只有兩個情形下我才會自動退出，一個是魔教不再存在了，一個是各位還回西方，否則我這總護法永遠不得閒，你們在中土一天，我就留任一天！」

誰都沒想到南宮俊會來上這一手的，可是他厚起臉皮，擺脫了虛名，硬要賴起來，還眞拿他沒辦法。

金輝頓了一頓，才道：「能够有南宮少主屈駕為本教的總護法，也算是本教的光榮了，過幾天本教還要舉行主教大會，公開昭告天下武林同道，到時候借重南宮少主的大名，大家想必就不好意思不買光吧！」

他沒有別的辦法，只好由這方面來擠南宮俊了，因為以南宮世家在武林中的身份，為一個新的門派跨刀，這實在是很難以解釋的事，問題倒不在南宮俊本人，而是那些門派，他們以萬分虔敬的心情，捧出來的武林盟主，居然去為別人當總護法，這豈不是表示這個門派比別家都高出一頭嗎？

雖然南宮俊自己也承認了，但只是一種應付的形態，這一點有辛本善跟尚達仁為證，他們代表了少林與武當，能加以諒解，大致還說得過去，但正式要見諸文字，將會使很多人受不了的。

金輝耍出了這一手，倒是很厲害的，誰知南宮俊竟哈哈一笑道：「不錯！這是我應該盡的本份，前幾天祖慈就把我擔任魔教總護法的事昭告各大門派了，希望他們能捧場，而且希望他們多加支持，也給我一個總護法的名義，讓我好為他們也盡點心！」

金輝一驚道：「這是做什麼？」

南宮俊道：「南宮世家的責任就是在武林護法衞道，家祖慈行將退出江湖，所以才請大家繼續支持我！」

尚達仁與辛本善吁了口氣，他們對南宮俊答應為魔教總護法一事，多少感到有點不痛快的，所以聽了南宮雲鳳的安排後，不禁鼓掌稱絕！

既然南宮俊自請擔任各家的總護法，那麼他就不是特別捧魔教的場了，魔教也沒有什麼好神氣的了！

金輝沉聲問道：「令祖母眞的如此做了嗎？」

南宮俊一笑道：「當然了，而且信函是派遣專人急足傳出，預計十日之內，可以送到各大門派了，以南宮世家的薄面，這個要求雖然過份一點，想必還不會碰釘子的，只有你們這兒，是我自己找的，我更不能丟這個面子，到時別家全答應了，而教主却取消了我的名義，這不是太難看了嗎？所以這個總護法我是幹定了！」

金輝冷冷地道：「既然少主已有這麼多的高就，本教倒是不敢高攀了，本教不想跟着大家走！」

南宮俊笑道：「教主，我說過了，你要我幹我得幹，不要我也得幹了，我這人一向有個好處，就是臉皮厚，不怕碰釘子，對不起，我現在就要行動我的職務了，首先我要懲治本教的一批人，他們已經在江湖中做了不少壞事，這些人留在教中是害羣之馬，使本教不齒於武林而引起公憤，宇文雷，帶着你的橫江一窩蜂出來！」



宇文雷禁不住一怔，紀寶珠已是忍無可忍地叫道：「南宮俊，你憑什麼叫他出去？」

「憑我是教中的總護法！」

「笑話，你這總護法我可沒承認！」

「只要教主承認就行了，就算教主不承認也沒關係，我說過了，我這總護法是不請自來，推都推不掉的！」

金輝也沒有辦法了，他沒有想到南宮俊是如此的難纏法，當初他主動邀請南宮俊為總護法，自以為是得意之作，因為他預料南宮俊絕不會答應的？

南宮俊居然接受了，他已經感到意外，但想到這件事對魔教有利無害，才派了四個人給南宮俊，亦給予南宮俊許多方便，全力幫助他去對付百花宮，迫使紀寶珠向他低頭，取得全教的統一。

好不容易，紀寶珠在壓力下屈服低頭了，他覺得時機成熟，該是向中原武林，正式推出魔教的名號的時候，那知道南宮俊却成了最棘手的問題。

最厲害的就是南宮老夫人的那一手，函請武林中各大門派都聘請南宮俊為總護法，使他唯一認為佔到的一點便宜也不存在了，白白地吃了個悶虧，實在難以甘心，因此他沉聲道：「南宮俊，你實在欺人太甚了！」

南宮俊一笑道：「教主這話是從何說起呢！」

金輝道：「宇文雷和他的橫江弟兄過去做了什麼我不管，現在他可是我魔教的門下！」

南宮俊道：「所以我才以總護法的身份來制裁他！」

金輝道：「這是本教的事，我這做教主的並沒有賦予你這種權利！」

南宮俊道：「那麼，請問誰有這個權利呢？」

紀寶珠道：「誰都沒有，宇文雷是我的人，他的一切作為都是奉我之命，誰要是認為他做錯了，可以衝着我來好了，本座一概都接下來！」

南宮俊笑笑問金輝道：「教主，是這樣嗎？」

金輝無可奈何地點點頭，南宮俊一笑道：「教主，你宣佈正式立教的日子太早了，根本還沒有把內部的問題解決，好在今天來的人不多，否則不是讓人家看笑話嗎？你是一教之主，凡事都無法作主，這還有什麼意思。」

金輝的確感到很難堪地道：「寶珠，妳這個樣子是不行的，大家既然同意合併事權，重組魔教，就應該通力合作才是，妳這樣子當衆越權擅專……」

紀寶珠冷笑一聲，說道：「我並不要合作，是你們硬拉着我來合併的，沒有你們，我一樣能重組魔教，而且也只有我够這個資格，你們來到中土後，多少都已有點變了，變得丟掉傳統，忘記自己是什麼人了。」

紀寶玉嘆了口氣道：「寶珠，妳怎麼這樣說話。」

紀寶珠冷笑道：「我要怎麼樣說話？妳所培育的紅粉金剛，居然行俠仗義起來，拿我來開刀，毀了我一處分宮，殺死了我不少手下，這筆帳還沒算呢！」

紀寶玉道：「你要怎麼算呢？」

紀寶珠沉聲道：「很簡單，她們殺了我幾個人，就償我幾條命，以血還血，以牙還牙，本就是我魔教的第一守律，先叫妳這小妮子償了命，再談其他。」

南宮俊見她們又鬧了起來，知道機會難得，忙趁機道：「教主，這個紀寶珠太不像話了，縱容手下，胡作非為，而且更桀傲不馴，目無法紀，如不加以嚴懲，本教日後將何以立足，我這總護法要執行任務了。」

金輝忙道：「不，用不着你。」

紀寶玉道：「不，讓他去管好了。」

金輝皺眉道：「寶玉，妳怎麼說這種話！」

紀寶玉冷冷地道：「寶珠這種態度太沒有誠意了，可是你我都不便出來彈壓她一下，只有讓外力來制裁她了，教主，你自己好好想一下，如果你這樣子合併，倒不如像先前一樣，各自為政的好了！」

紀寶珠也冷笑道：「寶玉，妳以為把我擠了下來，妳就可以獨霸這個局面了，告訴你，別做夢了，沒這麼容易，我不會那麼容易倒下去的！」

紀寶玉嘆了一口氣：「我知道你們都雄心勃勃，我可沒有這個意思，在我心頭只有那一批紅粉姐妹，實力已不足稱霸天下，何況她們也不一定會聽我的話，我協助你們，只是為了過去的一番交情，我本人對這些已經很淡薄了，重組魔教，君臨天下，又能如何呢，我們在此地終久是站不住的！」

紀寶珠道：「笑話。目前除了一個南宮世家還有點扎手外，其餘各大門派都不足為畏，只要把南宮世家這邊擺平了，天下有誰敢跟我們爭！」

紀寶玉又是一嘆道：「卽使沒人跟我們爭，我們在這兒也沒有意思，風土，人情，氣候都不對勁，寶珠，第一這寒冷就令人受不了，也使我們所學的功夫受了限制……」

紀寶珠道：「妳怕冷我可不怕冷！」

紀寶玉道：「妳不死心，我也沒辦法，只有讓妳鬧去，不過我可要回去了！」

金輝冷笑道：「回去，談何容易，我們是被人趕出來的，西土已經沒有我們立足之地了！」

紀寶玉道：「那倒不見得，我們的心別那麼大，找一個僻靜的山谷，過我們自己的生活，沒有人會來干涉我們的，你們想席捲整個的西方，自然為人所不容！」

紀寶珠道：「我會回去的，但不是像妳說的方式，我要在這兒創下一爿轟轟烈烈的事業後，再轟轟烈烈地回去，叫那些反對我們的人，跪在地上迎接我回去！」

紀寶玉道：「寶珠，妳別做夢了，有此可能嗎？」

紀寶珠大笑道：「沒把握我就不會說這種大話了，這些年來，我派出橫江一窩蜂四下活動，聚集財富，以百花宮的名義廣邀人手，二十四處分宮中高手如雲，奇技異能之士，多如恆河之沙，一個分宮就

抵得上一個大門派的實力而有餘，二十四處分宮，那力量有誰能比！」

南宮俊一笑道：「只有二十二處了，在下已經拔了妳兩處分宮了！」

紀寶珠一哼道：「第一個地方是我送你挑的，那時我不願意暴露我的實力，至於莫愁湖畔的分宮裏，我也是讓着你，因為我知道你已把南宮世家的人手都召來了，我犯不着一個人跟你們作對去。」

南宮俊笑道：「你們將孤軍奮鬥！」

紀寶珠道：「敎主，你怎麼說？」

金輝略作沉思後，才望着長春子道：「兄長，小弟就等着你的一句話了！」

長春子已經把斷足裹好，柱了一根新削的木枴道：「兄弟，怎麼來問我呢，這是你們自己的事。」

金輝道：「不過兄弟的動向却是因你而決定的！」

長春子道：「怎麼會因我而決定呢，我手頭控制的人員全是你訓練好了才交給我的，他們也等於在你的控制之下，所以這事根本用不着問我！」

金輝苦笑道：「兄長，你還沒有弄懂我的意思，我不是問的人手問題，寶珠說她擁有的實力似乎已經無敵於天下了，但是還沒有把另外一股勢力算在內，就是大內三廠的全部人手，他們不僅網羅了各大門派的高手，更還有不少造詣極深的名家，加起來相當可觀！」

長春子道：「這些人不會來管江湖上的事的！」

金輝道：「恐怕這一次他們也不會袖手了，因為司徒晃已經感到了對他的威脅，不容許我們擴展了，所以這個翁長健剛才才有那種態度！」

長春子道：「那祇是在此地擺擺樣子，在京師，他們就不敢動一下了，京師的各大王公府第以及宮庭內苑，都為我的奧援死黨，那些人個個都能管住他的！」

翁長健冷笑道：「老道士，你說得倒很有把握！」

長春子傲然道：「這個我有絕對自信，我被封為國師，可不是憑着一張嘴，外及國公將相，內及后妃，都是我的入室弟子，對我可尊敬得很！」

翁長健道：「他們只是被你的邪術邪說所惑，想跟你學得長生駐顏之術！」

長春子道：「貧道確有此術，那可不是騙人的。」

翁長健道：「你還在做夢呢，不給你一點證據看看，你還不知死活，老夫叫你夢醒一下吧！」

他取出一個小紙卷，展開來念道：「妖人長春子，以邪術蠱惑宮門，圖謀不軌，京師各大臣及皇室宗親，受其惑者頗衆，朕先不察，致為其所惑而以國師為封，現經御史楊孝龍及錦衣尉指揮司徒晃收拾證據，始洞悉其奸，除立即遞除該國師封號外，並令所司有關人等，全力捕殺此妖人，並肅清其逆黨，不得有誤，欽此！」

長春子道：「這是什麼？」

翁長健道：「這是聖上親自頒下的密旨，我這兒祇是一份邸抄，這封密旨早已經傳遍各地，行文至各督撫處，並且着手抄封你們在各地的巢穴！」

長春子道：「胡說，誰敢這麼做？」

翁長健一笑道：「很快你就知道敢不敢了，百花宮也好，百寶齋也好，邸抄到達之日，立即就有大軍前往征剿，你們是垮定了！」

這番話使得金輝的臉色變了道：「這分明是你們畏忌我兄長的勢力而故意陷害的陰謀！」

翁長健一笑道：「金輝，這可怪不得我們，是你們自己不存好心，想要整個地控制密探組織，我們為了自保，自然要反擊了，何況魔教這兩個字，已經註定是旁門左道，成不了正果的！」

紀寶珠臉色煞白地道：「金輝，看你們做的好事，把我也給拖累進去，我跟你們沒完沒了，我早說過，叫你們別插手進官家去，你們偏不聽，這下可好了！」

金輝苦笑道：「不插進官府去，妳的百花宮就想安安穩穩地建立了，不是仗着內廠的名義撐腰，官家早就查封妳的地方了！」

紀寶珠道：「憑什麼查封我的地方，我又沒犯法！」

金輝只是冷笑一聲道：「寶珠，官家的密探辦事還會跟妳講理嗎，何況查封你的地方絕不寃枉，妳自己也明白，妳的分宮中在做些什麼？」

紀寶珠一瞪眼睛道：「做些什麼？」

金輝道：「男盜女娼，無所不為，本來也該查封的，我才寃枉呢，百寶齋只是規規矩矩的做生意！」

紀寶珠冷笑道：「規矩個屁，你的珠寶是怎麼來的，一半是黑吃黑，專門搶刧綠林黑道上的江湖人，而且還反咬一口，說他們覬覦百寶齋的珠寶才被殺死的！」

金輝笑道：「百寶齋是全國最大的珠寶店，只有受盜賊的侵襲，要說我們會去搶刧盜賊，那不是笑話嗎？」

紀寶珠道：「正因為人人都以為是笑話，所以你們才能偷偷地作怪而不為人所知，另外一半的珠寶，則是我的橫江一窩蜂去搶了來，由你們改頭換面後，再行出售，你還好意思說是規規矩矩……」

紀寶玉皺皺眉頭苦笑道：「你看你們，互相淘臭水溝，除了越掏越臭外，於事何補？」

紀寶珠道：「我們不像你，紅粉金剛專門行俠，已經創下了俠名，算是好人了，哼？假正經！」

紀寶玉怒道：「寶珠，妳成了條瘋狗，見人就咬！」

紀寶珠潑辣地道：「我是瘋狗，妳是母狗，妳口中說是靜修練功，其實呢，還不是跟我一樣，偷偷的搶了男人躲起來作妳的採補爐鼎，狼行天下吃肉，狗到天下吃屎，妳又清高到那兒去了！」

紀寶玉憤然道：「不錯，我承認，因為我練的這種武功，須要靠這種方法來維持，所以我們才被目為旁門左道，目為邪惡，不僅在西方難以立足，到那裏都是一樣，我在這批女孩子身上作了個試驗，要她們規規矩矩地循正道而修為，結果證明並不差到那兒去……」



紀寶珠冷笑道：「那你為什麼不改邪歸正呢？」

紀寶玉道：「我自己沉溺已深，積習難返，但是我門下的人却都是循規蹈矩的，她們不必倚賴魔教，已經受到江湖人的尊敬而可以立足了，我為了你們，仍然把她們帶來，納入魔教之下，已經是很大的犧牲了，你們却不識好歹，大勢如此，還在這兒內鬨，爭吵……」

金輝道：「這都是紀寶珠在吵，我可沒有。」

紀寶玉冷笑道：「她本來就是那個樣子，倒是你金輝，因為你是個男人，又是前任敎主的嫡傳門人，我才支持你重組魔敎的，可是你實在不是個成事之具，心胸狹窄，目光淺近，大局的基礎未定，却先打擊自己人。」

金輝道：「因為我明白，大局中最大的阻礙不是來自外面而是來自內部，妳自己也明白，百花宮一直在擴張實力，不計一切地爭網人手，想把我們都吞併掉。」

紀寶珠道：「放屁，我才懶得併吞你呢，中原的人才多的是，我只要給他們一點甜頭，他們就乖乖地來效命了，我用得着來併吞你的勢力嗎？」

紀寶玉嘆了一聲，道：「妳們當眞不知死活，還在這兒鬧，危機已迫及眉睫，你們還一點都不在乎，大家的根基已毀，連個棲身之地都沒有了，你們還有心情來吵架！」

金輝一笑道：「抄了各處的分號，對我來說，還不能構成損害，因為那些地方只有一所空房子跟幾百兩銀子而已，我的底子全部都在此地，而且為了要應付南宮世家，我把各地的好手與主要人手都已集中在此，所以我還有八分的實力……」

紀寶珠道：「你倒是夠聰明，只是別人也不笨，我同樣也發出了緊急通知，把人叫到這兒集中了，所以我的損失也不會太大，只是財物上的損失大一點，但是我不在乎，只要有人在，我什麼都不怕！」

南宮俊道：「妳當然不怕，因為妳可以再多組幾個像橫江一窩蜂那樣的組織來掠取別人的財貨！」

紀寶珠道：「不錯，這可是官府惹出的，他們抄了我的百花分宮，我只是收回而已，你們南宮世家既然管的是武林中事，就該替我向官中交涉要回那些財產！」

南宮俊道：「我會的，假如眞是司徒晃通令各地，查封了妳各地的分宮，我一定會找司徒晃交涉，把那些財產交出來，但不是還給妳，而是還給那些受過橫江一窩蜂傷害的人，賠償他們的損失，因為這是他們的財產！」

紀寶珠神色激變道：「南宮俊，你不想活了！」

南宮俊一笑道：「紀寶珠，妳的壞事做多了，所以鬼使神差，做出那種導致你毀滅的事，如果妳把人手分散在四地，官兵前往征剿時，他們只要不頑抗，全身而退應該沒問題，官兵不能永遠集結，妳的人却是活動的，妳再設法連絡一下，勢力仍然在！」

紀寶珠道：「現在我的人手就在手頭，不是更方便！」

南宮俊道：「妳把人手集中在此地，是最笨的事，富貴山莊既然是你們假公濟私，假大內之名而營的私巢，司徒晃對你們既有戒心，豈有不注意此地的事，大家人手的聚集，他會不聞不問嗎？」

長春子又開口了道：「他知道又如何，憑他東西內三廠的人手完全集中，也不見得能抵上此地一半的實力，何況有貧道在此，他們也不敢當面前來騷擾。」

南宮俊道：「長春子，剛才的密旨你難道沒聽見？」

長春子冷冷地說道：「聽見了又怎麼樣，那只是密旨，只能唬唬一般地方官而已，本仙長才不吃這一套，皇帝有種，為什麼不公開調度大軍來包圍此地，只敢偸偸地下個條子，本師可以根本不理。」

南宮俊道：「你也打算違抗官家的密旨？」

長春子笑了笑道：「算不得違抗，那只是他私下的行動，眞正了解朝廷內情的人，都知道所謂密旨是怎麼回事，那是在朝廷上若有人公開地問，皇帝不敢承認的事。」

南宮俊道：「他身為帝王，做事還有不敢承認的。」

長春子道：「當然有，你們以為他有多了不起，咱家都很淸楚，他也是一個很平凡的人，除了運氣比人好一點，此外一無是處，文才，武功，魄力，擔當，什麼都差得很，多虧朝廷裏有一些能幹的大臣，才能支持這小康的局面，所以他對那些大臣客氣得很，言聽計從，連一點架子都擺不出來。」

南宮俊莊然道：「身以人君者，能虛心接受臣下的意見，不師心自用，這就是一個很好的皇帝。」

長春子大笑道：「不錯，話可以如此說，但也證明了這個皇帝的權力並不大，因為他太年靑，自己作不了多少主，處處都要旁人來給他拿主意，所以別看你們身上懷着密旨，很可能過兩天他又下一道密旨來推翻了！」

翁長健聽了居然沒有辯白，可見這話頗有幾分眞實性，南宮俊聽了皺皺眉道：「翁老先生，官家當眞是這麼一個軟耳根子的人！」

翁長健頓了一頓，才道：「聖上天縱英武，只是心腸過於仁慈，不忍心却人之請，是以很多人利用這一點，提出了一些不近人情的要求，聖上昧於實情，也會答應的，只不過對於淸剿魔敎黨孽之事，乃是聖上熟經思慮所的下決定，很難會改變的！」

這個人果然老練，他在前面說了半天，但結果却來上一句不負責任的話，很難會改變，却不是絕對不會更改，這其中已有出入餘地了，長春子也聽出了，他立刻抓住了這個機會補上了兩句：「翁老兒，那只是司徒晃他們在皇帝面前危言聳聽，而本仙長又不在京師，才由你們哄得他下了這道密旨，如果等本師回去，據實以奏，他立刻就會收回成命的！」

（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 大地飛鷹（廿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齊小燕一心要斬下獨孤痴的頭顱來爲父報仇，只是她知道憑自己所學的那套劍法，是無法達到願望的。於是她找到小方作了一個交易，就是彼此傳授自己的劍法給對方。此外小燕還答應給小方找個安全隱秘舒服的地方作爲所居，每天還給他煮食洗衣，小方遂答應下來。三個月過去，小燕已將小方的劍法全部學會了，但找小方的次數也減下來。小方發覺原來小燕不但很有頭腦有手段，而且野心很大。她雖沒去找小方，却派了個叫大年的孩子去探聽小方的起居生活——

## 荒山交易畢　恩義情愫斷

▲試劍

（一）

正午。小燕還沒有去找小方。她的劍仍在鞘，她的人已到了山巔。

這是座從來都沒有人攀登過的荒山，根本沒有路可以到達的山巔。

在一片原始密林後，一個幽秘的山坳裏，有一池清泉，正是小方屋後那道泉水的發源處。

小燕常到這裏來。

只有這地方，才是完全屬於她的，只有在這裏，她才能自由自在的行動思想，隨便她做甚麼想甚麼，都不會有人來打擾她。

她確信除了她之外從來都沒有人到這裏來過。

已經是秋天了，陽光照射下的泉水雖然有點暖意，却還是很冷，她一隻脚伸下去，全身都會冷得輕輕發抖，一直從脚底抖入心底，就好像被一個薄情的情人用手捏住。

她喜歡這種感覺。

密林裏石塊岩石，岩石下藏着個包袱，是她藏在那裏的，已經藏了很久，現在才拿出來。

包袱裏是她的衣服，從貼身的內衣到外面的衣褲都完備無缺，每一件都是嶄新的，都是用純絲造成的，溫軟而輕柔，就好像少女的皮膚。

就好像她自己的皮膚。

她把包袱裏的衣服一件件拿出來，在池畔一塊已經用泓水洗乾淨的石頭一件件展平攤開，再用她的劍壓住。

然後她就脫下身上的衣服，解開了緊束在她胸前的布巾，赤裸裸的躍入那一池又溫暖又寒冷的泉水裏，就好像忽然被一個又多情又無情的情人緊緊擁抱住。

她的胸立刻堅挺，她的腿立刻繃緊。

她喜歡這種感覺。

她閉起眼，輕撫自己，只有她自己才知道她已經是個多麼成熟的女人。

泉水從這裏流下去，流到小方的木屋後。



她忽然想到小方現在很可能也在用這道泉水冲洗自己。

她心裏忽然又有了種無法形容的感覺，從她的心底一直刺激到她的脚底。

（二）

午後。

小方濕淋淋的從他木屋後的泉水中躍起，讓冷颼颼的秋風把他全身吹乾。

在他少年時也就常用這種法子來抑制自己的情慾，而且通常都很有效。

但是現在在等到他全身都已乾透冷透後，他的心仍是火熱的！

——這是不是因爲他已經練成了獨孤痴的劍法，所以變得也像獨孤痴一樣，每隔一段日子，如果不殺人，精氣就無法發洩。

他沒有仔細想過這一點。

小方不敢去想。

只穿上條犢鼻褲，他就提起他的劍奔入他練劍的楓林。

這片楓林也像山前的那片楓林一樣，葉子都紅了。紅如火。紅如血！

小方拔劍，劍上的「魔眼」彷彿在瞪着他，彷彿已看透了他的心，看出了久已隱藏在他心底却一直被抑制着的邪念。

——這本來就是人類最原始的罪惡，你可以控制它，却無法將它消滅。

小方一劍刺了出去，刺的是一棵樹。

樹上已將凋落的木葉連一片都沒有落下來，可見他的劍鋒已刺入了樹幹。

如果樹也有心，無疑已被他這一劍刺穿。

如果他刺的是人，這一劍無疑是致命的一劍。

他的手仍然緊握劍柄，手背上青筋一根根凸起，就像是一條條毒蛇。

——他心裏是不是也有條毒蛇盤旋在心底？

他的劍還沒有拔出來，就聽見有人在爲他拍手，他回過頭，就看見了齊小燕。

小燕斜倚在他身後的一棵樹下，從樹梢漏下的陽光，剛照上她的臉。

「恭喜你，」她說道：「你的劍法已經練成了。」

（三）

小方慢慢的轉過身，看着她。

她的臉明艷清爽，身上穿着的衣服就像是皮膚般緊貼在她堅挺的胸膛和柔軟的腰肢上。

他不想這麼樣看她，可是他已經看見了一些他本來不應該看的地方。

他的眼睛裏忽然露出種異樣的表情，連呼吸都變粗了，過了很久才問：「你呢？你的劍法是不是也已經練成了？」

小燕沒有逃避他的目光，也沒有逃避這問題。

「是的，」她說：「我的劍法也可以算是練成了，因爲你已經沒有甚麼可以敎給我。」她的回答不但直接乾脆，而且說得很絕。

小方儘量不讓自己再去看那些一個女人本來不該讓男人看見的地方。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明白？」她問他道：「你說我是甚麼意思？」

「現在我已經沒有甚麼可以敎給你，你也沒有甚麼可以敎給我，所以我們的交易已結束。」

交易結束，這種生活已結束，他們之間的關係也已斷絕。

小方儘量控制自己。

「我找你來，就是爲了要告訴你，我已經準備走了。」

「你不能走。」小燕道：「至少現在還不能走。」

「爲甚麼？」

「因爲我們還要去找獨孤痴。」

沒有獨孤痴，根本就沒有這個交易，現在他們的交易雖然已結束，可是他們知道和獨孤痴之間却仍然有筆賬要算清。

「所以我們兩個人之間最少要有一個人去找他。」小燕盯着小方：「也只能一個人去。」

「爲甚麼？」

「因爲我是我，你是你，我們要找他的原因本來就不一樣。」小燕臉上的陽光已經照到別的地方去了，她的臉色蒼白聲音冰冷。

她冷冷的接着道：「我們之間本來是沒有一點關係，我的事當然要我自己去解決，你不能代替我，我也不能代替你。」

「是你去！還是我去？」

「誰活着，誰就去。」

「現在，我們兩個人好像還全都活着呢。」

「可惜我們之間必定有個人活不長的。」小燕的瞳孔在收縮！

「我看得出片刻後我們之間就有個人會死在這裏。」

「死的將會是誰？」

「誰敗了，誰就要死。」她盯着小方握劍的手：「你有劍，我也有，你已經練成了我的劍法，我也練成了你的劍法。」

「現在是不是已經到了我們要比一比究竟是誰強誰弱的時候呢？」

「是的！」

「誰敗了，誰就死？」

「是的。」小燕道：「强者生，弱者死，這樣子是不是也很公平？」

小方的回答也同樣乾脆：「是的，這樣子的確公平極了。」

（四）

劍光一閃，兩柄劍都已拔出。

他們練的雖然是同樣的劍法，可是他們的性別不同、體質不同，智慧和想法也不同。

他們使出的縱然是同樣的招式，在他們出手的那一瞬間，也會有不同的變化。

他們的生死勝負，就決定於那一瞬間了。

小燕忽然又問小方：「你有沒有甚麼後事要交代給我？」

「你呢？」小方反問。

「我沒有，」小燕居然笑了笑：「因爲我不會死的！」

「你有把握？」

「我當然有。」小燕微笑！「否則我怎麼會來？」

小方想笑，却笑不出，因爲他自己實在連一點把握都沒有。

他的對手却對自己充滿信心。

在生死一瞬的決戰中，信心無疑也是

決定勝負的一大因素。

小燕又在問他：「你自己知不知道你為甚麼必敗無疑呢？」

「不知道。」小方說。

「因為你是男人。」小燕的回答很奇怪。

小方不懂，所以忍不住問：「就因為我是男人，所以我就必敗？」

「是的！」小燕說道：「就是這樣子的！」

「為甚麼？」

「因為你已經練過獨孤痴的劍法，」小燕道：「我說過，他的劍法很絕，也很邪，每隔一段日子一定要將精氣宣洩，身心才能保持平衡穩定。」

她故意嘆了口氣：「可是你的精氣根本沒有發洩的地方，所以你最近已經漸漸變了，變得焦躁不安，就算一天沖十次冷水也沒有用。」

她又笑了笑。

「一個人如果連自己的情緒都無法保持鎮定，他能不能算是個可怕的對手？」小燕帶着笑問：「你怎麼能不敗！」

小方握劍的手上又有青筋暴起，掌心已冒出了冷汗。

他自己也已覺察到這一點。

雖然他明知她這麼說是為了要摧毀他的信心，卻偏偏無法反駁。

——如果一個人的信心已被摧毀，又怎麼能在這種生死決戰中擊敗他的對手。

小燕盯着他。

「所以我才問你，你還有沒有甚麼後事交代？還有沒有甚麼話要說？」

「只有一句話。」

小方沉思，後悔的說：「就算你能擊敗我，也必將死在獨孤痴的劍下。」

「為甚麼？」

小方的回答也跟她剛才的說法同樣奇怪！

「因為你是女人！」他說：「就因為你是女人，所以你永遠也沒有擊敗他的機會。」

小燕也不懂，所以也忍不住要問道：

「為甚麼？」

小方道：「因為他的劍法確實很絕，也很邪，我經過五個月後，就覺得有一股精氣鬱結。」

他盯着他的對手。

「可是你沒有，」小方說：「因為你是女人，你根本就無法得到他劍法中的精髓。」

小燕的手圓潤柔美，可是現在她握劍的手上也有青筋暴起，臉上的笑容也消失不見。

「不管怎麼樣，我好歹都要去試一試的。」她掌中的劍尖斜斜挑起：「所以現在我就要先用你來試一試我的劍！」

這時天色已漸漸暗了，暗林中忽然有一道劍光斜斜飛起。

劍風破空一響，木葉蕭蕭落下，劍氣正逼人眉睫。

（本章終）

## ▲破曉時分

（一）

高手間的決戰，通常都是最能吸引人的，在決戰的過程中，那種驚心動魄的變化，出人意料的招式，總能使人看得心動神馳，如醉如痴。

昔年西門吹雪與「白雲城主」葉孤城約戰於重陽之日紫禁之巔，三個月前就已傳遍江湖，轟動九城。

想看到這一類決戰卻不是件容易事，大多數人都很難得到這種機會，其中招式間的變化，變化間的精妙處，可不是任何言語文字所能形容得出的，除非你能親臨其境，自己去體會，否則你就很難領略到其中的變化和刺激。

所以對大多數人來說，眞正關心的並不是決戰的過程，而是結局。

沒有人能看見小方和小燕這一戰，沒有人知道這一戰過程中的刺激和變化，當然也沒有人能描敍得出。

可是這一戰的結局卻無疑是每個人都關心的。

——這一戰究竟誰勝誰負？

如果是小方敗了，他是不是立刻就會死在那裏呢？

——如果是小方勝了，他會不會當時就將他的對手刺殺於劍下呢？

（二）

小方的情緒很不穩定，出手當然也很難保持穩定，不但招式間的變化很難把握得恰到好處，運氣換氣間也很難控制得自然流暢。

可是這一戰他勝了。

因為他遠比他的對手更有經驗，也更有耐力和韌力。

如果這一戰能在數十招之內就決定勝負，勝的無疑是齊小燕。

但是他們之間強弱的距離並不大，誰也不能在數十招之間擊敗對方。

所以這一招拖得很長，一百五十招之後，小方就知道自己會勝了。

一百五十招之後，小燕就知道自己要敗了。

她的氣力已漸漸不繼，招式運用變化已漸漸力不從心。

更重要的一點是，她心裏已經有了個陰影。

——就算你能擊敗我，也必將死在獨孤痴劍下的。

她不能不承認這是事實。

她眞正要擊敗的並不是小方，而是獨孤痴，所以她對這一戰的勝負已經沒有太大的熱望。

更重要的一點是，在這種壓力的陰影下，她甚至已忘記敗就是死！

所以她敗了。

「嗆」的一聲，雙劍相擊。

劍花如火花般的四散飛激，小燕掌中的劍已脫手飛了出去，小方的劍已到了她的咽喉間。

直到劍鋒上的劍氣和寒意已刺入她的毛孔時，她才想起他們之間的約定。

——誰敗了，誰就死！

就在這一瞬間，死亡的恐懼忽然像是隻鬼手般攫住了她，扼住了她的咽喉，揑住了她的關節，佔據了她的肉體和靈魂。

她還年輕。

她從來都不怕死。

直到這一瞬間，她才眞正瞭解到死亡是件多麼可怕的事。



人類對死亡的恐懼，本來就是人類所有的恐懼中最深切的一種。

——因為「死」就是所有一切事的終結，就是一無所有。

這種心理上的恐懼竟使得齊小燕整個人的生理組織都起了種奇異的變化。她的舌，她的嘴腔，她的咽喉，忽然變得僵硬痳木。

她的瞳孔在收縮，毛孔也在收縮，所有控制分泌排洩的組織都已失去控制。

她的心跳與呼吸幾乎已加快了一倍。

更奇怪的是，就在這種變化發生時，她忽然又覺得有種說不出的衝動。

她的情慾忽然因肌膚的收縮磨擦而火燄般燃燒起來。

她身上穿的只不過是件溫軟柔薄的衣服，連皮膚的戰慄肌肉的顫動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她很想問小方：

「你為甚麼還不殺我？」

她沒有問，因為她已無法控制她喉頭的肌肉和她的舌頭。

她沒有問，也因為她忽然發現小方生理上也起了種又奇又怪又可怕的變化。

這種變化使得她的心跳得更快。

她閉上了眼睛，不敢再看，她閉上眼睛時她的呼吸聲已變為呻吟，蒼白的臉已紅如桃花。

這時候她已經知道小方不會殺她了，也已經知道小方要做甚麼。

她已經感到小方熾熱的呼吸和身子的壓力，她無法推拒，也不想推拒。

——這也許只因為她本來就已想到結果一定會是這樣子的。

她忽然放鬆了自己，放鬆了她的身體四肢，放鬆了所有的一切。

因為她知道只有這樣子才能得到解脫，一種幾乎和「死亡」同樣徹底的解脫。

（三）

這天是八月十五，是齊小燕的生日。

她是在中秋節生的，可是直到她已完全解脫後再張開眼睛時，她才想起這一天是她的生日，才想起這一天是中秋。

因為她一張開眼，就看見了一輪明月，一輪比她在往昔任何一天晚上所看見過的明月都更圓更高的明月。

然後她才看見小方。

小方在月下。

月光清澈柔和平靜穩定，他的人也一樣。他已完全恢復平靜，完全放鬆了自己，他的人彷彿已和大地明月溶為一體。

大地明月是永恆不變的，他這個人彷彿也接近永恆，接近那種平和安定永恆不變的境界。小燕很想告訴他。

「現在你的劍法已經眞正練成了。」

她沒有說，因為她忽然覺得眼中有一股淚水幾乎已忍不住要奪眶而出。

因為她雖然敗了，雖然已經知道自己永遠無法擊敗獨孤痴，永遠無法達劍術的巔峯。

可是她已幫助一個男人突破了困境，到達了這種境界。

她的身體裏已經有了這個男人的生命，他們的生命已經溶為一體。

他的勝利，就等於是她的。

（四）

天色漸漸亮了，月光漸漸淡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她才輕輕的告訴小方：「你已經可以去找獨孤痴了。」

小方完全沒有反應。

她也不知道小方有沒有聽到她的話，可是她已經聽見了一聲雞啼。

就像是上一次一樣，聽見了這聲雞啼，她就忽然躍起，就像是個聽不得雞啼見不得陽光的幽靈鬼女般忽然逃出，消失在灰灰暗暗迷迷濛濛的曉霧裏。

這一次小方沒有讓她逃走。

小方也追了出去。

（本章終）

## ▲劍痴情絕

（一）

第一聲雞啼響起時，就是獨孤痴起床的時候。

睡眠是任何人都不能缺少的，他也是人，可是即使在睡眠中他也要隨時保持清醒。

他睡的是張石板床，窄小冰冷堅硬，吃的食物簡單粗糙。

他絕不容許自己有片刻安逸。

這就是一個劍客的生活，遠比任何一個苦行僧過得更苦，他卻久已習慣了。

他總認為無論你要獲得任何一種榮耀，都必須付出痛苦的代價，必須不斷的鞭韃自己。

從來沒有人知道他的劍法是怎樣練成的，他自己也從來不願提起。

那無疑是段辛酸慘痛的經歷，其中也不知包含了多少血淚汗水。

因為他既不是名門子弟，也沒有顯赫的家世，血淚與汗水就是他必須付出的代價。

現在他的劍法總算已練成了。

他一劍縱橫，轉戰南北，從來也沒有遇見過對手。

直到他遇到了卜鷹。

——卜鷹，你在那裏？

他赤裸裸的從床上坐起，就像是個殭屍突然自棺中復活。

他蒼白的臉上從無任何表情，這些日子來，除了他掌中有劍的時候，他這個人就好像又眞的變成了殭屍。

這就是他多年禁慾的結果，絕對沒有人能比他更瞭解這是件多麼痛苦的事，也沒有人能比他更瞭解一個人要使出多大的力量才能尅制自己的情慾。

窗外還是一片黑暗，大多數人都還在沉睡中。

可是他知道，等他走出這屋子時，「小虫」一定已經在等着服侍他。

每天早上，他都要「小虫」把他全身上下擦洗乾淨，替他穿好衣裳。

因為他知道這個孩子最大的願望就是要將他刺殺於劍下！

他絕不容許這種事發生。

可是他又需要這個孩子來鞭策激勵他，他總認為就算最快的馬也需要一根鞭子才能跑得更快。

這個孩子就是他的鞭子。

所以他留下了「他」，卻又不斷折磨他、羞侮他，讓他在他面前永遠抬不起頭來。

——如果你每天都像奴隸般去服侍一

個人，那麼就連你自己都會覺得你是永遠都勝不過這個人的。

這是獨孤痴的想法，也是他的戰略。一直到今天為止，他都認為自己這種戰略是成功的。

今天他走出去時，他的奴隸居然沒有像平日那樣在門外等着他。

（二）

遠處又有鷄啼響起，大地仍然一片黑暗，風吹在赤裸的身子上，冷如刀刮。

獨孤痴掌中有劍。

他已經握起他的劍，他的劍總是在他一伸手就可以握起的地方。

冷風如刀，他站在冷風中，直等到曙光已如尖刀般割裂黑暗時，才看見一個人飛掠而來。

他認得出這個人的輕功身法，可是他看見的却不是那個流鼻涕玩「小虫」的孩子。

他看見的是個女人，一個他已經有很久未曾見到過的美麗女人。

「你是誰？」

他問出這句話之後，就看出這個女人是誰了。

如果你發現一個每天都像奴隸般服侍你的「孩子」竟是個這麼樣的女人，而你又還像以前那麼樣赤裸裸站在她面前時，你心裏是甚麼感覺？會有甚麼樣的反應？

獨孤痴連一點反應都沒有。

他還是靜靜的站在那裏，臉上還是完全沒有表情，只冷冷的說了一句：「你來遲了。」

「是的。」小燕的聲音同樣冷淡：「今天我是來遲了。」

獨孤痴沒有再說話。

每天他都用一種同樣的姿勢站在那裏讓「她」擦洗，今天他的姿勢也沒有變。

小燕也和以前一樣，提起了一桶水，慢慢的走過去，眼睛也還是和以前一樣直視着他。

唯一不同的是，今天他們之間多出了一個人。

冰冷的手伸進冰冷的水桶，撈出了一塊冷冰冰的布巾。

就在這時候，小方已經來了。

她的手剛從水桶裏拿出來，就被緊緊握住。

小方的手快如毒蛇飛噬，眼神却是遲鈍的，因憤怒而遲鈍。

他問小燕：「你趕回來就是為了做這種事？」

「是。」小燕說：「我天天都在替他做這種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時候一天做兩次。」

「你為甚麼要替他做這種事？」

「因為他要我替他做。」小燕說：「因為他故意要折磨我、侮辱我……」

她沒有說下去，她的聲音已嘶啞，已漸漸無法控制自己。

獨孤痴看着他們，臉上忽然出現了幾條怪異扭曲的皺紋。

他已看出了他們的關係。

他的臉忽然變得像是個破裂的白色面具。

——這是不是因為他自覺受了欺騙，所以將自己本該得到的讓給了別人。

小方慢慢的轉過頭，盯着他。

他們之間本來完全沒有恩怨仇恨，可是現在小方的眼中已有怒火在燃燒。

「從我第一眼看見你，我就知道我們兩人之間必將有一人要死在對方劍下。」小方說。

獨孤痴居然同意：「我也想到遲早會有這一天的。」

「你有沒有想到過是甚麼時候？」

「現在，」獨孤痴道：「當然就是現在。」

他淡淡的接着道：「現在你掌中有劍，我也有。」

就因為他掌中有劍，所以他的身子雖然完全赤裸，可是他的神態看來却像是個號角齊鳴時已披掛俱全準備上陣的將軍。

小方的瞳孔已經開始收縮。

獨孤痴忽然又問：「你有沒有想到過死的是誰麼？」

他不讓小方開口，他自己回答了這問題：「死的是你！一定是你。」

白色面具上的裂痕已經消失不見了，他的臉上又變得完全沒有表情。

「可是你不能死。」獨孤痴接道：「你還要去找陽光，去找卜鷹，去找呂三，你的恩怨糾纏，都沒了斷，你怎麼死？」

他的聲音冰冷：「所以我斷定你今天一定不會出手，也不敢出手的！」

陽光已穿破雲層，小方的臉在陽光下看來，彷彿也變成了個白色的面具。

現在已經到了他們必須決一生死勝負的時候，臨陣脫逃這種事，是男子漢死也不肯做的。

但是他却聽見自己在說：「是的，我不能死。」他的聲音連他自己聽來都彷彿很遙遠：「如果我沒有把握殺你，我就不能出手。」

「你有沒有把握殺我？」獨孤痴問。

「沒有，」小方道：「所以我今天的確不能出手。」

說出了這句話，連小方自己都吃了一驚。

在一年以前，這種話他是死也不肯說出來的，可是現在他已經變了。

連他自己都發覺自己變了。

小燕吃驚的看着他，臉色也變得蒼白而憤怒。

「你是不能出手？還是不敢？」

「我不能，也不敢。」

小燕忽然衝過去，把手裏提着的一桶水從他的頭上淋到腳下。

小方沒有動。就讓自己這樣濕淋淋的站着。

小燕狠狠的盯着他，一個字一個字的問：「你是不是人？」

「我是人。」小方說：「就因為我是人，所以今天絕不能出手。」

他的聲音居然能保持冷靜：「因為每一個人都只有一條命，我也一樣。」

他還沒有說完這句話，小燕已經一耳光摑在他臉上。

但他却還是接着說下去，等他說完時，小燕已經走了，就像是隻負了傷的燕子一樣飛走了。

小方還是沒有動。

獨孤痴冷冷的看着他，忽然問：



「你為什麼不去追？」

「她反正要回來，我為什麼要追？」

「你知道她會回來？」

「我知道。」小方的聲音仍舊同樣冷靜：「我當然知道。」

「她為什麼一定會回來？」

「因為她絕不會放過你的，就好像你也絕不會放過我和卜鷹一樣。」小方說。

每個字他都說得很慢，因為他一定要先想一想要怎麼樣才能把他的意思表達得更明白。

「命運就像是條鎖鍊，有時往往會將一些本來完全沒關係的人鎖在一起。」小方說：「現在我們已經全部被鎖住了。」

「我們？」獨孤痴問：「我們是些什麼人？」

「你，我，她，卜鷹，」小方說：「從現在起，不管你要到那裏去，我都會在你附近。」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你也跟我一樣，也要去找卜鷹。」小方道：「所以我相信，不管我走到那裏，你一定也會在我附近。」

他又補充：「只要我們兩個人不死，她一定會來找我們。」

獨孤痴忽然冷笑。

「你不怕我殺了你？」

「我不怕，」小方淡淡的說：「我知道你也不會出手。」

「為什麼？」

「因為你也沒有把握殺我！」

（三）

太陽已升起，照亮了小方的眼睛，也照亮了他劍上的魔眼。

獨孤痴忽然嘆了口氣，嘆息着道：「你變了。」

「是的，我變了。」

「從前我從未將你看成我的對手，可是現在……」獨孤痴彷彿又在嘆息：「現在或許有人會認為你已變成個懦夫，但是我却認為你變成個劍客。」

——劍客無情，也無淚。

——小方是眞的無情？

獨孤痴又道：「你說的不錯，從現在開始我們也許眞的已經被鎖在一起，所以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我要特別注意？」小方問：「注意甚麼？」

「注意我，」獨孤痴冷冷的說：「從現在開始，我一有機會就會殺了你。」

這不是恫嚇，也不是威脅。

在某方面來說，這幾乎已經可以算是一種恭維，一種讚美。

——因為他已經把小方看成他的對手，眞正的對手，能夠被獨孤痴視為對手並不容易。

所以小方忽然說了句他們自己雖然了解，別人聽了却一定會覺得很奇怪的話。

他忽然說：「謝謝你。」

如果有人要殺你，你會不會對他說：「謝謝你！」

你當然不會。

因為你不是獨孤痴，也不是小方。

他們這些人做的事，本來就是別人無法所瞭解的。

（四）

陽光已照進窗子。

獨孤痴慢慢的一件件穿上他的衣服。

小方一直站在門口看着他，每一個動作都看得很仔細，就好像一個馬師在觀察他的種馬。

獨孤痴却完全沒有注意他。

有些人無論在做甚麼事的時候，都會表現出一種專心一致，全神貫注的樣子。

獨孤痴就是這種人。

其實他的精神並不貫注在他正在做的事上，他在穿衣時，也正想着他的劍法。

——也許就在他穿衣服的某一個動作上，會忽然領悟到他劍法中某一處精微的變化。

他的劍就擺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

穿好衣服，獨孤痴才轉身面對小方！

「這地方我已留不下去。」

「我知道。」

「現在我就要走了。」

「我跟着你。」

「你錯了，」獨孤痴道：「不是你跟着我，是我跟着你。」

「哦。」

「這地方你也留不下去，你也要走的。」獨孤痴道：「不管你要到那裏去，我都跟着你。」

小方一句話都沒有再說。

他轉身走出了門，走到陽光下。

這些陽光已照遍大地。

——「陽光」呢？卜鷹呢？

——他們還能看到他們的陽光，還能不能在陽光下自由呼吸？

（本章終・全文未完）

其人其事

小雲·文
盧令·圖

# 梁日慈鬼樓傳藝

洪佛派的師傅當中最有名氣的是白毛照，他本來叫做洪照成，是寶安縣人，僑到香港來，以「化化堂」作爲教授拳脚的基地，當時白毛照在灣仔設館，梁日慈就在該館附近的一間熟藥店行醫，故此，白毛照跟他有來往，除了教授梁日慈的拳脚之外，還請梁日慈代表他提前開檔，或者替他登記入館學武的新門徒，一切館務，多數由梁日慈辦理，因此門徒都是稱之爲師兄！

梁日慈是個讀書人，他學習武功，當然比較別人領悟更深，除了知道某一招尅制某一招之外，還可以把各種招式解釋得清清楚楚，故此，白毛照碰着門徒有甚麼疑問，總是交由梁日慈解釋。

有一天，檔口已經開了，白毛照還未出來，那時梁日慈及周國，葉祥三人先至，周國有意向梁日慈問招，用口頭說的話請教，如果對方練習籐箍手，以這種手法向自己的中部發招，應該如何對付，梁日慈聽了便說：「籐箍手是把一雙手放在圓形的籐箍之內練習的，一發一收，都很有勁，出招甚密，普通的拳師沒有練習過籐箍手，剛剛接招就給他尅制，碰着這種拳術，應該用退馬穿橋的招式迎戰，先行急退十步八步，甚至十多步，使他的籐箍手密集出擊時，稍露疲態，便即反攻，跟住用手穿過他的橋手之內一招便可取勝。」

周國聽了這句話，搖了搖頭，說：「我不相信退馬穿橋打贏籐箍手，因爲打武的人最忌是仆倒，其次是退馬，連續後退，馬步已亂，打起來如何能够獲勝呢？」

梁日慈說：「這種搏鬥方式相當微妙，很難用口解釋。」

葉祥聽了，走近一步，說：「梁師兄，既然他不相信，你不妨用拳脚表現出來，他看了自然明白。」

葉祥說的這句話，等於叫他們兩人較量一下，梁日慈看見當時在旁參觀的人相當多，如果自己聽了此言不敢動手，有損大師兄的威嚴，故此接口說：「好的，就請周國發招向我進攻吧。」

周國氣力沉雄，比較梁日慈年輕，剛剛發招就用連環衝搥向他當胸撞擊，衝勢異常兇猛，梁日慈早已說過用退馬穿橋的拳法迎戰，不管對方使用連環衝搥，抑或籐箍手，當然是依照原定的計劃應戰的，一退就是七步，突然發攻，以穿橋去消解對方連環進攻的衝搥，不但如此，還使用洪佛派的陰陽脚法，一短一長，左邊先踢他的右邊小腿，跟着右脚踢他小腹，當時周國以爲他使用退馬穿橋的手法出戰，集中精神在對方的一雙手，疏忽了下邊，突然覺得右邊小腿一震，一陣劇痛，跟着小腹再吃一脚，雖然不很厲害，但他已知道對方留手，便即立定脚步，不敢再戰。

梁日慈只是抓住他作示範表演，無意傷人，因此，連吃兩脚，便即罷手，說：「國哥，你可以看到我的退馬穿橋是如何抵擋對方中路的攻勢了，不管他施展任何一種連環進攻的招式，都可以用退馬穿橋這一招應戰，直到適當的機會然後踢出陰陽脚來。」

周國交手後，便知梁日慈的功夫根底很深，而且懂得許多拆招的功夫，輸了也覺心悅誠服，頻頻點頭向他道謝兼道歉。

自此之後，梁日慈就更加受到洪佛派的洪門師兄弟重視，至於白毛照，早就十分重視他。

有一天，白毛照早上教完功夫後，到藥材店找梁日慈，見面就取出一封信來，交與他拆看，寫信的人竟然署名吳肇鍾。

信內的意思大致如此：「聽說洪佛派的洪師傅白毛照功夫厲害，本人以白鶴拳的拳脚，希望跟洪師傅交手玩玩，公開比武，並且博取多少銀両，不論教拳抑或教技，一概以八十博一百，本人若勝，只收八十，洪師傅勝，本人付足一百，至於博彩的銀両多少，由任尊便，並盼在二十四小時之內答覆，白鶴總會就在大道中，如想較技，請即派人磋商比賽的規則，過了二十四個鐘頭，仍未有人來本會便作輸了，不敢應戰。」

梁日慈細心閱讀一遍，就問，白毛照是否跟吳肇鍾有些過不去，因爲這封信形同挑戰，故此梁日慈這樣發問。

白毛照聽了，說：「我跟吳肇鍾從來沒有見面交談，更加談不到仇怨，他何以忽然寫信向我挑戰？我確實莫明其妙。」

梁日慈細心想想，說：「吳肇鍾不但是國術界的奇材，而且文武雙全，能够吟詩的人，文字上一定寫得很好，這封信措詞不大通順，寫出來的字亦不見得怎樣好，似乎不是吳肇鍾自己寫的，會不會有人冒用他的名義投函向師傅挑戰，希望你們兩人爆火，弄到兩敗俱傷呢？」

白毛照說：「我亦有點懷疑，不過這封信蓋着白鶴體育會印鑑，未必僞冒。」

梁日慈再問一句：「師傅，這封信是幾時收到的呢？」

白毛照說：「昨晚我們正在曠地上教拳，有一個少年交給我。」

梁日慈說：「信內說過，二十四小時內便要答覆，今天下午然後答覆他仍未爲遲，假如師傅眞的需要跟他較量的話，你認爲比拳好呢？抑或較棍好呢？」

白毛照想了想，說：「拳經有云，拳怕少壯，棍怕老狠，我上了年紀，對方年富力强，看來用棍較量高下於我有利。」

梁日慈說：「我首先得到你的意思，然後能够答覆他，不過，首先我要看清楚這封信是否吳肇鍾自己寫的才再行定奪，換句話說，我一個人到白鶴體育會求見，見過面再談。」

兩人商量妥當，梁日慈就依言行事，那天中午，他穿了短衫褲，單獨走向中環，找着五層高的新樓，直趨頂樓。

那個地方就是信內說的白鶴體育會。

梁日慈昂然直入，有一個少年向他望了一眼，然後說：「先生，你找誰呢？」

梁日慈說：「我想見吳肇鍾師傅。」

這個少年向梁日慈再望一眼，說：「你有甚麼事見師傅呢？」

梁日慈說：「我是白毛照的門徒梁日慈，奉了師傅之命到來見他。」

這個不知姓名的少年說：「信裏已經寫明辦法，我的師傅八折收費，鬥或不鬥，博彩若干，任由你的師傅定奪，有甚麼說話請即開言，不必跟吳師傅見面。」

梁日慈說：「現時我並非代表白毛照前來答覆你的，只是想見見吳師傅。」

他說到這裏，臉上微有怒容，那個少

年說：「師傅出去飲茶，不久便回來，你既然執意見他，就在這裏等候好了。」

梁日慈就在那裏恭候，二十分鐘過後，門外一陣脚步聲，有幾個人走進來，那個少年就向一個身穿中山裝的人說：「吳師傅，此人是白毛照派來找你的。」

梁日慈知道那個漢子就是吳肇鍾，聽了便說：「吳師傅，我是白毛照的門徒，叫做梁日慈，我的師傅接到你的信，叫我前來答覆。」

吳肇鍾聽了愕然，說：「誰說我有信送給你的師傅呢？」

梁日慈聽了這句話，很是高興，知道自己所料不差，索性從袋裏拿出那封信來，當面交給他看，跟着說：「我的師傅跟你較量，不必博彩，至於日期和地點，任由你決定，可是，先決的問題仍是這封信，我們懷疑它不是你親筆寫的。」

吳肇鍾拿起那一封信細心看看，就向梁日慈說：「這封信的確不是我寫的，大概有人從中挑撥我跟你的師傅發生磨擦，希望我們兩人打起來，故此冒名寫這封信，請你轉告白毛照師傅。」

梁日慈說：「吳師傅，這封信的信封上面有白鶴體育會的印鑑，你怎能說它並非你所寫的呢？」

吳肇鍾說：「梁老哥，我很難解釋，因為這個體育會裏面的印鑑並非我保管，也許其中有些誤會亦未可料，請你回去跟洪師傅談談，請他切勿中了別人挑撥離間的詭計，傷害我們的感情。」

梁日慈看見吳肇鍾和顏悅色，說得入情入理，似乎不是個惹事生非的人，故此，接過那封信便說：「吳師傅，我回去跟我的師傅談述此事好了，不過，這件事情請你合作，仍要查究是那一個人幹的。」

說完他就告辭。

他回到武館跟白毛照見面，把跟吳肇鍾會談的情形說出來，白毛照說：「日慈，這件事情你處理得非常好，倘不是你抱着單刀赴會的精神問個明白，那就可能使我們兩個師傅打起來。」

這件事情反映出梁日慈確是有頭腦的，後來他多次代表白毛照，去新界鄉間排解糾紛，別人對他十分敬重，自此之後，他的名氣漸响，認識白毛照的人，都知道梁日慈是個好手。

有一天，梁日慈在健身院裏面教授門徒，忽然來了一個古代武士打扮的人，背後還有一個包袱，自稱是由少林寺下山的大俠，叫做曾三民，這次來到香港，打算整肅香港的武林風氣，如果有人想學眞傳的少林武功，不妨向他學習。

說到這裏他就很鄭重的對梁日慈說：「梁先生，你的功夫實在沒有資格教人，應該聘請我做助教，讓我把少林眞傳的武功傳授給你。」

梁日慈知道他是曾三民，近這半個月來，港九的武館到處給他騷擾，弄到一個糟，武林中人全都敢怒不敢言，此人太過自大，非想辦法使他受到懲戒不可，他稍為思索了一下，就抱着大無畏的精神，毅然道：「曾三民，你怎樣知道我的功夫沒有資格教人呢？」

梁日慈還沒有說完，曾三民就冷笑一聲，說：「梁日慈，有沒有眞材實料，瞞不過我的一雙眼……」

曾三民說話的態度和語氣激起梁日慈把火，不等他說完就憤然插咀：「曾三民，你口出誑言，自高自大，我就要給點厲害你看看，打到你落花流水。」

梁日慈一邊說一邊進馬發掌，一個軟掌打在曾三民的臉上，曾三民這個人根本上就是一個很平凡的拳師，並無實學，轉眼就給梁日慈打幾個軟掌，兩邊臉孔發生劇痛，幾乎牙齒也打落，包袱也打落，他想俯頭把包袱檢回，梁日慈一脚踏住包袱，向他大喝一聲，說：「不要動手，我要檢查你的包袱裏面有些甚麼。」

曾三民果然不敢動彈，梁日慈解開包袱一看，原來包着兩襲精武衣裳，一條毛巾，以及手帕牙刷，僅此而已，梁日慈順手把這些東西向門外拋去，曾三民乘機抱頭鼠竄，走出戶外。這件事傳到外邊去，一般人都知道曾三民不過純盜虛聲，並無實學，他前後找過白毛照周田以及梁日慈等人，俱是碰釘子的，假面具拆穿，曾三民這個武林騙子，認為此地並無立足之地，只好離開香港。

跟梁日慈有師兄弟之稱的周國，他有一個好朋友叫做吳焯庭，年少風流，那時油蔴地的廟街有些妓女住在屋內，叫做妓寨，有一間叫做妙趣寨的養了幾個姑娘，俱是以妙字為名，吳焯庭戀上了妙蓉，打得情如火熱，在妙蓉的身上已花了不少錢。至於妙趣寨的另一姐妹妙珍，她是油蔴地的大哥頭王勝的情婦，王勝此人威震油蔴地，隨時可以召集一百幾十人，廟街裏面的妓寨都是由他睇頭，故此，妙珍就十分驕傲，對於同巢姐妹，動不動就疾言厲色大聲呼喝，一羣姐妹花經常受她的氣。

妙珍的容貌實在比不上妙蓉，故此，她對妙蓉特別妒忌，經常吵嘴，她知妙蓉是焯庭的情婦，焯庭手段闊綽，故意在妙蓉的臉前常常談及大哥勝的威風，勢力如何雄厚，希望妙蓉拋開焯庭，投入大哥勝門下。焯庭與周國梁日慈兩人感情甚好，有時還帶兩人到妙趣寨打水圍，在房中有說有笑，數人吃吃喝喝，十分熱鬧。

因為焯庭偶然談及梁日慈和周國兩人都是香港著名的教頭，十多人無法近身，妙蓉聽了，擺在心上，以為有了兩個教頭撐腰，就不必畏懼妙珍。

妙珍知道妙蓉的態度忽然強硬起來，因為有人撐腰，很不舒服，借故對大哥勝說知，大哥勝叫她看準了時間，如果那兩個教頭到來，馬上通知他。

大哥勝對於開片，簡直是家常便飯，那晚聽妙珍的說話，知道妙蓉的包爺帶兩名教頭到來，心上一喜，立刻派人班馬，有十多人在妙趣寨前後埋伏，等候厮殺。

妙珍看見那些人已經埋伏妥當，然後對妙蓉說知，問她是否仍然依靠那兩個教頭撐腰，妙蓉聽了非常焦急，立刻向焯庭告知，焯庭見情勢危急，便把一切前因後果對梁日慈和周國說個明白。

梁日慈本身懂得武藝，手下亦有幾個馬仔，周國也能够應付三幾個人，畢竟他們只有兩人，孤掌難鳴，況且手無寸鐵，想突圍而出，實不容易，不過情勢危急，非打不可，那就不能不有些準備。

梁日慈立刻對周國說知，趕快找尋一



些武器，周國忽然看見厨房門口有一枝水喉鐵靠牆放置，約有兩呎多長，看來好像短棍，喜出望外，立刻抓住它，走進房裏看看梁日慈！

梁日慈在妙蓉的房中到處張望，看來看去，竟無鐵器，忽然發覺床頭頂有個很硬的紙皮盒，有二呎多長，一呎五吋闊，他就人急智生，叫妙蓉立刻把它拿下來，先將盒內放置的衣物取出，然後用較剪把它剪成一個「門」字，還在當中再加一剪，看來就像是兩柄斧頭，他即時取出舊報紙，先把斧頭長柄那邊重重包裹，然後再用報紙包住，在外邊看來活像一雙短斧。

跟着他就對周國說：「周國，你一定要像我那樣佈置，用新聞紙包住水喉鐵，然後衝出去，否則，如果他們看見你的水喉鐵露眼，我的兩柄短斧却是用報紙包起來，就會給他們識穿馬脚，弄巧反拙。」

一言驚醒，周國果然把水喉鐵用報紙包住，梁日慈對吳焯庭說：「我在前面走，你跟隨在後，周國包尾，我們幾個人一定要挺胸而行，絕不露出驚慌的神色，或者可以嚇窒他們，不敢應戰。」

說完，他就左右手各執一把假斧頭，先行帶路，從屋裏走出來。

他走到梯口，果然看見幾個兇神惡煞的人守住騎樓底，梁日慈毫無懼容，一馬當先，直衝過馬路，至於焯庭，緊隨在他的背後。

那時大哥勝只是靠嚇，並非眞的想打架，因為他跟這兩名教頭並無仇怨，沒有下令，那班手下不敢動手，只好眼望望的看着他們三人走過馬路，揚長離去。梁日慈與周國兩人保護焯庭直出官涌，走到油蔴地小輪碼頭，然後把那些僞的武器拋入海中，渡海到香港這邊，跟着宵夜。

那晚在香港住了一夜，後來打電話請石探長帮忙，調解此事，這場才打不成。

那時銅鑼灣有一間印務局，主頭人姓陸，希望梁日慈負責教，請他找地方開設武館，當時電器道有一間屋無人居住，叫做鬼樓，梁日慈靈機一觸，便親自去見鬼樓業主，道達來意，他聽了，非常老實的對梁日慈說：「這層樓有許多人說有鬼，入內居住的人，三幾天就要搬走，否則，頭暈眼花，立刻患病，如果你能够入居旬日，仍然無恙，那麼，租值方面絕無問題，不過萬一你給鬼魂所害，不要怨我。」

梁日慈見他如此老實，便向他直說：「我知道這層樓常常鬧鬼，不過，普通人怕鬼，我們是絕不怕鬼的，因為我想租來做武館，供奉關帝，同時有周倉捧刀，那一柄青龍偃月刀已經够煞氣了，況且整天整晚都是打鑼打鼓，舞動刀劍，鬼也會給我們嚇走。」

業主聽了，喜出望外，說：「如果你能够嚇窒那些寃鬼游魂，安然無恙，我就只收你每月十塊錢的租金，同時寫明租單，不能隨時收回。」

有了這種優待，梁日慈當然是非常高興，立刻在電器道開了一間梁日慈分館，並且在開幕之日，召集門徒，打鑼打鼓，舞獅助慶，當時有許多人到來參觀，其中有一名叫做葉定坤的人，本來也是學習白毛照的，但却學了一個時期，便改學神打，據說那位神打師傅劃符唸咒之後，刀槍不入，故此，葉定坤經常誇口自己有這種奇技，不管任何一個教頭都鬥不過他，他到梁日慈分館參觀開幕的儀式之後，竟然說這種功夫毫無用處，就算是梁日慈的高足陸宗誠，如果跟自己較量，第三個回合之內，便即把他打倒。

陸宗誠從別人口中聽到這番說話，不甘示弱，便派人找他，約定日期，同到梁日慈的分館公開研究！那時梁日慈另有一個門徒叫做李志成，亦是陸忠誠的師兄弟，他對梁日慈說知，如果那一個姓葉的傢伙使用神打，不知道如何破他。

梁日慈聽了大笑，說：「神打功夫只是恐嚇別人，增加自己的信心，決非刀槍不入，你放心好了，依照古人傳下來的秘方，跟神打之人比武，用糞便暗中塗在自己的身上，然後過招，他的符咒便會失效，我根本上就不信神打的，如果你們相信，不妨依照此法去破壞他的符咒功能。」

李志成聽了，便即依計行事。

到了約定的日期，定坤和陸忠誠兩人分別出塲，相人的高度和體重都差不多，看來眞的是半斤八兩，陸忠誠出塲，一條龍似的精神，可是，一經交手，發拳打到葉定坤的身上，葉定坤毫無痛楚，陸忠誠的拳頭却好像打在石頭上面，發生劇痛，他愈是使勁越就痛，至於葉定坤，打到身上，却是硬橋硬馬，非常銳利的，照情形看，再打下去，陸忠誠一定輸實，梁日慈看見情況不對，便即挺身而出，對葉定坤說：「我的徒弟陸忠誠今日精神不濟，出手甚亂，絕非你的對手，令到有意進來參觀的人失望，不如我另派一個人李志成跟你研究，好不好？」

葉定坤一向就知道李志成，和陸忠誠兩人的功夫相差不遠，既然他可以戰勝陸忠誠，便即有機會打贏李志成了，故此毫不考慮，便即點頭答應。李志成早有準備，立刻解衣，抱拳而出，他早已把糞便塗在自己兩邊手臂之上，認為這種做法可以識破對方神打，非常有把握，站定脚步，說：「定坤師兄，輪到我向你領教了。」

其實葉定坤已經離開師門改學神打，事實上沒有資格做他的師兄，可是，李志成仍然尊重他，稱之為師兄，故此，葉定坤更加喜形於色，說：「好的，你就準備領教好了。」

說完，他就忽然發動攻勢，以衝搥向李志成的臉孔打去，李志成抱拳招架，照理葉定坤一拳打到李志成的右臂上面，本來使對方麻痹，沒法抵擋，不過，李志成的信心大大增加，認為已經破了對方神打的法術，葉一拳打下來，不但毫無影响，而且對方覺得痛楚，故此放心應戰，李志成展開本門的拳法，一輪急攻，竟然把葉定坤打到滿口鮮血，原因是牙齒和唇之間連中兩拳，他自認失敗，便即抱拳認輸，低頭走出門外，此後梁日慈就更加有威，一般人傳說他不但可以打人，還可以打鬼，既然有此傳說，那一座鬼樓當然就更加風平浪靜，以後就沒有鬼屋之稱了，梁日慈也在鬼樓教授功夫。

香港淪落，梁日慈把分館結束，仍在太原街行醫，但因年事漸高，改為教授氣功，兼設氣功診療室。那時他鬚髮俱白，逐漸變成老翁，回首當年不覺感慨萬千。

武俠長篇故事

伴霞樓主・文
盧　令・圖

# 未央劍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陽山縣內，朱子修爺兒倆人寄居於陽山下的小村中，課徒自給，粗衣淡飯，倒也樂天不憂，朱逸士及弱冠之年，朱子修一病不起，便與世長辭。遺言交帶朱逸要苦讀應試，以求一官半職，聞達祖宗，朱逸喪父後，準備隱居於其同窗好友劉昊的別業，刻意苦讀上京考試。不料朱逸一見那山居景色，便流連忘返，及至傍晚回至精舍，發現一漂亮的姑娘，原來她是劉昊家中佃農的女兒，給朱逸送飯來的，朱逸回至房中，又發現另一女郎倒在他房中，而且身中毒鏢，朱逸遂代為療傷……

## 棄讀聖賢書　仗劍走天涯

那姑娘道：「你，不明白，那個拿鏢傷我的人，那會甘休，必然四下查訪我，若然我沒傷在鏢下，我可不怕他，但幾日之內，我却動彈不得，據你說，那小姑娘的家就在山外，可就是山外最近的人家，那人豈有不去查問的，若然知道……」

朱逸忙道：「那還不容易麼，只要我吩咐那姑娘別說姑娘你在此就是了。」

只見這姑娘緊鎖眉頭，道：「只怕不由她不說，這江湖上的事，你那懂得許多，那人若非是大惡人，亦是極壞之人，鏢上豈會餵毒，他知道我中了毒鏢絕逃不遠，現有就近的人家，他豈會放過。」

朱逸道：「我敎她休要說出，她必不會說，好人家的姑娘，難道會幇惡人。」

姑娘道：「若是刀架在她頸子上，或架在她家人的頸子上呢？」

朱逸道：「這個……」這倒眞可慮了，鄉下人誰不怕事，何況刀架在頸子上。

姑娘道：「你明白了吧。故爾，我……」說着，又要撐起身來。

朱逸忙道：「有了，咱們瞞着這小姑娘就是了，好在她只是一日三餐送飲食來，也不過收拾些換洗的衣衫去，我把房門兒關上，不敎她進屋就是了。」

這姑娘點了點頭，瞅了他一眼，不知是否由於朱逸說了句咱們，這倒稀奇，初時那麼怕她，才不過半夜，就變成「咱們」了。當下嘆了口氣，說：「也只好如此了，咦，有人來了，快去瞧，可就是她？還有……」

她把已然轉身的朱逸又喚住了，道：「若然遇到個老道，年紀在五十開外，可要小心，他就是追查我的惡人。」

朱逸不知她怎會說有人來了，他甚麼也聽不出，但她既然恁地說，也急忙奔出書房去，順手把房門扣上，開了大門一瞧，只見晨霧正濃，天上連旭日的霞輝也不見，不過是天才亮，山道上靜蕩蕩的，只見樹上的鳥兒飛翔啁啾，並不見人。

朱逸才心定了些，正想：「她必是心裏害怕有人來，除非長了千里之眼，順風



之耳，否則怎會曉得有人上山來，這山道上那有人來？」

不料朱逸正在癡想間，驀聽一聲無量佛。啊喲！朱逸跳前一步，疾回身，竟不知何時來個老道在身後也沒覺得，心慌又駭怕，這必是拿鏢打傷那姑娘的惡老道！

一見老道，他的腿就發起抖來，不不，不能發抖，那豈不是告訴老道，姑娘便在屋中，但那腿却不聽話，兀自在顫抖。

但那老道和顏悅色，打了個稽首，道：「施主你受驚了。」

朱逸雖是呆裏呆氣，却並不傻，登時有了主意，把胸口拍了拍，大大吐了口氣，說：「可不是嚇了我一大跳，這山裏日常也難得見一個人，何況這大清早，道爺，你別是神仙下凡罷？要不，怎會到了我身邊我也不曉得？」說着，又拍了兩下心口，說：「可不……眞眞……啊唷，駭煞人。」

他嘴裏在說，兩眼可已把老道瞧了個仔細，只見老道頭上挽了個髮髻，插着根翠綠的簪兒，顯是極其珍貴的翡翠，身穿一襲紫色軟緞的道袍，手裏拿着一把拂塵，奇怪，那拂塵柄上怎會發亮，像鋼鐵打造的。朱逸心裏哼了一聲，八成兒這老道就不是好人，出家人，那像他這般戴玉穿緞的，尤其這鄉下地方，便大富人家，亦沒個穿綢着緞的，不差，必然就是傷害那姑娘的惡道！哼！好惡毒的老道！

陡然間，那姑娘慘變的花容，和那傷口中流出來鮮紅的血，浮現在眼前，一股怒氣從心起，他那時見到明晃晃的劍兒就發抖的，這陣見到傷害那姑娘的惡道，他倒不怕了，雖是由於心中有氣，但也是由於這老道手中拿的只是拂塵，並不是兵者，兇器也。

自古常言說得好：人是一口氣，佛是一爐香。那古今忠烈之士，臨死亦慷慨，視死如歸？為何不怕？便是胸懷天地正氣；那奸邪極惡之徒，綁赴刑塲正法，却為何也昂然挺胸，高呼老子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便因滿懷邪氣濁氣，朱逸這時竟能沉得住氣，不怕，乃是心中昇起一股凜然的義憤之氣，好老道，那麼個花朵兒般的姑娘，竟也忍心拿毒鏢來傷害她，當眞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這書呆激於義憤，心裏不怕，那腿也不抖了，老道却早呵呵笑道：「施主乃讀書之人，為何打誑語？昨晚不是有個姑娘來此麼，怎說山中不見人。」

那老道的目光似兩隻冷箭一般，冷厲之極，雖打哈哈，那繃得緊緊之臉皮子上，却絲毫不見笑意，朱逸怕是不怕，但心裏也發起慌來，難道老道昨晚已跟隨那姑娘追來，暗裏全看得明白了！

幸是他慌而不亂，好惡道，我幾乎上了他的當，這分明是詐語，若他知道姑娘眞在此，又何必來問我？且慢，可千萬別上他的當。嘿！有了！

他有了主意，登時把臉色一沉，搖首道：「是何言哉？道爺之言也，李下瓜田，尚且遠而避之，何況深山蝸居，寡女孤男乎。」

那老道見他幌腦搖頭，聽他滿口之乎者也，哼了一聲，但只瞪了朱逸一眼，那意思，顯是說，敢情遇到的是個書呆子。

哼！老道也不再理他，回身一掃眼，朱逸暗叫：「糟！不好！」

啊呀！老道只是那麼一斜身，便已竄進了大門，朱逸當下大急，叫道：「非禮也，不告而入他人之室，你你！非禮也，啊呀！」

朱逸叫聲才出口，那老道已到了臥室門口，一抬腿，嘩啦一聲响，那被朱逸反扣的房門，不但被踢開了，甚至連那門柱也被帶落下一塊來！

朱逸嚇得渾身冰冷，完了，那花朵兒般的姑娘！但但！且慢！這是怎麼回事？

從那被踢開的門裏，打老道的肩傍，一眼便能看到床上，床上並沒那姑娘？

那老道正要跨進屋去，朱逸已大叫道：「是了，這裏了！」

老道聞聲止步，霍地一旋身，說道：「在那裏？」

朱逸心下好生後悔，心裏也發起慌來，原來是他見老道要入屋搜查，那還了得，故爾急中生智，不過是想阻止那老道，竟不料話出口，房門已被踢開，床上倒沒見了那姑娘，他本是急不擇言，現下被老道喝問，教他怎生自圓其說？

驀然間，朱逸想到那個農家的小姑娘，忙道：「道爺，不差，是有這麼個姑娘，是昨兒夜裏！」

老道哼了一聲，但他一瞪眼，嚇得朱逸退兩步，幾乎要退到大門口，顯然他志在尋那姑娘，怕駭壞了這書呆，倒反而查不出她的踪跡來，便緩和了顏色，道：「不差，昨兒夜裏，你說，她來了這裏，那麼，人呢？」

老道口裏說着話，却回頭又向那房中掃了一眼，房中不過一床一櫃，一桌兩椅，小小臥房，實是空無一人。好快的身法，而且就在他那麼幾句話的工夫，只見他橫着一跨步，一跨就是七八尺，已把那灶間瞧清楚了，朱逸把心兒提到了喉頭，那姑娘不會躲在灶間吧！不，不在那裏，皆因老道又一飄身，那書房的門幸好沒扣，只是虛掩，啊喲！怎麼他手中那軟軟的拂塵，在他一抖之下，竟成了劍戟一般，那房門一點便開！

朱逸又猛可裏吸了口冷氣，大慈大悲的至聖先師……不，觀音菩薩。

也不知是至聖先師顯聖，還是觀世音菩薩有靈，老道只望了一眼，並沒進去，那麼，姑娘不是躲到書房中。

那書房更小了，只得一張書桌，朱逸昨日到後，連書箱也沒打開，書架還是空的，自然一眼便可看清。

老道回過身來，朱逸的靈魂也回了竅，但那姑娘傷得那麼重，又沒後門，必然是在這屋裏躲藏，不成，得把老道誘出屋去。

說他不怕就假，可也不是怕得那麼厲害，老道一回身，才向他走近一步，朱逸早退了兩步，又一步，啊呀！被門檻絆着腳跟，他借勢又踮跟，竟又退了兩步，可就到了門外的台階下了。

他心頭一陣劇跳，怎麼他腳尚未站穩，老道已到面前了，啊！

老道不禁哼了半聲，分明是表示厭惡，眞沒見過恁般胆小如鼠的書呆，道：「說，人在那裏！」

朱逸這書呆在這瞬間，竟大是得意，這老道必是個大奸極惡之徒，不料竟被他戲弄了，哈！且慢，言之妄之，是不信也，子曰：……

老道可不耐他心裏在子曰，目中陡現凌芒，逼近半步，喝道：「咄！快說！」

朱逸心下一得意，心下也生慧，說：「道爺，我想起來了，昨兒我初來乍到此地，貪戀山中景色，回來晚了，驀地裏，啊呀……」

老道說：「你見到甚麼了？」

朱逸道：「只見雲環霧擁，恰似嫦娥來月殿，宛若仙姬降塵寰，就在這裏，喏！就在這石欖上，坐着一個滿身披着晚霞的仙姑……」

老道一瞪眼，喝道：「你這書呆胡說，甚麼仙姑！」但老道卻立即又點起頭來，喃喃自語的說道：「那妞兒是眞美，美似天仙。」

朱逸道：「可不是眞美，這般可喜娘眞罕見，五百年孽寃，靈魂兒……噢！」

拍的一聲響，老道愕然瞪眼！這書生怎麼自打了個咀巴子？

原來朱逸脫口唸出西廂記上驚艷中的詞句來，該死，面對惡道他倒不慌，這倒嚇慌了，幸好，老道顯然不知那是淫詞，這才漸把心兒定下。雖是如此，他心下也感到犯了彌天大罪一般。要知偸讀淫詞，尚有可恕，但這刻可是在提及人家姑娘，他不但想到淫詞，還唸出淫詞，那還不該死！

卻因這書呆打了自己一個咀巴，不但救了他，還救了那姑娘，老道心說：「敢情這是個呆子，對呆子可不能恐嚇。」於是道：「那姑娘那兒去了，現在何處？」

朱逸說道：「哈！哈！道爺，你猜猜，她是什麼人？」

老道說：「她是個受了傷，身上有血的妞兒，是不是？」老道的眼又發光，但他卻不怕了。

朱逸又哈了一聲，說：「當眞好笑得緊，雖然她不是仙姑，只不過是人間的姑娘，不過是：自幼隨我爹讀聖賢書，陽山縣的生員，小生我的同窗好友……」

老道大喝一聲：「呔！問你的話不答，你這呆子胡說些什麼！」

朱逸可眞惱了，當眞豈有此理，他讀的是聖賢書，身爲至聖先師，夫子的門徒，這老道竟敢侮辱斯文，說他是呆子，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好老道！

朱逸兩眼一翻，但一瞄着老道手中的拂塵，可就氣餒了，先前這老道的拂塵一抖，便似戟如劍，要是老道一怒，點在他胸上！那……

朱逸打了個冷顫，本來大怒的，那聲調也緩和了，說：「你不打岔行不行，我是說，我那好友同窗，有個佃戶在山外，命他家的姑娘送食，就是這麼回事，送飯菜來不見我，便在這石欖上坐着，等呀等，太陽落了山，晚霞也披滿了她的身兒，我倒要問問，我怎生會隨便胡說了。」

老道氣得直吹鬍子，朱逸的眼睛可在那瞬間，也亮了起來，用手向山路上一指，道：「可不是來了，道爺，你要找的，可是這姑娘，你瞧，她提着個籃兒，準是又送飯來了，你可是正要找她。」

可不是佃農家的那姑娘來了，挽着好大一個籃兒，興沖沖，打山道上走來。喲！可還是眞快，她腦後的辮子拋起老高在晨風裏飛舞。

這不過是才天亮不久，她打山外來，那必然天不亮就起身上路，而且還得弄飲食。朱逸可不是被人服侍慣的，心下老大不過意，忙迎了上去，叫道：「早啊，慢慢兒走。」

啊！他怎麼把老道忘了，那惡道若是進了屋裏，啊呀！不好！

他此回頭，不料老道已踪跡不見，朱逸可駭慌了，叫道：「道爺！道爺！」

回身奔回，屋裏也不見老道，他可發了呆，怎麼轉背就不見了人？難道不成會飛？會隱身法兒？

他更急於要知道那姑娘躲在那裏，可因此不敢尋找，忽聽門口有人說道：「什麼道爺，你說什麼？」

是佃農家那姑娘已到了門口，一腳跨進門來，啊！望着那桌上四大皆空的四隻大碗，先是一怔，繼而嫣然一笑，說：「朱相公，昨兒你準是餓壞了。」

可不是餓壞了，打從昨兒晨早起，就夜半才喝了口涼水，這後半夜一陣陣駭怪驚恐，倒餓也給忘了，現下這姑娘挽在臂彎裏的籃，盛着熱騰騰的食物，那餚香飯香，可把飢火給勾起上來，朱逸大大嚥了口唾液。

那姑娘瞪大了眼兒，說：「朱相公，你怎麼啦？怎麼眼也定啦，還搖頭？」

原來朱逸驀然間，又想到那書本子上去了，心想：這餓的滋味，敢情這般如此，我不過才一日夜不飲食吧啦，那夫子在陳絕糧，三月不知肉味，但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

想到子曰：那頭那能不搖，想到子曰威武不能屈，那老道在那裏？

那瞬間，因是想到威武不能屈，他倒胸懷威武，也把胸脯兒高高挺起，威武起來，若然連一個受傷的姑娘也保護不了，那算什麼男子漢呢？還能算得是夫子的門徒嗎？

老道在那裏？屋子裏不見老道，只有那姑娘，和她那一臉嬌憨的笑，但他的眼睛一落在那香噴噴的食物上，可就再也移不開了。

那姑娘眼兒一翻，咀兒一抿，本是一臉嬌憨的，便笑得蹊蹺了。是這姑娘心想：都說這朱相公有點兒呆，看來還不祇一點兒。

她把籃裏的食物取出來，放在桌上，再把四個空碗放回籃裏，笑道：「朱相公沒想到你們讀書人，胃口也這麼好的，不知這飯菜够不够。」

那桌上只有一碗米飯，兩碟兒小菜，朱逸忙道：「够，够啦，啊，不……」

小姑娘一怔，到底他是說够？還是不够？

朱逸尷尬一笑，他一人，那是足够了，但驀然想到還有個食量大得出奇的姑娘，那可不够了，奈何又不能說明，只有痴痴地一笑。

小姑娘也笑了，種田的人從朝到晚操勞，食量大，自不會笑話他人食量大，道：「午間我再多送一些來，朱相公，你可有換下來的衣衫，我拿去替你洗。啊喲！這房門……怎生……」



她說着已向那臥房門口走去，一眼瞧見門柱上裂了一大塊。

朱逸忙搶上前去道：「不！多謝姑娘了，我沒換衣衫。」

那屋裏雖不見那姑娘，但床底下有那沾染了血的布帶，生怕被她見到了。

小姑娘瞪大了眼睛，這門柱裂得出奇，朱相公緊張些什麼？但她探頭向臥室裏瞄了瞄，卻什麼也不見。

陡然間，這姑娘的臉兒紅了起來，她是個農家姑娘，可沒唸過子曰，男人家的臥室，是闖慣了的，但她到底也年紀不小了，聽說過讀書人最是守禮，也聽說，也懂得甚麼叫寡女孤男，這姑娘情竇已開，想及此，那臉兒不禁就紅了起來，忙退了一步，道：「恁地時，我走啦，我還得去拾些柴，趕回去煮午飯。」

朱逸望着她疾疾退走的背影，直到人家已出了門，走得不見了，才想起忘了謝人家。

不過，他又眞盼她快快走，有道十七八歲無醜女，何況這姑娘眞不醜，只不過比起那位受鏢傷的姑娘來，可就遜色多了，昨晚是他想到天台遇仙的劉阮，再驀地裏見到這姑娘在那縹緲的霧氣裏，披着一身晚霞，可就眞當作是仙姬下了塵寰，現下在光天白日之下，把她和那姑娘一比，可就給比下去了，雖然並非把這姑娘比得醜了，但可把那位受鏢傷的姑娘比得更美了。咦！當眞她去何處？自是躲在屋子裏，但是躲在那裏？

朱逸奔到大門外，仔細瞧了又瞧，老道是眞走了，那佃農家的姑娘已落下山坡，隱沒於林中了，這才回過身來，把大門緊緊關上，逐屋低喚：「姑娘，姑娘，你在那裏，沒人啦，出來吧！」

朱逸陡然毛髮直豎，不料他才轉到臥房門口，驀見那姑娘好端端躺在床上，衝着他嫣然而笑，像是她壓根兒就沒離開過床，一直是躺在那床上一般！

他大吃一驚，大叫一聲：「啊呀！」

× × ×

卻說朱逸驀見姑娘復現在床上，笑得嫣然，像是壓根兒就沒離開過一般，驚得大叫一聲。只不過他雖大吃一驚，卻不是像見了鬼，難道她眞是個仙姑？若不是仙姑，怎能倏隱又乍現？

那姑娘格的一聲，笑道：「大驚小怪，你叫什麼？」

朱逸道：「你你，你剛才敢情是上……上了天？」

姑娘噯唷一聲，說：「好心你啦，要是笑得我傷口又迸裂了，我可不依，上天倒不會，我是入了地。」

說着，向床下一指，敢情她是躲在床下，難怪會倏隱乍現了。朱逸忙道：「恁地時，那老道果然就是傷你的惡老道了？」心下卻想：「老道那麼惡，她倒樂得起來？」

提起老道，姑娘面上寒霜陡降，冷冷道：「今兒暫且饒過他，早晚我必取他首級。」

朱逸心中一凜，取他首級，那自是殺他的頭了，怎麼這般美的一個姑娘，說話兇得駭煞人？惜黠哉，卿本佳人！他心裏一掉文，那頭不自覺又搖幌起來，那心頭卻早又是一寒，是那姑娘哼了一聲，不但面上凝霜，而且目中又現了凌芒，朱逸不自覺退了半步。

不是喜怒無常，是笑怒無常，怎生她恁地易惱？

姑娘道：「你以爲我取不了他的首級，是不是？」

朱逸道：「我我……」心下卻想：「怎生她開口閉口都是殺！多可怕！」

姑娘的眉兒高高挑了起來，說道：「你休以爲我着了那惡道的道兒，功夫就是不及他，那不過是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一時的大意，若是一刀一劍，一招一式，哼哼！」

陡地寒光一閃，啊喲！怎麼瞧不見，她手中又握着那把明幌幌的寶劍！

朱逸曉得又退了一步，不料他早已退到壁前了，這麼再一退，那背脊自是碰到壁上，而且還是撞得不輕，驀然之間，倒像有人自後對他重重一擊般，駭得他連忙大叫一聲，又是一步的跳前。

朱逸自己嚇壞了自己，嚇得脚亂手忙，駭得大叫，那姑娘也大叫一聲，噯唷！

是她笑得渾身亂顫，牽動了傷口，那朱逸卻更以爲身後眞有人對他襲擊，再又奔跳前一步，脚下未站穩已扭身，因是也又一個踉蹌，可就幾乎倒在床上，倒在姑娘身上了。

那姑娘噯唷連聲，笑得眼中也見了淚，朱逸便嚇掉了魂，也明白過了，直臊得他連領子也紅了，偏是地下沒縫兒，讓他鑽進去。

呔！眞丟人，這這……這成什麼話？他，一個大男人，當眞好笑得緊，讀聖賢書，夫子的門徒，倒不及一個兩節穿衣，三節梳頭的姑娘，人家倒敢拿劍兒，他倒一見明幌幌的劍兒就嚇掉了魂，這還成話！尤其是在這麼美的姑娘面前。

朱逸咳了一聲，把胸脯挺了挺。

姑娘卻狠狠的啐了一口，說道：「眞沒見過，你這……」

但她一見朱逸連頸子也紅透了，卻不忍往下說，她可不是個不知好歹，負義忘恩之人，她這條小命兒可說是人家救下來的，想想那劇毒，那污穢的傷口，人家倒拿咀來替她吸吮，救了她的命，她倒笑人家，讀書的相公少見刀兒劍兒，胆怯些，有什麼好笑人家的，不禁心下生了愧。

她忍住了話，也忍住不笑了，朱逸道：「姑娘，你說，那惡道，爲什麼要拿鏢來打你，你說，有我在，休怕。」

啊唷，一瞬間，他倒眞像個大英雄，大豪傑，明知這個書呆是在遮醜，她趕忙綳緊了臉兒，把笑埋在心裏，爲何不好人做到底？姑娘說：「我不怕，有你在，我怕什麼。」

朱逸正色道：「姑娘，你別以爲我怕，你是少讀聖賢書，子曰：『大智若愚，此之謂大勇若怯也。』」

他那裏曉得，這姑娘讀過的聖賢雖不及他多，可也不少，也許正因不多，才不迂腐，也不像他一般呆。

別笑！她不敢瞧他，否則豈能忍得住不笑，說：「朱相公是讀書人，我，那會

懂。」

朱逸一怔，說：「你怎知我姓朱？」

姑娘兀自綳緊了臉，說：「朱相公，我雖少讀聖賢書，可沒少長個耳朵，先前那送飯來的姑娘，不是明明叫你朱相公的麼？」

原來如此，朱逸點頭道：「當眞尙未請問姑娘你尊姓芳名？」他的頸子沒那麼紅了。

姑娘說：「我啊，姓顏，名如玉。」

不料朱逸聞言大吃一驚！睜大了眼：「你說甚麼？顏如玉！你眞就是……顏如玉！」

這番連那姑娘也嚇了一跳，奇了，難道他會聽過，也知道她這個名兒？

朱逸喃喃地，瞬也不瞬地睜大着眼睛，瞧她，敢情他又想到書上去了，書本兒上不是說：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麼？

他不僅是想，而且吟誦起來。敢情眞是個書呆子，便是這姑娘也懂得，那不過是古人鼓勵後生的讀書兒郎，勤有功，戲無益，飽讀了詩書，那時，名成利就，何患無嬌妻，嬌美得其顏如玉。

姑娘幾乎忍不住又啐了一口，朱逸的頸子不紅了，她倒紅了起來，皆因她已明白，面前是個讀死書的呆子，八成兒聽到她的名字，就想到嬌妻美妾，她可是個黃花大閨女，怎會不臉紅。

姑娘一瞪眼，說：「姓顏，名如玉，聽明白啦，可並不是顏面如花似玉。」

她本已如花似玉，這麼含嗔帶羞，可就如花花解語，似玉玉生香了，直喜得這呆子兀自瞪大了眼，晃腦又搖頭，喃喃而吟：「書中自有顏如玉，誠然，古人之不我欺也。」

咊！姑娘不僅含嗔，可帶怒了，說：「你聽明白了，我不是來自你那書中，而是來自山東，我是濟南府人氏。」

要不趕快說明白，這書呆是眞不知會想到那兒去了。

原來這姑娘姓顏，眞叫如玉，北道上提她爹顏大剛來，是武林中人，誰都得翹起大拇指。本來在武術的各門各派中，一字騰龍劍沒沒無聞，有這一門，也說不上派，皆因名頭不响，門派也就光大不起來，誰會向沒沒無聞的門派去投師學藝，久而久之，便成了家傳武學了，不料到了顏大剛這一代，鍥而不捨，勤研苦學，把本是平平無奇的一字騰龍劍，創新精進，當眞達到了一字綿綿如江河，浩瀚如海洋的境界，劍起擢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劍名「一字騰龍」，名副其實。

那江湖之上，武林之中，要闖出名兒，立下萬兒，眞個無異百煉之鋼，說是從刀山劍林之中闖出來的，一些兒也不誇張，是掄刀子，揮拳踢腿的，豈有不逞强爭勝，自以爲天下第一，武林要稱尊。這顏大剛武學有了創新，劍術一精進，也就難免和人印證武功劍術，那名頭便漸漸响了起來，也就引來了三山五岳，四海五湖的好漢，來找他較量，先還只是些路過順道的，後來那名頭遠播，專程也有來的了。青州的萬勝刀，山西省蔡家的二郎拳，河南的太極門，雲夢的八卦劍，嘿！最後秦中的太乙劍派，威震大河南北的掌門人秦天都，老頭子一聲呵呵，也來了，說是上京路過，不過拐這麼個彎兒，順道拜訪，不過不走鄲邯道，這個彎兒一拐，就是好幾百里，不過武林中人，都講究以武會友，那是地義天經。

顏大剛敢說半個不字麼？那兩三年來，不勝其煩倒還在其次，漸漸明白樹大招風，而武學無止境，人外豈無人，他又不吃江湖飯，先還有點好强爭勝之心，那名頭一朝大了，倒因這名頭自危起來，這太乙劍派的掌門人秦天都找上門來，他便打定了主意，雖不願敗，可也不求勝，一字綿綿的劍招中，露出這麼一招半招破綻，便一躍而退，抱劍拱手：「老英雄果然名不虛傳。」秦天都可也眞是名不虛傳，招子够亮，也一聲呵呵，兩臂一圈，太乙劍也圈了一個周天，暗含着尊敬對方，道：「當眞出化入神，好劍法。」

這秦天都不遠數千里而來，爲的是不許武林中有人認第一，鰲頭獨佔，說是印證武功，目的可在打下人家的威風。他身爲掌門人，雖沒興師，可也動了衆，那同聲同氣的，武林門派，聞風而來的：那會在顏大剛的一字劍下輸了招，滿懷幸災樂禍，趕來看熱鬧的，竟有半百之數，都沒看明白，秦天都却明白，一字劍矯若龍騰，初上手還能分得出人家的招式，漸漸如長河暴瀉，饒他太乙劍訣主靜，以靜制動見長，但才走到十來招，人家的一字劍反而更見夭矯，綿綿無盡無窮，連人家的招式也分不出來，遑論制了，秦天都明白這番東來，求不了榮，反而自取其辱，眼看就要輸在人家劍下，不料顏大剛的劍尖微微那麼一揚，露出了破綻，秦天都那敢怠慢，劍如長虹貫日，蹈隙乘虛，兩劍一交，噹的一聲輕响，顏大剛已一躍退後，抱劍拱手：「老英雄名不虛傳，在下甘拜下風。」

秦天都才明白人家是故意相讓，暗叫一聲慚愧，咀裏却打了個哈哈，手中劍一圈，還了他一個尊敬，從此，當眞是不打不成相識，兩人從此成了生死之交，秦天都把帶去的門徒打發走了，留下來和顏大剛盤桓了一個多月，才眞是互相印證劍術武功。

這顏大剛只得一女，便是這顏如玉，那時才十二三歲，美慧過人，生長在這樣人家，自是不愛紅妝愛武裝，顏大剛又未收門徒，女兒既不拈針綫愛寶劍，那會不盡心傳授，既是慧巧身輕，一字劍走輕靈，且又從幼練起，是故才荳蔻年華，父女倆練劍過招，顏大剛反倒受她刁鑽靈巧的變招所制，說眞的，這一字劍得能創新精進，顏如玉之功，還在乃父之上，只不過到底年幼，功力不足，如爐火之不能純靑而已。

秦天都這一住下來，不多幾日，便已明白這顏如玉乃是一朵武林奇葩，試和她一過招，因是點到爲止，那只是才五七招，即受制於她劍下，所謂善攻得攻其必救，秦天都和她走到二十來招，便已被她那如山劍影所困，一招尙未化解，另一招又已指向他必救的要害，還是在傍的顏大剛喝止，顏如玉才格格一笑，收招跳開。

顏大剛斥道：「老英雄不過是逗你玩兒，他劍上要是貫注了內力，你的劍早已



脫手了，豈會容你逞強。」

秦天都道：「雖說如此，將來的成就，別說是我，只怕還在你老弟之上。」

兩人結了生死之交，秦天都年長，武林中人豪爽不過，已呼顏大剛爲弟了。這秦天都喜愛如玉，亦不在顏大剛之上，那一個多月的盤桓，也把一生的武學心得，當眞是傾囊以授，因是太乙劍訣在以靜制動，顏如玉絕頂聰明，因是也在一字騰龍劍的動中生出靜來，不三年，那劍術的精進，便臻化境了，只不過顏大剛少與武林中人往來，顏如玉更不在江湖上行走，山東道上知者不多，反而在秦中，她的名兒倒响亮起來。

是秦天都返回秦中之後，逢人便讚，讚得那關中之地，武林人人皆知，他越讚倒越想念，便在去冬他六十大慶期前，派他的二弟子前往相請，却不料顏大剛在那人未到之前，已動了身，亦想早去同這位老哥哥盤桓時，如玉鬧着要去，顏大剛因她是一個大閨女了，數千里迢迢，父女兩雖有一身武功，但總是不雅。故爾說甚麼也不答應，獨自動了身，他這裏前脚才走，秦天都派來的人却到了，顏如玉聽說是專程來接她的，喜得心花怒放，一者爹爹不在面前，不能阻止，二來有了藉口，第二日，也和那人動了身，不料過肥城，追到鄆城縣，仍未追上顏大剛，因是之故，顏如玉聽說身邊那一個湖蕩，就是梁山泊，當年一百單八個好漢聚義之處，也無心觀賞，兼程南下，這日到了荷澤，順着黃河西南行，便是開封府了，沿途打聽，都說有如此這般的一個像顏大剛的人，騎着一匹棗騮馬，單騎過去不久，可就是追不上。本該落店了，但顏如玉一瞧，太陽還擱在西山上，還可以趕下一站去，便馬不停蹄，又追了下去。

那年頭交通不便，有道是南船北馬，在北方，馬就是交通工具，若不兩腿走路，就得四條腿代步，沒馬的，也要僱一隻驢兒，何況顏如玉是個武林姑娘，家裏本就養得有馬，秦天都派去的人也是馬上來的。

那人拗不過顏如玉，兩騎一聲嘶鳴，八隻馬蹄同時翻飛，眼看西方天際，羣山已把落日的餘暉吞噬了，前面却不見有站頭，正想找一個路人詢問，驀見一夥人奔了來，共是六匹馬，和一輛騾車，兩人先是一怔，但早已看清楚不是黑道中人，說時遲，奔來的車馬都已到了近前，兩人便把馬一帶，那意思是讓這夥人馬過去，才看出非但不是江湖人馬，而且還是官面上的人。

那前頭的人一見這路邊的兩人，立即收韁，一揚手，後面的車馬也停住了，那六馬一騾直噴白氣，而且六人中，有三個還帶了傷，衫破血漬仍在，顯然才包紮不久。

兩人正驚訝間，那前行的一人已趨前，問道：「前面可有鎭甸？你們是這左近的人吧，快說，最近的鎭甸在那兒？」

顏如玉早是眼兒一瞪，恁地狠狠，分明是一羣窩囊廢，說話倒兀自大模大樣，不用說，這般人見到强盜就逃，見到老百姓就趾高氣揚那類，哼！

那同行的人既是秦天都專門派來的，又豈是等閒之輩，乃是他的二弟子，雖已是近五十歲的人了，却仍是火爆性子，揚眉一昂頭，道：「你問誰？在江湖上行走，竟也豎眼橫眉，不怪有人要教訓你們了，怎麼，你們受的教訓可是不够？」

他說着，一雙眼冷冷地向三個帶傷的人一掃，意思是：教我那個眼兒瞧得上。哼！

顯然那人是見這兩人一個是衣着樸素的中年人，一個是大閨女，當作是好欺的鄉下人了。不料亦是不好惹的，八成兒是他這時見到兩人都帶着兵刄，顏如玉的劍囊在肩頭飛揚，中年人的鞍傍，也懸着長劍，這就是見過鬼的怕黑，嚇得倒退了一步。

只見後面那驢車的，簾兒一掀，一個少年伸出頭來，斥道：「不得無禮，還不給我退下，你快去請問這老伯。」

那少年分明是個貴家公子，頭帶文生巾，玉抹額。顯是這夥人的主人，他身前的一個馬上人，立即趨前，拱手道：「老哥休怪，我這位夥伴心急些，我們因有要事，想尋個就近的鎭甸……」

忽然，這人的眼睛亮了起來，忙再拱手，道：「老哥必也是位練家子，只怕車裏那位老人家有救了，不瞞你說，我們遇到一夥賊子，我們的人傷了三個，正在危急，遇到那位老人家路過，把賊子打跑了，不料那逃走的賊人抽冷子打了一鏢，那位老人家剛轉身，那裏防得，那鏢還是枝毒鏢，那位老人家若是躺下來，賊子們必又會回頭，故爾忍住反而追了一程，待他不支倒地，我們才知他中了毒鏢，不瞞兩位說，我們哥兒幾個雖也憑功夫混飯吃，金創藥雖是隨身有帶，但却治不了毒鏢，故爾急急想找個鎭甸，找大夫瞧瞧。老哥說既是武林中的朋友，可否指我們一條明路，只怕老哥你便帶得有解毒的藥物。」

原來那六人皆是武林中人，現爲一個官宦之家護院，現正護送小主人赴京，路上遇了賊。肯替官家護院的，雖是武林中人，武功就不會好到那裏去，但多年見識廣，他一見這秦天都的二弟子馬鞍傍邊掛的劍長逾三尺，就知是位劍術的高手名家，而武林中的名門大派，却多有不傳的治傷療毒之藥，故爾有此一問。

不料顏如玉聞言，心中不但一動，而且劇跳起來，她爹爹顏大剛就是位年近六旬的老人家，分明就在前途不遠，而憑一人之力，出手就能打跑一夥賊子，當今能有幾人？

顏如玉忙道：「那老人家在那裏？」

那人說道：「現在車中。」

顏如玉登時飛身而下，一掠就到了車前，可不理車中人是誰了，掀簾就探進頭去，只聽她大叫一聲：「爹！」

果然是顏大剛，但已昏迷不醒，那秦天都的二弟子也急忙落馬，一聽顏如玉聲音帶哭，就全明白了，忙上前道：「姑娘休哭，我有藥物在身，必不會有事。」當下把面色已如淡金的顏大剛抱下車來，車裏有水壺，忙把他牙關托開，服下解毒之藥，再替他洗淨傷口，也敷上了藥，太乙劍乃是內家劍派，秦天都這二弟子內功亦有了火候，一陣推拿，顏大剛果然甦醒轉來，好險，只怕再晚些時，又不會巧遇，

那毒一攻心，便不能救了，休道是鄉鎮上的普通大夫，便是大邑名醫，又豈能會治得好那毒鏢之傷。

那顏大剛雖然醒轉，但顯然神智尚未清，只是對他的女兒看了兩眼，又無力的垂下了眼瞼，仍不能言語。顏如玉又哭了起來，那秦天都的二弟子便道：「姑娘不用急苦，老英雄中毒深些，治得也太晚了，但必不碍事，只是得兼程把他送到秦中，家師有一種專治毒鏢箭的靈藥，一者因為難煉，二來江湖上使毒鏢的人近來少見，故爾我們出門，皆不攜帶，老英雄有我這藥物內外兼用，先保沒事，到了秦中，必可在七日之內痊癒。」

他話聲才落，驀見身旁有人一躬到地，道：「多謝老伯，既是我這恩公非到秦中不能治得好傷，那就事不宜遲，連夜回去開封，借用驛站的車馬，有個五七日也就到秦中了。却是尚未請教老伯尊姓，敢請賜告，也好稱呼。」原來是先前掀簾的少年來到身側。

那顏如玉當眞是少不曉事，這人奉命來請，她一喜得心花怒放，竟連人家的姓名也不問。這也有個緣故，皆因當年秦天都到濟南府以武會友，這人便在秦天都身邊，那時顏如玉年幼，那記得那麼多人的名姓，但相處了一個多月，那有記不得相貌的，何況立即就上了道，她和這人雖是同一輩份，但年齡懸殊，又無門派淵源，故爾只有大叔相稱。

這人被問，對他點了點頭，道：「公子休要多禮，這位老人家乃是家師至交，這位姑娘的爹，路遇不平，拔刀相助，乃是我輩天職，何用言謝，却是公子適才謂說借用驛站車馬，那敢情最好不過，這才能日夜兼程，否則，恐怕半月之內亦到不得秦中境界。」

那年頭官家傳令，遇上十萬火急之令，必批上三百里或五百里，即是說一日要傳遞三百里或五百里。如何能够？便是遇驛站換馬，否則，就是再好的馬用一天，便跑壞了，豈能得够。

那少年再又請教名姓，這人才道：「在下草野之人，名姓本不足道，但公子既然必要問，在下姓胡，單名一個林字。」

少年聽他談吐不俗，更是尊敬，又是一揖到地，說道：「原來是胡老伯，失敬了，如此，這就回頭好了。」

他眞的立刻吩咐，車馬立即掉頭，胡林忙把顏大剛再抱回車上，才見那車上墊着厚厚的被褥，華麗得胡林在江湖道走了這麼些年，亦是僅見，可見這少年是個貴家公子。

那胡林乃是劍術名家，秦天都之所以派他東來齊魯，不過是要表示他對顏大剛的尊敬，非卑下者可比，那氣概自是不凡，皆因見少年雖是個貴冑公子，却謙恭有禮，恩公老伯不離口，更覺難得，是以也以公子相稱。再說，要把顏大剛限日送到秦中，還是非這公子相助不可，皆因他雖對顏如玉說不要緊，其實要緊，顏大剛中毒已深，饒他內外兼施，亦只能令體內之毒暫時不致攻心而已，體內之毒不速除，便能保得性命，人也會癱瘓而廢，只不過他不敢在顏如玉面前稍露聲色罷了。這姑娘已是梨花帶雨，要是知道她爹有兇險，怕不哭得死去活來。

少年讓顏如玉在車上伴她老父，騎上姑娘的馬，一夥人連夜奔回開封府，到得開封，已是黎明的時候了，就在城廂敲開店門，落店少息，那少年立即帶着一個從人，急急喚開城門，却討公文去了。

胡林先看了看顏大剛的傷，還好，雖仍昏迷，但鼻息倒比前更勻了些，也不似先前那麼弱了。心想：「若不是有輛好車，如何走得長途，休道病人了，便是好人也受不了那長途奔馳的顛簸。」

當下才問了那隨行的人，不料那三個受了傷的人，那禁得起這麼連夜狂奔，早癱軟了一般，胡林這才忙取出治傷之藥，說道：「各位的傷，可否讓我瞧瞧，只怕我這藥能助各位減少些痛苦，各位便可早日復原。」

那敢情好，却是一夜忙着趕路，當眞連說話也無閒暇，便是昨日問路的那漢子，這番先抱了拳，道：「兄台來自秦中，從兄台這長劍看來，想必與太乙劍派有些淵源，不知兄台與秦天都老英雄是怎麼個稱呼？」

胡林心想：看來這人也還有些眼力，當下說了。那五人忙不迭道了失敬，拱手為禮，這就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胡林也不多說，忙替那三人換了藥，果然疼痛立減。問起來，才知道這少年大有來頭，乃是當今戶部尚書張均的公子，本是在家鄉治陽讀書，因即屆大比之年，故爾派了護院，前來接取晉京，那戶部尚書可眞是財神爺，主管天下田賦錢糧，想當然，是他的公子，便不多帶金錢，豈會少得珍玩玉寶，故爾尾隨打刦，偏遇到顏大剛路過，一字劍綿綿，不到十來招，就把賊子打跑了。

那人道：「慚愧，我們這幾位弟兄，不瞞胡爺說，在那天子腳下，武功雖然不行，却也還不會恁地不濟，偏遇到這夥賊子，武功竟是從未見過的高強，若不是得顏老英雄之助，我們這條小命，只怕早已不保了，可惜的是，顏老英雄手下留情，反倒為賊子所乘。」

又一個說道：「說起這位老英雄，當眞令人駭煞，咱們連他的劍招也看不清，出手便是一片寒濤，把那七八個賊罩在劍光之下，一陣倉倉之聲響亮，便有一半的賊子兵刄出了手，沒命逃了，而今江湖之上，可眞是能人奇士倍出了。」

胡林笑而不言，心說：你們這幾條命也是搶回來的，倒又誇起天子腳下來，可知是眞奇能逸士，就不會到你們那天子腳下去呢。

但他也不言語，心想眞還是非得這張公子之助不可，便又問了他的名，才知他名張珏。

嘿！那漢子便伸了大拇指，道：「不瞞胡爺說：咱們這位公子爺，可眞是天下少有，地上無雙，那飽學不用說了，戶部尚書的公子爺，偏生沒些兒嬌驕之氣，最是和靄不過，敬老更尊賢。胡爺已見到了，他可是把顏老英雄當作重生父母一般，換了別家公子，豈能得够。」

胡林點了點頭，道：「確實難得。」

一言未了，見張珏已滿頭大汗回來，才知他喊開城門，從床上把府台大人喚起來，那府台聽說戶部尚書的公子在他境內被刦，早就駭得魄散魂飛，張珏吩咐他趕辦一角公文，僅僅是要西去的驛站換馬，那會不屁滾尿流地立即親筆寫了，用上印，那追究的話竟一字不提。不說這府台提心吊胆，張珏趕出城來，竟是連水也不喝一口，立即吩咐上道。



胡林一拱手，連忙說道：「難得公子仗義相助，我也不言謝了，後會有期。」

那顏如玉守候着她爹，可憐這麼個年青青的姑娘，那經得起那一夜不合眼悲痛驚恐，待得天色漸明，她爹的臉色確實好轉了，她才稍放寬心，却因此她那眼皮子也越來越重，終於再也睜不開了。

胡林見她在顏大剛腳頭睡去了，也不驚動她，不料他待向張珏等人作別，只見張珏已在吩咐他那隨行受傷的三人緩緩上京覆命，另外三個沒受傷的，已把餘下的四匹馬備上了，以供胡林應用，意思是要護送他三人西行。

胡林待要阻止，那張珏道：「胡老伯，你只知其一，雖是我已討來這一角文書，但一過了開封府境，只怕就沒用了，比不得戶部的文書，通行天下，顏老英雄為救我等受了重傷，若然救得晚了，有個好歹，我何以為人，豈不抱恨終生，何況大比之期尚在明年秋天，為時尚早，我必要送老英雄到秦中。」

胡林聽他這麼一說，倒不好阻止了，當眞救人要緊，難得他明理尚義，當下也就一同上了路，在關外換了馬，日夜兼程，每天歇不上兩三個時辰，不分晝夜，竟在第五天晨早，便進了潼關。

秦天都的家園在潼關外二十來里地的華山腳下，站在他那大門口，便可望得見咸陽古道，那潼關豈會少得了太乙劍派之人，更兼秦天都六十大慶期近，在關上設了接待站，接待那天下英雄，五湖四海的友好，各家門派派來拜壽的，送禮的，已到得不少了，胡林吩咐一聲，立即有人快馬趕前去禀告，是以，這裏的車馬相距那秦天都的紅石山莊尚有七八里地，秦天都已飛馬迎了來。

經過那幾日胡林不斷換藥，一歇下來即內外兼施，顏大剛已能言語了，一見秦天都，便道：「老哥哥，你大壽之慶，不料我……」

秦天都一見顏大剛能開口說話，才放了心，却登時又大怒起來，呼的一掌向胡林拍落，幸是顏如玉就在身邊，啊呀一聲，長身伸臂，硬把他的手掌架住了。

秦天都罵道：「你這孽徒，我怎生吩咐你，我這顏弟要有些兒好歹，我先剁了你的皮。」

顏如玉叫道：「嗳呀，你怎麼恁地不講理，大叔他怎麼不是。」

顏大剛道：「老哥哥，你可眞是個火爆性子，怎也不問一聲，經過不明，就責起這胡老弟來。」

秦天都餘怒不息，道：「不成話，你們一個叫他大叔，一個叫他老弟，就憑這個，我就要他的命。」

顏如玉吸咀一蹬腳，攔在已跪在地上的胡林身前，把脖子一伸，叉腰道：「好，你先要我的命。」

秦天都那第二掌便也落不下去了，顏如玉氣極了，好丫頭，氣道：「爹要不是胡大叔盡心即時治療，只怕早沒命了，我爹的命也就是胡大叔救的，你要殺他，要他的命，也就是我們要了胡大叔的命，咱們可就是恩將仇報了。好哇！你的掌怎生不劈下來。哼！」

顏大剛急得大喝一聲：「丫頭不得無禮……」那言尚未了，臉上已變了聲，登時一個喚爹，一個叫賢弟，亂成了一團。

顏大剛是牽動了傷口，並無大碍，緩過一口氣，才又說道：「老哥哥，若不是你寵壞了這丫頭，豈敢恁地無禮。老哥哥，你順手給她一巴掌。」

秦天都却已一聲呵呵，把顏如玉摟在懷裏，不料她身子兒一扭，已從他懷裏脫了出去。

秦天都一怔之下，那呵呵之聲倒更響了，道：「你瞧，賢弟，三年不到，她已成了個大姑娘了，我還當她是在我懷裏撒嬌的小丫頭，看來功夫也更長進得了不得，我這老哥哥更不是她的敵手了。」

顏大剛也樂了，道：「才說你把她寵壞了，你倒更寵起她來，往後這丫頭更目無尊長，可不關我的事。」

秦天都說：「我偏就喜歡她這般目無尊長，賢弟，從來就沒有人敢在我面前大聲說句話兒，見到我，就像老鼠見到貓，却不知我本來不惱的，也惱起上來了，你倒說說，咱們這姑娘却敢對我瞪眼，我樂是不樂？」

顏如玉道：「胡大叔，你可聽見了，以後休要……啊呀，你怎麼？」

秦天都也不禁啊了一聲，道：「這位是誰？」

是顏如玉這時才見胡林仍然跪在地上，秦天都這時才見一個衣着華貴的少年躬身的拱立在側。

少年恭聲道：「晚輩張珏，求老英雄開恩。」

大夥兒都是一怔，秦天都說：「開恩，開恩？開什麼恩？你端的是何人？」

顏如玉忙道：「他是戶部尚書的張公子，這番送我爹來的。」

張珏已躬身一揖，道：「顏老英雄是為了救晚輩等人，退賊後為賊暗算所傷，對晚輩恩同再造，若不是巧遇胡爺，即時救治，顏老英雄要有個不測，晚輩豈不抱恨終生，是胡爺有大恩於晚輩，故請老英雄開恩，饒了胡爺。晚輩沒齒不忘。」

說着，又一揖到地，這張珏生長官宦之家，讀的是聖賢之書，是何等的目中無物，怎會晚輩不離口？

原來是這幾日中，他聽胡林在顏大剛面前，便是恁地自稱，知道了武林中人，晚輩即是謙恭的自稱，當眞是活學活用，立即用上了。

秦天都一捋蒼髯，點了點頭，對胡林喝道：「還不起來，謝過張公子。」

敢情他早已聽說過，胡林豈是不該罰，而且該讚該賞，只不過老頭兒火爆的性子，一聽說顏大剛在來替他賀壽的途中受了傷，登時怒火三千丈，是甚人恁地斗胆！他不知是甚麼人，那心中的三千丈怒氣，便發洩在胡林身上。皆因傷的是顏大剛，顏大剛却是給他拜壽而來，是誰恁地斗胆！是以，秦天都也大大傷了面子。

胡林起身來，對張珏長揖，說：「多謝張公子。」

張珏忙屈了膝，道：「胡爺的恩德，只怕我一生也謝不完。」

這倒不錯，他却跪謝胡林，瞧得顏如玉格了一聲，顏大剛斥道：「沒規矩！」秦天都却點頭道：「好好，大丈夫恩怨分明，有便必報，當眞難得。難得。」

他一連兩個難得大夥兒全知這秦天都是說張珏出身貴冑，可說是玉葉金枝，更是在玉食錦衣中長大的，沒些兒富貴人家子弟的氣質不說，還恁地明理知禮，要知武林之中，講究的是：有恩不報非君子，有仇必報大丈夫。是故，秦天都不因這張珏是富貴人家公子，而冷落地，反倒另眼相看，加分敬重。

還是胡林起得身來，立即言道：「師傅，顏老英雄的鏢毒未除，得趕緊治療再說吧。」

秦天都說：「啊呀！你們瞧，可是我該死了，走！」

這老頭兒一揮手，飛身又上了馬，這功夫，打起石莊那面，來了何止三十餘騎，分立在道旁原來是秦天都的徒衆，有的是當年隨秦天都到過山東濟南府，見過顏大剛父女的，却有多半是因師傅敬重，他們也忙趕來迎接，齊聲道：「恭顏老英雄大駕。」

顏大剛起身不得，只把簾兒掀了起來，揮手示意，說：「不敢當，老哥哥，你也要把我寵壞啦。」

說得隨行的人都笑了，秦天都道：「賢弟自從濟南府一別，我想念你父女直到如今，他們也因時常聽我談起你來，故爾渴欲一見，賢弟，你一到紅石山莊，可來得去不得了，你若說個走字，只怕我答應，他們也不答應。」

顏大剛好生感動，道：「老哥哥，却只怕你趕我走，我也要賴着不走了哩。」

胡林暗裏一揮手，要不，那趕車的還不會抖韁繩，顏如玉再又鑽進車裏，胡林對張珏和他隨行三人，說了聲請，霎時間，三十餘匹駿馬，百十隻馬蹄翻飛，捲起瀰空塵土，奔向紅石山莊。

原來那紅石山莊乃建在華山北麓，皆因莊後的一片山崖，其紅似火，忠是怪事，除了那方圓數丈的光禿禿紅石之外，却是綠林如海，起伏如綠波，故爾以紅石名山莊。莊裏安頓顏大剛父女的房舍，自是早已備下了，胡林在外欵待張珏等人，秦天都立即替顏大剛療傷，他咀裏直說不要緊，却是眉頭皺在臉上，怒火埋在心裏，皆因顏大剛中毒已深，命是能保得了，但因延誤了時日，那毒巳透散在四肢百骸，侵入了骨髓，從今以後只怕再不能掄刀動劍了。

秦天都換了藥，才道：「賢弟，想必你保留下那隻鏢來，給我瞧瞧。」

顏如玉不待吩咐，巳從包袱中取出那隻傷她爹的毒鏢，秦天都接過就是一怔，那目中噴出火來，敢情又是他，好老道！

這一聲「又是」，那就說明秦天都不僅一見就知使這毒鏢的人，而且還曾經有過過節。

果然，秦天都隨即說出一番話來，原來近年來，在江湖南北出現一夥大盜，各個武功高強，手狠心辣，刧財還要傷人性命，更是沒些兒江湖規矩。

不論是不義之財還是善財，也不管是官府的還是平民所有，甚至連武林中人的財寶，只要是貴重的，一旦露了白，也不能倖免，不過兩月之前，河南伏牛山下的方城縣，秦天都有個好友八卦刀方強老英雄，乃是八卦門的掌門人，近年來得到一把寶刀，當眞是削鐵如泥，吹毛得過，自是愛如拱璧，八卦刀在武林中名頭也不少，有了那寶刀，不用說更增名威，一傳揚開去，那同道友好，不順道的也專程請求一見，却是秦天都一句戲言，道：「何不開個寶刀大會，非是炫耀寶刀，咱們武林中借此機會聚上一聚，那可是一塲盛會，也是一件大好之事，因爲大家散處四海五湖，難得一聚。」

那方強欣然同意，立即散出武林帖去，這一來，八卦門得了柄削鐵如泥的寶刀之事，便天下皆知了。那料期前竟被人把刀盜了去，那方強即時發覺，本來八卦刀方強已佔了上風，不料被人鏢傷了他的右臂，刀被奪去不說，還殺死他幾個徒衆，傷的人更多，初時不知道鏢上餵有劇毒，忙着追賊，這一來那毒也行得更快，終於失了寶刀，死傷了不少人，方強的一條右臂也廢了。

顏大剛恨道：「是同一樣的鏢？」

秦天都點頭道：「正是，我得到信息後連忙趕去，救得了方強的命，却救不了他那條右臂了，他的大弟子古希凡，更是鏢中要害，不到一個對時，巳喪了命，因此方強那裏這同樣的鏢有兩隻，我帶了一隻回來。」

隨吩咐人去取了來，果然一般無二。

顏大剛憤憤道：「那八卦門就罷了不成？」

秦天都嘆了口氣，道：「那方強但有一口氣在，豈肯甘休，但他右臂廢了，大徒弟死了，更死傷了十多人，八卦門算是毀了，不甘休也有心無力了，我之所以帶回這隻鏢來，便是想查訪出這使鏢的人來，一者倡議那寶刀大會的是我，我也責無旁貸，二來方強和我交往數十年，八卦門遇上這樣的事，我豈能置身事外，三來以毒鏢傷人乃是武林所不容的敗類，賢弟，並不是我自大，雖然當今天下武林，並未推我爲尊，却都敬我幾分，只要我有一言半語，大夥兒都賣我一個薄面，那你想想看，武林中既然出這麼個敗類，我豈能置身事外，賢弟，你明白了罷，我何故大事鋪張，作起六十大壽來？」

顏大剛點點頭道：「便是爲了要查出這使鏢之人？」

秦天都點了點頭，道：「我是不由自已，那夥人行踪飄忽，做的案不多，但每案必大，更常相距千里，我巳派出人去查訪過了，却毫無些兒馬跡蛛絲，我就不信查不出來，這才以慶壽爲名，邀約各門派中人來此一會，不料賢弟你倒遇上了，可惜，聽說你那日竟然劍下留了情。」

顏大剛也點頭一嘆，道：「老哥哥，我不與武林中人來往，相交的就是你老哥哥一人，那日我遇上了，是我不慣那般人刧財還要傷人，但也不想與人結怨，只想把那夥人趕走就算了，不料……」



秦天都一拍桌子，道：「賢弟，我要不把這人擒來，替賢弟你報仇，我還有甚臉見武林中人，你安心養傷。」

顏大剛一怔！那心也在往下沉，這報仇二字出得秦天都口，可知他這傷只怕是不能痊癒的了。

果然，顏大剛父女在紅石山莊住了半月有餘，那張珏在路過洛陽之時，吩咐家下人備的一份重重的壽禮送到後，巳別去些日子了，顏大剛雖巳能下床行走，但四肢仍是痲木不靈，更連半點勁道也使不出來，秦天都倒是日日陪着他，好言安慰，說餘毒難除，尙須假以時日，但顏大剛却心裏明白，是再不能復原的了。

秦天都的壽期日近，到的人更多，但查問起這夥賊子來，却是十個之中有九個搖頭的，均是不知那夥賊人的來龍去脈。

要知道這顏如玉雖然練得一字騰龍劍出神入化，年紀青青，巳不弱於乃父，但不和人過招，不分勝負，她可不知她的劍法如何了得，偏是秦天都對她大讚特讚，再加上這番西來，她爹才不過十數招，便擊退羣賊，可見她所練的一字騰龍劍，更勝於享譽武林的八卦刀，何況秦天都太乙劍派現在武林稱尊，而她和秦天都過招，，却游刃有餘，因是也激起了她萬丈雄心，江湖之上，雖然險惡重重，她也足可去得的了，現今武林當中人對那神出鬼沒的賊子，非但莫奈其何，甚至連人家的來龍去脈，也查不出來，那麼，想想看，若是由她查了出來，而且盡誅在她的劍下，她揚名那是不用說了，一字騰龍劍威震江湖，那有多光采？何況她也明白，她爹是再不能復原了，此仇焉能不報。

顏如玉就是這般，暗暗觀察，冷眼偷偷瞧，靜悄悄想，便打定了主意，要獨力爲江湖除此大害，何況報父仇要假手於人，那有多丟臉。

不，她，顏如玉，才不丟這個臉哩。

是以，她一聲不响，連在她爹面前，也不露些兒口風，壽期過了，武林中來自地北天南的人，何只數百，來了，又走了，她見到這麼成名露臉的武林中人，江湖豪客，無不對秦天都恭維尊敬，不禁幻想到他日她成名露臉，亦會如此受人推崇尊敬，那意志也更堅定了。

冬過去了，春天來了，她爹顏大剛竟是毫無起色，雖然起居如常人，功夫却無異廢了，倒是顏大剛想得開，他雖是一字騰龍劍的傳人，但早不是一個劍派，而成了家傳武學，現今他巳傳給了女兒不說，如玉的劍術倒勝過她，是以也對得起祖先和祖師了。再說他雖劍術了得，可不算是武林中人，也不在江湖上行走討飯吃，他之練武練劍，可說半由興趣，半由職責，不由他不練，練而精進，而巳傳人，是職責巳了。

人家是學以致用，他學來無用武之地，那興趣早也沒了，是以他現下無意廢了武功，毫不在意，更有秦天都陪着他，携酒華山踏青，或咸陽弔古，指點談說當年韓信背渭水之戰，諸葛亮六出祁山，何處結營，增灶減兵，死諸葛如何退生仲達，當眞是楚家漢家，作了漁樵話，更與人生如白駒過隙之嘆。若然顏大剛胸中還有些兒豪氣，也盡隨那千百年來英雄事蹟一般，埋葬在那一片古戰場中的黃沙中了。尤其在馬嵬坡下，不見玉顏空死處，但見黃塵散漫風蕭索，正是：自古美人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兩人漫遊歸去，顏大剛豈僅不把廢了武功放在心上，豈僅不再記恨那鏢傷的人，甚至夜靜心淸，眺望華山山頭上那一輪冷月時，還有些兒感激鏢傷他迄今不知名姓的人。

要知道這一生，是再也無憂了，像當年，他在劍上創新精進，不是引來無窮煩擾麼，僥倖未曾落敗，保得聲名，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長江後浪推前浪，他在有生一日，便不出去武林中行走交往，難免仍會有人找上門去，這一來豈不好了，人是活着，功夫却死了，他的英名也永保不墜。

他看得開，不憂反暗喜，秦天都可放不開，壽期一過，不但重托了五湖四海的人，務必留心查訪，更派出了門下弟子，不僅訪查遍了南七北五一十三省，而且連大小金川，關裏關外，內蒙外蒙也查訪到了，一時之間，倒也不算絕望。

那夥賊子又再在金陵出現過一次，只不過隨又杳如黃鶴，但只要是繼續作案，秦天都有信心終有一日查出那般人的來龍去脈，尤其是那把寶刀，落在這般人手中，那更如虎添翼，更爲患江湖，報仇要緊，除害奪回寶刀，更不容緩。

顏如玉早恨不得獨闖江湖，查訪仇家了，何況她從徐州來的那幾個鏢頭的神色上，瞧出了些端倪來，巳有綫索，如何不急，却又捨不得離開她爹。

待到桃花欲了春紅，山間的石榴又吐艷，顏如玉見到她爹眞是個秦中樂，不思魯了，秦天都年老位尊，雖得有顏大剛爲伴，暢論今古，早就說過，不讓顏大剛走的了，而顏大剛家巳無人，獨女在身邊，生平又寡交遊，更無牽掛，又豈會說個走字。顏如玉好生喜歡，難得的是她爹放開心懷，廢了武功巳了無戚容。便對她爹言道：「爹，咱們來此巳半年了，我想回去瞧瞧，可好。」

顏大剛先還有些遲疑，但想到麥子巳入倉，田租也該收了，家裏雖無人，到底還有個家在，也該有個人去瞧瞧，再說族中還有人，姑娘大了，此地又無閨中伴侶，家鄉族中多姊妹，難怪她要回去。

他本來想一同返回魯中，那秦天都說什麼也不答應，那理由可大得很，說道：「我這裏才在替你配一種藥物，眼看就要齊全了，你走了那可不行，姑娘若是想家，又非回去走一趟不可，那不容易麼，我派人送她走一遭，憑她那柄手中劍，嘿！賢弟，你還怕有人欺負她麼，她不放刁，欺負人家，巳是萬千之幸。」

說得顏大剛也笑了，當眞要說是劍上功夫，當今還是少有女兒的對手，說是江湖上歷練不够，有人陪伴護送，倒也不用担心了。

但顏如玉說甚麼也不要人伴，道：「爹，你也不瞧瞧，秦伯伯這裏有多少人可派的，可派的早也派出去了，這條道我又不是沒走過，既然不怕人欺負，還怕甚麼？我自家小心就是。」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 鶴高飛

蕭逸・文　盧令・圖



## 孤墳藏劍譜　狡兔有三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桑羽青始終無法忘情於白嬋，但爲了她已跟錢木兒有了不尋常的關係，所以自己決定撤出。葉劍瀛有意挑撥二人，但經桑羽青坦白自己的心意後，錢木兒才明白他是個至誠至義的君子。後葉劍瀛訛稱出外，引起桑羽青懷疑，跟踪之下，發覺葉劍瀛與其弟子來到一荒島上。原來他將圖解藏在荒島的山洞內，他覬覦桑羽青的「青光劍」，又準備坐收東凡和尚與桑羽青交易之利。此時，東凡和尚突然從洞中撲出，一把搶走了圖解，剛想逃走時，圖解復又被一條白色身影奪去，桑羽青追踪下去，發覺那人原來是麥士休……

緊接着，一條箭似的黑影，由他面前劃過，衝向東凡和尚與葉劍瀛動手之處。

他去的極快，顯然沒有發現桑羽青。

桑羽青等他走遠之後，這才現身出來，趕到江邊，縱上了麥休士那條小舟，運槳如飛，向江中划去。

他不但一身奇技，有絕高的水性，並且還有着驚人的操槳技術。

只見他運槳如飛，可是水面上不見一絲浪花，聽不見一些聲響，但小船却如飛的在水面滑行着。

這座小峯距岸邊不遠，所以不一刻的工夫，已然靠了岸。

桑羽青上岸之後，雙手緊捧着劍譜圖解，回頭看時，白白一片，水天一色，靜悄悄的沒有一些異狀，他冷笑了一聲，自語道：「哼！你們都妄費心機了！」

桑羽青說着，把自己的衣物尋着，來不及穿上便向自己的小船趕去。

這時他如同一隻巨鳥一般，快得不可思議，不過片時，已然趕到了船上。

錢木兒正在船頭張望，見狀吃了一驚，迎了上來，關切的說道：「羽青！怎麼了？……」

桑羽青搖了搖頭，說道：「少時再說吧！」

他說着回到了後艙，把身上濕衣脫盡，取過一塊乾布，擦拭着身子。

錢木兒奇道：「你落水了？」

他的語氣很是驚訝，因爲他絕不相信，葉劍瀛會把桑羽青打下水。

這時桑羽青已把身子拭乾，笑道：「我游了一趟水！」

說着撕了一條乾布，把取來的圖解，緊緊的勒在自己的小腹以上。

錢木兒望見了那本圖解，更是張大了眼睛道：「啊！你已經把劍譜得到了？」

桑羽青只是含笑不語，匆匆換上了乾衣，把濕衣捲成了一團收起，然後睡倒床上，蓋上了被子，這才長吁了一口氣。

錢木兒不禁被他弄得莫明其妙，追問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

桑羽青笑道：「以後我再告訴你，葉劍瀛恐怕就要回來了！」

錢木兒也只好納悶着，一雙大眼，閃閃的望着桑羽青。

這時桑羽青的心情，眞個是興奮已極，他萬料不到，竟這麼輕而易舉的，取回了一件家門至寶。

此刻，他已經沒有心情來搭理錢木兒了。

窗外寒風正急，但是小島上的厮殺之聲，却傳不了這麼遠。

桑羽青暗想：「必定是麥休士接了葉劍瀛的班！」

錢木兒見桑羽青一言不發，只是沉思，面上帶着笑容，眞把他弄傻了，只是怔怔的站在桑羽青的面前。

桑羽青想了半天，這才發覺了錢木兒的神情，笑着說道：「你先坐下來，少時葉劍瀛回船，我們要裝着若無其事……」

才說到此，小船微微一幌，桑羽青低聲道：「有人上來啦！」

他們假裝談天，艙門推開處，進來一人，出乎桑羽青意外，却是麥休士！

桑羽青啊了一聲，由床頭坐了起來。



麥休士面色很難看，一雙白眉微微的皺着，雙目之中，透着一種疑慮的神色。

他細細的打量着桑羽青，又觀看錢木兒。

錢木兒也很詫異的望着他，麥休士問道：「桑兄弟，你這麼早就睡了麼？」

桑羽青一笑，說道：「現在已經不早了！」

他的話說得麥休士一怔，無法答口，桑羽青披衣下床，笑道：「這麼晚了，麥老突然來此，莫非有什麼事不成？」

麥休士左右望了一陣，面上的疑慮未消，又添了一層怒容，他冷冷的說道：「坐下來再談吧！」

說着坐在了一張竹椅上，雙目望着艙頂，一言不發。

錢木兒在一旁看着，不禁奇怪得很，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桑羽青心中明白，覺得很是好笑。

他知道麥休士的劍譜圖解離奇失落之後，尋訪的結果毫無所得，立時想到了自己，所以他匆匆的趕到小船上來，不料桑羽青安安穩穩睡在床上，使他發作不得。

桑羽青心中忖道：「我便與他裝個糊塗，看他如何發作？」

想到這裏，他便也默默無言的坐在床上。

沉默了半晌，麥休士忍不住了，目光飄下來，如同兩道電光一般，射在了桑羽青的臉上。

他用着冷冷的聲音問道：「你晚上一直沒有下船麼？」

桑羽青故作驚訝道：「是呀！莫非發生了什麼事情不成？」

麥休士默默的望着他，一雙白眉又皺了起來。

可是他在桑羽青的臉上，找不出一絲可疑之處，只好廢然的搖了搖頭，說道：「沒有什麼……不過，你告訴我劍瀛不在船上，恐怕不是實話吧？」

桑羽青笑道：「麥老不提我也正要說，就在你走了不久，葉劍瀛就來了，我把他留在船上，晚飯後他下船去了，不知此時回來沒有？」

桑羽青這一番裝糊塗的話，使麥休士氣壞萬分，但又不能發作，哼了一聲道：「好吧！反正他是要回來的，我就在此等他！」

桑羽青不覺頗爲爲難，但是又不便拒絕。

麥休士也不再說話，雙目一閉，竟然憩息起來，不禁使桑羽青及錢木兒啼笑皆非。

桑羽青劍眉微鎖，正要設法把他支開時，突覺船身一震，似有重物墜落。

艙房中三人不禁同時一驚，麥休士身子一幌，已然出房而去。

桑羽青及錢木兒也立時跟了出去，只見葉劍瀛伏在船頭，吉兒在一旁扶着他。

如此看來，葉劍瀛是在東凡和尚手下吃了虧了。

麥休士第一個趕了過去，一伸手把葉劍瀛托了起來。

這時桑羽青及錢木兒也趕了過去，只見葉劍瀛雙目緊閉，已然昏死過去。

麥休士雖然口口聲聲的罵着葉劍瀛，但是此刻一種關愛之情，却自然流露。

他頓了一足，狠狠的說道：「唉！這……眞是找死！」

吉兒在一旁恭施一禮，說道：「吉兒叩見師爺。」

麥休士瞪了他一眼，哼了一聲，道：「哼！什麼時候跑出個徒孫子來我都不知道。」

他說着，轉向桑羽青道：「對不起，我要借你艙房一用！」

桑羽青點頭道：「請便。」

麥休士立時把葉劍瀛抱入了船艙，放在了牀上。

他果然不愧是高手，把葉劍瀛的臉色端詳了一陣，立時雙手用力，把葉劍瀛前胸的衣服撕開。

果然，在葉劍瀛的前胸上，有着一塊浮腫的五指手印，看來東凡和尚的掌力果然不凡，麥休士皺了皺眉頭，自語道：「居然傷得這麼重……」

說到這裏，對桑羽青及錢木兒說道：「二位請先出去一下，留下吉兒在這兒幫着我就成了。」

桑羽青及錢木兒一同出了艙房，桑羽青走回船頭，劍眉微鎖，吁了一口氣道：「唉，我這條船成了兵船啦。」

錢木兒接口笑道：「葉劍瀛此刻重傷，正好絆住了麥休士，事情不是簡單得多了麼？」

一言提醒了桑羽青，心中閃電般掠過一個念頭，忖道：「是呀，桑門三寶，我已有其二，剩下只有『星月劍譜』，這時正是我與他算舊賬的好機會。」

想到這裏，他那一雙發光的眸子，投向了江心的那座小孤島上。

那座孤島在寒風水霧之中，靜悄悄的站着，沒有一些聲音。

桑羽青心中忖道：「不知道東凡和尚是否還在小孤島上？……」

錢木兒看着詫異，問道：「莫非剛才你到那小島上去了麼？」

桑羽青點點頭，便把剛才發生的事，簡單的告訴了錢木兒。

錢木兒聽了很是詫異，沉默不語。

桑羽青問道：「錢兄，以你看來，東凡和尚化名雲和尚，主動的來找你，到底是什麼心意？」

錢木兒道：「我早就懷疑，他最近時常向這邊跑，想來『星月劍譜』就藏在這一帶。」

桑羽青精神一振，問道：「啊！眞的麼？」

錢木兒接道：「我知道他一直背着我們，私下參悟那本『星月劍譜』，我也曾暗中查訪了多次，可是毫無所得，所以我想『星月劍譜』，一定不在『天水』，他在這裏定有秘室。」

桑羽青笑道：「但願如此，此事我也可以早些了結。」

錢木兒放低了聲音道：「羽青，他盤算着劍譜圖解在你身上，所以化名來找你，想查出圖解的所在，然後再殺害你。」

桑羽青冷笑一聲道：「哼，那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我目前所以忍讓，也爲的是劍譜在他手中，在沒有查出劍譜所在之處，只有與他敷衍。」

錢木兒道：「這事你不必着急，我自會幫你查訪的。」

桑羽青聞言笑道：「謝謝你，我想這兩三天之內，我一定要把此事作一個結束了。」

說到這裏，突聽白嬋在艙內呼喚，桑羽青及錢木兒立時走了過去。

白嬋病後稍癒，口舌發焦，錢木兒立時爲她送了茶水，坐在牀前問長問短，關愛之情，溢於言表。

這情形看在桑羽青眼中，覺得很不是味兒，但是又不便立時出去，只有把目光移向一旁。

白嬋雖然接受着錢木兒的關愛，但是她仍然不時的把目光向桑羽青飄來。

錢木兒招呼了白嬋半天，在一旁坐了下來，他也感覺到自己太露形了，面孔微紅。

白嬋精神已經恢復了很多，但是仍然顯得很虛弱。

她突然說道：「你們剛才的話，我已經聽到了，東凡和尙在這裏是有一個秘室的。」

桑羽青及錢木兒聞言同時一驚，錢木兒道：「嬋妹，妳怎麼會知道？」

白嬋接口道：「我也是前幾個月，偶爾才注意到的。」

錢木兒臉上有一種疑慮之色，說道：「那麼你怎麼早不告訴我呢？」

白嬋望了他一眼，不答他的話，錢木兒顯然有些不太高興。

桑羽青却是興奮異常，說道：「嬋姑娘，妳快告訴我，免得他改了主意，再想找他就不容易了。」

白嬋略爲遲疑了一下，說道：「就在這附近『十字橋』南端，我雖然知道那個地方，可是却沒有去過。」

桑羽青聞言大喜，說道：「嬋姑娘，謝謝妳！」

說着就要轉身而去，却被錢木兒攔下來，說道：「羽青，你這就要去麼？」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遲則生變，若是東凡和尙改了主意，可就沒有這個機會了。」

錢木兒搖了搖頭，說道：「他的脾氣你不知道，凡事既經決定，絕不會更改，依我看來，他不久就會尋來的。」

桑羽青皺眉道：「我總不能在這裏等他，他若是不來呢？」

白嬋接道：「木兒的話不錯，東凡和尙決定的事絕不會更改，我們還是先商量好再動手。」

這時桑羽青心中焦急異常，恨不得立時取回劍譜，然後與東凡和尙來個浴血大戰。

但是錢木兒及白嬋都認爲愼重爲主，只好强自忍了下來，錢木兒接口道：「我看還是我先去探探虛實。」

桑羽青斷然道：「他已經知道你叛離了他，你去有何用處？再說這是我的事情，任何人也不能解決的。」

三人正談着，突聽後艙葉劍瀛發出了一聲大叫之聲，桑羽青道：「葉劍瀛已經醒過來，我去看看！」

說着出房而去，錢木兒正要跟出，白嬋道：「木兒！我有些話要與你說。」

錢木兒留了下來，桑羽青趕到後艙時，尙未進門便聽見麥休士說道：「誰呀，暫時不要進來！」

桑羽青聞言心中好笑，忖道：「他施醫之時，門禁居然如此森嚴。」

想着便道：「麥老，是我，葉兒的傷怎麼了？」

接着便聽麥休士的聲音道：「你進來吧！」

桑羽青推門而入，室中充滿了一股丸藥的氣味，葉劍瀛已然醒了過來，滿身大汗，一臉的痛苦之情。

麥休士則像一個猴子一般，蹲在牀上，雙手與他揉合着穴道。

葉劍瀛見了桑羽青，面上有一種羞慚之色，嘆了一口氣，把目光移向一旁。

桑羽青含笑道：「葉兒放心，如今有麥老在此，你的傷是絕無妨害的。」

麥休士瞪了桑羽青一眼，哼了一聲，桑羽青又接口道：「幸虧麥老及時趕到，他自會好好照顧你……」

話未說完，麥休士冷笑了一聲，說道：「哼！我會好好的照顧他？等他的傷好了我有得賬算呢！」

桑羽青聞言好笑，葉劍瀛則是不住的嘆氣，吉兒則在一旁默默的望着麥休士。

桑羽青出得房來，一心想到「十字橋」去尋劍譜的下落，可是又怕東凡和尙尋了來，白嬋及錢木兒等就要遭了慘。

正在猶豫之際，突然他想到了麥休士，不禁暗自罵道：「我眞糊塗，有麥休士在此，自可抵擋東凡和尙，我又担什麼心呢？」

想到這裏，他立時準備到「十字橋」去探訪，當他經過白嬋的艙房時，見艙房門緊閉，沒有一些聲音。

桑羽青心中暗忖道：「還是他們情份深——」

他身軀一幌，已然上了岸，疾如一陣清風一般，消失在黑夜之中。

桑羽青一陣疾奔之後，已然跑出了江邊這片沙地，遠遠望見鎭市之中，還有幾點燈火。

他走得匆忙，也不知「十字橋」在什麼地方，只有先到鎭上再說。

桑羽青加快了脚力，飛也似的，不消片刻工夫已經到了鎭上。

這時半夜三更，全鎭的人都入睡了，只有幾家店房，門口掛着昏黃的風燈，不住的搖幌着。

桑羽青心中忖道：「我這一路下來，並沒有發現什麼橋，這『十字橋』到底在那裏呢？」

像這種時候，桑羽青也無法去問，不禁很是焦急。

他細心的尋找這一帶的路碑和石界，可是始終找不到「十字橋」。

桑羽青心中忖道：「只好到處亂闖一陣了。」

才想到這裏，突聽對面房屋窗戶一響，有人探頭吐了一口痰出來。

桑羽青回頭望時，是一家店房的後間，心中不禁大喜。

那人正要關窗，桑羽青連忙叫道：「喂！借光！」

那人不禁嚇得「啊唷！」一聲，當他



在燈光下打量注望了桑羽青，這才說道：「啊唷，我的天，可嚇死我了，你是住店的麼？」

桑羽青搖搖頭，道：「不，我是問路的！」

那人道：「奇怪，半夜三更還要問路，你要到那裏去呀？」

桑羽青拱了拱拳，說道：「打擾了，我要往『十字橋』去，不知道怎麼個走法呢？」

那人聞言不禁打了個寒顫，說道：「十字橋——我的天！」

桑羽青很奇怪，說道：「是呀，十字橋，有什麼不對麼？」

那人已將窗戶關上了一半，用手向北邊指了一下，說道：「那邊一直下去……是個墳場。」

說完這句話，趕緊「砰！」的一聲，把窗戶關上了。

桑羽青笑氣不得，忖道：「我問起十字橋，他倒把我當成了鬼了！」

不過他心中也有些奇怪，東凡和尙居然在一片墳場之中，找了個落脚之處。

知道方向之後，桑羽青立時向北面猛趕下去。

這一帶越來越荒凉，那消片刻工夫，遠處已可看見一塊七橫八竪的石碑。

桑羽青心中忖道：「這一片墳地倒還眞不小……」

思忖之際，已然來到一座小橋之前。

這座小橋建築得很是奇怪，除了直通以外，左右並各多出一節，果然成一個「十」字形。

桑羽青越過了十字橋，一陣風似的往下趕，半盞茶的時間，已經來到了這片墳場。

這是一片極爲廣闊的墳場，衰草瀰漫，一片荒凉，看來已經有很多年的歷史。

有些窮人家，修不起墳，便用草蓆捲了死人，棄在當地，所以桑羽青仍然可以看見一堆堆的白骨，令人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桑羽青並不害怕，但是墳場有一種墳場特別的氣氛，使人感到很是不舒服。

一陣陣寒凉的風，不住的吹着，捲起了地上的浮雪，發出好不悸人的聲音，桑羽青處身在墳場之中，感覺很是異樣。

這片墳場少說也有百十年了，埋了不少死人，有錢人家更是修砌成頗爲講究的大墳，但是爲數到底比較少，大多數都是小小的土堆。

由於年關將近，有不少人來燒過紙錢，所以有些墳頭上，仍然貼着些打濕的紙灰，這種情形看來，眞是悲喪極了。

桑羽青站在這一片荒凉悽冷的墳場之中，不禁有些茫然了。

因爲這一片全是連坦起伏的墳場，根本毫無房舍建築。

他忖道：「莫非是白嬋騙我的麼？」

轉念他又想着道：「她爲什麼要騙我呢？……」

突然之間，一個念頭閃過，桑羽青不禁又驚又怒，他忖道：「啊！是了，她準是故意把我支開，然後與錢木兒趕去偷盜劍譜。」

想到這裏，桑羽青不禁怒髮冲冠，準備立時就要趕回去。

他心中忖道：我回船之後，立時要問個明白，白嬋若是沒有騙我便罷，否則就是我的生死大敵了！

這時桑羽青不禁怒氣冲天，想到錢木兒及白嬋，竟用這種方法，來報答他的兩次救命之恩，不禁把滿嘴的鋼牙咬得直發响！

更令他傷心的是，萬想不到白嬋在這時候，居然還存有私心，不禁令桑羽青後悔不已！

他忖道：「我也是太忠厚了，與虎狠爲伍，居然還推心置腹，莫怪他們要矇騙我了。」

面對着這片荒凉的墳地，悽悽寒風，侵入髮膚。

桑羽青在這片墳地之中，找不出一絲綫索，只有準備趕回船去。

但是他知道，如果白嬋眞是誠心騙他，那麼現在趕回去也晚了。

桑羽青越想越氣悶，嘆了一口氣，忖道：「如今之計，只好先回去再說了！」

他正要轉身離去之時，突聽遠處「颼！」的一聲輕响，桑羽青反應極快，他立時身形一晃已然隱在了一大塊墓碑之後。

桑羽青藏好之後，由墓碑後向前望去，只見數十丈外，有一條黑影，箭也似的撲了過來。

那人雖然離得很遠，但是桑羽青一眼就看出來了，來的正是錢木兒。

桑羽青心中不禁詫異，忖道：「莫非他走在我的後面？」

一念之際，錢木兒已經飛馳過了「十字橋」，距離桑羽青的還有三四丈遠，就停了下來。

錢木兒停下之後，左右的張望着，似乎也有些茫然無措的感覺。

他略爲張望一下，也很快的把身子掩遮着，向四下不住的打量。

良久，除了寒風之外，也沒有一絲聲息。

桑羽青心中忖道：「他躲在這裏，到底要作什麼？」

想着，便見錢木兒走了出來，他緩緩的向前走了一丈多遠，一雙明亮的眼睛，巡視着這一片墳場。

他微顯詫異的自語道：「奇怪！莫非桑羽青沒有到這裏來？」

桑羽青聽了他的話，心中立才釋然，忖道：「原來他是趕來照顧我的，我方才倒錯怪了他……」

想到這裏，又聽錢木兒自語道：「這裏一片荒寂，毫無端倪，莫非嬋妹是亂說的不成？」

桑羽青見錢木兒沒有異心，便想出面招呼他，以便研究這一帶的地勢。

他才要出來時，突聽三丈以外，一聲飛縱之聲。

錢木兒及桑羽青不禁同時一驚，把目光飄了過去。

只見一座孤墳之前，站着一個高大的老和尙。

他偉岸的身軀，直挺挺的站在那裏，寒風吹得他滿身的袍袖，發出了「噗嚕嚕」的聲响。

他一言不發，在黑夜之中僵立着，如

同一個鬼魅一般，尤其是站在這大片墳地之中，更是悸人！

桑羽青一眼就看出了他，正是那自稱雲和尚的東凡和尚——也就是害他父母的生死大仇。

錢木兒「啊！」了一聲，怔怔的望着他！

東凡和尚似乎是笑了一聲，但是他的聲音很低啞，使人聽不眞切。

他身軀稍微移動了一下，說道：「木兒，你不認識我了麼？」

錢木兒這才略爲鎭靜，他强笑了一聲，說道：「啊……師父！」

東凡和尚走了過來，握住他的手，很慈祥的說道：「木兒，你這一趟出來，我們很久沒見面了。」

錢木兒顯得有些不知所措，含糊的答道：「是……是的！」

東凡和尚目光一閃，詫異的問道：「木兒！你怎麼了？傷還未復元麼？」

錢木兒忙道：「我已經好了……」

他似乎很驚詫，奇怪着東凡和尚怎麼知道他受了傷。

這時東凡和尚已經坐在一塊石碑上，用手指着不遠的一座石碑，說道：「你也坐下來！」

錢木兒强自鎭定着坐了下來，有一種不知禍福的感覺。

東凡和尚若無其事的說道：「西華師弟叛我之事，我已經全知道了，眞是想不到！可恨！可恨！」

錢木兒面上變了色，好在黑暗之中看不出來，他怔怔的望着東凡和尚，一言不發。

東凡和尚又接着說道：「他胆大包天，居然敢火燒分舵，定下這等狠毒的詭計，要把你與嬋姑娘置於死地！」

錢木兒驚訝的說道：「你已經知道了麼？」

東凡和尚發出了一聲怪笑，說道：「哼！什麼事能瞞得過我？他後來又連續設計，傷害你和嬋姑娘，我不能再坐視不顧，只有拋棄了多年同門之誼，把他給整治了！」

錢木兒不禁啊了一聲，桑羽青心中忖道：「這個和尚不知又有什麼名堂……」

想到這裏，東凡和尚又接着說道：「可恨這個老賊，居然造謠，說你和嬋姑娘有叛我之心，我豈會上他的當？」

這時錢木兒顯得有些坐立不安，但是他仍然一言不發。

東凡和尚突然笑道：「你是我最得意的門人，豈會有叛我之心？木兒，你不會有此心吧？」

錢木兒抬起了頭，說道：「不……不會！」

他目光閃亮，可以看出他內心很是激動，若是東凡和尚再這樣說下去，錢木兒恐怕自己要先掀底牌了。

所幸東凡和尚不再談這件事，他說道：「那桑羽青可曾隨你一同下船來？」

錢木兒搖頭道：「沒有！我下船的時候，他正在後艙，探望葉劍瀛的傷勢！」

東凡和尚哼了一聲道：「哼！葉劍瀛！這小子的胆子太大了！」

他停歇了一下，又接着說道：「你來得正好，我本來準備去找你的。」

錢木兒詫異道：「師父，你找我有什麼事麼？」

東凡和尚一笑道：「現在我年歲已大，有些事要作交代。」

錢木兒不解的望着他，東凡和尚却笑道：「桑羽青此來，除了報仇之外，最主要的還是要把他家門至寶『星月劍譜』取回去，這部劍譜在我手中十餘年，却如同廢物一般，事到如今我也無心再去參透它了！」

錢木兒驚詫道：「師父你是說……」

東凡和尚點頭笑道：「不錯！恰如你所想，你現在還年輕，已然得了我全部眞傳，你天賦比我好，又是年輕力壯，只怕我都不能勝你多少，這本劍譜我傳給你，再合適也沒有了！」

錢木兒怔怔的望着他，說不出話來。

桑羽青暗想：「這老和尚怕要整治錢木兒了！」

這時聽得東凡和尚道：「在這面墳地之中，我有一密室，專爲參悟『星月劍譜』之用，你現在該知道，我每年冬天爲何總要離開總舵了吧！」

錢木兒說道：「啊！原來是到這裏來的！」

東凡和尚苦笑了一下，說道：「可嘆我這十幾年的時間，完全是白費了，居然連一點也參透不出，唉！——」

他說着發出了一聲長嘆，又接着說道：「早知如此，我又何苦把桑雲從他……唉！」

他連連的長嘆着！這些感嘆倒是出自肺腑，可以聽出內心的悔恨。

桑羽青則是悲憤交集，若不是爲了想先探出他藏劍譜之地，早就上去拚命了！

東凡和尚又道：「現在說這些也沒有用了，只希望這件東西到了你手中後，不要再成爲廢物才好！」

桑羽青聽了他這一番談話，心中疑慮不定，忖道：「莫非他對錢木兒說的這番話是眞心的不成？」

錢木兒一直保持着緘默，東凡和尚道：「隨我來吧！」

他緩緩的走向亂墳之中，錢木兒默默的跟在後面。

這時桑羽青的心情，旣是緊張又是興奮，如果東凡和尚不是騙錢木兒的話，他立時就可以找到「星月劍譜」的藏處了。

他桑門三寶，已有二寶在他身上，若是再把劍譜得回來，他就可以毫無顧忌的去復仇了！

等東凡和尚及錢木兒走出了三丈多遠時，桑羽青才由石碑後面轉出來，遙遙的綴着他們。

寒風凌厲，吹得墳頭的衰草，發出了一陣陣的輕嘯，更加添了一分悲哀淒淸的意味。

東凡和尚走得很慢，錢木兒緊緊跟在他的左右，東凡和尚不住的低聲叩念着。

這是一片極大的墳塲，一望無際，高低起伏的墳頭，連亘不斷，桑羽青心中詫異，忖道：「這片墳地，怕也有百十年的歷史啊！」

由於墳頭密接，所以桑羽青每一移動，便可找着隱蔽之物，比起平地跟踪，要



容易得太多了。

這時聽得錢木兒說道：「師父，這十幾年來，你一直都未能參透麼？」

東凡和尚恨恨說道：「說起來眞是怪事，這套劍譜不知道是怎麼編出來的，以我這等造詣，居然一點也不能了解，怪不得桑雲從臨死之時曾說，劍譜我得來也沒有用，眞個可恨！」

桑羽青在一旁聽着他的話，也心驚不已，暗自忖道：「想不到我桑門的這套劍譜，居然如此神妙。」

這時又聽得錢木兒問道：「師父！這一本劍譜會不會是桑雲從自己亂寫的一本，用來騙人的？」

東凡和尚不住搖着頭，說道：「我雖然不能參透，但是眞僞却分得出，需知世上各門各派，劍路極多，但是於理則一，只是各派的招式連貫，巧妙不同，所以學上一兩招精絕的招式，可以抵上十年的笨練，這也就是『星月劍譜』可貴之處！」

錢木兒亦不禁咋舌道：「啊！這『星月劍譜』，果眞如此厲害麼？」

東凡和尚接口道：「我不是早就告訴過你了，桑門劍欺我百年，否則我又何至於……」

說到這裏停了下來，桑羽青眼前，又展露出十五年前，那一幕慘事。

他清晢的記得，巫山之夜，一羣人圍着爹爹，其中有一個高大的和尚，用着冷酷的聲音說道：「桑門劍法，欺我門戶百年……」

如今這句話又聽到了，而那個劊子手就在眼前。

仇恨如烈火一般的燃燒着他，但是桑羽青强忍住，他一定要先把「星月劍譜」得回來，才能放手去報仇。

他們向這片墳地的東頭走去，錢木兒不住的警惕着，因爲到現在爲止，他還不知道是福是禍。

沉默了片刻，錢木兒問道：「還沒有到麼？我怎麼沒看見房舍呢？」

東凡和尚哼了一聲道：「哼！荒墳之中，焉有房舍！」

聽了他這句話，桑羽青及錢木兒同時一驚，桑羽青忖道：「莫非他要把錢木兒殺掉？……」

想到這裏，又聽東凡和尚冷澀的聲音說道：「木兒！你看這一片墳地之中，到底埋了有多少人？」

這句話問得錢木兒身上一凉，他縮了一下頸子，搖頭道：「我不知道……」

東凡和尚發出了一陣陰惻惻的冷笑，在這片荒墳之中，聽來倍覺刺耳。

桑羽青也暗中提高了警覺，因爲他發現東凡和尚的神態已變，怕他陡下殺手，傷了錢木兒的性命。

那個古怪的老和尚，一直笑着，錢木兒的雙目也亮了起來，顯得有些緊張。

東凡和尚笑了一陣，說道：「這是百里內僅有的一片公墳地，這多年來，埋的死人何止數萬，這麼多死人中，除了老死，病死的人外，也有不少是死於貪饕之輩啊！」

錢木兒感到東凡和尚話中有話，愕然的望着他。

東凡和尚却不再說下去，用手向左前方指了一下，說道：「快到了！」

桑羽青及錢木兒，似乎是同時望去，只見左前方仍是一片亂墳，可是亂墳之中，有一座極大的墳地，想是什麼有錢人家的祖先。

桑羽青心中一動，立時想道：「看來東凡和尚一定是在這座大墳之中，闢了靜修之處……」

想到這裏，便聽錢木兒說道：「師父！這裏並沒有房舍呀！」

東凡和尚笑道：「你這孩子，有時說話眞像孩子，誰會在墳地裏蓋房子呢？」

錢木兒這時也明白了，指着那座大墳道：「啊！原來那座墳中沒有死人麼？」

東凡和尚道：「死人倒有，不過離得還遠……」

說着已經到了那座大墳的墓碑前，東凡和尚停了下來，用手摸着石碑道：「這人還作過提督呢！不然那會有這麼大的講究！」

由於隔離尚遠，天色又暗，桑羽青也看不清墓碑上的字。

他全神貫注的注意着東凡和尚的一舉一動，看他由何處入墳。

這時東凡和尚抬頭望了望天空，說道：「天色不早，我們過去吧！」

說着向墳後走去，桑羽青提氣輕身，身子一旋，已然逼近了五六尺，躲在一座小墳之後。

東凡和尚及錢木兒已經來到墳後，他彎下了身子，用手在舖着大石上摸索着。

這時一片寧靜，錢木兒及桑羽青，都在注意着東凡和尚的一舉一動。

片刻之後，聽得東凡和尚在說：「有了……」

隨着他這句話，東凡和尚已經掀起了一塊大石板！

錢木兒道：「啊！原來這裏有一個活門！」

東凡和尚接着道：「當然要有個活門，不然我怎麼進去？」

他說着向旁一閃，說道：「木兒，你先進去！」

這一來，錢木兒不禁怔住了，他不知東凡和尚的心意如何，顯得有些恐懼。

東凡和尚顯得很是不高興，說道：「你這孩子，有時小心的過了分，我是你的師父，你難道還怕我陷害你麼？」

錢木兒逼於無奈，只好緩緩的由那石孔中鑽入，不料他這一落下，整個的身子立時陷了下去！

錢木兒發出了一聲驚呼，但是那聲音立時沉入，變得很是微小。

東凡和尚冷笑一聲，砰的一聲，把那塊大石叩了下去，緊接着又把前後左右的石塊一陣移動。

錢木兒的驚呼之聲，立刻完全埋在墳底，在外面一絲也聽不見了。

這事發生的太突然，桑羽青要想插手都來不及，不禁驚出了一身冷汗。

這時聽得東凡和尚冷酷的聲音在自語道：「劍譜的確在墳底，看你怎麼取吧！哼……」

他說着，發出了一連串的冷笑之聲，在這片荒墳之中，令人不禁毛骨聳然！

桑羽青驚怒交集，忖道：「好狠心的

出家人啊！……」

但是他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爲的是還要在東凡和尚身上探綫索。

東凡和尚獨自站了一會，又自語道：「這個叛徒，我要叫你吃盡一切苦頭再死！待我下去先審他一番！」

他說着由右方移動，桑羽青立時躡足跟踪，兩下相距不過七八尺遠，由於桑羽青提起了全身之氣，施展石塵子所傳授最高的輕身功夫，所以東凡和尚絲毫沒有發覺。

桑羽青運足了目力，七八尺外已經看得清清楚楚，這時他絕不放鬆東凡和尚一舉一動，因爲他知道必定還另有通路直入墳底的。

東凡和尚絲毫沒有防備，他邊走邊自語道：「小畜生，我要你知道厲害！」

桑羽青不知道錢木兒此刻的情形如何，但是他知道絕沒有死，因爲東凡司尚絕不會這麼痛快的了結他，看樣子要把他慢慢的折騰，飽嚐苦頭之後才會處死！

桑羽青想到這裏，不禁開始爲錢木兒担心，同時也下了決心，要把他救出來。

正思忖間，東凡和尚已經停了下來，桑羽青連忙隱在了石欄之旁！

他由修砌的石孔中，繼續注視着東凡和尚，見他轉身向後望來。

桑羽青趕緊把雙目閉上，因爲黑暗中的人眼，會發出微小的光，對於武功高强的人，便是一個標誌。

東凡和尚顯得萬分仔細，他把這一帶整個察看一遍，確定了沒有人時，這才彎下身子，雙手在石板上摸索着！

片刻之後，他又掀起了一塊大石板，然後很快的鑽了進去！

桑羽青看着他的身子，逐漸往下降着，便知這個入口處，必定是有着石階的。

一會工夫，東凡和尚已經入了洞，把石板蓋上！

桑羽青現身出來，很快的到了那塊石板之前，彎下了身子，把耳朵貼在冰冷的石頭上。

雖然這麼厚的石板，但是桑羽青運用奇功，仍然可以聽得一些！

他聽見東凡和尚沉重的腳步聲，一陣陣的傳了出來，良久方歇。

桑羽青仰起了身子，他已經知道入墳之後，還有很長的一段石階。

這一排，石階必是修墳時所修，墳底也必然是異常寬大。

這十多年的時間，想必東凡和尚在下面修砌隔離，另成了一個局面了。

桑羽青爲了愼重起見，强忍着焦急的心情，站在墳外等待！

又過了半晌工夫，桑羽青算計着差不多了，他小心翼翼的，把那塊石板掀了起來。

由於地勢不熟，桑羽青不敢冒然而入，先探入一足，點着之下，果然有階。

桑羽青心中放心不少，他試探着向下走了幾步，不出他所料，果然有一排石階通下去。

他再不遲疑，連下了數步，把石板輕輕蓋了起來，墓中立時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在這種情形下，桑羽青自然不能用火摺，他伸開了雙臂，援觸兩傍冰冷的石壁，發覺這條通道不到兩臂之寬。

其下也是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見，也聽不見一點聲音。

桑羽青心中暗吃驚，忖道：「如此看來，這一片墳地下全是空的……」

思忖之際，已摸索下十餘級石階，眼前仍然看不到一綫光亮，心中很是詫異，忖道：「這麼黑的地方，任何人也不能見物，東凡和尚難道有超人的目力不成？」

又下了十餘級，已然來到墳底，桑羽青所接觸到的，儘是冰冷的巨石。

桑羽青心中忖道：「如此看來，這座巨墳佔地極廣，也難爲東凡和尚，居然找到了這個地方。」

他一絲也不敢大意，耳目並用，緊靠着冰涼的石牆，緩緩的向前移動。

這墳底之下，如同是一片廣場似的，在沒有摸清這墳底建築的情形之前，桑羽青是不敢擅動的。

處身在如此空洞，黑暗的墳底之下，使人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他摸索着，大約走出了十餘丈遠，眼睛也習慣了些，依稀可以看出兩三尺遠！

這一排石牆，已經走到了盡頭，仍然沒有什麼異狀，但是桑羽青絕不鑾動，他知道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東凡和尚發現了自己，下起毒手來，是萬難應付的！

又向前摸索了一陣，似乎有一陣嗡嗡的聲音，由遠處傳了過來，桑羽青不禁精神一振，注意聽去！

果然是談話之聲，隱隱傳來，桑羽青知道錢木兒並未遭毒手，心中很是欣慰。

他循着聲音，緩緩的摸索着走了過去，約有數十丈遠近，竟有一綫昏黃的燈光傳了過來。

桑羽青立時停了下來，這時他恰好站在拐角之處，燈光由另一端射過來！

這盞燈光雖然極其微弱，但是對於桑羽青是足够了，他借着燈光的反射，細細的打量週圍的情形。

這座墳地果然修砌的精巧異常，整個的墳底，都是由巨大的青石砌成，整整齊齊，嚴密合縫。

更令人驚異的是，墳底這隔成了一間間的房間，擺着桌椅，器皿，陳設極全，牆上還掛着字畫等！

桑羽青所處之地，乃是一間長室，室中央還舖着一塊深色地毯，桌上擺着茶壺茶碗……等等，好似豪富人家的客室。

桑羽青好不驚訝，忖道：「這死人的排場可眞不小！」

原來這座墳，等於爲那死了的提督修了個官舍，凡是他生前應用之物，一概搬了進來。

桑羽青略有所悟，忖道：「原來如此，錢木兒定是被他囚禁在別的房間了！」

他思忖着，由拐角之處，探頭向前望去，目光一飄之下，發覺這是一條長長的通道，通道兩旁，各有巨石隔開的房間，長長的一條，一直通下去！

這一塊墳地之大，遠出桑羽青意料之外，他沒有料到，這一連串下來，居然有七八間房間！

那昏暗的燈光，從走道的盡頭射了過來，桑羽青左右望了望，大胆的走到甬道



上，那談話的聲音，果然是由走道的盡頭發出。

桑羽青輕身提起，緩緩地向前走出了兩三丈遠，那談話的聲音，已經可以聽得很清晳了。

爲了愼重起見，桑羽青停了下來，凝神聽去。

說話的人，果然是東凡和尚，他的聲音很是低沉，引起了一片嗡嗡的回音，很不容易聽清。

桑羽青聽了一陣，才聽清東凡和尚說道：「……我的門規你不是不知道，我對你的厚愛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眞不明白你怎麼會變得這麼快，難道我有什麼對不住你的地方麼？」

他的口氣雖然很憤怒，但也顯得很是沉痛，足見錢木兒的叛離使他很是傷心。

問過之後，半晌沒有聲音，東凡和尚提高了聲音，怒道：「你說話呀！難道你是啞吧不成？」

桑羽青忖道：「果然他在拷問錢木兒了！」

這時又聽得錢木兒的聲音說道：「我沒有什麼可說的，犯了你的門規，只有任由你處置！」

東凡和尚發出了一聲長笑，說道：「哈——你現在倒聽起話來了，我問你，那葉劍瀛可在船上？」

錢木兒默然不作聲，東凡和尚怒道：「好畜牲！你竟裝起啞吧來了，好吧！我也不急着這一時，慢慢的有你受的！」

說到這裏，似聽他搬東西之聲，緊接着又聽見一陣「撲！撲！」之聲，好像他在指着一本書。

桑羽青正在詫異，又聽東凡和尚道：「看見沒有？星月劍譜就在這裏……」

桑羽青聽到這裏，不禁心中猛然一跳，緊接着又聽得東凡和尚說道：「你如果有辦法，你就來拿吧！」

桑羽青再也捺不住，很快的走到了走道的盡頭，一目望去，只見一間寬大的石室被大石隔成兩間，錢木兒被隔在另一間中。

那整個的石壁，完全是極厚的巨石，無門無窗，只有一個拳大的小孔，錢木兒的臉就貼在了小孔上。

東凡和尚則在牆角一隅，桑羽青見他兩手空空，並沒有拿着「星月劍譜」。

錢木兒似乎望見了桑羽青，他的目光一閃，桑羽青連忙把頭收了回來。

這時便聽東凡和尚道：「我要到江邊一行，去把桑羽青引來！」

說着便向這條甬道走了過來，桑羽青看見他離去，正好利用此時搜尋「星月劍譜」，所以不欲與他碰面。

但是往後是一條長長的甬道，無處可躲，桑羽青匆忙之下，腳尖用力，身如一陣風一般，飄上了六丈多高，貼在了石牆上！

他身法輕巧，速度快極，如同是一隻蝴蝶一般，緊緊的貼在暗處的石壁上。

他這裏才把身形貼好，東凡和尚已由拐角處走了過來，他由桑羽青身下走過時，居然沒有發現。

桑羽青屏息寧神，望着東凡和尚消失在陰暗的甬道裏，一直聽到他推石而出，這才飄身落了下來。

他才一落下，便聽到錢木兒興奮而又緊張的聲音說道：「羽青！你是怎麼進來的……」

桑羽青已匆匆的趕到那間石室之中，對着小孔說道：「我來了多時了，你沒有受什麼傷吧？」

錢木兒道：「只是跌下來時受了些輕傷，不妨事的！」

桑羽青用手摸了摸那石牆，皺眉道：「這大石怕沒有七八尺厚，你那邊有通路麼？」

錢木兒搖頭道：「那三面完全是整塊的大石，無路可尋！」

桑羽青的肩頭聳處，撤出了那柄「青光劍」！

這柄曠古奇珍，在黑暗之中，發生了奪目的光芒，直如一泓秋水一般。

錢木兒不禁讚嘆道：「眞是千古奇兵啊！」

桑羽青說道：「待我用青光劍來試試看。」

他說着，抖直了劍身，向大石之上刺了下去！

只聽「嗆！」的一聲脆响，一片火花冒處，桑羽青退後一步，驚道：「啊！好硬的石頭！」

原來那大塊的青石，才不過被桑羽青削了一個一分多長的小口子。

這不禁大出桑羽青意料之外，他仔細的把那創口看了看，只見新削之處，發出了烏金色的光芒，這才恍然大悟，說道：「啊！原來都是些有礦的石頭，難怪如此堅硬，如此看來，既使用『青光劍』，也不容易把它打穿呢！」

錢木兒顯得很是失望，說道：「這怎麼辦？這怎麼辦？」

「青光劍」被桑羽青入了鞘，眼前立時一暗，桑羽青接道：「你不要急，總有辦法可想的……我還是要先把劍譜取到再說！他剛才可是把劍譜拿給你看了？」

錢木兒點點頭，桑羽青目光一巡之下，問道：「你看見他放在那裏了？」

錢木兒向左側牆角指了一下，說道：「那邊好像有隻櫃子，他放在裏面了！」

桑羽青大喜，立時走了過去，那隻半死不活的昏燈，就燃在牆角，映照着慘白的石牆，發出了一片怪異的光色。

桑羽青見是一面光滑的石牆，毫無隙空，不禁皺眉道：「這裏是整塊的石牆，怎麼可能把東西放進去？」

錢木兒接口道：「不會錯的！我看見他送到那邊就不見了。」

桑羽青雙手摸着石牆，奇道：「這裏怎麼可能放東西？他放到那裏呢？……」

一言未畢，突覺手上一滑，不禁吃了一驚，連忙把手放開。

奇怪的是，石牆之上，竟然滑開了一層半寸厚的石片，滑向了一旁，如同是個活動的拉門一般。

那塊石門滑開之後，露出了一塊五尺多寬的空地，深有一丈，在靠牆之處有一隻小石桌，桌上放着一本厚厚的册子，黃緞封面，閃閃發光。

桑羽青驚喜交集，目光已掃在黃册子上的四個大字，「星月劍譜」！

這四個字，有一般莫大的力量，震撼了他的心，使得他全身的血管都膨脹起來了！

這是他桑門的至寶，在他孩提時代，曾經輕手翻閱過！

他還清晰的記得，夜深人靜之時，他父母併肩而坐，在燈下苦研這套劍法，時而輕語，時而演習……一切都顯得那麼誘人！

也就是因爲這部劍譜，使他的滿門空遭了慘禍，自天堂陷入了地獄！

這一刹那，桑羽青似乎呆痴了！

錢木兒扒在小圓孔上，焦急的問道：「你找到了沒有？……」

桑羽青這時才驚覺過來，用衣袖拭了一下眼角，說道：「我看到了，我這就去拿……」

他說着跨入了這過道之中，雙手去取那擺在石桌上的「星月劍譜」！

不料當他的雙手快要接觸到劍譜時，突覺左肩所靠的石牆向內一滑！

桑羽青大驚失色，他顧不得再取劍譜，身子一幌，便要向外縱去！

但是巳經來不及了，桑羽青只覺左面石牆，整個向內一滑，自己的身子倒了下來。

當桑羽青的身子，倒在了冰冷的石地上時，他不敢少停，身子一滾，巳然滾出了五六尺遠。

這時他聽得「砰！」的一聲，似是重物相激之聲，耳旁又聽得錢木兒道：「啊！羽青！你也着了他的道了！」

桑羽青驚詫不置，原來這時他竟進入了錢木兒這間房，也就是說他也被關在這間石屋中。

他慌忙爬了起來，錢木兒趕上扶他，恨恨道：「想不到這個老禿驢弄了這麼多機關名堂！」

桑羽青嘆氣道：「只怪我大意，他牆上既有活門，必然也有機關，我却一些都沒有去想他！」

錢木兒皺眉道：「現在怎麼辦？」

桑羽青道：「好在東凡和尚才去不久，船上有麥休士在，他不會這麼快回來，我只有用『青光劍』挖牆了！」

錢木兒道：「這石壁如此之硬，要挖到什麼時候？」

桑羽青指着那原有小孔道：「好在此處有小孔，我可就着此處挖，只要再挖大一倍，我們就可以『縮骨法』出去了！」

爲今之計，也只有這個辦法了，錢木兒道：「好吧！我們輪流來。」

桑羽青再次把「青光劍」出鞘，一溜寒光映着二人的面龐，在他們的臉上，各有一團怒氣！

桑羽青執劍在手，正準備挖時，突聽一陣沙啞的狂笑之聲，由小孔之處傳來！

二人都知道是東凡和尚，桑羽青大怒之下，一掌劈了過去！

東凡和尚也知道桑羽青的厲害，他趕緊停止了笑聲，閃向一旁。

桑羽青這一掌，掌力雄渾，只聽「轟！」的一聲大震，那一掌整個的打在了石牆上，聲勢好不驚人！

這一掌把東凡和尚打得怒火萬丈，喝道：「該死的奴才，死到臨頭，居然還這麼張狂！」

桑羽青破口罵道：「無恥的禿驢，你以爲少爺就這麼容易對付麼？告訴你，你白費心機了！」

東凡和尚聞言冷笑道：「哼！看是誰白費心機了！桑羽青，我正要去找你，想不到你自投羅網，正是好極！」

他說到這裏，發出了一串得意的笑聲，接道：「星月劍譜想你巳經看到了，可惜它與桑門的緣份巳了。你自帶『青光劍』來此，這也是刦數，待我去取回圖解，再來收拾你們！」

說罷之後，轉身而去，只聽見一陣沉重的脚步聲，漸漸去遠。

桑羽青氣得血脈俱張，良久說不出一句話來。

錢木兒見狀道：「你也不必生氣，趁他不在，我先想辦法出去！」

桑羽青嘆了一口氣，說道：「這個老賊僧，我不把他手刃，眞是難消我心頭之氣！」

錢木兒由桑羽青手中接過了「青光劍」，開始在圓孔上挖着。

寒光閃閃的寶劍，在堅硬的鐵石上，不時激起了點點火花，一陣陣清脆的聲響傳了過來。

錢木兒邊剜邊道：「好硬的石頭！」

桑羽青見狀說道：「這石頭太堅，又有七八尺厚，挖不了一半他就回來了，我們還是另想辦法吧？」

他仔細的打量自己所處身之處，這是一間兩丈見方的房子，這間房子不像其他的房間一樣，可說是毫無擺設四面皆空。

除了那個小圓孔外，其他三面牆都是完整的大石，房頂足有二十丈高，也是一片漆黑，想必也是由大石砌成。

桑羽青試着把石牆摸了一周，並未發現絲毫異狀，不禁頹然道：「如此看來，只有在那小圓孔下功夫了。」

錢木兒巳經剜了半天，削下了一堆石屑，說道：「這石頭太硬了，若是普通的寶劍，只怕連它絲毫都削不動呢！」

桑羽青接過了寶劍，運起臂力，沿着原來的石孔，向外反削，只聽得一片嗆嗆之聲，碎石如粉一般落了下來。

青光劍在黑暗之中發出了異彩，光華燦爛煞是好看。

桑羽青猛削了一陣，把寶劍收了回來，只見新削之處，光華閃閃，那整塊大石，如同鋼鐵一般。

他不禁搖了搖頭，說道：「算我走運，碰見這種天地間少有硬石頭！」

在黑暗之中，二人輪流的削那石頭，不知過了多少，二人都有些手酸，那八尺多厚的巨石，才不過削了三尺左右。

壙地之下，陰寒異常，缺少一般洞穴的暖氣。

二人如同立在冰窖中一般，一陣陣從來未有的酷寒傳了過來。

桑羽青打了一個冷顫，奇道：「怪了，怎麼突然這麼冷起來了？」

錢木兒略有所悟，說道：「莫非我們所在之處，是風眼不成？」

一言提醒了桑羽青，說道：「不錯！此處正是風眼！」

（未完）


拿破侖—
震撼歐洲之
成功人仕,
魄力超人,
縱横無敵.
寧神固本
1785年,在法國巴黎軍校,拿破侖自校官手上接到肄業文憑;自此以他超人的明智慧力,傑出之軍事天才,奮鬥十數載,而建立了法國在歐陸之盟主地位,以及其富傳奇性的英雄姿影.
據歷史所載,拿破侖極注意身心之保養,對食物營養之要求尤高,故此擁有異常之魄力,日理萬機,綽綽有餘.
今日之香港式生活,繁忙緊張,不次軍旅,有眞材實料之成功人仕,業務繁重,往往過度勞心勞力,所以經常服食紫金丹.
紫金丹是王道古方正葯,滋補而不燥;用麗參,鹿茸,珍珠末,三鞭等十數種名貴中葯配成。功能寧神固本,滋補元氣.
健康是您無限的財富,經常服食紫金丹,體魄强健,當然會百尺竿頭,再進一步.
眞材實料的成功人仕,經常服食
紫金丹